目錄

[《大明英烈傳》郭勳 4](#_Toc76987140)

[第一回 元順帝荒淫失政 5](#_Toc76987141)

[第二回 開浚河拆民房 7](#_Toc76987142)

[第三回 專朝政羣奸致亂 8](#_Toc76987143)

[第四回 真明主應濠梁 9](#_Toc76987144)

[第五回 牧童成羣聚會 10](#_Toc76987145)

[第六回 伽藍殿暗卜行藏 12](#_Toc76987146)

[第七回 販烏梅風留龍駕 13](#_Toc76987147)

[第八回 郭光卿起義滁陽 14](#_Toc76987148)

[第九回 訪徐達禮賢下士 15](#_Toc76987149)

[第十回 定滁州神武威揚 16](#_Toc76987150)

[第十一回 興隆會吳禎保駕 17](#_Toc76987151)

[第十二回 孫德崖計敗身亡 18](#_Toc76987152)

[第十三回 牛渚渡元兵大敗 19](#_Toc76987153)

[第十四回 常遇春採石擒王 20](#_Toc76987154)

[第十五回 陳也先投降行刺 21](#_Toc76987155)

[第十六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 22](#_Toc76987156)

[第十七回 古佛寺周顛指示 23](#_Toc76987157)

[第十八回 劉伯溫法伏猿降 24](#_Toc76987158)

[第十九回 應徵聘任人虛己 25](#_Toc76987159)

[第二十回 棟樑材同佐賢良 26](#_Toc76987160)

[第二十一回 王參軍生擒士德 27](#_Toc76987161)

[第二十二回 徐元帥被困牛塘 28](#_Toc76987162)

[第二十三回 郭先鋒活捉吳將 29](#_Toc76987163)

[第二十四回 趙打虎險受災殃 30](#_Toc76987164)

[第二十五回 張德勝寧國大戰 31](#_Toc76987165)

[第二十六回 釋亮祖望風歸降 33](#_Toc76987166)

[第二十七回 取樊嶺招賢納士 34](#_Toc76987167)

[第二十八回 誅壽輝友諒稱王 35](#_Toc76987168)

[第二十九回 太平城花云死節 36](#_Toc76987169)

[第三十回 康茂才夜換橋樑 37](#_Toc76987170)

[第三十一回 不惹庵太祖留句 38](#_Toc76987171)

[第三十二回 張金箔法顯街坊 39](#_Toc76987172)

[第三十三回 胡大海被刺殞命 40](#_Toc76987173)

[第三十四回 花云親義保兒郎 41](#_Toc76987174)

[第三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 43](#_Toc76987175)

[第三十六回 韓成將義死鄱陽 45](#_Toc76987176)

[第三十七回 丁普郎假投友諒 46](#_Toc76987177)

[第三十八回 遣四將埋伏禁江 47](#_Toc76987178)

[第三十九回 陳友諒鄱陽大戰 48](#_Toc76987179)

[第四十回 歸德侯草表投降 50](#_Toc76987180)

[第四十一回 熊天瑞受降復叛 52](#_Toc76987181)

[第四十二回 朱亮祖魂返天堂 54](#_Toc76987182)

[第四十三回 損大將日現黑子 56](#_Toc76987183)

[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荊襄 57](#_Toc76987184)

[第四十五回 擊登聞斷明冤枉 58](#_Toc76987185)

[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 60](#_Toc76987186)

[第四十七回 薛將軍生擒周將 62](#_Toc76987187)

[第四十八回 殺巡哨假擊鑼梆 64](#_Toc76987188)

[第四十九回 張士誠被圍西脫 66](#_Toc76987189)

[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 67](#_Toc76987190)

[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連剿六叛 69](#_Toc76987191)

[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獻策來降 70](#_Toc76987192)

[第五十三回 連環敵徐達用計 71](#_Toc76987193)

[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倉 73](#_Toc76987194)

[第五十五回 張豹排八門陣法 74](#_Toc76987195)

[第五十六回 二城隍夢告行藏 75](#_Toc76987196)

[第五十七回 耿炳文殺賊祭父 76](#_Toc76987197)

[第五十八回 熊參政捷奏封章 77](#_Toc76987198)

[第五十九回 破姑蘇士誠殞命 78](#_Toc76987199)

[第六十回 啞鐘鳴瘋僧顛狂 80](#_Toc76987200)

[第六十一回 順天心位登大寶 81](#_Toc76987201)

[第六十二回 方國珍遁入西洋 82](#_Toc76987202)

[第六十三回 徵福建友定受戮 83](#_Toc76987203)

[第六十四回 破元兵順取汴梁 84](#_Toc76987204)

[第六十五回 攻河北大梁納款 86](#_Toc76987205)

[第六十六回 克廣西劍戟輝煌 87](#_Toc76987206)

[第六十七回 元宮中狐狸自獻 88](#_Toc76987207)

[第六十八回 燕京破順帝出亡 89](#_Toc76987208)

[第六十九回 豁鼻馬裏應外合 90](#_Toc76987209)

[第七十回 追元兵直出咸陽 92](#_Toc76987210)

[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河棄世 94](#_Toc76987211)

[第七十二回 高麗國進表頒揚 96](#_Toc76987212)

[第七十三回 獲細作將計就計 98](#_Toc76987213)

[第七十四回 現銅橋天賜奇祥 99](#_Toc76987214)

[第七十五回 賜鐵券功臣受爵 101](#_Toc76987215)

[第七十六回 取西川劍閣兵降 103](#_Toc76987216)

[第七十七回 練猢猻成都大戰 104](#_Toc76987217)

[第七十八回 皇帝廟祭祀先皇 106](#_Toc76987218)

[第七十九回 唐之淳便殿見駕 108](#_Toc76987219)

[第八十回 定山河慶賀封王 110](#_Toc76987220)

# 《大明英烈傳》郭勳

《二○一七年八月四日版》

《好讀書櫃》典藏版

本書特色

本書最大的特色，在於作者寫作的立場。故事中有關朱元璋的部分，作者皆以第一人稱行之，不同於其他小說，以第三者的立場縱觀全局。由此可知，本書應爲當朝人士之作，其目的不外乎歌功頌德，其間雖穿插不少神話傳說，卻能不偏離史實。讓人在閱讀小說之際，仍能了解明初開國的雄偉氣勢。

作者簡介

《大明英烈傳》的作者，向來有兩種說法。一般認爲是明世宗時武定侯郭勳，其目的在於彰顯明朝開國的豐功偉業，並凸顯其祖先郭英的功績而作英烈傳。據考證，郭勳爲人頗好文學，於民間小說多所涉獵。其祖父郭英跟隨朱元璋打天下，曾參與許多戰役，功成之後受封爲武定侯。郭英之後，郭勳承襲武定侯爵位，本身又頗好民間小說，於是博採歷史，加上自己的見聞，記錄這段轟轟烈烈的開國事蹟。當然，其中也不乏郭勳自己的想象。另一種說法，認爲《大明英烈傳》是徐渭所著。徐渭，字文長，自號青藤山人，詩文戲曲無不精通。由於郭英在明史的地位遠不如其他名將，甚至只是陪襯的角色，書中確實有意抬高郭英的地位，因此後人推論，郭勳應該就是本書的作者，後經徐渭改編完成。現今的通說，皆以此爲準。

內容簡介

《大明英烈傳》，又名《英烈傳》、《云合奇蹤》、《皇明英烈傳》等。敘述元朝末年，蒙古帝國由盛而衰，統治階層不恤民力，導致政治腐敗，民不聊生。各地發生饑荒，百姓疾苦無處可訴，羣雄乘勢而起，割據地方州縣，其中以朱元璋、張士誠、白蓮教、陳友諒等勢力最爲強大，經過數十年的征戰殺伐，明太祖標舉民族革命，率領文武俊傑，平定各方勢力，天下終於又歸於一統。書中人物生動活潑，而且都是大家耳熟能詳之人，例如謀士劉基（字伯溫）、宋濂、李善長；武將徐達、常遇春等都堪稱當世奇才。本書雖有許多神話想象部分，卻能不過分偏離史實，又兼顧小說的趣味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歷史小說。

# 第一回 元順帝荒淫失政

卻說從古到今，萬千餘年，變更不一。三皇五帝而後，漢除秦暴，赤手開基。方得十代，有王莽自稱皇帝，敢行篡逆。幸有光武中興，迨及靈、獻之朝，又有三分鼎足之事。五代之間，朝君暮仇。甫至唐高祖混一天下，歷世二百八十餘年，卻有朱、李、石、劉、郭，國號：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。皇天厭亂，於洛陽夾馬營中，生出宋太祖來，姓趙名匡胤。那時赤光滿室，異香襲人，人就叫他做「香孩兒」。

大宋削平僭國，建都汴梁。傳至徽、欽二宗，俱被金人所擄。徽宗第九子封爲康王。金兵洶湧，直逼至揚子江邊，一望長江天塹，無楫無舟，忽有二人牽馬一匹，說道：「此馬可以渡江。」康王見勢急，就說：「你二人如果渡得我時，重重賞你！」那二人竟將康王推上馬鞍，那馬竟往水中，若履平地。康王低着頭，閉着眼，但聽得耳邊風響，倏忽之間便過長江。那二人說：「陛下此去，尚延宋柞有二百五十餘年，但休忘我二人！」便請下馬。康工開眼一看，人與馬俱是泥做的。正在驚疑，遠遠望見一簇旌旗，俱是來迎王駕的，便即位於應天府。這是叫做「泥馬渡康王」故事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韃靼國王曾孫，名喚忽必烈，居於烏桓之地。後來伐荊蠻，蹙西夏，並了赤烏的部落，僭稱王號。在斡難河邊，破了白登，過了狐嶺，直至居庸關，金人因而逃遁。忽必烈遂渡江淮，逼宋主於臨安。宋祚以亡，他遂登於寶位，國號大元。傳至十世，叫做順帝。以脫脫爲左丞相，撒敦爲右丞相。一日，早朝已畢，帝說：「朕自登基以來，於今五載。因見朝事紛紛，晝夜不安，未得一樂，卿等可能致朕一樂乎？」撒敦奏道：「當今天下，莫非王土；衛土之士，莫非王臣；主上位居九五之尊，爲萬乘之主，身衣錦繡，口飫珍饈，耳聽管絃之聲，目睹燕齊之色，神仙遊客，沉湎酣歌，惟陛下所爲，有何不樂？徒自晝夜勞神！」正是：

春花秋月休辜負，綠鬢朱顏不再來。

順帝大喜道：「卿言最當。」左丞相脫脫進言道：「乞陛下傳旨，速誅撒敦，以杜淫亂！」帝說：「撒敦何罪？」脫脫說：「昔費仲迷紂王，無忌惑平王；今撒敦誘君敗國，罪在不赦！望陛下聽臣講個『樂』字：昔周文王有靈臺之樂，與民同樂，後來便有賢君之稱；商紂有鹿臺之樂，恣酒荒淫，竟遭牧野之誅。陛下若能任賢修德，和氣恰於兩間，樂莫大焉！倘效近世之樂，必致人心怨離，國柞難保，願陛下察之！」順帝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宰相之言極是！」令近侍取金十錠、蜀錦十匹賜之。脫脫辭謝道：「臣受天祿，當盡心報國，非圖恩利也。」順帝說：「昔日唐太宗賜臣，亦無不受，卿何辭焉？」脫脫再拜而受。

撒敦惶恐下殿，自思煩惱：「這廝與俺作對，須要驅除得他，方遂吾之意！」正出朝門，恰遇知心好友，現做太尉，叫做哈麻，領着一班女樂，都穿着絕樣簇錦團花白壽衣，都帶着七星搖拽墮馬妝角髻，都履着絨扣錦幫三寸鳳頭鞋；如芝如蘭一陣異品的清香，如柳如花一樣動人的嫋嫋；叮叮咚咚，悠悠揚揚，約有五十餘人，進宮裏來。兩下作揖才罷，哈麻便問：「仁兄顏色不善，卻是爲何？」撒敦將前情備細說了一遍。哈麻勸慰道：「且請息怒，後來乘個機會，如此如此。」撒敦說：「若得如教，自當銘刻！」撒敦別過，憤憤回家不題。

且說哈麻帶了女樂轉過宮牆，撞見守宮內監，問道：「爺爺、娘娘，今在哪裏？」內監回說：「正在百花亭上筵宴哩。」哈麻竟到亭前，俯伏說：「臣受厚恩，無可孝順，今演習一班女樂，進上服御，伏乞鑑臣犬馬之報，留宮聽用！」順帝納之。哈麻謝恩退出。

且說順帝凡朝散回宮，女樂則盛妝華飾，細樂嬌歌，迎接入內，每日如此，不在話下。一日，順帝退朝，皇后伯牙吳氏設宴於長樂宮中，遂命女樂吹的吹，彈的彈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彩袖殷勤，交杯換盞，作盡溫柔旖旎之態，飲至更深方散。是夜，順帝宿於正宮，忽夢見滿宮皆是螻蟻毒蜂，令左右掃除不去，只見正南上一人身着紅衣，左肩架日，右肩架月，手執掃帚，將螻蟻毒蜂，盡皆掃淨。帝急問道：「爾何人也？」其人不語，即拔劍砍來。帝急避出宮外，紅衣人將宮門緊閉。帝速呼左右擒捉，忽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順帝冷汗遍體，便問內侍：「是甚麼時候？」近臣奏道：「三更三點。」皇后聽得，近前問道：「陛下所夢何事？」順帝將夢中事細細說明。皇后說：「夢由心生，焉知吉凶，陛下來日可宣臺官，便知端的。」言未畢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恰似春雷。正是：

天開雪動陽春轉，地裂山崩倒泰華。

順帝驚問：「何處響亮？」內侍忙去看視，回來奏道：「是清德殿塌了一角，地陷一穴。」順帝聽罷，心中暗思：「朕方得異夢，今地又陷一穴，大是不祥！」五鼓急出早朝。衆臣朝畢，乃宣臺官林志衝上殿。帝說：「朕夜來得一奇夢，卿可細詳，主何吉凶？」志衝說：「請陛下試說，待臣圓之。」帝即說夢中事體。

志衝聽罷，奏道：「此夢甚是不祥！滿宮螻蟻毒蜂者，乃兵馬蜂屯蟻聚也；在禁宮不能掃者，乃朝中無將也；穿紅衣人掃盡者，此人若不姓朱必名赤也；肩架日月者，乃掌乾坤之人也。昔日秦始皇夢青衣子、赤衣子，奪日之驗，與此相符。望吾皇修德省身，大赦天下，以解災患！」

帝聞言不悅，又說：「昨夜清德殿塌了一角，地陷一穴，主何吉凶？」志衝說：「天地不和，陰陽不順，故致天傾地陷之應，待臣試看，便知吉凶。」

帝即同志衝及羣臣往看，只見地穴長約一丈，闊約五尺，穴內黑氣沖天。志衝奏道：「陛下可令一人往下探之，看有何物。」脫脫說：「須在獄中取一死囚探之，方可。」當即令有司官，取出一個殺人囚犯，姓田名豐。上說：「你有殺人之罪，若探穴內無事，便赦汝死。」田豐應旨。手持短刀，坐在筐中，鈴索吊下，深約十餘丈，俱是黑氣。默坐良久，見一石碣，高有尺許，田豐取入筐內，再看四方無物，乃搖動索鈴，使衆拽起。順帝看時，只見石碣上面，現有刻成二十四字：

天蒼蒼，地茫茫；干戈振，未角芳。元重改，日月旁；混一統，東南方。

順帝看罷，問脫脫道：「除非改元，莫不是重建年號，天下方保無事麼？」脫脫奏道：「自古帝王皆有改元之理，如遇不祥，便當改之。此乃上天垂兆，使陛下日新之道也！」帝說：「卿等且散，明日再議。」言畢，一陣風過，地穴自閉。帝見大懼，羣臣失色。遂將石碣藏過，赦放田豐。駕退還宮。翌日設朝，頒詔改元統爲至正元年。

如此不覺五年。有太尉哈麻及禿魯、帖木兒等，引進西番僧，誘帝行房中運氣之術，號演揲兒法。又進僧伽璨真，善授祕法。順帝習之，詔以番僧爲司徒；伽璨真爲大元國師。各取良家女子三四人，謂之供養。璨真嘗向順帝奏道：「陛下尊居九五，富有四海，不過保存有現在而已，人生幾何？當授此術。」

於是順帝日從其事，廣取女子入宮，以宮女一十六人，學天魔舞，頭垂辮髮，戴象牙冠，身披纓絡，大紅銷金長裙，云肩鶴袖，鑲嵌短襖，緩帶鞋襪，各執巴刺般器，內一人執鈴杵奏樂。又宮女十一人，練垂髻，勒手帕長服，或用唐巾，或用漢衫。所奏樂器，皆用龍笛、鳳管、小鼓、秦箏、琵琶、鸞笙、桐琴、響板。以內宦長壽拜布哈領之，宣揚佛號一遍，則按舞奏樂一回。受持祕密戒者，方許入內，餘人不得擅進。

如順帝諸弟八郎，與哈麻、禿魯、帖木兒、老的沙等十人，號爲「倚納」，皆有寵任。在帝前相與褻狎，甚至男女裸體。羣僧出入禁中，醜聲外布。皇太子深嫉之，力不能去。帝於內苑造龍舟，自制式樣，首尾長二百二尺，闊二丈，廊殿樓閣俱全，龍身並殿宇俱五彩金妝。前有兩爪，用水手一百二十名，紫衫金帶，頭戴紗巾，在兩旁撐篙，在前後宮海內往來遊戲。舟行頭尾眼爪皆動。又制宮漏，高六七尺爲木櫃，運水上下，櫃上設西方三聖殿，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，時至即浮水面上。左右列二金甲神人，一持鍾，一持鈴，夜則神人按更自敲，極其靈巧，皆前朝所未有。

又於內苑起一樓，名叫「碧月樓」。朝夕與寵妃宴飲其上，縱慾奢淫，不修德政，天怒人怨，干戈四起。各處申奏似雪片的飛來，都被奸臣隱瞞不奏。順帝只知昏迷酒色，那裏曉得外面的災異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回 開浚河拆民房

卻說屢年之間，順帝晏安失德，各處災異多端，人心怨恨，盜賊蜂生。都被丞相撒敦、太尉哈麻，並這些番僧等，瞞住不奏。順帝那裏曉得，終日只在宮中戲耍不題。卻說穎州地方，有個白鹿莊：

樹木森陰，河流清淺。春初花放，萬紅千紫鬥芳菲；秋暮楓寒，哀雁悲蛩爭嘹亮。到夏來，修竹吾廬，裝點出一個不染塵埃的仙境；到冬來，古梅繞屋，安排起幾處遠離人間的蓬萊。對面忽起山岡，盡道像黃陵古渡，因聲聲叫同做「黃陵」；幽村聚集珍奇，每常有白鹿成羣，便個個喚村爲「白鹿」。

不知那裏來個官兒，搖搖擺擺，走到林間，說道：「真是人間神仙府。」便吩咐跟隨的人：「你可去查此處是誰人家的，叫他將這個莊兒送了我老爺，做個喫酒行樂的所在。」跟隨的就到莊內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家，做甚勾當的？如何我們賈老爺在此，茶也不送一盞出來？」

卻見一人身長丈二，眼若銅鈴出來應接道：「不要說是『假老爺』，就是『真老爺』，也休想一點水喝，快走！快走！」說罷，手持長槍，竟趕出來。那些跟隨的人，扯了這官兒，沒命的奔出林中。那人就也回去了。那官兒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我賈魯的聲名，那處不曉得，可惡這廝如此無禮，須略施小計，結果了這個地方。」

不日，到了京師，朝見拜畢。帝問：「賢卿一路勞苦。且說你一向出朝，孤家甚覺寂寞。」又問：「賢卿回來，一路民情風景如何？」

賈魯便奏說：「一路黃河淤塞，漕運不通，但聽得民間謠道：『石人一隻眼，不挑黃河天下反。』。依臣愚見：須挑開沿河一帶，藉應民謠，且通漕運。」順帝應道：「我日前在宮中要開些小池沼，那些言官上本說道，民謠洶洶，盡說『石人一隻眼，挑動黃河天下反，不宜興工勞役。』照你今日說來，竟不挑的不好了。」賈魯一向口舌利便，又奏說：「陛下若依言官不挑黃河，由他淤塞了，嗣後這些糧米，將從哪路運來？南北不通。糧米不濟，不反何待！」

順帝說：「極有理，極有理，只是當從何處開起？」賈魯說：「臣一路經過徐、穎、薪、黃，處處該開；至如穎州、白鹿莊、黃陵岡，俱被民房佔塞，上下四十里，更爲淤壅，更宜急開。」順帝即刻傳旨差發河南、河北丁夫七十萬人，開浚黃河原路，限定一月之內完工，阻撓者斬。起駕回宮不題。

卻說穎州白鹿莊，日前提槍來趕的，原來是漢高祖三十六代孫，姓劉名福通。全身膂力過人，且又深通妖術。家藏一面鏡子，有人要照，只須對鏡焚香，鏡中就出現官吏、庶民、軍士等模樣；如前來求照的人心不虔誠，便出現諸般禽獸形像來。又結識一個朋友，叫韓山童，假稱世界將要大亂，彌勒佛降生，造出一個「白蓮會」來。所有部下，皆系紅巾爲號，鼓動那些鄉民，如神如鬼的尊敬他。遇着些小事，便去照那鏡子問下落。

這日，兩人正在莊前哄騙衆人說：「佛力如此廣大，還怕不做皇帝麼？」忽聽得鑼聲連連響亮，呼的呼，喝的喝，兩人遠遠看去，認得是本州島的知州，坐在馬上，帶領弓兵三百餘人，竟投莊裏來，說道：「今奉聖旨開浚黃河，拆去民房，先從白鹿莊與對面黃陵岡開起。」內有里正稟道：「民間謠說：『挑動黃河天下反。』只怕不便麼？」知州喝道：「這是奉旨的，誰敢違逆！況旨上載明，阻撓者斬。今日就借你這頭示衆。」

說罷，喝令刀斧手，將里正梟首。知州吩咐將首級用木桶盛着，沿河四十里，號令前去。這些弓兵，便把劉福通住屋，霎時間拆去。婦孺雞犬，趕得雪花飛散一般。福通低着頭，只是搥胸叫苦，思想道：「青天白日，竟起這個霹靂，安排得我竟是無家可歸，無地可依，奈何，奈何！」大叫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反了罷，反了罷！爾等肯隨我共成大事的，同享富貴；如不肯隨我的，聽你們日夜開河，受官司苦楚去。」

登時，聚會有五六百人，便向前把知州一刀，執頭在手，叫道：「胡元混亂中國。今日開河，拆去民居，你們既肯從我，便當進城，開獄放了無罪犯人，收了庫中財寶，包你們有個好處。」又往手中把那鏡子，在水中一照，說：「如心中尚有狐疑的，可從河中掘下，自見分曉。」只見左邊一夥，也約有五六百人，竟向河中用力掘下。不曾掘得一尺，只見掘出一個石頭人來，身長一丈，須眉口鼻都是完全的，當中鑿着一隻眼。福通大呼道：「衆位可曉得麼？一向謠言：「石人一隻眼，挑動黃河天下反。」今剛剛在此處掘得石人，這皇帝可不應在此處，你們心上如何？」這些人便合口說道：「敢不從命。」

福通便帶了衆人，竟投州里來。城中掌軍官朵兒只班，因殺了知州，便時刻飭備。一聲鑼響，即刻衝出一標人來，兩下廝殺。福通雖是力大，手下的兵，終是未曾習熟，被官軍趕殺十餘里。韓山重馬略落後，卻被官軍趕上一刀。福通便率杜遵道、盛文鬱、羅文素等勒馬回殺，救得後邊的人，竟到亳州立寨。因立山重的兒子韓林爲王，國號大宋，建元龍鳳。以山童妻楊氏爲皇太后，杜遵道、盛文鬱爲左右丞相。福通與羅文素爲平章，同知樞密院事。招集無籍十餘萬人，攻破羅山、確陽、真陽、葉縣等處，直侵汴梁，不題。

且說官軍依舊進城，堅閉城門。朵兒只班星夜申奏京師，備陳事情；一邊又具揭帖到中書省丞相處。脫脫見揭，便吩咐見齎本官：「明早隨我進奏。」次早，脫脫奏說：「近來僭號稱王者甚多。昨日接得各府州縣報說：『賊兵反了共一十四處。」』順帝大驚，問：「哪十四處？」脫脫說：「穎州劉福通、台州方國珍、閩中陳友定、孟津毛貴、蘄州徐壽輝、徐州芝麻李、童州崔德、池州趙普勝、道州周伯顏、汝南李武、泰州張士誠、四川明玉珍、山東田豐、沔州倪文俊。」

順帝聞奏大驚，說：「如之奈何？」脫脫奏說：「請大兵先討平徐壽輝、劉福通、張士誠、芝麻李四寇，庶無後患。」帝便說：「着罕察帖木兒討徐壽輝，李思齊討劉福通，蠻子海牙討張士誠，張良弼討芝麻李。先除大寇，後剿小賊。」敕旨既下，脫脫叩頭下殿。那四將各點兵五萬，擇日辭朝。竟離了燕京，各自尋路攻取。畢竟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回 專朝政羣奸致亂

卻說諸官得旨，分討各處賊兵，誰知皆不能取勝，都帶些殘兵敗甲回來。順帝見了，日夜憂悶。一日設朝，對文武羣臣商議說：「目今盜賊蜂生，各處征討的官兵，沒一個奏凱。卿等何策剿除，爲朕分憂？」脫脫叩頭奏說：「今者羣奸擾亂，震恐朝廷，黎庶不安，災傷時見。臣等不能爲國除患，心實恥之。臣願竭駑駘之力，肅清江、淮，以報皇恩。」

順帝聞奏，降座語脫脫道：「丞相若能爲朕掃除賊寇，奏凱還日，朕當裂土，以酬心膂。但中書省是政事根本，不可一日離左右，賢卿若去，朕將誰依？」脫脫又叩頭說：「盡忠報國，乃臣子之責，豈敢忘恩！但微臣此去，全望陛下親賢遠佞，以調天和，以安黎庶。」

順帝便敕脫脫爲總兵大元帥，以龔伯遂爲先鋒，哈喇答爲副將，也先帖木兒爲行臺御史，節制兵馬，大小官軍俱聽脫脫指揮，便宜行事。脫脫拜辭，即日領兵望南進發，竟到孟津。宋將毛貴率本部五千人納降。脫脫便驅兵渡黃河，從虎牢關至汴梁正北安營。

宋韓林的探子報知，便集衆商議，只見杜遵道說：「水來土壓，兵至將迎，殿下勿憂，臣當領衆迎敵。」宋主即令杜遵道、羅文素、盛文鬱三將，急帶領五萬人馬與元軍對敵。

遵道勒馬橫槍，高叫道：「送死的出來！」脫脫大怒說：「反國賊子，敢出大言。」就縱馬橫刀，直取遵道。二將交馬，戰上五十餘合。遵道力怯，撥馬便回，脫脫趕上一刀，斬於馬下。元兵陣上，催兵奮殺，宋兵潰亂，生擒一千四百餘人，斬首一萬七千餘級。羅文素等領兵入城，堅守不出。龔伯遂請道：「乘此勢攻城，料可必破。」脫脫笑說：「我兵千里而來，勞力過多，還當息養，不宜倉卒。倘賊兵計窮，冒死血戰，不可支矣。」衆將唯唯。

時韓林見殺了杜遵道，心甚驚恐，決策於福通。福通說：「脫脫智勇足備，鋒不可當，不若且避，再圖恢復。」韓林依計，乘夜棄城而走。次早，元兵到城搦戰，只見城門大開，城中老幼俱頂香迎接，備言賊兵懼威，引兵逃去等情。脫脫大喜，入城撫民。一宿，明日倍道徑抵徐州西門外十瑞安營。打下戰書與芝麻李說，明日交戰。脫脫到酉刻時候，密喚諸將受計，如此如此。各各依令去訖。

且說芝麻李對衆說：「元兵遠來疲乏，今夜必無準備。我當前行劫寨，爾衆隨後即來，兩下夾攻，必獲全勝。」二更時分，果然引兵出城，兵銜枚，馬勒轡，直抵元營，悄然無備。芝麻李暗喜，領兵併力殺入，細看更無一人，心下大驚，速令退兵。忽聞炮響一聲，四面伏兵盡起，把芝麻李團團圍住，兵卒也不十分來鬥，只是沒個隙路可逃，賊兵自相殘害，約折去大半。

及至天明，只見一將傳令說：「你們可松一條路，放他逃走。」芝麻李聽着，又驚又喜，心內暗道：「我且殺開一路回城，再作計議亦可。」只見元兵果然放開一條路，讓芝麻李回城，將到城邊，急叫城上：「我被元兵混殺一夜，至今方得逃回，快開門，如遲，恐又趕來也。」正叫之時，舉頭一望，看見兄弟李通的頭，懸掛在城，敵樓邊，立着一員大將，紫袍金甲，大喝道：「你這賊子，我元丞相已取得此城了，你還不認得？」芝麻李驚得魂飛九霄云外，抱頭竄鼠，徑往沔陽去了。

天色大明，各將論功行賞，因問：「元帥爲何曉得要來劫寨，預先吩咐埋伏，又離了中軍，獨去取城？」脫脫笑說：「此是乘虛搏將之法：昔日裴令公元宵夜，大張華燈，設宴待客，匹馬擒吳元濟，正是此樣機關，反看便是。他今日以我兵遠來，料來疲睏，必帶雄兵劫寨，城中不過老弱守門耳。我令爾輩四下伏住，等他來時，便圍繞混殺一夜，此時我領精兵，乘虛攻取城門，自然唾手可得。」衆將又問：「圍住之時，元帥吩咐不可廝殺爲何？」脫脫說：「黑夜誰知彼此，我兵只密圍數層，虛聲叫喊，任他自相殘殺，這又是以逸待勞。」衆將齊聲稱說：「元帥神機，非我等所及。」脫脫撫卹人民，一面遣牙將奏捷，不題。

且說右丞相撒敦與太尉哈麻，聞得脫脫得勝，上表申聞，計較說：「脫脫向來威振中外，使我們不得便宜行事，今又成大功，皇帝必加信用，我輩卻是怎生？」哈麻說：「這有何難，趁此捷表未上之時，令臺官劾他說：『出師三月，略無寸功，傾國家之財，以爲己貲；半朝廷之官，以爲己用。乞加廢斥，以儆官邪。』這個計策如何？」撒敦說道：「此計大妙！大妙！」

遂將進表官邀入密房，除了他的性命。因而上個表章，說得脫脫十分不好。順帝說：「既如此，可敕月潤察兒爲元帥，以樞密雪雪代他爲將，令姚樞持詔赴徐州傳示。」不止一日，來到徐州。脫脫拜受了詔書，便對衆將說：「朝廷恩旨，釋我兵權，即當權與諸將分別，諸將可各率所部聽新元帥節制。」

只見哈喇答向前說：「元帥此行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，不如今日先死丞相之前，以酬相許夙志。」說罷，拔劍自刎而死。衆將撫慟如雷，將哈喇答以禮殯葬。脫脫單馬竟赴淮安安置。未及半月，臺臣又劾脫脫貶謫太輕，該徒云南。脫脫嘆道：「我不死，朝中也不肯放過我，倒不如一死，以免爲奸荼毒。」遂服鳩而死。

卻說劉福通、芝麻李聞說脫脫身故，各統兵攻復前據城池，元軍陣上那個殺得他過。數日間，劉福通與芝麻李殺並，一箭射死了芝麻李，復了徐州。毛貴仍歸部下。正是：昏君信佞忠臣死，羣鬼貪殘社稷墟。後來畢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回 真明主應濠梁

卻說丞相脫脫，受了多少讒言，以身殉國。那時四海紛爭，八方擾攘。劉福通並了芝麻李一部人馬，又收了毛貴一黨賊衆，縱橫洶湧，官兵莫擋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淮西濠州，就是而今鳳陽府，好一座城池。離城有一個地方，名喚做鍾離東鄉，據說是當初鍾離得道成仙的去處。那裏有個皇覺寺，原先是唐高祖建造的。只見那：

中間大雄寶殿光晃晃，金裝成三世菩提；兩邊插翅迴廊影搖搖，彩畫出蓬萊仙境。當門望一個韋馱尊天，秀秀媚媚，卻似活移來一個金孩兒，見了他，那個不歡天喜地；兩側裝四個金剛力士，古古怪怪，又像繪坐定一班鐵甲漢，猛抬頭，人人自膽破心驚。鐘聲半徹云霄，舞動起多少回駕翔鳳；佛號忽天碧，醒覺了萬千愚漢農夫。挨的扶，擠的擠，都到羅漢堂前，才明數出前生今世；爭了爭，嚷了嚷，齊向觀音閣上，暗投誠意想，心思也修得肩盒抬攢，逐男趁女，汗浴了一片清淨佛場，知賓的也難管青紅皁白。也有的打齋設供，祈神禧福，澄徹了一點如來道念，大衆們那裏曉水火雷風。

那寺中住持的長老，喚做高彬，法名曇云。這個長老，真是宿世種得了智果，今世又悟了大乘。一日冬景淒涼，彤云密佈，灑下一天大雪。曇云長老吩咐大衆說：「今日是臘月二十四，經裏面說：『天下的竈君，同天下的土地，今夜上天，奏知人間善惡。』我今早入定時節，見本寺伽藍，叫我也走一遭。我如今放了晚參，我自進房，你們或有事故，不可來動問我。」囑咐已畢，竟到房中打坐了。只覺頂門中一道毫光，直透云霄，本寺伽藍，早已在天門邊拱候着。長老二人交了手，竟到九天門下。卻好玉皇登座，三官玄聖並一切神祇，都一一講禮畢，長老也隨衆神施了禮，立在一邊。

只聽得玉皇說：「方今世間混亂，黎庶遭殃，這些魑魅，將如何驅遣？」忽然走出一個大臣，口稱說：「臣是明年戊辰年值年太歲。以臣看來，連年戰伐，只因下界未生聖主，明年辰年，應該真龍出世，混一乾坤，肅清世界。且今月今日，是天下土地、竈君申奏人間善惡，乞陛下細察。凡世修行陰德的，付他聖胎，以便生隆。特此奏聞。」玉皇說道：「朕也如此思量，但原先歷代皇帝降生，都是星宿。如今果要混一天下，定須星宿中，下去走一遭。你們那個肯去，宜直奏來。」問而又問，這些星宿都不作一聲。玉皇惱道：「而今下界如此昏蒙，你們難道忍得不管？我如今問了四五次，也只不作聲，卻是爲何？雖然是墮入塵中，也須即速還天上，何故十分推阻？」

正說間，只見左邊的金童並那右邊的玉女，兩下一笑，把那日月掌扇混做一處，卻像個「明」字一般。玉皇便問：「你二人何故如此笑？我如今就着你二人脫生下世，一個做皇帝，一個做皇后，二人不許推阻。明年九月間，着送生太君，便送下去罷。」那金童玉女那裏肯應，玉皇又說：「恐怕下去喫苦麼？我便再撥些星宿輔弼你二人；你二人下去，便於方纔扇子一般，號了『大明』罷，不得違誤！」

只見本寺伽藍輕輕的對長老說：「我寺中也覺有些彩色。」說猶未了，那些諸方的土地及各家竈君，一一過殿，遞了人間善惡的細單。玉皇便說：「今據戊辰太歲奏章，說明歲該生聖主，以定天下。我已囑咐金童、玉女，下生人世，但非世德的人家，那能容此聖胎？你們可從世間萬中選千，千中選百，百中選十，送到我案前，再行定奪。」吩咐才了，那天下各省、各府、各縣的城隍，同那天下各省、各府、各縣、各里的土地，都出到九天門外，議來議去。

不多時，有天下都城隍，手中持着十個摺子奏稱：「揀選仁厚人家，萬中選成了十個，特送案前。」玉皇登時叫取衡善平施的秤來，當殿明秤，十家內看是誰人最重的。只見一代一代較過，止有一家修了三十三世，仁德無比。玉皇即將摺子拆開，口中傳說：「可宣金陵郡滁州城隍進來聽旨。」那城隍就案前伏了。玉皇囑咐道：「汝可接旨行事去。」便遞這摺子與他。城隍叩頭領訖，玉皇排駕回宮。長老也出了天門，與伽藍拱手而別，便回光到自己身上。

卻聽得殿上正打三更五點。長老開眼，見佛前琉璃燈內火光，急下禪牀，拜了菩薩，說：「而今天下得一統了，但貧僧方纔不曾看得那摺子，姓張、姓李，誰是真龍，這是當面錯過了，也不必題。但方纔本寺伽藍說：『連我寺中有些彩色。』不知是何主意，待我再打坐去細細問他，便知端的。」

長老重新入定，去見伽藍，問說：「方纔摺子內所開誰氏之子，想明神定知他的下落。」伽藍對他說：「此去尚有半年之期，恐天機不可預泄。」長老唯唯。只見左邊順風耳跪下：報稱：「滁州城隍有使者到門，奉迎議事，立等神車。」伽藍便起身別了長老，出門不題。

時光荏苒，不覺又是戊辰中秋之夕。忽報山門下十分大火，長老急急出望，四下寂然，並無火焰。長老道：「甚是古怪！」便獨自從迴廊下邊伽藍殿，到山門前來。只見伽藍說道：「真命天子來也，師父當救之。」長老迅步而住，惟見一男人同一婦女，睡在山門下。長老因叫行者推醒，問他來歷。那人說道：「姓朱名世珍，祖居金陵朱家巷人。因元兵下江南，便徒居江北長虹縣，後又徙滁州；也略略蓄些貲財。昨因失火，家業一空，有三子：朱鎮、朱鏜、朱釗，又皆失散。今欲與妻陳氏同上府城，投女婿李禎，織蓆生理。至此天晚，且妻子懷孕，不便行動，打攪禪門，望師父方便！」

長老看朱公相貌不凡，所娠的莫不是真主，因說：「懷孕人行路不便，不如就在此鄰側賃一間房子，與公居住何如？」朱公道：「難得師尊如此。」次日，長老到東鄉劉太秀家，賃一間房子，與朱公住了，又與些資本過活。三個失散的兒子，也仍舊完聚了。但未知所生是男是女，正是：今夜月明人盡望，不知瑞氣落誰家？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回 牧童成羣聚會

卻說曇云長老賃下房子，與朱公夫妻安頓，又借些資本與他生意。不止一日，卻是九月時候，不暖不寒，風清日朗，真好天色。長老心中轉念道：「去年臘月二十四晚，人定之時，分明聽得是九月間真主降生。前月伽藍分明囑咐，好生救護天子。這幾時不曾往朱公處探望，不知曾生得是男是女，我且出山門走一遭。」將到伽藍殿邊，忽見一人走來，長老把眼看了看，這人生得：

一雙碧眼，兩道修眉。一雙碧眼光炯炯，上逼云霄；兩道修眉虛飄飄，下過臍底。顴骨棱棱，真個是煙霞色相；丰神燁燁，偶然來地上神仙。行如風送殘云，立似不動泰山。

那人卻對長老說道：「我有丸藥兒，可送去與前日那租房子住的朱公家下，生產時用。」長老明知他是神仙，便將手接了，說道：「曉得。」只見清風一陣，那人就不見了。長老竟把丸藥送與朱公，說道：「早晚婆婆生產可用。」朱公接藥說道：「難得到此，素齋了去！」說畢，進內打點素齋，供養長老。長老自在門首。不多時，只聽得一村人，是老是少，都說天上的日頭，何故比往日異樣光彩。長老同衆人抬頭齊看，但聞天上八音齊振，諸鳥飛繞，五色云中，恍如十來個天娥綵女，抱着個孩兒，連白光一條，自東南方從空飛下，到朱公家裏來。

衆人正要進內，只見朱公門首，兩條黃龍繞屋，裏邊大火沖天，煙塵亂卷。衆人沒一個抬得頭，開得眼，各自回家去了。長老也慌張起來。卻好朱公出來說：「蒙師父送藥來，我家婆婆便將去嚥下，不覺異香遍體，方纔幸得生下一個孩兒，甚是光彩，且滿屋都覺香馥侵人。」長老說：「此時正是未牌，這命極貴，須到佛前寄名。」朱公許諾。長老回寺去了，不題。

卻說朱公自去河中取水沐浴，忽見紅羅浮來，遂取去做衣與孩子穿之；故所居地方，名叫紅羅港，古蹟至今猶存，不題。

且說生下的孩子，即是太祖。三日內不住啼哭，舉家不安，朱公只得走到寺中伽藍殿內，祈神保佑。長老對朱公說：「此事也非等閒，諒非藥餌可愈，公可急回安頓。」長老正送朱公出門，只見路上走過一個道人，頭頂鐵冠，大叫道：「你們有希奇的病，不論大小可治。」長老便同朱公問說：「有個孩子，生下方纔三日，只是啼哭，你可醫得麼？」那道人說：「我已曉得他哭了，故遠遠特來見他；我若見他，包你他便不哭。」

朱公聽說，便辭了長老，即同道人到家，抱出新生孩子，來見道人。那道人把手一搖，口裏囑咐道：「莫叫，莫叫，何不當初莫笑，前路非遙，月日並行便到；那時還你個呵呵笑。」拱手而別，出門去了。朱公抱了孩子進去，正要出來款待道人，四下裏找尋不見。此後，朱公的孩子，再也不哭，真是奇異。

一日兩，兩日三，早已是滿月兒、百祿兒、拿周兒。朱公將孩子送到皇覺寺中佛前懺悔，保佑易長易大。因取個佛名叫做朱元龍，字廷瑞。四歲五歲，也時常到寺中頑耍。不覺長成十一歲了。朱公夫婦家中，忍饑受餓，難以度日，將三個大兒子俱僱與人家傭工去了，只有小兒子元龍在家。一日，鄰舍汪婆走來，向朱公道：「何不將元龍僱與劉太秀家牧牛，強似在家忍餓。」朱公思想道：「也罷！」遂煩汪婆與劉太秀說明。太祖道：「我這個人豈肯與他人牧牛！」父母再三哄勸，他方肯。母親同汪婆送到劉家。

且說太祖在劉家，一日一日漸漸熟了，每日與衆孩子頑耍，將土累成高臺。內有兩三個大的，要做皇帝頑耍，坐在上面，太祖下拜，只見大孩子骨碌碌跌的頭青臉腫，又一個孩子說：「等我上去坐着，你們來拜。」太祖同衆孩子又拜，這個孩子，將身撲地，更跌狠些，衆人嚇得皆不敢上臺。太祖說：「等我上去。」衆孩子朝上來拜，太祖端然正坐，一些不動。衆孩子只得聽他使令，每日頑耍不題。

一日，皇覺寺做道場，太祖扯下些紙幡做旗，令衆孩子手執五方站立，又將所牧之牛，分成五對，排下陣圖，呼喝一聲，那牛跟定衆孩子旗幡串走，總不錯亂。忽一日，太祖心生一計，將小牛殺了一隻，同衆孩子洗剝乾淨，將一罈子盛了，架在山坡，尋些柴草煨爛，與衆孩子食之。先將牛尾割下，插在石縫內，恐怕劉太秀找牛，只說牛鑽入石縫內去了。到晚歸來，劉太秀果然查牛，少了一隻。便問。太祖回道：「因有一小牛鑽入石中去了，故少了一隻。」太秀不信，便說：「同你去看。」二人來至石邊，太祖默祝：「山神、土地，快來保護！」果見一牛尾搖動，太秀將手一扯，微聞似覺牛叫之聲，太秀只得信了。後又瞞太秀宰了一隻，也如前法。太秀又來看視，心中甚異，忽聞太祖身上有羶氣，暗地把孩子一拷，方知是太祖殺牛吃了。太秀無可奈何，隨將太祖打發回家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已是元順帝至正甲申六月。太祖年已十七歲。誰想天災流行，疾癘大作，一月之間，朱公夫婦並長子朱鎮，俱不幸辭世。家貧也備不得齊整棺木，只得草率將就，同兩個阿哥抬到九龍岡下。正將掘土埋葬，倏忽之間，大風暴起，走石飛沙，轟雷閃電，霖雨傾盆。太祖同那兩個阿哥，開了眼，閉不得；閉了眼，開不得。但聽得空中說：「玉皇昨夜宣旨，喚本府城隍、當方土地，押令我們四大龍神，將朱皇帝的父母，埋葬在神龍穴內，上封三尺。我們須要即刻完工，不得違旨。」太祖弟兄三人，只得在樹林叢蔚中躲雨。

未及一刻，天清日出，三人走出林來，到原放棺木地方，俱不見了，但見土石壅蓋，巍然一座大墳。三人拜泣回家。長嫂孟氏同侄兒朱文正，仍到長虹縣地方過活。二兄、三兄，亦各自贅出。太祖獨自無依。鄰舍汪婆對太祖說：「如今年荒米貴，無處棲身，你父母向日，曾將你寄拜寺中，不如權且爲僧何如？」太祖聽說，答應道：「也是也是。」自是託身皇覺寺中。不意曇云長老，未及兩月，忽於一夕圓寂。寺中衆僧，只因朱元龍，長老最是愛重他，就十分沒禮。一日，將山門關上，不許太祖入內睡覺。太祖仰天嘆息，只見銀河耿耿，玉露清清，遂口吟一絕：

天爲羅帳地爲氈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夜間不敢長伸腳，恐踏山河社稷穿。

吟罷，驚動了伽藍。伽藍心中轉念：「這也是玉皇的金童，目下應該如此困苦。前者初生時，大哭不絕，玉皇喚我召鐵冠道人安慰他；但今受此迍邅，倘或道念不堅，聖躬有些啾唧，也是我們保護不周。不若權叫夢神打動他的睡魔，託與一夢，以安他的志氣。」此時，太祖不覺身體睏倦，席地和衣而寢。眼中但見西北天上，羣鳥爭飛，忽然仙鶴一隻，從東南飛來，啄開衆鳥，頃間仙鶴也就不見了。只見西北角起一個硃紅色的高臺，周圍欄杆上邊，立着兩個像金剛一般，口內念念有詞。再上有帶幞頭抹額的兩行立着，中間三尊天神，竟似三清上帝，玉貌長髯，看着太祖。卻有幾個紫衣善士，送到絳紅袍一件，太祖將身來穿，只見云生五彩。紫衣者說：「此文理真人之衣。」旁邊又一道士，拿劍一口，跪送將來，口中稱說：「好異相，好異相！」因拱手而別。太祖醒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細思量，甚是奇怪。

次早起來，卻有新當家的長老囑咐說：「此去麻湖約有三十餘里，湖邊野樹成林，任人採取，爾輩可各輪派取柴，以供寺用；如違：逐出山門，別處去喫飯。」輪到太祖，正是大風大雨，彼此不相照顧，卻又上得路遲，走到湖邊，早已野林中螢火相照，四下更無一人，只有蟲鳴草韻。太祖只得走下湖中砍取，那知淤泥深的深，淺的淺，不覺將身陷在大澤中，自分必遭淹溺，忽聽湖內有人說：「皇帝被陷了，我們快去保護，庶免罪戾。」太祖只見身邊許多蓬頭赤發、圓眼獠牙、綠臉的人，近前來說：「待小鬼們扶你上岸。」岸上有小鬼，也替皇帝砍了柴，將柴也送至寺內。太祖把身一跳，卻已不在澤中，也不是麻湖，竟是皇覺寺山門首了。太祖挑着柴進香積廚來，前殿上鼓已三敲，衆僧卻已睡熟。未知長老埋怨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回 伽藍殿暗卜行藏

且說太祖陷在湖中，諸般的鬼怪，也有來攙腳的，也有來扶手的，也有將肩幫襯着太祖的，也有在水底下將背脊肩着太祖的，也有在岸上替太祖砍柴的，也有在路上替太祖挑擔的。不多時，已送到寺邊門首，說：「我們自去，皇帝請進內方便。」那時覺有三更左右，太祖進內就睡，不題。

卻說這些和尚說：「向來曇云師父在時，只說他後來發跡，不意今朝至此不回，多分淹沒湖中了。」說說笑笑，各自歸房。次日天明，當家長老叫行者起早燒湯做飯，那行者驀來驀去，都是柴堆塞的，那裏尋個進廚房的路頭，口中不說，心中想道：「昨日臨睡時空空一個竈房，這柴那得許多，便是朱行者一個去湖中樵打，怎麼便有這山堆海積的柴草。」只得叫動大衆：挑的挑，抬的抬，出潔了半日，方纔清得條走路。

太祖起來，自家也看得呆了。心中想道：「若是如此看來，莫不是我果有天子之分？但今日沒有一個可與計議的，我不如走到伽藍殿中，問個終生的兇吉，料想神明也有分曉。」將身竟到伽藍殿來，卻有珓經在側，太祖一一訴出心事，問說：「如我云遊在外，另有好處，別創個庵院，不受這些腌臢氣，可還我三個陰珓；如我不戴禪冠，另作主意，將就做得個財主，可還我三個陽珓；如我趁此天下擾亂，去投奔他人，受得一官半職，可還我三個聖珓。」將望空擲下，那珓不仰不覆，三次都立着在地。

太祖便打動做皇帝的念頭，暗暗向神訴說：「今我三樣禱告，神明一件也不依，莫不是許我做皇帝麼？如我果有此分，神明可再還我三個立珓。」望空再擲，只見又是三個立珓。太祖又禱告說：「這福分非同小可，且無一人幫扶，赤手空拳，如何圖得大事？倘或做到不伶不俐，倒不如做一個愚夫愚婦。再告神明，以示萬全。如或果成大事，當再是三個立珓。」那知擲去，又是三個立珓。

太祖便深深拜謝，許說：「我若此去，一如神鑑，我當重新廟宇，再整金身。」拜告未已，只見這些和尚走來埋怨說：「你把這些柴亂堆亂塞，到要我們替你清楚，你獨自在此耍子。」太祖也只做不聽得，竟到房中，收拾了隨身衣服，出了寺門，別了鄰舍汪媽媽，竟投盱眙縣，尋姊夫李禎。

路上不止一日，來到盱眙，見了他姊姊。姊姊說道：「此處屢經旱荒，家業艱難，那裏留得你住，你不若竟往滁州去投母舅郭光卿，尋個生計，庶是久長。」太祖應諾。姊姊因安排些酒果相待，不意外邊走進一個孩兒來：

燕額虎頭，蛾眉鳳眼，丰儀秀爽。面如塗粉，口若凝朱，骨格清瑩。耳若垂珠，鼻如懸柱。光朗朗一個聲音，恍惚鶴鳴天表；端溶溶全身體度，儼然鳳舞高崗。不長不短，竟是觀音面前的善財；半瘦半肥，真是張仙抱來的龍種。

太祖便問：「此是誰家的小官？」姊姊說道：「此便是外甥李文忠。」便叫文忠：「你可拜了舅舅。」太祖十分歡喜，問他年紀。說道：「今年十歲。」席中談笑，甚是相投。當晚酒散。

次日，太祖取路上了滁州，見了娘舅郭光卿，敘起寒溫。太祖將父母、兄弟的苦楚，訴說一遍。郭光卿說：「你既來此，正好相伴我兒子讀書。」次日，竟進館中。

太祖性甚聰慧，郭氏五子，因遂惡之，假以別事哄至空房，以絕太祖飯食。郭氏因有育女馬氏，私將麪餅飼之。一日，忽被郭氏窺破，遂納懷中，馬氏胸前因有餅烙腐痕，此事不在話下。

光陰迅速，太祖卻已十八歲了。郭光卿收拾幾車梅子，同太祖上金陵販賣，進至和州，時適夏初天氣，路上炎熱。光卿說：「你可將車先行，我歇息片時便來。」太祖推船趕路不題。

卻說光卿兩年前，曾與一個光棍爭執到官，那光棍理虧輸了，便出入衙門，做了一個聽差的公人，今卻同一夥公差，在途中撞見。那光棍睜開兩眼，叫道：「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清，郭光卿今日那裏走，且喫我一拳！」光卿喝道：「你這廝還不學好，猶敢如此無禮。」那漢子劈面打來，光卿把手一格，那漢子見光卿把手格開，又趕過來一拳。光卿也只不來抵敵，把那身子一閃，那漢子想是虛張的氣力，眼中對日頭昏花，一交跌倒，卻好跌在一塊尖角的大石頭上，來得兇，跌得重，一個頭撞得粉碎，一命嗚呼。那些夥計叫道：「你何故打殺了公差，且送到官司，再作道理。」光卿逞着平生武藝，打開一條路，連夜逃奔去了。

太祖將車向前等待，多時不見光卿，轉來尋覓，路上人洶洶，只說前面有一個人，被人打死了，那兇手逃走了。太祖心下思量：「大分是母舅做出這事了。」話未說完，來至三叉路口，正在沉吟，只見那柳陰之下，立着有四五個人：或是舞刀的，或是弄槍的，或是要棍的；演了一回，又坐息一回。太祖見他們個個都是好手段，便將車子推在一邊，把眼睛註定來看。

那些人又各演試了一回，從中一個人叫道：「好口渴也！那得茶喫，一口也好。」卻有一個便指着車子說：「你可望梅止渴麼？」太祖便從車中取出百十個梅子，送與四五個喫，說道：「途中少盡寸情。」那些人那裏肯受。太祖說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便收了罷。」再三送去，他們勉強收了。就將梅子勻勻的分做五處，各人遜受一處，便問太祖行徑。太祖一一直說。

這也是天結的緣，該在此處相逢。太祖也問他們姓名，只見一個最年少的，便指着說道：「這一個是我們鄧大哥，單名喚鄧愈，從來舞得好長槍。」又指一個道：「這是我們湯大哥，單名叫湯和，自幼兒慣舞兩把板斧。」側身扯過一個說：「這個是我們郭大哥，單名郭英。七八歲兒看見五臺山和尚在此抄化，那和尚使一條花棍，如風如電一般，郭大哥便從他學這棍法。而今力量甚大，用熟一條鐵棍，那個敢近他。」

一夥兒正說得好，忽起一陣怪風，那風拔樹揚塵，對面不識去路。這四五個人都扯了太祖說：「我們且到家裏一避惡風，待等過了，你再推車上路如何？」太祖道：「邂逅之間，豈敢打攪。」這四五個人說：「不必過謙。」只見那後生，先把太祖的梅車已是推去了，口叫道：「你們同到我家來。」正是：燕趙悲歌士，相逢劇孟家。不知太祖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珓（ㄐㄧㄠˋ）：拜神祭祖時占卜吉凶的器具，以竹木制成，觀其正反面。

2邂逅（ㄒㄧㄝˋ ㄏㄡˋ）：沒有事先約定而偶然相遇。三國演義˙第三十七回：備久聞二公大名，幸得邂逅。儒林外史˙第三十三回：只道聞名不能見面，何圖今日邂逅高賢！或作解後、邂遘。

# 第七回 販烏梅風留龍駕

卻說那後生，趁着大風，先把太祖的梅車，如飛似水推着，口裏叫道：「你們都到我家權避一回，再作區處。」這些衆人，也把太祖扯了就走。不上半里，就到那後生家裏。後生便將車子推進，叫道：「哥哥！我邀得義兄弟們到家避風，又有一個客人也到此，你可出來相見。」

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，那後生說：「這是家兄。」太祖因與衆人一一分賓主坐了。那後生說道：「方纔大風，路上不曾通得姓名完備。」因指着郭英肩上一個說：「他也姓郭，便是郭大哥同宗，雙名郭子興。專使得一把點鐵鋼叉，一向在神策營十八萬禁軍中做個教師，因見世道不寧，回家保護。」他又說：「我小可姓吳名禎，家兄名良，原是廬州合肥人。家兄也能使兩條鐵鞭，約三十餘觔，運得百般閃爍。」

太祖便問：「長兄方纔在柳陰下也逞威風，幸得注目，看這兩把長劍，每把約有八尺餘長，長兄舞得如花輪兒一般，空中只見寶劍不見人，這方法從那裏學來，真是奇怪罕有，畢竟也有人讚歎，願聞願聞！」吳禎說：「小可年輕力少，那能如得這幾位義兄。」只見鄧愈對太祖說：「這個義弟的劍法，前者從云中看見兩條白龍相鬥，別人都躲過了，不敢看他；他偏看得十分清楚，自後便把劍來舞動。幾次有俠客在此較量，再沒有一個勝得他的。人人都也道，此是鬼神所授。」

太祖應聲說：「列位果是武藝高強。但而今混亂世界，只恐怕埋沒了列位英雄。」四五個都說：「正是如此。前者望氣的說：『金陵有天子氣。』我輩正在此打探，約同去投納，至今未有下落。只見昨日有一個道人，戴着鐵冠在此叫來叫去：『明日真命天子從此經過，你們好漢須要識得，不要當面錯過。』我們兄弟，所以今日清晨在此候了，直至如今，更不見有人來往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吳良、吳禎托出一盤酒菜來，扯開桌子，說：「且請酌三杯。」太祖便起身告辭，吳良兄弟說：「那有此理，今日相逢，也是前生緣分；況外面惡風甚急，略請少停，待風寂好行。」這些義兄弟也說：「借花獻佛，尊客還請坐。」太祖只得坐了。

酒至數巡，風越大了，天色漸漸將晚。吳禎開口說：「尊客今日不如在此荒宿一宵，明日風息，方纔可行。」太祖說：「如此攪擾，已覺難當，怎敢再在此住宿。」衆人又一齊說：「即今日色又將西落，此去過了五六十里，方有人家，我們衆兄弟，都各將一壺格來，以伸寸敬，便明早去吧。」

太祖見他們十分殷勤，且想此去若無人家，何處歇腳？便說：「既然承教，豈敢過辭，但是十分打攪。」說話之間，這些兄弟們，不多時，俱各整頓七八色果餚來，羅列了四五桌，攢頭聚面，都來恭敬着太祖。太祖一一酬飲了十數杯，不覺微醉，便說：「酒力不堪，少容憩息片時，再起來奉擾。」

吳禎便舉燭照着太祖，轉彎抹角，到一所清淨的書房，說：「請小息，頃間便來再請。」便反手關了房門去了。太祖抬頭一看，真是清香爽朗，竟成別一洞天；和衣睡倒，不題。

卻說湯和開口對兄弟說：「列位看這梅子客人，生得如何？」衆人都說：「此人相貌異常，後來必有好處。」湯和點頭說道：「昨日的道人，也來得希奇，莫非應在此人身上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外面多人簇擁進來，說：「吳家後面的書房起火了！」衆人流水跑到後面看，不見響動，止見一片紅光罩着書房，旁人也都散了。

湯和說：「此事不必疑矣，我們六弟兄，不如乘此夜間，請他出來，拜從他，爲日後張本，何如？」六個人一齊走到書房。太祖也恰好醒來，六人納頭便拜。太祖措手不及，流水扶將起來。他六個把心事細說一遍。太祖說：「我也有志於此。」因說起投母舅郭光卿事情。是夜連太祖七個，都在書房中歇了。

次早，天清氣爽，太祖作謝了衆人起身。他們六個說：「我們都送一程。」路途上說說笑笑，衆兄弟輪流把梅車推趕，將近下午，已到金陵。

金陵地方，遍行瘟疾，烏梅湯服之即愈，因此梅子大貴，不多時都盡行發完，已獲大利。太祖對六人說：「我欲往武當進香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列位且各回家，待我轉來，再作區處。」衆人說：「我們也都往武當去走一遭。」

是日登船渡江，不數日，同到武當。燒了香，回到店中，與六兄弟買酒。正喫間，忽有人來說：「滁州陳也先在此戲臺上比試。」太祖說：「我們也去看看。」只見陳也先身長丈八，相貌堂堂，在戲臺上說：「我年年在此演武，天下英雄，沒有敢來比試的。倘贏得我的，輸銀一千兩。」

太祖大怒，便湧身躍上臺來，說：「我便與你比比如何？」兩人交手，各使了幾路有名的拳法。他先欺着太祖身材小巧，趁着太祖將身一低，便一跳將兩腳立在太祖肩膀上，喝采道：「這個喚作：『金雞獨立形』。」衆人就也喝采。太祖趁勢卻把肩膀一縮，把兩手扭緊了也先的腳，在臺上旋了百十遭，喝聲道：「吒！」把也先從臺上空中丟下來，叫說：「這個喚作『大鵬攪海勢』。」衆人喊笑如雷。也先懷羞，連呼步兵數百人，一齊湧過動手。

太祖跳下臺，望東便走，也先隨後飛也趕來。只見鄧愈、湯和在左邊，郭子興、吳良在右邊，兩邊迎着喊殺；吳禎、郭英，又保着太祖先走。也先並數百步兵，力怯而逃。這四人也不追趕。

天晚走進一個玄帝廟後殿歇息。一更左右，只聽得前邊草殿鼓樂喧天，太祖同衆探望，卻正是陳也先飲酒散悶。太祖大怒，四下放起火來，焚了這草殿，也先逃去了，不題。

次日，太祖與衆人離了武當，返回金陵，只見途中一人口裏問說：「足下莫非武當山臺上比試的豪傑麼？」太祖便應說：「不敢。」那人即同三人攔路就拜。太祖慌忙扶起，問他來見的原由。正是：不惜流膏助仙鼎，願將楨幹捧明君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回 郭光卿起義滁陽

卻說太祖同衆人路取金陵而回，卻有一個人領着三人，聞說是武當山比試的朱公子，攔路便拜。太祖連忙扶起，看那人一表身材，年紀止約有十五六歲，便問：「尊姓大名？」那人對說：「小可姓花名云。從小兒學得一條標槍，也要圖些事業。因見足下臺上本事，且一毫沒有矜誇之色，後來必大有爲。因同這三個結義兄弟華云龍、顧時、趙繼祖來投。伏乞不拒。」

太祖不勝之喜，領四個見了鄧、湯等衆，共到滁州。只見娘舅郭光卿已在家中，甚比常時不同。太祖便問說：「娘舅何以遽然顯赫？」光卿對說：「自那日壞了公人，不敢回家，徑到淮東安豐，投順了紅巾劉福通。他見我形表異常，因與兵一萬，掠淮西一帶郡縣。誰知兵到濠州，守將孫德崖聞風投降，我因進城招募豪傑，如今恰好回來，看看家眷。爲何賢甥身邊，也有這些人歸附？」太祖也一一把事情說了一遍，因勸娘舅，何不去了紅巾，自立王號。光卿依了太祖，自稱做滁陽王，令部下去了紅巾，以太祖爲神策上將軍，便把所育的女兒，原姓馬氏配與太祖。太祖因感馬氏懷餅前情，遂即允諾。又立一個招賢館，把太祖招集天下英雄。

卻說劉福通聽了這個消息，便着人來問，何以去了紅巾，稱了王號？太祖對來人說：「方今天下豪傑並起，各據一方，不必相問。若日後你們有厄，我當與你解圍，以報起兵之義。」那人回覆，不題。

太祖在館，日夕招納四方英雋。卻已是至正十三年。忽一日，兩個人走進館來拜說：「小可是定遠人，姓丁名德興；這個濠州人，姓趙名德勝，聞明公聲名，願歸麾下。」太祖看那丁德興：

面如黑棗，眼若銅鈴。穿一領皁羅袍，立在旁卻是光黑漆的庭柱；杖一條生鐵棍，靠在後渾如久不掃的煙囪，真個是：黑夜又來人間布令，鐵哥哥到世上追魂。

太祖因喚他做黑丁。那個趙德勝膂力異常，魁梧出衆，馬上使一條花槊，運動如飛，百發百中，奮勇當先。太祖也命他爲前鋒。丁德興即對太祖說：「我們定遠有一個喚做李善長，此人足智多謀，潛心博古。當初他的母親懷着他時，夢見一個緋袍的神說道：「不久該真龍出世，我特把洞明左輔星君爲汝子。長來做第一位文臣輔佐。」他後來生下此子，聰明異人。又有兄弟兩人，一個喚做馮國用，一個喚做馮勝，他兩人一母所生，武藝高強。明公若好賢禮士，德興當去招他。」

太祖說：「我一向聞李公的名，正愁無門可去通個信息，你當去走一遭。若馮家兄弟同來更好。」德興出館而去。不一日，請他們三個到館中，見了太祖。太祖下階迎接。說話之間，句句奇拔。馮家兄弟，亦各英偉，因說：「果然名下無虛。」遂任善長爲參謀；馮家兄弟俱託腹心之任。正說話間，只見外甥李文忠、侄兒朱文正，領着三個人進來。

太祖歷歷說了別來的事務，便指道：「這三位是誰？」文忠等說：「我們路上正走，不意撞着他父子二人。父親叫耿再成，令郎喚做耿炳文，俱臂力過人。路中商量無人引進，故我們把他帶來。這位姓孫名炎，字伯容，金陵句容人。一足雖破，無書不讀，善於詩歌，向有文學之名，今亦願在府中做個幕友。」

太祖大笑道：「今日之會，叔、侄、甥、舅，文學干戈，都爲異集，亦是大快事！」席間便問李善長說：「我欲立一員大將，統領軍校，未知何人可用？」李善長道：「昔日漢高祖問蕭何誰人可將，蕭何對說：『周勃敦厚少知，灌嬰愛慾不明，樊哈勇而無才，王陵氣小不大。凡爲大將者，仁、智、信、勇、嚴，缺一不可。國君好賢，賢才必至。』高祖因聘募天下豪傑，不上二月，韓信棄楚投漢，遂設壇拜他爲天下掌兵都元帥，後來撫有漢柞。今欲求大將，庶幾一人，可當此任。」

太祖問說：「是誰？」善長說：「濠州城外永豐縣，有一人姓徐名達，字國顯，祖貫鳳陽人，精通韜略，名振鄉關。如今也約有二十餘歲了。徐壽輝、劉福通、張士誠，常遣人來請，他說彼輩非可輔之人，堅意守己待時而出。常說帝星自在本郡，我豈遠適他人！若得此人，大事可成。」太祖說：「煩公就與我招他如何？」李善長說：「昔湯聘伊尹，文王訪呂尚，漢得張良，光武求子陵，蜀主三顧諸葛，荷堅任王猛，此乃禮賢之效，還是明公自去迎他纔是。」

太祖次日，因去對滁陽王說道：「『麾下雖有數萬甲兵，惜無大將。今李善長薦舉徐達，特請命欲與李善長親去請他。」滁陽王依允。太祖即同善長策馬去請。正是：欲圖一統山河業，先覓麒麟閣上人。未知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九回 訪徐達禮賢下士

卻說太祖同李善長辭了滁陽王，前至永豐縣。太祖傳令三軍，不許擾動居民。兩人竟下馬步入村中，探到徐達門首，忽聽得門內將琴彈了幾下，作歌道：

萬丈英雄氣，懷抱凌霄志。

田野埋祥麟，鹽車困良驥。

何年龍虎逢？甚日風云際？

文種枉奇才，卞和屈真器。

揮戈定太平，仗劍施忠義。

蛙龍潛淺池，虎豹居閒地。

傷哉時不通，未遇真明帝。

善長便向太祖說：「此歌便是徐達聲音。」太祖喜道：「未見其面，先聞其聲，只這歌中的意思，便知是個賢才。」善長叩門良久，只見徐達自來開門。太祖看了，果然儀表非常，又溫良，又軒朗，又謹密，又奇偉。三人共入草堂，講禮分賓坐了。茶罷一巡，徐達問說：「二公何人，恁事下顧？」善長敘出原因。徐達俯謝說：「既蒙光召，焉敢不往？但未卜欲某何用。」太祖說：「羣雄競起，四海流離，特請公共救生靈。」徐達便說：「欲救生靈，還須掃淨羣雄，統一天下。但今元勢尚盛，諸雄割據，亦都富強，以濠州一郡之兵，欲成六合一統之業，不亦難乎？」太祖說：「昔周得太公而滅紂，漢得韓信而楚亡；得賢公輩，仗義誅奸，且俟有德者，以系民望，何慮其難？」徐達笑道：「從來定天下者，在德不在強，明公能以仁、德爲心，不嗜殺爲本，天下足可平也。」便安頓了家屬，與太祖、李善長三人，並馬齊至禮賓館中。

太祖細問戰攻之術，徐達說：「臨時發謀，宜隨機轉變，豈有定着？但上勝以仁，中勝以智，下勝以勇。仁、智、勇三事，爲將者缺一不可。」太祖又問：「爲國者，有小而致大，有大而反亡者何故？」徐達說：「合天理，順人心，受衆恤物，敬老尊賢，人自樂而從之，雖小可以致大；倘奢淫暴虐，或柔而無斷，或剛而少仁，或愚昧不明，或好殺不改，未有不亡者也。」太祖大喜。自後與李善長、徐達同眠共寢。次日，引見滁陽王。王授以鎮撫之職。

數日後，滁陽王以太祖爲元帥，徐達爲副將，趙德勝統參軍，鄧愈統後軍，耿再成統左軍，馮國用統右軍，李善長爲參謀，耿炳文爲前部先鋒，馮勝爲五軍統制，李文忠爲謀計使，率兵七萬，攻打滁、泗二州。刻日起兵，至泗州界上安營，議取泗州之計。

大夫孫炎上前說：「泗州張天佑是不才故人，其人剛直忠厚，與我甚契，願往泗州，說他來降。」太祖吩咐大夫用心做事，孫炎辭了出帳，徑入泗州城來見天佑。二人敘禮畢。天佑問說：「仁兄何來？」孫炎說：「某因放志飄流，近投滁陽王帳下。他館中有個朱明公，才德英明，文武兼備。龍行虎步，必大有爲。今提兵取泗州。炎知足下守此，特來相告；倘肯歸附，足見達權。」天佑說：「我也慕他是一時之英，有人君之度，但我受元爵祿，背之不忠。」孫炎說：「今元順帝以胡元而居中國，淫慾不仁，退賢任佞。君棄暗投明，有何不可？」天佑思量了一會說：「遵命！遵命！」即列儀仗鼓樂，出城迎降。

孫炎先到營中，具說前事，便引天佑到帳中相見。太祖道：「將軍來歸，真達權知機之士。」遂授中軍校尉。太祖引兵入城，撫卹百姓，即留天佑守城。次日起兵向滁州，以花云爲先鋒。那先鋒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頭頂一個晃朗朗金盔，身披一領密鱗鱗銀鎧。腰邊系一條蠻獅錦帶，心前扣一個盤龍金環。弓弰斜掛魚囊，革錚錚弦鳴五色；箭羽橫裝象袋，鋼爍爍簇聚三棱。坐下千里馬，白若飛霜；襯着九云裘，花如映日。手中綰七八條標槍，運將來那管你心窩手腕；袋裏藏六七升鐵彈，拋將去決中着腦後胸前。喝一聲似霹靂捲風沙，舞幾回都鋒芒飛劍戟。正是：花貌卻如觀自在，追魂勝過大閻羅。

單騎在前，恰遇着賊兵數千，那時花云盼着後軍未到，便抖擻精神，保了太祖橫衝直撞，如入無人之地，驚得那數千賊兵，沒有一個敢爭先抵擋。

元兵潰散，花云因於滁州北門外屯兵。元將平章陳也先橫刀直殺過來。後軍左哨統制將軍郭英，卻好迎敵，戰了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元陣上又閃出他兒子陳兆先與姚節、高來助戰，早有湯和、鄧愈、馮勝、趙德勝，一齊衝殺。只聽得東南角上，一支兵吶喊如雷，紅旗招展，繡帶飛翻。爲首一將，坐在馬上，竟有五尺餘高，生得面如鐵片，須似鋼針，坐騎趕日黑棗騮，肩挑堰月宣花斧，從元兵陣後衝殺出來。

元兵三面受敵，陳也先大敗，不敢入城，竟棄了滁州向北路而走。太祖鳴金收兵，駐紮城外。只見那員大將，身長九尺，步到營前下拜。太祖急將手扶起，問說：「將軍何人？」那將說：「小可姓胡名大海。字通甫，泗州虹縣人。因芝麻李亂，自集義兵，護持鄉閭。聞元帥德名，故來助陣納降。」太祖便授他軍前統制。

是日，元將張玉獻出城投降。太祖入城撫民，將兵次於滁州，仍分兵取鐵佛岡寨，攻三汊河口，破了張家堡，收了全椒，並大柳諸寨，因分兵圍六合。裨將趙德勝，爲流矢傷了左股，血染徵袍，昏暈數次。太祖親爲敷藥調治。隨令耿再成同守瓦果壘。元兵急來攻打。

太祖逐日設計備敵，探知事勢稍緩，欲暫回滁州，早有哨馬來報說：「元人又集大兵來攻滁州。」耿再成對太祖說：「他兵聚集而來，其勢盛大，如此如此何如？」太祖說：「甚好，依計而行。」衆將得令，各自整點軍馬行事。耿再成率了本部人馬，自來應敵。正是：大將營中旗一豎，敵人惟有膽心寒！欲知後事如何，而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回 定滁州神武威揚

卻說諸將各自得令，四下安頓去訖。將軍耿再成率了部伍，結束上馬，來到陣前一望，只見那元兵，浩浩蕩蕩，如云如霧的打來。頭一員大將，掛着先鋒旗號，不通姓名，直殺過來，耿再成見他驍勇，便也不打話，兩馬相交，戰上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再成便沿河勒馬而走，那個先鋒便乘機率了元兵，一齊趕來。再成見元兵緊趕便緊走，慢趕便慢走，約將二十里地面，只見那柳上插着紅旗一面，趁風長搖，再成勒轉馬來，大喝一聲說：「元兵陣上來送死也！」喝聲未已，火炮一聲響亮，左邊衝出一標白衣、白甲、白旗、白號的人馬來，當先一員大將湯和，左邊鄧愈，右邊馮勝；右邊衝出那皁衣、皁甲、皁旗、皁號的人馬來，當先一員大將胡大海，左邊趙德勝，右邊趙繼祖，把元兵截做三段。

那先鋒看勢頭不好，急叫回軍，元軍那裏回得及。正驚之間，只見後面城中，又有赤衣、赤甲、赤旗、赤號的人馬鼓譟而出，當先一員大將徐達，左有耿炳文，右有姚忠，殺得那元兵血流成河，屍橫遍野。那再成挺出夙昔威風，駕着那追云的黑馬，向前把先鋒一刀，取了首級。有詩爲證：

殺氣橫空下大荒，海天雄志兩茫茫。

血痕染就芙蓉水，骸枕堆成薛荔牆。

樹列旌旗千里目，江開劍戟九迴腸。

應知潭底蛟龍現，處處旗開戰勝場。

元兵大敗，滁州因得安駐軍糧。太祖一面差人報知滁陽王，會守滁州，不題。

卻說鐵冠道人，已知太祖駐兵滁州，一日竟進帳前說：「道人善相，將軍要相麼？」太祖因記前柳蔭中鄧愈六人等說，遇見道人，戴個鐵冠等話，便迎入賬，問道：「道人高姓？」道人說：「我姓張字景和，江西方外之士。將軍若聽我，我替你說；若不聽我，說也無用。」太祖說：「君子問兇不問吉，正要師父直講。」道人說：「聲音洪亮，貴不可言。但四圍滯氣，如云行月出之狀。所喜者：準頭黃明，貫於天庭，直待神采煥發，如風掃陰翳，便是受命之日，然期也不遠，應在千日之內。但邊頭驛馬有驚氣，南行遇敵，切須戒慎。」太祖說：「師父肯在此軍中，時時看看氣色，以知休咎何如？」道人說：「我雖云遊天下，卻時常可來，你既有盛情，便在此也可。」自此道人常在軍中聚首。

且說那滁陽王得了捷報。留都督孫德崖駐紮境州。即日自率兵到滁州，因命設宴與太祖稱賀，且與衆官計功行賞。次日，設計攻取和州。卻命張天佑、耿再成、趙繼祖、姚忠四將，領兵三千，爲遊擊先鋒前進。四將得令，望和州進發，直抵北門搦戰。

城中元將也先帖木兒，急領兵三萬迎敵，直取再成。再成舞刀，鬥上五十餘合，終是元兵勢大，兩翼衝殺，朱兵潰奔。姚忠接刃復戰，恨後隊不繼，被元兵所殺。日暮，幸天佑等兵至，又大殺一場，元兵方纔敗走。再成等收兵屯於黃泥鎮，損了大將姚忠，折去兵一千餘人。二人憂悶，說：「必須元帥兵來，方好取勝。」

且說滁陽王聞再成等敗績，因命太祖率徐達、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，來到黃泥鎮。二人見了太祖，備細說了一遍，伏地請死。太祖大怒，說：「元兵既盛，只宜堅守，取兵救應，何乃輕敵，以致敗誤？」喝令斬首示衆。李善長說：「罪固當誅，但今用人之際，望且姑容這番，待他將功贖罪。」二將叩謝出帳。

太祖甚是憂惱。徐達向太祖身邊說：「如此如此，不怕和州不得。此事還須耿再成走一遭。」太祖即召再成同繼祖上賬，徐達便各與緘帖一紙，再三叮嚀說用心做事，再成等領計而行。徐達又喚鄧愈、郭英、胡大海，領兵二萬，去大道深林中埋伏，如此行事。分遣已定，又對太祖說：「末將自當領兵一萬，當先索戰，元帥宜與衆將將二萬兵殿後。」

次日，兩軍對陣，元陣中也先帖木兒出馬，說：「若不急退，當以姚忠爲例。」徐達說：「大兵壓境，爾還不識賢愚，尚自誇詡？」二人舉刀對殺。元陣上張國升、禿堅帖木兒，混兵直殺過來。徐達覷空轉馬便走，元兵隨後趕來，未及廿裏，只見元兵探馬飛報說：「我們被趙繼祖劫了大寨，火燒了營賬。」

那也先到戈急走，只見兩邊伏兵並起，湯和、鄧愈、郭英、胡大海夾擊而來。後面太祖領了大軍，又直來攻殺，也先不敢回營，竟領兵奔至和州城邊。卻見城上都是赤色旗幟，敵樓上徐達大叫說：「也先帖木兒，我已取此城，少報前仇，你還來甚麼？」此是徐達先着耿再成，假扮元兵，待也先帖木兒出戰，乘夜賺開了城門，取了和州。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裏捉金烏。

那也先回身逃命而走，太祖的兵正在追趕，只見當先閃出一彪兵來，勒馬橫刀，問說：「來將何人？」也先帖木兒說：「吾乃元兵，被朱兵十分追急，若將軍救我，當有重報。」那將軍大喊一聲，將自一縱，在馬上活捉了也先帖木兒，綁縛直到太祖軍前，下馬便拜道：「小可濠州懷遠人，姓常名遇春，聞將軍仁義。故來相向投。特擒元將爲進見之禮。」太祖舉眼一看，真個是：

豹頭獧眼，燕額虎須。挺一把六十斤大刀，舞得如風似電；駕一匹捕日烏騅馬，殺來直撞橫衝。惹動了殺人心，萬馬千軍渾如切菜；奮起那英雄志，銅牆鐵壁倒若摧枯。黑着一片鐵扇臉，吒一聲，那愁霸陵橋不斷！矗起兩隻銅鈴眼，眨幾眨，憂甚虎牢關難過。飛而食肉，世罕有封侯萬里威儀；義而有謀，天生成拓靖乾坤品格。

太祖說：「得足下棄暗投明，三生之幸也！」喝令斬了也先帖木兒，屯兵城外，單車入城，撫卹合城百姓，歡天喜地。正是：滁和有福仁先到，神武多謀世莫知。是日，軍中筵宴稱賀。滁陽王傳令加太祖神策將軍之職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一回 興隆會吳禎保駕

卻說滁陽王立太祖爲神策將軍，太祖便爲各帥之主：掌文的有李善長、孫炎等；掌武的有徐達、胡大海、常遇春、花云、鄧愈、湯和、李文忠等共約三十餘人。卻又有定遠人茅成，台山人仇成來投麾下。太祖總兵和陽，與張天佑等議築和陽城郭，以爲守備之計，測限丈數，刻日完工，分兵拒守。因集從計議，授常遇春總兵之職。常遇春叩頭謝說：「小將初至，未有寸功，不敢受爵，乞命爲前部開路先鋒，庶或可以自效。」

太祖正欲依允，忽帳下一人叫說：「我來數月，尚不得爲先鋒，他有何能，敢來壓衆！」太祖急看，卻是胡大海。遇春怒說：「主帥有命，乃敢攙越？你欺我無能，敢來比試否？」二人各欲相逞。太祖說：「君等皆我手足，今欲相爭，便似我手足交鋒，有何利益！」因令胡大海爲左先鋒，常遇春爲右先鋒，待後得頭功的爲正先鋒，二人各拜謝去。一邊令人到滁州報捷不題。此時正是新秋節候，和陽亦喜無事。

一日忽報濠州守備孫德崖，領兵到來。太祖驚疑，與徐達說：「濠州不得擅離，他來何意？多是欲分據和陽耳；不然必是濠州失守，故來歸附。且容入城，再當議之。」

頃刻間，德崖進城，太祖與衆將迎入。敘禮畢，因問：「何事到來？」德崖說：「緣無糧草，特來就食。」太祖便問：「如此，今令何人守之？」德崖說：「空城無用，守他無益。」太祖暗念：「濠城是吾等本土，如若失守，取之甚難。德崖此行，是通穴鼠了。」因他同起義兵，且自忍耐。卻好滁陽王駕到，太祖將取和州原由，備說一遍。

王看見傍邊立着孫德崖，大驚問說：「你何不守濠州，卻在此處？」德崖跪說：「爲乏糧到此就食。」王大怒說：「濠州是吾鄉士，安得輕舍！」喝令推出斬首。太祖與李善長說：「孫德崖之罪，雖當斬首，還望念故鄉舊誼，饒他這次，仍令去守濠州，以贖前愆。」滁陽王即刻與兵一萬，前去鎮守，吩咐：「有失，決不饒恕！」德崖領命去訖。

卻說滁陽王未及半月，偶因驚疑成疾，太祖日視湯藥，十分狼狽，因召太祖及李善長、徐達等至榻前，說：「某生民間，因見元綱解墜，羣盜蜂起，吾奮臂一呼，得爾等賢能，共守濠州，希成大業，救民塗炭。不意遇此篤疾，我死不足惜，所恨羣雄未除，天下未定耳！朱將軍仁文英武，厚德寬洪，爾等可共謀翊運，以定天下。」太祖頓首說：「愚昧不堪承大王之志，然敢不竭盡股肱，以報厚恩。」少頃，目瞑。後人因有詩詠道：

和州境上見星飛，濠郡江邊掩義旗。

岡上空垂千樹柳，年年春半子規啼。

太祖命軍中都易服舉哀，哀聲動地，葬於和陽城白馬岡上。衆人因議立太祖爲王。太祖說：「我等受滁陽王大恩，今尚有子在，可共立爲王，亦足見你我不背之心。」衆人都道：「是。」遂立王子爲和陽王，改和州爲和陽郡。即日封太祖爲開基侯兵馬大元帥，徐達爲副。衆官加爵有差。

卻說孫德崖對兒子孫和說：「滁陽既歿，兵權該統於我，今朱君輩外挾公義，立他的兒子，陰竊他的威權，甚可惱恨，我當率兵以正其罪。」孫和說：「朱公如此，亦爲有名。況他們一班智勇足備，若與爭長，恐難取勝。不如在營中設起筵宴，名日『興隆會』，假賀新王，請他赴會，席上須逼他引兵來歸。倘若見拒，就席中拿住。朱君一擒，權必歸父王矣。」德崖大喜，即修書遣人入和州來請。太祖正與諸將議事，卻報德崖有書來到，即拆開口念說：

「都統孫德崖端肅，書奉碩德朱公臺下：茲者恭遇新王嗣位，繼統得人，下情不勝忻忭。特於營中設宴，名日『興隆』，欲與公共慶雍熙。翌日掃營敬候。再拜。」

太祖與李善長說：「此必德崖欲統衆軍。以我輩立其子，故設酒以挾我耳。不去則彼益疑；若去須不墮其計方好。」徐達說：「主帥所料極是，此會猶范增鴻門設宴之意，須文武兼濟的輔從，方保無虞。」道未罷，帳前常遇春、胡大海俱願隨往。太祖不許。吳禎道：「不才單刀隨主帥走一遭。」太祖說：「公便可去。」胡大海忿忿不平。太祖說：「刀砧各用，鼎鏊不同，吾擇所宜而使之。」

次日，太祖遂單騎獨前，吳禎一身隨後，徑至德崖營前。德崖見太祖並無甲士相隨，心中大喜，說：「中吾計了。」密令吳通說：「你須如此如此。」便即出營迎朱公。就席把盞，酒至數巡，德崖因說：「滁陽已薨，兵權無統，以義論之，應屬不才掌管，故藉此酒相煩。」太祖說：「先王有子繼統，兵權還該彼掌握。今都統既欲掌時，某回城啓知和陽王，即當請在此事。」德崖大喜。

孫和思量：「朱君才智過人，此言必詐。」把眼覷着吳通。吳通持杯劍在手，說道：「小將有杯劍二件，系周穆時西域獻來，名『昆吾割王劍、夜光常滿杯』。此劍切工如泥，這杯爲白玉之精。向天比明，水注便滿，香美且甘。稱爲『靈人之器』。小將願持杯爲壽，舞劍佐歡。」說罷，便將杯獻在太祖面前，拔劍起舞，漸漸逼近太祖。吳禎看他勢頭不好，掣開佩劍，大叫道：「我劍也不弱！」便飛舞過來，一劍砍去，把吳通砍做兩段。

旁邊呂天壽見殺了吳通，也撥劍砍來。吳禎將身一跳，跳上二三人高，把那劍從空而下，呂天壽的頭早已滾下來。吳禎殺了二人，即一手提了劍，一手摳了德崖腰帶叫說：「德崖，你何故如此無禮，設計害我主帥，即須親送主帥出營，萬事全體；不然，以吳、呂二人爲例！」德崖驚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便說：「將軍休怒，即刻送主帥策騎先行。」吳禎約太祖去遠，才放了德崖的手，說：「暫且放你回去。」即追馬保着太祖而行。後人有詩嘆贊：

興隆會上凜如霜，此處吳禎武勇強。劍劈吳呂頭落地，華名應與海天長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忻忭（ㄅㄧㄢˋ）：快樂喜悅。

2鼎鏊不同：鏊（ㄠˊ），一種烙餅用的平底鍋。

# 第十二回 孫德崖計敗身亡

卻說德崖自知計敗，便率精銳數千，四下裏從小路追趕。早有李善長傳令胡大海前來救應，恰好撞着德崖，便大叫道：「德崖那裏走？」德崖措手不及，被大海砍做肉醬，造次中逃走了孫和。大海、吳禎保了太祖入和陽，衆等迎接入賬，都說：「主帥受了驚恐。」太祖因說：「若非吳禎，幾乎不保。」備說了會上事情，衆將皆稱吳禎真是虎將。

太祖賜吳禎白金三百兩，大海白金一百兩。大海不受，但說：「主帥向曾有說，得首功者爲正先鋒。今日誅了德崖，望主帥不食前言。」太祖沉吟不語。徐達說：「君雖誅了德崖，尚未爲克敵之大，若常將軍今日去亦能成功。」衆人都說：「徐元帥說得極是。」大海方受賞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巢湖水軍頭領俞延玉，有三個兒子：長名通海、次名通源、第三的名通淵。他三個俱膂力異常。能在水中伏得八九個晝夜。大的通海，慣耍一個流星錘，索長三丈，轉轉折折，當着他粉身碎骨。人便有四句口號：

一個金錘忒煞精，飛來飛去耀星明。忽朝水低轟雷振，攪得蛟龍夢不成。

那次子通源，使一條鐵戟，錚錚有聲。小時忽下江中洗澡。陡然云雨四合，水中只見癩頭黿開了個大口，竟來吞他。他手中並無別物，卻打一個沒頭拱，直至水底，摸着四五尺長一塊條石，他便擔在肩背上，一步步兒踏上水面。那癩頭黿正張開四爪，搶到前面，通源叱吒一聲，將那石頭砍過去，誰知那黿的頭頸，仰得壁直，湊着石上頑鋒，竟做兩段，滿江中都是血水。岸上人不知通源在水中與黿交戰，只見滿江通紅，驚得沒做理會。

歇了半個時辰，通源慢慢地將黿從水中拖到沙邊，便把身跳上了岸，拿條索子縛了戟腳，叫岸上人拽戟上去。那岸上張三、李四、王二、沈六等十來個，那裏拽得動。通源說：「你們好自在貨兒，只好喫安耽飯，這些兒便拽不起。」重新自來，把那黿如拾芥一般，提上岸去。那些閒漢說：「俞二官人，活的都砍了，我們死的都拽不動，卻也好笑。」有人歌道：

江中忽起一條黿，閃爍風云雷雨翻。 卻通通源水底石。嗚呼一命在水邊。

黿也黿、冤也冤，我們十來個扛勿動，被他一人一手便來牽，真個是天旋地轉氣軒軒。

還有那第三個通淵，越發了得，每手用一把折迭韭邊刀，那刀用開來，二丈之內，令人佇身不得。曾到江邊金龍四大王廟中賽神，那廟前路臺上，原鑄有鐵爐一鼎，有等閒不過的，說：「這等東西，又無關紐，又無把柄，有人捧得動，輸與銀子十兩。」那通淵時只一十四歲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些兒擔不動，恰像終日舞燈草過日子。」走到廟中，虔誠完了神願，正好來到臺上燒紙，只見十五六個好漢，來抬那爐，都抬不動。通淵竟要來拿，看了他們行徑，又恐怕掇不動時，反被恥笑。仔細思量，必竟有斤兩數目，鑄在上面，近前看得分明。又走過去想道：「只是一千斤，該託也託得起。」便走到後殿，先把別樣試試看。

抬頭一望，卻有兩個大石獅子，在後邊甬道上石欄杆邊。悄悄的脫下長袍，趁人不見，把左邊石獅子一託，便託在左手裏，顛上幾顛，說道：「約有千斤還多些。」輕輕的便安在地下。再將右邊獅子也託一託，正託在右手上，估估斤兩，未及放手，只見一個人大叫道：「前上殿二三十人弄不得一個香爐，這俞三官十四五歲一個兒，把石獅子顛來顛去，你們好不羞殺。」道猶未了，這些閒漢都來看。通淵只不做聲，把那石獅子連忙放在地下，穿上長袍，望山門外走出去。這些人說：「我們有眼不識泰山，俞三官你何故不做個把勢我們看看。」

那些人攔了又阻，阻了又攔，恰好父親俞廷玉走來，看見說：「三兒，你何故被這些人攔阻？」通淵說：「我自在後殿，把石獅子託託耍子，不知他們何意攔阻。」那些人便向他父親備說了原故。廷玉便開口說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便掇掇把勢，他們看看何妨。」通淵被父親勸不過，只得走向殿前，把隻手託了鐵香爐，便下路臺，那些人喝采，如雷震耳。通淵又託上路臺，如此三遍，輕輕的放在臺下便走。

卻說管廟的長老，埋恐衆人說：「俞三官又去了，這爐又不放在臺上，如之奈何？」那些人說：「不要緊，我們幾十人包抬齊整還你。」吶喊一聲，齊將手來抬，誰知地下是糊泥，這爐越抬越陷下去了，幾十個人說：「求求張良，拜拜韓信，還須到俞宅勞小官人走一遭。」

這些衆人說說笑笑，走到俞宅，見了俞媽媽，說了緣故。媽媽笑道：「這個小官人倒會耍人，勞你們遠遠的走來接他。方纔他到後園舞刀去了，你等可到後面見他，他決然肯去。」衆人來到後園懇求。通淵只是個笑，也不應他們，大步到廟，仍將手托起香爐，依舊放端正了。驚動得合州縣人，那個不敬他。人也編個歌兒《烏悲詞》喝采他說：

俞家又生個小熊羆呀，忒也希奇，呀，忒也希奇！手託千斤，奇打希，希打奇；甚差池呀，忒也希奇，呀，忒也希奇。舉起香爐不費力呀，忒也希奇。佛前獅子，希打奇，奇打希，任施爲呀，忒也希奇，呀，忒也希奇！

他父親做個頭領，並三個兒子，率副將廖永安、廖永忠、張德興、桑世傑、華高、趙庸、趙馘等，初投個師巫彭祖。後來彭祖被元兵所殺。廬州左君弼，便以書招降廷玉等一班水軍。廷玉等諒君弼不是遠大之器，不肯投納。君弼因統兵來攻，廷玉等累戰不利，受困在湖中，因集衆將圖個保全之計。

俞通海說道：「今江淮豪傑甚多，不如擇有德者附他，庶或來救，不爲奸邪所害。」廖永忠便說：「徐壽輝、張士誠、劉福通、陳友定、方國珍、明玉珍、周伯顏、田豐、李武、霍武、皆是比肩分據的。」趙庸說：「此輩俱貪慾嗜殺，鼠竊狗盜之徒，怎得成事！我說一人，你們肯從麼？」正是，知君多意氣，仗劍且相投。不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癩頭黿（ㄩㄢˊ）：動物名。爬蟲綱鱉科。似鱉而大，背甲近圓形，暗綠色。腹面白色，前肢外緣和蹼均白色，生活於河中。

# 第十三回 牛渚渡元兵大敗

卻說俞廷玉問話將：「誰處可投？」廖永安數出多人，俱是貪財好色的，那裏是英雄出世之主。趙庸說：「我聞和陽朱公，仁德無雙，英雄蓋世，且將勇兵強。若是投他，他必來救應，可解此危，諸公以爲何如？」衆人齊聲道：「好！」因作書，遣人求救，不題。

且說太祖，一日與諸將會議，說：「此處雖得暫駐，然後羣雄肘腋，非用武之場，必擇地方可攻守。」馮國用說：「我看金陵乃龍盤虎踞，真聖主之都，願先取金陵，以固根本。」太祖說：「我意亦欲如此，但渡大江，必須舟楫，且錢糧不濟，奈何！」正商議間，忽報巢湖俞廷玉等遣人持書來見。太祖拆開看本，書中說道：

巢湖首將俞廷玉，並男通海、通源、通淵；裨將廖永忠、永安、張德興、桑世傑、華高、趙庸、趙馘等，書呈朱主帥臺下：

玉等向集湖濱，久聞仁德，冀居麾下，不意左君弼，累以書招，恨玉不從，率兵圍困，廷玉等敢奉尺書，上幹天威，倘振一旅，以全萬人，所有戰艦千餘，水兵萬數，資儲器械，畢獻轅門，以憑揮令。誓當捐軀報命，伏維臺亮。

太祖得書，與諸將會議，李善長說：「久聞他們爲水軍驍騎，今危急來歸，若以兵去援，必效死力。且借之以取金陵，此天所以助主帥也。」太祖因召使者到帳下，問他名姓。使者答道：「名韓成。」太祖說：「即日發兵，汝可爲嚮導。」遂留李善長、李文忠等守和陽，總理軍務。自率徐達、胡大海、趙德勝等，領兵四萬，直抵桐城，進巢湖口。

君弼因太祖兵到逃去，俞廷玉迎太祖入寨，備陳歸順無繇，蒙提師遠救，思實再生。太祖慰恤倍至，駐兵三日。忽報左君弼勾引池州城趙普勝一支兵，截住桐城閘；一支兵截住黃墩閘。又引元將蠻子海牙，領兵十萬，扎住江口，勢不可當。太祖大驚，因上水寨，登敵樓觀看。果見兵寨數里，旌旗蔽天，金鼓雷振。太祖顧徐達道：「此君弼調虎離山之計，引我入湖，頓兵圍繞，奈何，奈何！」胡大海答道：「主帥勿憂。主帥可領衆將壓陣，臣願當先，只須此斧，可破賊圍。」太祖說：「不然，賊兵勢重，你我縱可衝陣而出，部下兵卒何辜，還宜再思良策。」徐達說：「必須一人密從水中上和陽，調取救兵，內外夾攻，方能出去。」只見韓成說道：「裨將願往。」

太祖即修書付與，吩咐速來，毋得誤事。韓成出了水寨，抄巢湖口入江，從牛渚渡河，在水中行三日夜，方得上岸，直抵和陽。見了和陽王，遞了太祖的書。李善長說：「即須髮兵去救！」傳令鄧愈爲正元帥，湯和爲副元帥，郭英爲參謀，常遇春爲先鋒，耿炳文爲掠陣使。吳良、吳禎、花云、華云龍、耿再成、陸仲亨，皆隨軍聽用，率兵五萬前進，其餘將住，與朱文剛、朱文遜、朱文英，率兵保守和陽。衆將領兵至江口，與蠻子海牙對陣。

鄧愈列陣向前，蠻子海牙急令番將二十員迎敵。尚未及前，先鋒常遇春挺槍奮擊，元兵陣上如摧枯拉朽，那個敢當。鄧愈等催兵並殺，蠻子海牙大敗，遂過了牛渚渡。各部將士，都去收拾元兵所棄馬匹、器械、糧草、輜重。止有湯和使帳下兵卒，只砍沿岸一帶蘆葦、茭草，使繩索一一縛成捆束，共約有千餘擔。常遇春問說：「要他何用？」湯和對說：「夜間亦可備明。」那時聚集船隻，共計一千有餘艘。鄧愈便令分爲五隊：鄧愈居中，湯和居左，郭英居右，耿炳文壓後、常遇春當先，齊往巢湖進發。

探子哨知信息，報與趙普勝，普勝遂與左君弼說：「你可領兵當俞廷玉輩內衝，我當領兵拒常遇春等外患。」君弼自己整齊船隻，截住桐城閘，不題。普勝領了大舡五百隻，排開陣勢，遇春便挺槍來殺，兩下交兵。正是：

浪迭千層龍噴海，風生萬壑虎吟山。

卻說那普勝的戰船高大，又從上流，亂把石炮打來，苗葉槍替那箭，像雨點的飛去飛來。朱兵船小，又無遮蔽，不能前進。常遇春正在煩躁，只見湯和領了十數只中樣大的舡，舡上皆把牛皮張定，那些箭石雖然來得猛密，粘着軟皮，都下水去了。每船上用水手五十人，齊把那蘆葦、莽草點着，恰遇西北風吹得十分緊急，湯和便叫衆軍放火。那趙普勝的船，都是蔑章竹篷，引火之物，朱兵火箭火炮，飛星放去，便燒起來。

風又大，火又緊，咶咶喇喇，把那二百餘隻船，不過兩個時辰，焚燬殆盡。這邊衆將乘火奮擊，賊兵大亂。那普勝只得駕小船向西北上逃走。常遇春恰從上流趕來，大喝一聲，把他的兄弟趙全勝，一刀砍落水內。普勝拚命的搖船，徑投蘄州徐壽輝去了。鄧愈叫鳴金收軍，共獲戰舡七百餘隻，刀杖、器械不計其數。

鄧愈說：「今日之捷，是湯和居首。」湯和拱手，說道：「此是朱元帥天威，衆將虎力，與和何干？」常遇春說：「我早來見湯公，命軍卒束草，只說備明，豈知有此大用。公何不早言之？」湯和說道：「機謀少泄，恐反不成。」衆將稱善。鄧愈說：「兵貴神速，乘此長驅，俾左君弼無備，一鼓可擒也。」便都即刻解舟，順流而下。

此時太祖被困日久，苦無出圍之計，只見哨子來報，湯和等連破海牙、普勝等寨，已將至桐城閘了。太祖大喜，即同衆將登敵樓觀望，果然西北角上大隊人馬殺來。太祖吩咐：「我們便可從裏面衝殺出去。」當下徐達、趙德勝、胡大海，共領兵五萬，大小船約二千零四十餘隻，列成隊伍，竟衝出來。喜得左君弼船大，不利進退，趙德勝便以小船對戰，操縱如飛。廖永安又繞出其後，兩下夾攻，君弼大敗。永安直追至雍家城下，奈賊黨蕭羅，率衆捨命而來，箭石如飛蝗雪片，那永安鼻中，中了冷箭，便叫道：「大小三軍，更宜努力！」遂將身跳出舡頭，死力督戰。便活捉了蕭羅過船，敵人不戰而走。

卻說鄧愈所統大兵，未得入江，太祖船隻尚擁溪內，彼此都無策可施。恰好大雨連落十日，看那水勢滔天，廖永安喜說：「乘勢越山可渡。」中間有一條大澗，斷開山嶺，山脊上有清陽橋，這些小船盡皆過澗。太祖所坐戰艦，正憂難過，意欲棄舟，另坐別舡，永安吶喊一聲說：「聖天子百神護衛，橋神自有靈效。」只見那舡倏忽間，烏云繞轉如飛，從澗裏穿過，一毫不差些須，遂入大江，與湯和等相會。太祖備說了被困的事，且慰勞諸將遠征，吩咐筵宴稱慶，就與新來諸將相敘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舡（ㄒㄧㄤ）：船。文選˙漢武帝˙秋風辭：泛樓舡兮濟汾河，橫中流兮揚素波。元˙關漢卿˙單刀會˙第四折：令江上相候，見舡到便來報我知道。

2無繇：繇（ㄧㄡˊ），通「由」。無繇即無法。

# 第十四回 常遇春採石擒王

卻說太祖出得湖口，與水陸衆將聚畢。自此，大將、步將、騎將、先鋒將、水將，都已云集。便留步軍一萬。戰舡五百，與俞通海、廖永安二將，在牛渚渡紮營操演，其餘將士，盡隨至和陽。正是：「鞭敲金鐙響，齊唱凱歌還。」

不一日，來至和陽，即欲提兵過江，取金陵爲建都之計。和陽王依議，乃留朱文正、朱文遜、朱文剛、朱文英、趙繼祖、顧時、金朝興、吳復等，統兵一萬，保守和陽，其餘人馬，俱隨太祖即日引舟東下，向江口進發。恰喜江風大順，征帆飽拽，頃刻到牛渚渡。

俞、廖二將迎接，說道：「蠻子海牙屯兵南岸採石磯，阻截要路，勢甚猖獗，如之奈何？」徐達說道：「兵貴神速，乘此順風明月馳行，猝然而至，彼必措手不及。」

遂分戰船爲三路：太祖居中隊，領戰舡七百隻，郭英爲先鋒；徐達居左隊，也領戰舡七百隻，胡大海爲先鋒；李善長居右隊，也領戰舡七百隻，常遇春爲先鋒。掩旗息鼓。那時月明風順，水溜江深，這戰舡如飛馳駛，比至五更，竟到採石磯。元兵哨馬報知蠻子海牙，他便摯兵而待，那磯上刀槍麻列，旌旗云屯，水上戰舡如織，兩軍相去不及三丈，便擺開陣勢。

郭英領長槍手，奮勇爭先，將及上磯，誰想上面矢石星飛雨灑將來，士卒多傷，不能前進。

太祖傳令胡大海、常遇春說：「二公先鋒定在今日，有先登採石磯者，即正先鋒。」大海大喜，意在必登，率衆向前。誰想岸上炮弩較先更急，大海力不能支。遇春乘快船後至，便領防牌、神槍手，奮力衝至磯下。元兵見朱兵近岸，炮箭如飛蝗的放來，防牌也不能遮，神槍也無可用，衆兵亦欲退後。遇春大叫道：「取不得采石磯，誓不旋師！」便舍舟提牌，挺槍先登。

那磯在水面上，約高二丈有餘。磯上元將老星卜喇正用長矛戳下，遇春便用右手拿住防牌，護了矢石，把左手便捏住矛杆，就勢大叫一聲，從空直跳而上，就撒了防牌，將槍刺了老星卜喇。三隊軍士，看見遇春登岸，各催兵鼓譟而登，元兵棄戈奔走，死者不可勝數。蠻子海牙收拾殘兵，退駐西南方山。太祖就於採石磯安營，衆將各各獻功。太祖便說：「常將軍奮勇爭先，萬將莫敵，攻克採石磯，特拜爲正先鋒。」遇春叩謝，惟大海有不平之色。太祖又說：「此舉非獨崇獎常將軍，正以激勵諸將。」大海氣方平妥。

是夕，屯兵磯上。正值新秋，月色如畫，衆將在帳前共玩明月，盡歡而散。次早，拔寨直抵太平城下。郡將吳升聞知，便開西門納降。太祖說：「久聞汝是江左名賢，今日相見，猶恨晚也。」即擢爲總管。吳升俯伏謝恩說：「主帥如此恤民撫士，無徵不服。」太祖遂命善長揭榜通衢，嚴禁將士剽掠，城中肅清，便進城撫卹士民。

恰有元平章李習，率衆來見。習本漢人，博通經術，看得元綱不振，特來投見。太祖說：「太平誰是賢才？」李習對說：「有一人姓郭名景祥。又一人姓陶名安，字立敬，少年敏悟。他年少時，鄰近有個土地廟，前通大河，後接深巷，神明極靈。那廟祝先一夜夢見土地對他說：「明日河中有一件異樣的事：其中有一人不久便當輔佐真主，安邦立國，你可十分恭敬他，便留在廟中攻書，不可有誤。次日，廟祝絕早起來，呆呆的等到日中，也無人來，也無異樣的事。廟祝對衆僧說：『大分是個春夢。』

「正說間，只看見對岸十數個小孩兒，止約有十來歲，在大樹底下趁着晴明，猜三角五，翻觔斗，迭灰堆耍子。不知那處，忽然從河中溜過一株紫皮大樹來，那大樹又叉椏椏，一些枝葉也不曾去。這十數個孩子，便把一條竹竿到河邊搭住那樹，那樹在水中，如解人意，竟貼岸邊來。這些孩子，都把身坐在上面，有一個略大些的，把那竹竿在水中撐來撐去，正如舡中坐定，說說笑笑，攏了又開，開了又攏，卻有十數次。只見一個孩子，在樹上立起身來說：『偏你會撐，我也會撐撐耍子。』

「那大些的孩子說：『使得使得，我正撐得沒力氣哩，讓你耍耍。』那孩子接過竹竿在手便撐，方撐得到河當中，倏然間，四邊黑云陡合，大雨傾盆。那孩子慌了，流水的拚命要撐攏來，冤家的竹竿陷在泥中，再拔不起。頃刻間，那樹頭動尾擺起來，竟如活龍在水中游來游去，嚇嚇有聲不止。那雨越落得大，把十數個孩子，都蕩在水中，沒了性命。只有一個穿着一領紫色袍，縛住了樹枝，任他顛顛倒倒，只不放手，竟隨風浪過廟岸邊來，大叫救人。

「那些僧人，立在山門屋下望見，便往雨叢中趕去，扯得他上岸。轉眼之間，那樹也不見了。廟祝暗思道：『昨日神明囑咐，是這位了。』便問孩子：『你是那村小官人，姓甚名誰，因何到此頑耍？』那人便對說：『我姓陶名安，是對河陶家村裏住。』自後，廟祝便留他在廟讀書。近來果是知今達古。那徐壽輝、張士誠等皆慕他的名，遣人來請，他也不屈節輕仕。」

太祖說：「我也素聞他名字，你便可同孫炎去請來。」不知肯來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五回 陳也先投降行刺

卻說李習薦了陶安，太祖便叫孫炎同去請。二人叫探子探得陶安在村中開館，便徑到館中來訪。三人敘禮畢，備說太祖禮賢下士的虛懷。陶安便整衣襟，同二人來帳中參見。太祖見陶安儒雅，大是歡喜。陶安見太祖龍姿鳳採，也自羨得所主，便說：「方今豪傑並爭，屠城攻邑，然只志在子女玉帛，曾無救民之心。明公率衆渡江，神威不殺，此應天順人之師，天下不難平也。」太祖因問：「欲取金陵，何如？」陶安說：「金陵古帝王之都，虎踞龍蟠，限以長江天塹，據此形勢以臨四方，何向不克。此天所以助明公也。」遂拜陶安爲參謀都事。

次日，太祖與諸將計議，起兵進取金陵。忽報元將陳也先，領兵十萬，分水陸來犯太平，報滁州之仇。太祖命徐達等防禦。徐達出帳，吩咐常遇春、湯和二將，先領兵一支，往南門攻他水軍。自家便與鄧愈、胡大海等將，率兵五萬，出城北門，擋他陸路。兩軍對圍，徐達正欲親戰，只見胡大海挺斧徑奔陣前，與也先對戰，未分勝敗。

忽聽元兵陣上，大叫：「待吾斬此賊，與父親報仇！」大海看時，恰是孫德崖兒子──前日逃走的孫和。大海便放出平生氣力，獨來戰他。只見陳也先二子陳兆先、陳明先及韓國忠、陶榮四人，又來夾攻。陣中早有華云龍、郭英、鄧愈、花云向前敵住。恰有常遇春、湯和已攻破了水寨，領着部兵，繞出其後。賊兵見勢頭不好，矢石交集，湯和被矢中了右臂，卻殺氣益厲，賊兵各棄甲而走。胡大海趕上，將孫和一斧砍倒。陳明先措手不及，被郭英刺死於馬下，踏做肉泥。華云龍飛劍斬了陶榮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陳也先單騎望西逃走，被遇春截住去路，也先便下馬拜降。只有陳兆先與韓國忠，引殘兵奔回方山寨，不題。

徐達命鳴金收軍入城，衆將恰擁也先來見太祖，也先連連叩頭說：「願饒草命！」太祖便授也先千戶之職。馮國用密言道：「裨將看此人蛇頭鼠耳，乃無義之相，不可留於肘腋之間；還當斬首，以除奸患。」太祖然其言，又思：「斬降誅服，於義不當。」次日，乃宰牛馬，與也先歃血。也先誓道：「若背再生之恩，當受千刃之慘。」太祖仍令統其所部。自此也先雖有異圖，然馮國用時時防備，竟不能爲害。

一日，太祖遣徐達爲元帥，華云龍爲副將，郭英爲先鋒，領兵三萬，攻取溧陽等處。那也先見衆將俱各分遣，遂乘機帶了利劍，驀夜潛入賬中，看那守帳軍卒，又皆酣睡。太祖正在胡牀，眠來睡去，再也睡不着，忽覺耳中說：「可快起來，可快起來！」虛空似被人扶起一般。心中正起鶻突，只聽得帳門外呀的一聲響，太祖便跳將起來，閃在一處。也先便仗劍砍中牀幹，知太祖已不在牀，遂繞帳亂刺。

太祖恰欲出來，又恨無寸鐵在手，正急間，忽聽帳外人馬馳驟，正是馮勝、馮國用，夜哨巡來。太祖大呼：「有刺客在帳！」二將急入擒拿，也先這時，早已從帳後潛逃在外，徑奔他兒子兆先去了。國用等通帳尋覓不得，便說：「此必是陳也先、主帥可傳令召他入賬議事。」衆軍回報，已不見了。國用便說：「裨將向謂此賊是無義之徒。今敢如此，誓必殺之，以報主帥。」

至曉，太祖正欲暫爾歇息，待徐達等衆兵回時，方圖南進，忽江南巡卒來報，蠻子海牙領兵十萬，連營採石磯，擋住江口。陳兆先領兵五萬，擋住方山路。朱兵南北不通，糧草斷絕。太祖大驚，說：「我將士渡江，其父母妻孥，皆在淮西，今元兵阻路，是絕我咽喉之地，當用何計破之？」李善長說：「他二人連兵來寇，若攻其一處，彼必互相救應，便難取勝。可傳令着湯和、李文忠、胡大海、廖永安、馮國用等領兵二萬，去攻方山。裨將與衆將保主帥領兵攻採石磯。」太祖允議。遂分兵與湯和等去訖。

太祖說：「採石磯雖離不遠，先須設奇兵以勝之。」常遇春便向太祖耳邊密密的說了幾句話，太祖點頭說：「好，好，好！」便傳命喚耿炳文、陸仲亨、廖永忠、俞通海，入賬聽令。四將受令，各自依計而行。

只見常遇春率精銳三萬，徑抵採石磯。哨見元兵盡地而來，蠻子海牙橫戟早先出馬，遇春驟馬對海牙說：「你不記昔日牛渚、採石之敗乎，還來怎麼？」海牙也不打話，舞戟直取遇春。二將戰未數合，遇春把身橫困在馬上便走。

海牙只道戟刺傷了遇春，負痛而逃，便望南催兵，只顧趕來。約近十里地面，遇春把號帶一拈，忽樹林中炮聲連天，金鼓大振。海牙急令後兵速返，說未罷，只見耿炳文、陸仲亨在左邊殺來；俞通海、廖永忠，在右邊殺來；常遇春復轉過馬來，直搗中間；太祖又引大兵團團圍住，似銅牆鐵壁一般。海牙前後受敵，勢力難支，逃到東，東無去路；回到北，北是迷途。正是：

金盔晃晃，背在肩頭，好似道人的藥葫蘆；銅甲鈴鈴，掛着幾片，一如打漁的破線網。丈八長矛，止剩得半條沒頭的畫棍，只好打草驚蛇；滿筒鐵箭，惟留得一個滑溜溜的竹管，止堪盛醬盛鹽。雕弓半折，將來彈不動棉花；護鏡虧殘，拿去照不成臉嘴。

只得突圍走至江濱，浮舟逃走。遇春、鄧癒合兵追趕，更喜順風，便令將薪草灌了松油，致炮於其中，乘風放火，烈烈的趁着風，颶颶的吹着火，把那海牙的水師並舟筏，一時燒盡。廖永忠、王銘等生擒吳長官輩頭目十一人，溺死者不計其數。海牙正坐着小船脫走，忽見上流大船三十來只，也無旗號，向東而來。海牙只道是本軍，大叫救應。只見船上一個將軍，錦袍、金甲，拈了弓，搭上箭，一箭射來，那海牙應弦而倒。將那殘兵殺死殆盡。自此之後，元人再不敢有扼江之戰。後人看此，有一篇古風喝采他：

涼風噓碧海，薄霧噴長天，莽蒼江色何茫然。氓峨之流奔騰，急走幾千裏，峻峨戰艦凌江煙。江煙乍開殺氣起，離魂愁魄傲波底。劍上斑斑血濺衣，旌旗拂拂霞浮水。夾岸金鼓聲不停，恍惚水底蛟龍驚。羶奴錯認援兵集。誰測閻羅江上迎。左手開弓右挾矢，飛來胸前才一指，驀然倒地渺知無，任是英雄今已矣。挺戈縱殺日爲昏，直欲旋幹且轉坤。試究根苗誰者子？星日烏精沐氏孫。沐家孫子真奇傑，北淨胡塵南靖粵。但願山河帶礪券書新，永俾金甌無少缺。

太祖便令鳴金收軍，諸將各自獻功。只見那將也收船攏來，合兵一處。不知太祖看了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鶻（ㄏㄨˊ）突：混亂、不清楚。朱子語類˙卷四˙人物之性氣質之性：則此理本善，因氣而鶻突；雖是鶻突，然亦是性也。聊齋志異˙卷二˙嬰寧：設鶻突官宰，必逮婦女質公堂，我兒何顏見戚里？亦作胡塗。

# 第十六回 定金陵黎庶安康

卻說常遇春大破了蠻子海牙，那海牙正坐小船，向北而走，只見戰船三十餘隻，忽從東下，朱文英將海牙一箭射死。常遇春收兵江口，即向太祖前拜倒，說道：「朱文英適領兵哨江，湊遇海牙舡到，把箭射死了，特來獻首級。」太祖大喜，升遇春爲行軍大總管之職。回兵太平，吩咐與衆將筵宴。筵上喚過朱文英來，說：「你本是鳳陽定遠人，沐光之子，沐正之孫。因爾父與我交厚，不幸早亡，母親亦隨喪，就將你寄養於我。彼時爾方十歲，不覺已是九年。今爾英勇善武，與國建功，吾不忍沒爾之姓，可仍復姓沐。異日立大功，成大用，可與爾祖父爭光。」因賜名沐英。英再拜叩首謝恩，不題。

卻說湯和等引兵進攻方山寨，紮寨才定，只見那刺賊也先，挺了槍飛也似殺出來。陣上廖永安見了他，怒從心上起，便罵道：「你這不忠、不義的賊，主帥待你不薄，你卻忍行傷害之事。還有何面目來戰！」兩馬攪作一塊，一上一下，一來一往，戰上三十餘合。永安起個念頭說：「我若再在此與他戰，他陣上必然有幫手殺出來，我怎的捉住他？不如放個破綻，待這廝奮力來追趕，我恰好拿他。」

便往北路而走，那也先縱馬趕來。不上三里之地，永安大叫一聲，說：「你來得好！」把那馬一帶，挺着長槍，突地轉來。那也先卻把身一扭，避那槍頭，誰知身子一側，側下馬來，湊巧腳鐙纏住了一隻腳，被馬橫拖倒扯。永安一槍正中其心，手下的兵卒向前亂砍，也先實時死去。

陳兆先因率衆而降。湯和領了兆先來到太祖跟前，說道：「望主公不記伊父昔日之罪，以安歸順之心。」太祖便說：「天下有福的，雖百計不能害之；況古人說：『罪人不孥。』今兆先既誠心款服，吾豈念舊惡哉！即可令他入見。」兆先進帳叩頭，說：「臣系叛臣也先之子，願受誅戮。」太祖又說：「大丈夫存心至公，何思報服。爾果同心協力，以救生民，他日功成，富貴與共。」即授千軍長左軍掠陣頭目。便命馮國用選精銳五百，聽其揮使。五百人多疑懼不安。太祖熟視軍情，是日即喚兆先同五百人上宿護衛，舊軍盡退在外，獨留國用伴臥榻前。太祖解甲熟睡達旦。五百人個個安心，都道是天地父母之星。

次日，徐達等攻取溧陽等縣，全軍而回。太祖便議取金陵之計。那金陵地方，元朝叫文臣達魯花赤福壽、同武將平原指揮曹良臣把守。二人聞知兵至，曹良臣同福壽說：「和陽兵來，勢如破竹。公爲文臣，可堅壁固守。我當率兵死戰，以保此城。我聞兵法說：『軍行百里，不戰自疲。』彼今遠來，今夜乘其不備，先去劫寨，必獲大勝。」福壽說：「此計大妙，只待晚來，依計而行。」

卻說太祖兵至城下，在北門外安營。那元將卻不肯出兵。太祖對徐達說：「彼必度吾疲憊，今夜決來劫營，須宜預備。」徐達對說：「主帥所見與達暗合。可令各軍，俱在遠處埋伏，只留一個空營。敵人一至，放炮爲號。」吩咐已定，那曹良臣果然更深時分，領二萬兵出鳳台門，銜枚疾走，直至營前。只聽得營鼓頻敲，那些軍士俱攔路熟睡。良臣大喜，即領兵併力殺入營來。誰知：「地上插旗惟伏兔，營中點鼓是羸羊。」卻是一個空寨。

良臣知中了計，急令退兵，忽聽帳外一聲炮響，四下伏兵並起，把良臣二萬人，困在核心。徐達便令旗牌官執了令旗，四下大叫：「劫寨元將，不必衝陣，今和陽朱主帥率精兵二十餘萬，圍得似鐵壁銅牆，若來衝陣，徒傷士卒。我朱主帥聖仁神武，寬厚聰明，若降的自有重用。爾等將士，各宜自思。」良臣正在猶豫，那些頭目便說：「昔蠻子海牙，有舟師二十萬，三戰皆亡；陳也先有雄兵十五萬，一戰而斃。料今日勢必不贏，望元帥開一生路，乘機就機，以活二萬人之命。」良臣便令小卒對說：「和陽兵！且待到天明，當得投降。」

太祖與徐達說：「彼欲遲遲，恐是詐語。」徐達說：「我軍緊圍，雖詐何爲。」頃之，東方漸白，徐達單馬向軍前說道：「元將可速投降，免受傷殺。」良臣問道：「公是何人？」徐達說：「我是主帥帳前副元帥徐達。」良臣說：「我也聞朱主帥名譽，人皆以聖主稱之，若得一見，果如所譽，便當率衆投降。」太祖聞說，即至陣前，免冑示之。良臣見太祖龍眉鳳眼，禹背湯肩，便丟去了手中長矛，率衆拜降，說：「久慕仁德，多緣迷謬，歸順無階。今幸寬宥，當效死力，以謝不殺之恩。」太祖便將部下士卒，散與各將調遣，乘勝引兵圍困金陵城。

福壽見良臣被困，因率兵登城死守。徐達等四面圍攏。城上矢石如雨的下來，那裏近得前。一連圍了半個多月，不能遽取。常遇春率精銳架起云梯，向鳳台門急攻。馮國用又領兵協助，城內便不能支。遇春挺槍先登，三軍乘勢而入。福壽恰向北拜了四拜，哭說：「吾爲國家重臣，不能固守，城存與存，城亡與亡。」言訖，遂拔劍自刎而死。

太祖進城，便諭官吏父老道：「元失其政，所在紛擾，兵戈並起，生民塗炭。吾率衆爲民除亂，汝等宜各安職業，毋懷疑懼。」當日，吏民大悅，且更相慶慰，遂改爲應天府。共得兵士五十萬。因立天興建康詡天元帥府。憐福壽死得忠義，以禮殯葬，敕封鳳台門城隍。至今香煙不絕。仍優恤其妻子。即遣使迎和陽王遷都金陵。

不一日，王到金陵，太祖率諸將士朝見畢，王大悅。奉太祖爲吳國公，得專征伐。置江南行中書省，把主帥總事，以李善長爲參議官。郭景祥、陶安爲郎中，分房掌事。置左、右、前、後、中翼元帥府，進李善長左丞相，徐達總督軍馬行軍大元帥，常遇春前軍元帥，李文忠後軍元帥，鄧愈左軍元帥，湯和右軍元帥，胡大海提點總管使，張彪、華云龍、唐勝宗、陸仲亨、陳兆先、王玉、陳本等，各副元帥。

太祖既掌征伐，日命諸軍將，統後以徵不服。一日，問曹良臣說：「金陵人物之地，公等守此土，當爲我舉之。」良臣說：「自今乾坤鼎沸，盜賊如麻。凡豪傑勇士，皆挺身以就羣雄；那賢達之士，又韜光以觀世變，此處恰不聞得。只知有一個人，小將曾聞得他。」不知國公心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七回 古佛寺周顛指示

卻說太祖新受王命，拜爲吳國公，便問曹良臣道：「金陵有甚賢才，煩君推舉，我當以禮往聘。」良臣答道：「恰是未聞有人，只有一個姓宋名濂，又不是金陵人氏，乃是金華人。一向聞得他有王佐之才，國公何不去請他來，合議天下大事。」太祖說：「我耳中也聞得有此人，但不知何人可去請他。」只見帳下孫炎挺身出道：「卑職願往。」太祖大喜，囑咐孫炎去請，不題。

卻說處州有個青田縣，那縣城外南邊有一座高山，俗名紅羅山，妙不可言。怎見得他妙處，但見：

層崗迭巘，峻石危鋒。陡絕的是峭壁懸崖，逶迤的是巖流澗脈。蓊翳樹色，一灣未了一灣迎；潺驟泉聲，幾派欲殘幾派起。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，點綴出嫩葉枯枝；角、徵、羽、官、商，唱和那驚湍細滴。時看云霧鎖山腰，端爲那插天的高峻；常覺風雷起巘足，須知是絕地的深幽。雨過翠微，數不盡青螺萬點；日搖赬萼，錯認做金帳頻移。

只因這山，巖穴甚多，內藏妖精不一。聞說那個山中常有毒氣千萬條出來，或裝做婦人去騙男子，或裝做男子去騙婦人。人人都說道有個白猿作怪，甚是沒奈何他。恰有元朝的太保劉秉忠，他的孫兒名基，表字伯溫，中了元朝進士，做高郵縣丞。將及半年，猛思如今英雄四起，這個官那裏是結果的事業，便棄了官職回鄉。每日手把春秋，到這山下揀個幽僻去處，鋪花茵，掃竹徑，對山而坐，觀書不輟。將近年餘了。

忽一日崖邊豁地響了一聲，只見石門洞開，可容一人側身而進。那伯溫看了半晌，便將書丟下，大步跨入空谷中。卻有人大喝道：「裏面毒氣難當，你們不可亂進。」伯溫乘着高興，只顧走進洞中，漆黑難行，有好幾處竟是一坑水，也有幾處竟如螺螄灣。伯溫走了一會，正在心下狐疑。轉彎抹角，卻透出一點天光來。

伯溫大喜，暗想：「此處必有下落了。」又走了數百步，忽見日色當空，天光清朗，有石室如方丈大一個所在。石室上看有七個大字道：「此石爲劉基所破。」伯溫心知此是天意，令我收此寶藏。遂抬個石子，向那石上猛擊一下，只見毫光萬道，實時裂開，一個石函中有朱抄的兵書四卷。伯溫便對天叩謝，將書藏在袖中。正欲走出，忽聽得豁喇一聲，枯藤上跳出一隻白猿來，望着伯溫張開了口，扯開了腳，竟要撲上來。

伯溫大喝道：「畜生，天賜寶貝，原說與我劉基的，你待怎樣！」那猿便斂形拜伏在地，忽作人言說：「自漢張子房得黃石公祕傳之後，後來辟穀嵩山，半路中將書收藏在內。便命六丁、六甲，拘本山通靈神物管守。丁甲大神在云頭上一望，看見小猿頗有些靈氣，便拘我到留侯面前。那留侯卻把手來打一個圓圈，許我在此，只好到山上山下走動走動，再不得出外一要。今日，天意將此書付與先生，輔主救民，要我在此無用。求先生方便，破開圓圈，把小猿寬鬆些也好！」伯溫便對他說：「天書我雖收得，其中方法，竟未曾看着，待我回家細看，倘其中有破開圓圈方法，我方好放你。目下我如何會得？」

白猿只是苦苦哀求，說：「先生此時不放我去，何時再得進來？我從前被留侯拘住時，曾問他何年放我，他便說：『留着，留着，遇劉方放着。』今日遇着『劉』，便須遇着『放』。先生可憐見，寬放小猿，待我遊行灑落，遍看錦繡江山，則感恩不淺！」伯溫看他哀求不過，便要從抽中扯出天書來看，誰知那衣袖太小，書本過大，只得扯出一本來，將手翻開，恰是落末一本，湊巧簿面寫着，拘收白猿，管守天書事情，看到後面，果有打破圈箍，放白猿的神法。伯溫心中原要試驗一番，卻又不解此中咒語，只好將他當書誦讀。

誰想把寬放他的法兒讀完，只見那白猿朝着伯溫拜了幾拜，竟從山後跳出去了。伯溫也不顧他，遂放開大步，復從原路而回。回頭一看，那石壁依然合了。伯溫一路且驚且疑，方到家中，只聽得人說：「山上有白光一條，光中燦燦的恰如白猿一個，奔到淮西那路去了。」不題。

伯溫雖得此書，其中旨趣尚未深曉。因歷遊名山佛寺，訪求異人提醒於他。聞說建昌有個周顛，年四十歲，得了顛疾，便乞食於南昌。及到長成，舉措詭怪，人莫能識。每常見人，便大叫：「告天平！告天平！」人也解不出。今在淮西濠州山寺。

伯溫心下轉念道：「一向觀望天象，帝星恰照彼處，今日此行。正好探聽。」遂收拾了琴劍書箱，安頓了家中老少，次日起身。不一日來到濠州，打聽周顛下落，人都說在西山古佛寺藏身。伯溫便往寺中，見那周顛，身倚胡牀，口中念念的看着一本齷齷齪齪、沒頭沒腦的書。伯溫近前便拜，說：「請教請教！」

那周顛那時來睬，伯溫隨即訴道：「小可不辭跋涉而來，全望先生指教！」周顛見他至誠，便把那看的書遞與伯溫，說：「你拿去讀，十日內背得出，便可教你；不然，且去，不必復來。」伯溫遂接過書來一看，與前石匣中所得的大同小異。是日，就在寺中讀了一夜，明早俱覺溜口兒背得，於是攜書入見。周顛說：「爾果天才也。」因一一講論，未及半月，完全通轍。伯溫欲辭而行，周顛說：「此術是帝王之佐，值今亂離，匆可磋過。且回西湖，自有分曉。」

伯溫別了周顛，來到濠州城，束裝起程，便與店家告別。只見店小二混濁濁的自言自語，一些也不對答。伯溫焦躁說：「你這位小官人沒分曉，我在此打攪了一番，自然算房錢、飯錢、酒錢還你；你何須卿卿咕咕，不瞅不睬於我。」那小二道：「客官，不是小人不來理值，但只爲我主人孔文秀，有個女兒，年方一十五歲，近來爲個妖怪所迷，每夜狂言亂語。今日接個醫生來，他說犯了危疾，命在早晚，因此懷慮，衝撞了相公。」

伯溫問說：「什麼妖精，如此作怪？我也略曉得些法術，快對你主人說，我當爲你除滅。」店小二不勝之喜，連忙進去與主人報知。頃間，孔文秀出來見了伯溫，備訴了妖精事情，因說：「相公果若救得小女，便當以小女爲贈。」伯溫說：「除災祛患，君子本心，何以言謝。」便叫文秀領了了他到女兒房中，看他光景如何，以便搭救。文秀攜了伯溫，徑到女兒牀前，揭起了帳子。伯溫輕輕叫道：「可取個燈來，待我仔細觀看，便知下落。」正是：伊誰錯認梨花夢，喚起閒愁斷送春。未知如何捉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留侯：漢代開國名臣張良的封號。

# 第十八回 劉伯溫法伏猿降

話說孔文秀的女兒，被妖怪迷住，日夜昏沉。恰聽得伯溫說，有除妖之術，不勝之喜，便領了伯溫到女兒房中，觀看怎麼模樣。孔文秀說：「我女兒日間亦是清醒，但到得晚間，便見十分迷悶。相公日間看視，尚未分明，還到晚間，方見明白。」伯溫說：「不妨不妨。」揭起帳來看，但見：

春山云半蹙，秋月雨偏催。問到無言。苦懨懨。恍似經霜敗葉；愁來吐氣，昏迷迷，渾如煙鎖垂條。若明若暗的衷腸，對人難吐；如醉如癡的弱態，只自尋思。花鎖千點淚，回云斷而總成愁；香散一天春，怕夜羞明都幻夢。扶不起海棠嬌睡，襯不上芍藥紅殘。

伯溫看了一回，竟出房來，對文秀說：「今夜，可將你女兒另移在別處去睡，至夜來我住令愛房中，自有區處。」文秀得了言語，急急安排靜室，移女兒別處去睡。將及一更左右，伯溫恰到房裏，睡在牀中，把一口劍緊緊放在身邊。房門上早已貼了靈符，念了咒語。吩咐衆人，都各安心去睡，不必在此驚動攪擾。房間中止點一盞琉璃燈，也不大明大暗。約莫二更，只聽簾櫳響處，妖怪方纔入門，那符上豁喇喇一聲，真似：「霹靂空中傳號令，太華頂上拆岡峯。」這妖恰已倒在地上。

伯溫近前一看，就是前者紅羅山上用法解放的白猿。伯溫便問：「你如何直來到此？」那白猿叩頭謝了前日釋放之恩，便說：「近因城外鍾離東鄉皇覺寺內，有個真命天子，因此各處神祇都去護衛。我那日便斗膽在云中翻觔斗過來，不意今日撞着恩主，望恩主寬恕！」

伯溫便吩咐說：「我前日爲好把你寬鬆些，誰知你到此昏迷婦女，本該將你斬首，姑念你保守天書分上，放汝轉去。以後只許你在山林泉石之間，採取些松榛果實，決不許擾害人家！」白猿拜領而去。伯溫次早將此事說與文秀，文秀便將女兒爲贈，伯溫固辭而去，徑到皇覺寺來尋訪真主；恰又想天時未至，因此取路向青田而行。

道過西湖，湊與原相契結的宇文諒、魯道源、宋濂、趙天澤遇着，便載酒同遊西湖。舉頭忽見西北角上，云色異常，映耀山水。道源等分韻題詩爲慶，獨伯溫縱飲不顧，指了云氣，對着衆人說：「此真天子出世，王氣應在金陵。不出十年，我當爲輔，兄輩宜識之。」衆人唯唯。到晚分袂而別。

自此，暑往寒來，春秋瞬息，伯溫在家中，只是耕田、鑿井，與老母妻兒，隱居邱壑之內，不覺光陰已是十年了。那些張士誠、方國珍、徐壽輝、劉福通，時常用金帛來聘他，伯溫想此輩俱非帝王之器，皆力辭不赴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大夫孫炎，領太祖的軍令，來到金華探訪宋濂：

那宋濂清潔自高，居止不定：也有時挈同儕尋山問水，也有時偕知己看竹栽花；也有時冒雪夜行，如剡溪訪戴；也有時乘風長往，如出兵千里。心上經綸，倏忽間，潛天潛地；手中指點，霎時裏，驚鬼驚神。腹中書富五車，筆下文堪千古。

那大夫孫炎，到了宋濂住宅，誰想緊閉着門，門上大書數字：「倘有知己來尋，當至台州安平鄉相會。」孫炎便勒轉馬頭，向台州安平鄉進發。不一日，來到安平鄉林莽中，遠遠望見三個人攜手而行，俱戴着一頂四角鑲邊東坡巾，都着一領大袖沉香綿布六幅褶子道衣。腰間各系一條熟經皁絲絛，腳下都套一雙白布襪，端着的是棕結三耳麻鞋。後面又有一個山童，綰一個雙丫髻，隨常打扮。肩挑着一擔琴劍衣包，自自在在的對面走來。

孫炎望見舉動，不是個村夫俗子形穢，心中想道：「三人之中，或有宋濂在內，也未可知。」便將馬拴在柳陰之下，叫從軍跟了走來，自家便把巾幘整一整，恰向前施禮，道：「來者莫非是宋濂先生的朋友麼？」那三人也齊齊行了個禮。

其中一個問說：「尊公要問那宋濂爲何？」孫炎看三個雖是衣冠中人，還不知心中怎麼，便說：「小生久慕宋先生大名，特來拜謁請教，不意昨到金華，他府上門首大書：『可到台州安平鄉來尋。』故而來此。遠望三位丰采迥異，此處又是安平鄉，故造次動向。」那人便道：「小生就是宋濂，但從來未識尊面，不知高姓大名？今遇田野之中，又失迎待之意，奈何奈何！」只見那從旁二人說：「今尊駕遠來，我們雖要出外訪友，然此去敝齋不遠，便且轉去奉陪，再作區處。」孫炎就同三位分賓、主前後而走。那二人也吩咐山童先去打掃等候。但見：

東風芳草徑泥香，佳景追游到夕陽。興引紫絲牽步障，春憐新柳拂行觴。奪將花色同人面，望去山光對女牆。歌吹自喧人意爽，安平相遘且徜徉。

未及半刻，已到書齋，四人遜禮而坐，正是：有緣千里能相會，良友相逢亦解愁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十九回 應徵聘任人虛己

卻說孫炎等走到齋中，分席而坐。宋濂對孫炎道：「請問行旌從何而來？高姓大名？不知來尋在下，有何見教？」孫炎便說：「在下姓孫名炎，今在和陽朱某吳國公帳前。我國公只因元將曹良臣以金陵來降，且薦先生爲一代文章之冠，故着在下奉迎，且多多致意。凡有同道之朋，不妨爲國舉薦，以除禍亂。」宋濂便起身對說：「不肖村野庸才，何勞天使屈降。有失迎侯，得罪，得罪。」

孫炎因問二位朋友名姓。宋濂說：「這位姓章名溢，處州龍泉人；這位姓葉名琛，處州麗水人。因道合相親，今因避亂，在此居住。」茶罷數巡，孫炎又道起吳國公禮賢下士，虛己任人，特來徵聘的事情，且欲三位同往的意思。宋濂因說：「我有契士姓劉名基，處州青田人。他常說淮、泗之間，有帝王氣。今日我三人正欲到彼處相邀，同到金陵，以爲行止。誰意天作之合，足下且領國公令旨遠來，又說不妨廣求俊彥。既然如此，相煩與我同去迎他何如？」

孫炎聽到劉基名字，不覺頓足，大聲叫道：「伯溫大名，我國公朝夕念念在口，今先生既與相好，便宜同去迎他。」是晚，筵罷安寢。次日，宋濂仍舊收拾了自己琴、書，打點起身，因與孫炎說：「此去尚有二三日的路程，在下當與先生同到伯溫處迎他同來。章、葉二兄，可在此慢慢收拾，待三五日後，亦可起身，同在杭州西湖上淨慈寺前，舊宿酒店相會。」囑咐已畢，孫炎叫從人備了兩匹馬，叫人挑了宋先生行李，一半往青田進路，一半留在村中準備薪米，等待章、葉二先生，收拾行李，會同家眷，擇日起身，一路小心伏侍，不許違誤；如違，以軍法治罪。此時，章、葉二人，回家整備行李等項，不題。

卻說孫炎同宋濂來請劉基。一路風景，但見：

簇簇青山，灣灣流水。林間几席，半邀云漢半邀風；杯水帆牆，上入溪灘下入海。點綴的是水面金光，恰像龍鱗片片；暗淡的是山頭翠色，宛如螺黛重重。月上不覺夕陽昏，歸來啞啞烏鴉，爲報徵車且安止；星散正看朝色好，出谷嚶嚶黃鳥，頻催行客且登程。馬上說同心，止不住顛頭播腦；途中契道義，頓忘卻水遠山長。

正是：

青山不斷帶江流，一片春云過雨收。迷卻桃花千萬樹，君來何異武陵遊。

孫炎因問宋濂說道：「章、葉二人，何以與足下相善？」宋濂對說：「章兄生時，其父夢見一個雄狐，頂着一個月光在頭上，長足闊步從門內走來。伊父便將手拽他出去，那狐公然不睬，一直走到伊臥榻前伏了不動，伊父大叫而醒，恰好湊着他夫人生出這兒子來。他父親以爲不祥，將兒接過手來，一直往門外去，竟把他丟在水中。誰想這葉兄的父親，先五日前，路中撞見一個帶鐵冠的道人，對他說道：『葉公，葉公，此去龍泉地方，五日之內，有一個嬰孩生在章姓的家內，他父親得了奇夢，要溺死他，你可前去救他性命。將及二十年，你的兒子，當與他同時輔佐真主，宜急急前去。』這葉兄令尊，是個極行方便的善人，又問那道人說：『救這孩子，雖在五日之間，還遇什麼光景，是我們救援的時候。』

「那道人思量了半晌說：『你倒是個細心人，我也不枉了託你。此去第五日的夜間，如溪中水溢，便是他父親溺兒之時，你們便可救應。』大笑一聲，道人不知那裏去了。這葉公依言而往，至第五日的夜間，果然黑暗中，有一個人抱出一個孩兒，往水中一丟，只見溪水平空的如怒濤驚湍一般，徑湧溢起來，那孩兒順流流到船邊。葉公慌忙的撈起，誰想果是一個男子。候得天明，走到岸邊，探問：『此處有姓章的人家麼？』只見有人說：『前面竹林中便是。』葉公抱了孩兒，徑投章處，備說原因。那章公、章婆方肯收留，收溪水湧溢保全，因而取名喚做章溢。後來長成，便從事葉公。章兄下筆恰有一種清新不染的神骨。

「那個章公款待了葉公數日，葉公作別而行。到家尚有二三十里之程。只聽得老老少少，都說從來不曾聞有此等異事。葉公因人說得高興，也挨身入在人叢中去聽，只說如何便變了一個孩兒。

「葉公便問說：『老兄們，甚麼異事，在此談笑？』中間有好事的便道：『你還不曉麼？前日我們此處，周圍約五十里人家，將近日暮時，只聽得地下轟轟的響，倏忽間，西北角上衝出一條紅間綠的虹來，那虹閃閃爍爍，半天裏，游來游去，不住的來往，如此約有一個時辰。正人人來看時，那虹頭竟到麗水葉家村，竟生下一個小官人來，頭角甚是異樣，故我們在此喝采。』葉公口裏不說，心下思量說：『我荊妻懷孕該生，莫不應在此麼？』

「便別了衆人，三腳兩步，竟奔到家裏來。果然，婆子從那時生下孩兒，葉公不勝之喜，思量：孔子注述『六經』，有赤虹化爲黃玉，上有刻文，便成至聖；李特的妻羅氏，夢大虹繞身，生下次子，後來爲巴蜀的王侯，虹實爲蜺龍之精，種種虹化，俱是祥瑞。及至長大，因教葉兄致力於文章，今葉兄的文字，果然有萬丈云霄氣概。他兩人真是一代文宗。在下私心慕之，故與結納，已有五七年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軍校報道：「已到青田縣界。」宋濂同孫炎吩咐軍校，都住在村外，二人只帶了幾個小心的人，投村裏而來。宋濂指與孫炎道：「正東上，草色蒼翠，竹徑迷離，流水一灣，繞出幾檐屋角；青山數面，剛遮半畝牆頭。籬邊茶菊多情，映漾出百般清韻；壇後牛羊幾個，牽引那一段幽衷。那便是伯溫家裏了。」

兩個悄悄的走到籬邊，但聞得一陣香風。裏面鼓琴作歌：

壯士宏兮貫射白云，才略全兮可秉鈞衡。

世事亂兮羣雄四起，時歲歉兮百姓飢貧。

帝星耀兮瑞臨建業，王氣起兮應在金陵。

龍蛇混兮無人辨，賢愚淆兮誰知音。

歌聲方絕，便聞內中說道：「俄有異風拂席，主有故人相訪，待我開門去看來。」兩個便把門扣響，劉基正好來迎，見了宋濂，敘了十年前的西湖望氣之事，久不相見，不知甚風吹得來。宋濂便指孫炎，說了姓名，因說出吳國公延請的情節。他就問：「吳國公德性何如？」孫炎一一回報了。又問道：「我劉基向聞江、淮狂夫，姓孫名炎，不知便是行臺麼？」孫炎俯躬道：「正是在下。」三人秉燭而談，自從晌午，直說到半夜，始去就寢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回 棟樑材同佐賢良

那劉基與宋濂、孫炎說了半夜，次早起來，劉基到母親面前訴說前事，母親便說：「我也聞朱公是個英傑，我兒此去也好。」劉基便整頓衣裝，對孫炎說：「即日起行。」孫炎吩咐軍校將車馬完備，離青田縣迤邐向東北進發。話不絮煩，早到杭州西湖湖南淨慈禪寺。章溢、葉琛挈領家眷並行李，已等候多時。軍校們也合做一處同往。正是：「一使不辭鞍馬苦，四賢同作棟樑材。」在路五六日已至金陵。次早，來到太祖帳前謁見。太祖遂易了衣服，率李善長衆官出迎，請入賬中，分賓而坐，太祖從容問及四人目下的治道急務，酒筵談論，直至天曉。因授劉基太史令，宋濂資善大夫，章溢、葉琛俱國子監博士。四人叩頭而退。

太祖對諸將說：「今常州府及宜興、廣德、寧國、鎮江等處，正是金陵股肱，若不即取，誠爲手足之患。」遂着大元帥徐達掛印征討。郭英爲前部先鋒，廖永安爲左副將，俞通海爲右副將，張德勝統前軍，丁德興統後軍，馮國用統左軍，趙德勝統右軍，領兵五萬，徵取各郡。徐達等受命而出，乃擇日起程。臨行之日，太祖出郊戒衆統將說：「爾等當體上天不忍之心，嚴戒將士；城下之日，毋得焚掠殺戮，有犯令者處以軍法。」徐達等頓首受命，率兵前進。大兵過了揚子江，至鎮江府地面，徐達下令安營，爲攻城之計。

卻說把守鎮江府城，乃是張士誠所募驍將鄧清，並將副趙忠二人。他聞金陵兵至，便議迎敵之事。那趙忠說：「我聞和陽兵勢最大，所至無敵；且朱公厚德寬仁，真命世之英，非吳王（即是士誠）可比。況鎮江爲金陵向臂，彼所力爭。今我兵微弱，戰、守兩難，奈何、奈何！我的主意：不如開城投降，一來可救百姓的傷殘；二來順天命之所歸；三來我們還有個出頭的日子。」

鄧清聽了，大喝道：「你受吳王大恩，不思圖報，敵兵一至，便要投降，乃是狗彘之行。」趙忠又說：「我豈不知，食人之食，當忠人之事，但張士城貪饕不仁，決難成事。何如趁此機會，棄暗投明。」鄧清愈怒，即抽刀向前，說：「先斬此賊，方破敵兵。」趙忠也持刀相迎。兩個戰到數合，鄧清力怯，便向後堂走脫。趙忠見左右俱有不平之色，恐事生不測，急忙也跑出衙門，恰遇着養子王鼎，備言前事。

王鼎說：「事既如此，若不速避，禍必及身。」他二人因到家，載母挈妻，策馬向東而走。鄧清聞知，即聚軍民一千餘人趕來，適遇徐達兵到，趙忠徑望軍中投拜，說：「鎮江副將趙忠，因勸鄧清投降，彼執迷不悟，後來趕殺，乞元帥救我家屬入營，我便當轉殺此賊，以爲進見之功。」徐達心中私喜，便與趙忠附耳說了兩三句話說：「如此而行。」趙忠得令自去。

徐達即催兵前進，與鄧清迎敵，我陣上趙德勝躍馬橫槍，徑取鄧清。鄧清見德勝威猛，不戰而走，衆兵掩擊直逼城下。鄧清正要進城，只見趙忠在城上大呼：「奸賊鄧清何往？」清知事勢緊急，進退無門，遂下馬乞降。原來徐達吩咐趙忠，趁兩軍相敵之際，你可賺入城門，先奪了城池，以截鄧清歸路，所以趙忠先在城上。徐達入城撫卹了士卒，安慰了百姓，捷報太祖。太祖加徐達爲樞密院同籤之職，率數萬人，攻打常州。

太祖對徐達說：「我查張士誠系泰州白駒場人，原是鹽場中經紀牙儈。因夾帶私鹽，官府拿究。癸巳年六月間，聚衆起兵，便陷入泰興，據了高郵州，今稱吳王，國號大周，改元天佑。前者，又遣士德，將五萬兵渡海，攻陷平江，松江一帶，與常州、湖州諸路，地廣兵強，實是勁敵。況渠奸詐百出，交必有變，鄰必有猜。爾今率三軍，攻毗陵，倘有說客，勿令擅言，便阻了詭詐之弊。營壘可坐困也。」徐達等領命而出，即合兵七萬，號稱十萬，徑望常州進發。

數日間，來到常州南門外安營。先鋒郭英便率兵三千出戰，那把守常州的正是吳將統軍都督呂珍。原來呂珍有謀智、有膽力，善使一條畫戟，年紀約有三十五六歲，正直公平，撫民恤孤，每當只是長聲的嘆息。人問他，便說：「此身已受了他的爵祿，雖死亦是臣子分內事。但恨當時不擇所主，將身誤託耳！常常聞得金陵朱公聲息，便道好個仁義之主，天下大分歸統於他了。然也是天數，怎奈何他。只是今日，吾當完吾事體。」

探子報說：「朱兵攻取常州。」他便縱馬挺戟來戰。與郭英戰到三十餘合。彼此心中俱暗暗喝采。只見營內右哨中張德勝持了一管槍，奮力衝將出來，三將攪做一團。呂珍見兩拳敵不得四手，便將馬跳出圈子外邊，叫說：「天色已晚，晚來乘着錯誤，傷人性命，不見高強，你我俱各記兵多少，來日拼個勝負，方是好漢。」郭英便也鳴金收軍。次日，呂珍全身結束，出到城邊，早有郭英、張德勝二人迎住，自早又殺到未牌，不見勝負。朱陣上便麾動大軍，趕殺過來，呂珍急走入城，堅閉不出；一面作表，喚過兒子呂功，前往蘇州去求取接應兵馬，不題。

且說呂功抄路往湖州舊館縣，由森林地方，轉到蘇州。次日，張士誠臨朝，文武百官依班行禮畢。呂功出奏，常州被困一事。張士誠大怒，說：「彼真不知分量，我姑蘇堅甲百萬，勇將三千，彼取金陵，我不與爭便了，反來奪我鎮江，今又困我常州，是何道理！」即召大元帥李伯升，領兵十萬往救，又吩咐說：「若得勝時，便可長驅收復鎮江，破取金陵，以擒朱某。」伯升得令，叩首將出，只見王弟張士德，在階中大喝一聲道：「何勞元帥動兵，乞將兵三萬與臣，去救常州，決當斬取徐達首級，人建康擄和陽王，飛報我主，萬祈允臣之奏！」士誠聞奏大喜，說：「得弟一行，何懼敵兵哉！」便拜士德爲元帥，張虎爲先鋒，張鶴飛爲參謀，率兵五萬前往常州救應。又造呂功乘勢領兵二萬，攻打宜興，以分徐達之勢。連夜起行。探事探的實，報與徐達得知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一回 王參軍生擒士德

卻說吳王張士誠，他有兄弟二人：一個喚做士信，一個喚做士德；那士信足智多謀，熟識兵法，人號爲小張良，使一條鐵鞭，神驚鬼怕；那士德鬼猛過人，雄冠千軍，人號爲小張飛，用得一條長槍，追風逐電，因輔士誠，奪了蘇州，奄有嘉、湖、杭及松、常、鎮三郡地方。又有五個養子，叫做張龍、張虎、張彪、張豹、張虯，在手下操練軍士，人因號做「姑蘇五俊」。那士誠因呂珍叫兒子呂功求救，便吩咐說：「王弟既然肯往，便當拜爲先鋒，帶了張虎、張鶴飛及三萬人馬前進。」又召呂功乘勢領兵攻宜興，以分徐達兵勢。

徐達得了信，對耿再成說：「宜興地界，乃常州股肱，士誠以我所必爭，故特分兵來攻，以弱我勢。你可領兵悉力據守，一失尺寸，則全軍敗亡，千萬小心在意。」再成得令，臨行對徐達說：「自從不才從主公於起義之日，得元帥視如骨肉，自謂肝膽惟天可知，今日拜別，決當萬死以報國家。倘有不虞，亦盡臣子馬革裹屍之志，惟元帥諒此忠貞！」徐達聽了說道：「此行將軍自宜努力，生死原各聽之於天，你我一心，自可表諒，不久即能完聚。」二人灑淚而別。

再成率了兵，即日奔赴宜興，與吳兵對壘安營，日相持抗。原來再成極善撫衆，如有甘苦，與士卒同受；至於號令之際，又極嚴明，一毫不許苟且。適有後軍一隊，是新歸義兵，就令原來頭目鄭僉院統領。那鄭僉院只好酒喫，是日，輪當夜巡，鄭僉院帶酒來與衆飲，這些衆軍，雖支援了半夜，恰到四更時分，鈴柝也不嗚，更鼓也錯亂。再成夢裏驚醒起來，卻見營中巡邏的，俱東倒西歪，熟睡不醒。再成查是鄭僉院，便馳使喚渠入賬，責道：「軍中設夜巡，是以百人之勞，致千人之逸。你今玩事如此，設或有敵兵乘夜劫寨，或有刺客乘夜肆奸，軍國大事去矣。且記你這顆首級在頭上。」發軍政司重責四十棍，穿了耳箭，以警衆軍。鄭僉院明知自家不是，然痛楚難熬，且對人前似無光彩。

次日夜間，仍領了新歸一隊義兵，徑到呂功處投降，備述受苦一事，且將營中事體，一一訴知。再成正在帳中，忽聽得探子報說此事，不覺憤怒起來，便不戴帽盔，不穿重鎧，飛馬去趕捉他。只見呂功陣中密札札的木柵圍住，再成卻乘勢砍破了木柵，殺入營中，無不以一當百，殺得呂功軍中，沒有一個敢來抵當。呂功恰待要走，早有夜巡鐵甲士一千，走來併力助戰，被賊一槍，正破傷了再成額角。再成猶然死殺不休，東衝西突，殺透重圍，正到本營，只見頭上血流如注。再成曉得甚是沉重，便昏暈中，潦草寫了札子封好，報太祖；又寫一封書，寄與徐達元帥，卒於營寢。正是：「赤心未遂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淚滿襟。」太祖接報，痛悼不已。便令他子耿炳文襲職，統領兵卒，鎮守宜興，不題。

且說士德領兵望常州進發，不數日，來到常州東界古槐灘下寨。徐達聞知，對衆將說：「士德勇而無謀，與之相戰，未必全勝。」即傳令郭英、張得勝二人，如此如此。再喚趙德勝，王玉二人到帳前，徐達吩咐各帶所統人馬，並付字紙一封，前去本營二十里外拆封看字，便知分曉。徐達自領兵十萬，東路迎敵。恰遇士德軍到，兩陣對圓，前陣廖永安躍馬出戰，士德勢力不支，落荒便走。永安獨馬追趕了十里地面，所恨士卒都在後邊。

士德恰見永安勢孤，因勒馬轉來，團團的把永安圍在裏面，便叫放箭，那箭如雨飛來。永安把這槍如飛輪的一般，在馬上遮隔了一會，慌忙中不意一箭竟射透了後腿，永安奮出平生本事，衝突而出。士德掩殺過來。徐達見士德兵卒漸近，亦不戀戰，便望後陣而走。那士德緊緊來追，經過紫云山崖，轉過山坡，恰不見了徐達。衆人都道：「將軍休趕，恐有伏兵在後。」士德回說：「彼勢已窮，何有埋伏！」放心趕去。

正趕之間，只見趙德勝當先截戰，未及四五合，恰又棄甲而走。士德大叫：「快留下首級了去！」德勝也不回話，把馬連打幾下，如飛的逃走一般，早已是甘露地方。一聲炮響，王玉所部的兵卒都在草中齊喝一聲說：「倒了！倒了！」原來徐達昨日付與王玉字一紙，上寫：「伏甘露，掘深坑，擒士德，如違者斬。」因此王玉連夜傳令衆土，掘成大坑，約五十餘畝，二丈餘深，上將竹簟虛鋪蓋了浮土。那士德只認徐達與德勝真敗，誰想趕到此間，連人和馬，都跌下坑裏去。真個是：

汩汩的惟聽水響，混混裏只見泥濘。滿身錦繡，都被腌臢，那認青黃赤白；全頭軀骸，盡遭齷齪，難辨口鼻須眉。初起時撲地一聲，也不知馬跌了人，也不知人跌了馬；到後來渾淪一滾，那裏管人離卻馬，那裏管馬離卻人。護心寶鏡，渾如黃豆，圍帶在胸中；耀目金盔，卻如黑嵌，蔀掛着腦後。水護了箭羽、弓衣，顯不出勁弓利鏃；泥糊了金鞍王敕，搖不響錫鸞和鈴。

正是：昔日湖波淹七將，今朝泥水陷張王。

兩側邊卻把撓鉤扎住，活捉了士德上岸，捆縛在囚車中，送到帳前。那張虎與呂功死戰得脫，引了殘兵，屯住在牛塘谷。

卻說張士誠只恐兄弟士德未能取勝，隨後便遣弟張九六率兵二萬來援。那九六身長八尺，腰大十圍，慣舞兩把雙刀，驍勇無比。兵馬將到常州，就聞得士德被擒的信息，隨即督兵到常州東門十里外下營。次早，出陣大叫道：「好好還我御弟，方爲上策，不然貪得無厭，命都難保！」

朱陣上馮國用奮先迎敵，戰才數合，被九六一刀，正砍着馬腳，國用連忙下馬棄敵而走。九六橫刀殺入，早有諸將擋住。徐達傳令鳴金收軍，沉思了半晌，恰對馮國用、王玉說：「九六驍勇難當，二公可各引兵，即去牛塘谷邊，兩旁林中埋伏，待白鴿飛起爲號，便宜發動，併力夾攻。今日他揮兵殺來，我們便鳴金收兵，他必信我們氣怯。不如乘此退三十里屯紮，彼必連夜追趕，我當且戰且走，誘至谷中，好便宜行事。」

是時，日尚未西，二人引兵，各自埋伏去訖。頃刻，徐達傳令衆軍，即刻拔寨退三十里屯紮。要有心忙意亂光景，倘或遲誤，梟首示衆。令下，諸部士卒，俱各狐奔鼠竄退去。只見探子探得移營，竟去報與九六知道。九六大喜，道：「我諒徐達怎的敢來對敵，今彼移營，不去追趕，更待何時！」即叫備馬過來，領兵追殺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札（ㄓㄚˊ）子：官府中的往來文書。宋˙歐陽修˙歸田錄˙卷二：唐人奏事，非表非狀者，謂之牓子，亦謂之錄子，今謂之札子。亦作札子。

# 第二十二回 徐元帥被困牛塘

卻說徐達引兵退三十里屯紮，那張九六果然引兵趕來。徐達且戰且走，將到牛塘谷邊，是時恰有申牌時分。徐達見九六趕得漸近，便回身說：「張公，張公，得放手時須放手，你何故逼追得緊？」那九六睜開雙眼，飛馬搶趕上來，徐達又飛馬而走。九六大喝道：「徐達你何不下馬投降？」徐達也應聲說：「你且看是甚麼所在，要我投降。」

正說之間，恰把手伸入懷中，把一條白帶扯出來一抖，恰早是一雙白鴿，帶了鈴兒，旺旺的直飛上半天。那張九六恰把頭向天去看，只聽一聲炮響，左邊馮國用，右邊王玉，兩岸裏殺將出來，把九六軍馬截做兩處。徐達見伏兵齊出，便迴轉馬頭，併力來戰。九六身被數槍，尚不跌倒，負痛而走。才得半里，被王玉拈弓搭箭，叫聲道：「着了！」正中九六左目，翻身墮下馬來，衆軍就活捉了，縛在馬上，同入賬中，衆將一一依次獻功。

便令把張士德、張九六二人，各處監固，不許疏縱；仍令移兵屯紮舊館。即遣人赴金陵報捷。太祖得了捷報，說：「士德是士誠謀主，九六是士誠牙將；今皆被擒，士誠事可知也。」即詔徐達等促兵攻城，復諭廖永忠、常遇春攻取池州，不題。

卻說張虎、呂功收了殘兵，走入牛塘谷，計點人馬，折了二萬。張虎放聲大哭，說：「自我國興師以來，未有如此之敗，急須遣人求救，待得兵來，再作區處。」星夜寫表馳奏。那士誠見表，頓足切齒，說：「孤與朱家，真不共戴天之仇。卿等有能爲孤報仇者，決當裂土分王，同享富貴。」

只見士信上前，說道：「曏者二人皆恃勇無謀，故致喪敗。臣願竭弩駘之力，擒徐達，取金陵，以雪二人之冤。」士誠便令其子張虯爲先鋒，士信爲元帥，呂升祖爲副將，趙得時爲五軍都督，統兵十萬，來救常州。

臨行，士誠設酒，郊外祖餞。士誠對他們說：「孤與卿等兄弟三人，於白駒場起義。以至今日，威鎮江南，無人敢敵。今彼糾集黨類：據有金陵，侵我鎮江，困我常州，殺我之弟，此仇痛入骨髓，卿當用力剿除，以報此恨。」士信叩頭受命。當日兵出蘇州，倍道而行，不一日來到牛塘地方。張虎引兵來接，備稱朱兵驍勇多智。士信說：「不足爲慮。」引兵屯住谷口。士信騎在馬上，把谷口前後、左右，仔細一望，只見：

兩邊山勢巍峨，一片平陽曠蕩。峻絕處，便老猿長臂，無可攀援；溪壑間，縱萬馬齊奔，未知底極。亂石巉巖，忽露一條石竇，往常見霧銷云迷；怪林森列，倏開小洞迤邐，此內惟猿啼虎嘯。深長八九里，這邊喚不應那邊；寬綽千百步，此岸看不見彼岸。綴繆風送草聲，險惡山巒，這境界未許神仙來煉性；潺潺澗流泉響，橫行水脈，那地面庶幾鬼魅可潛形。止有麗日中天，堪見一時光彩；儻或雨云墜地，恍如長夜暈迷。

士信看了一看，便對張虎、張虯說：「只此一處，便可生擒徐達了。」就分五萬兵，與他兩人依計而行。士信自領兵至常州地界，與徐達對陣。徐達便令郭英、張德勝領兵十萬，圍困常州，自與趙德勝、俞通海、趙忠、鄧清領兵十萬，與士信迎敵。那士信縱馬橫槍，直取徐達。徐達也舉刀相迎，戰下十數合，未分勝敗。

他陣上呂祖升、趙得時前來衝擊；我陣上趙德勝、俞通海恰好接應，殺得士信陣中大潰而走。徐達率衆爭先，諸軍也奮力追殺。追到牛塘谷，方到谷中，被那士信發動伏兵，阻住了東谷口，張虯抗住了西谷口，兩壁廂崖上矢石如雨而來。徐達便令：「三軍勿得驚亂，是我欺敵，中彼詭計了。你們且暫屯守，另圖計策。」

正在沉吟，只見後軍報來：「鄧清乘勝劫了糧草，往投士信去了。」那徐達聽了大驚說：「糧草乃兵馬生死所關，鄧清這賊，直是這般狼惡，誓當擒獲，以報此仇。」計點糧草，尚可支持半月，徐達對衆將說：「半月之內，救兵必到，爾輩皆宜放心！」因下命掘下深濠，中間填起土岡，約高十丈：一來防士信引太湖水浸灌之患；二來據此高岡，亦可探望四山行徑，以圖出路，不題。

卻說郭英、張德勝，探知徐達被困一事，便議說：「我輩若撤兵往救，呂珍乘勢必躡其後；況圍或未解，反遭其毒。我等還須緊困常州，以抗張虯、呂珍夾攻之患。星夜着人往金陵求救，方保無虞；不然徐元帥糧草一絕，三軍之命休矣。」

因遣張天佑持表，疾忙趨金陵求救。太祖得報大驚，湊遇常遇春、廖永忠等取了池州，留趙忠鎮守，引軍來到。太祖喜見眉睫，說：「常將軍回來，徐元帥無虞矣！」即令遇春爲元帥，吳良爲先鋒，領兵五萬行南路去救西谷口；湯和爲元帥，胡大海爲先鋒，領兵五萬，行北路去救東谷口，即日兼程進發，兩日光景，便到常州。

與郭英、張德勝兵相合，遇春備問消息。郭英便說：「徐元帥已受困十九日了。前日張虯領兵來救常州，我與他相持了數日，彼乃密約城中呂珍，夜來劫寨，內外夾攻，力不能支，因退兵在此。」遇春說：「既然如此，須先救牛塘谷，後攻常州。」便令兵直抵西谷口安營。即令郭英、張德勝領兵先抄谷後埋伏，只待我軍交戰時，更往張虯寨中，用火燒劫輜重、糧草。

卻說張虯見常州困解，仍令呂珍守城，復回兵與張虎守住谷口。聞知常遇春來救，對張虎說道：「此來必有勇將，吾兄可與鄧清謹守谷回，只我引兵去救，若都去，恐挫銳氣。」張虎只得依議。

張虯便領兵出營，正與遇春相對。兩個鬥了四五十合，不見勝敗，卻被那郭英、張德勝發動伏兵，斷絕了他後頭糧草。張虎恰待求戰，被郭英一槍刺死，屯紮的兵，四下奔潰。時張虯正與遇春相持，只聽得後軍報道，被朱兵焚了輜重，殺了張虎，心下慌張、殆欲逃脫而走，誰想遇春手到鞭落，重傷了肩背，負痛死命的奔回。吳兵殺死的不計其數。

徐達在谷中間得外面鑼鳴鼓振殺氣沖天，曉得救兵已到，又引兵殺出來。徐達見了遇春，深謝脫難之恩。遇春說：「以元帥之德器。天必保佑，斷不淪於賊人之手；況主公天命有在，你我皆朝廷股肱乎？」當時，湯和也殺敗了士信的兵，轉回於東谷口相會。只見胡大海、吳良、吳禎、耿炳文，俞通海、趙德勝、丁德興、趙忠、張德勝等將俱各引兵來集，內中只不見郭英，徐達百般擔憂起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三回 郭先鋒活捉吳將

且說諸將領兵到谷會齊，內中不見了郭英。徐達煩憂，道：「郭先鋒不見，多恐沒於亂軍之中了。但一來他是主公愛將；二來又爲不才解圍，吾輩不能救取，有何面目再見主上？」因喚過本部士卒細問，都說：「不知下落。」便教四下訪尋。正憂悶間，只見探子報說：「郭先鋒活捉了一人在馬上，遠遠望見從東邊來了。」

徐達聽了，便同衆將出營去望。俄頃時，見郭英捉了鄧清，到帳前下馬，與衆將施禮。徐達好生歡喜，問說：「將軍從何處活捉鄧清來？我輩不見了將軍，甚是着忙。今不惟得見將軍，且得這賊子，憂煩具釋，誠生平大快事！」

原來郭英一槍刺死張虎，那鄧清見勢頭不好，竟脫身而逃。郭英便單騎追至舊館橋，生擒了纔回，故亂軍中不知下落。徐達便指鄧清罵道：「昔者兵敗投降，吾不忍殺你，使爲將帥。今反奪了我的糧草，致使我重困半月，如此不仁不義之賊，更有何說！」叫劊子手取張士德一同斬訖報來。左右得令，不多時報說：「二犯斬訖。」

徐達次日分兵圍困常州。呂珍自思兵丁疲憊已極，孤城必定難守，不若領兵東走湖州，再圖恢復，勝敗還未可知。徐達者呂珍在城，久無動靜，諒他必走。即令胡大海、常遇春附耳說了兩句話，二將領令而去。因令兵士們，只從南、北西三面攻打，東邊一門勢力獨寬縱些，那呂珍到晚，向城上觀看，但見東門士卒偃甲而睡，便率兵往東衝出，正及衝開，忽聞火炮震天，左有常遇春，右有胡大海，合領伏兵，截住去路。兩兵夾擊，斬首三千餘級。呂珍只得匹馬仍復進城，堅拒不出。徐達仍令四圍緊圍，不題。

且說張士信、張虯、呂祖升、趙得時收拾殘兵，屯住舊館橋太湖邊，遣使求救。吳主張士誠得報大驚，便思既然難與爭長，不若且書給之，騙他退兵，再作防禦。遂遣人將書到金陵求和。其書說：

曏者竊伏淮東，甘分草野，以元政日弛，民心思亂，乘時舉兵，遂有泰州、高郵等地，東連海壖。今春據姑蘇，若無名號，何以服衆；南面稱孤，勢所使然。乃二賢以神武之資，起兵滁陽，跨有江東，金陵乃帝王之都，用武之國，可爲建大業之賀。向獲詹、李二將，禮遇未遣，續蒙通好，理暗未明。久稽行李，先遣儒士楊憲問好，士誠留之不遣。故云今逼我毗陵，咎實自貽，夫復何說！然省己知過，願與請和，以解圍困。當歲輸糧三十萬石，黃金五百兩，白金三千斤，以爲犒軍之費，各守封疆，不勝感仰！

太祖得書，便命移檄回報說：

春三月取鎮江，抵奔牛壘城，彼時來降，繼復叛去，咸爾之謀。約我逋逃之人，拘我通好之士，子之興師，亦豈得已。既許給軍糧，中更爽約，原其所自，咎將誰歸？今若果能再堅前盟，分給糧五十萬石，歸我使者，則常州之師可罷，而爭端絕矣。

士誠正與諸將商議，忽元帥李伯升奏說：「此貪兵也；兵貪者敗。且今兩次敗績，皆因我將逞勇而少謀，實非彼之能爲。況貪得無厭，如依其議，彼將終何底止，乞殿下假臣以兵，必能成功。」士誠大喜，說：「元帥之言最當。」即日拜伯升爲元帥，湯雄爲先鋒，領五萬人馬去救應。伯升受旨，次日率兵往常州進發。前至舊館，與士信等相見，備細問了前事。

伯升笑說：「來日當爲大王擒之。」即同士信等起兵至古槐灘安營。徐達對衆將說：「李伯升乃吳國名將，未可輕敵。」因令湯和、胡大海、郭英、張德勝四將仍困常州。令常遇春、俞通海領兵一萬，抄徑路到牛塘谷口埋伏。令趙德勝、廖永忠領兵一萬，去劫他的老營。令鄧愈、華高領兵一萬，衝左右哨。分遣已定，其餘衆將，俱隨大部東向迎敵。列陣才完，那士信帳中，湯雄將槊出戰，德興拍馬來迎。

鬥到三十餘合，德興力怯而走，伯升、士信各驅兵趕來。那鄧愈、華高便分兵直衝他左右兩哨，吳兵潰亂。徐邊因統大隊人馬，直追至古槐灘。伯升急急回營，早被廖永忠、趙德勝殺入老營，就將火四散放起，烈焰沖天，吳兵鴉飛鵲亂的逃走。

伯升與士信死戰得脫，幸遇張虯兵合做一處同行。方過牛塘谷，當先兩員大將，正是常遇春、俞通海，發伏兵到那裏等候廝殺，吳兵死的如山堆一般，那記得數。遇春急趕着湯雄來戰，又遇華云龍領一支兵，攻廣德州得勝而回，路經舊館橋，見遇春與湯雄鏖戰，便大叫道：「常將軍待小將來捉此賊。」

湯雄就把槍去刺云龍，云龍奮劍砍來，把槍砍做兩截。湯雄一驚，將身墜下馬來，被云龍舒開快手，活捉在馬上，賊兵奔潰。後面徐達又率兵追擊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染河流。委棄糧草、輜重、盔甲、器械，不計其數。張士信、李伯升，僅以身免。剩得三百殘兵，逃向蘇州去訖。

那呂珍探得援兵盡散，思量獨力難支，便開門衝城逃走。郭英馳兵攔住，珍奮力接戰，恰有遇春追兵又來，兩方夾攻。珍且戰且走，竟抄小路，望杭州路回蘇州去。常州城池方得底定。大約兩兵相持，共將五個月，這呂珍以一身當之。雖是士誠的臣，其功德着在毗陵者不淺。徐達等乃率兵入常州；一面出榜安撫百姓，大開倉廒，給與士兵，以蘇重困。便令湯和率本部鎮守城池。徐達與常遇春分兵往宜興一帶地方安輯，並剿捕未降羣寇。

卻說耿炳文承太祖鈞旨，去攻長興。守將卻是士誠驍將趙打虎，單使一條鐵棍約五十來斤，在那馬上，使得天花亂墜，百步之內，人沒有敢近得他。聞得炳文領兵來攻，他便點選鐵甲軍三千，出來迎戰。恰好炳文也披掛上馬，但見他：

渾身縞練，遍體素絲。戴一頂五云捧日的銀盔。水磨得如電光閃爍；着一件雙獅線球的銀鎧，素淨得如月色清明。手掄畫戟，渾如白練飛空；腰繫寶弓，儼似素蟾吐月。坐着追風驟日的白龍駒，匹腳奔騰，幌幌長天雪灑；佩着吹毛飲血的純鋼劍，七星照耀，飄飄背地生風。只因他父喪三年，因此上一身皓白。韜戈不動，人只道太白星臨；奮勇當場，方曉得無常顯世。

兩邊站定了陣腳，這場廝殺，實是驚人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四回 趙打虎險受災殃

那趙打虎見了耿將軍出陣夾戰，便叫道：「對陣耿將軍，你也識得我的才技，我也曉得你是英雄，今日各爲其主而來，不必提起。但或是混殺一番，也不見真正手段，你我都吩咐不許放冷箭，只是兩人刀對刀，槍對槍，那時方見高低，就死也甘心的。」耿炳文道：「這個正好。」兩馬相交，鬥了一百餘合，自從辰牌直殺到未刻。天色將昏，那趙打虎便道：「耿將軍，明日再戰纔是。」耿炳文回說道：「順從你。」兩個各回本陣去了。

且說趙打虎來到陣中，對衆將說：「我的刀槍並矛戟的手法都是天下第一手，誰想這耿家兒子都一一相合；倘得他做個接手，也是天生一對好漢。只可惜他落在別國，倒在此處做了對頭，奈何奈何！」心中悶悶不樂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耿炳文自回帳中，沉想那趙打虎人傳他吳國第一好漢，我看來真個高強，不知誰教導他得此手法。明日將何策勝得他，也正在沒個理會。只見軍中整頓出晚餐，炳文也連啜了幾杯悶酒，卻有一陣冷風，把炳文吹得十分股慄。燈燭吹滅了，恍惚之間，忽有一個人來，叫道：「炳文，炳文，我是你的父親。前日因你受了主公鈞旨，來此攻取長興，我便隨你在戰陣中。今日打虎這廝，好生手段，明日他必仍來搦戰，便可對他說：『昨日馬戰，今日當步戰。』他的氣力也不弱於你，待到日中，你可與他較拳，方可贏得；倘他逃走，你也不須追趕。」炳文見了父親，不覺大哭起來，卻被巡夜的鑼聲驚醒，卻是南柯一夢。

在胡牀上翻來覆去，不得睡着，只聽得雞聲嘹亮，東方漸明，炳文坐起身來，吩咐軍中一鼓造飯，二鼓披掛，三鼓擺列。不多時，趙打虎早到陣前搦戰。炳文一如夢中父親教導的話對打虎說：「今日步戰如何？」打虎聽了，不覺大喜道：「我的步戰法，那個不稱讚的，這孩子反要與我步戰，眼前這機關，落在我彀中了。」便應道：「甚好甚好！」兩人各下了馬，整頓了衣服，一東一西，一來一往，又約鬥了六十餘合。日且將中，那打虎便叫道：「我與你弄拳好麼？」原來這打虎當初是在五臺山披剃的長老那裏學了「少林拳法」，走遍天下十三省，五湖四海，處處聞名。因見天下多事，便留了頭髮，投歸張士誠，圖做些大事業。他見馬戰、步戰俱贏不得炳文，必然是盡拿出平生本事，方可捉他。

誰知炳文夢中先已提破，便應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兩人便丟下了器械，正要當場，只見打虎說：「將軍且慢着，待我換了鞋子好舞。」炳文口中不語，心下思量：「鞋兒是甚結作，怎麼反着鞋兒，其中必有緣故，我只緊緊防他便了。」

兩個各自做了一個門戶，交肩打背，也約較了三十餘圍。那打虎把手一張，只見炳文便把身來一閃，那打虎便使一個飛腳過來，炳文心裏原是提防，恰搶過把那腳一拽，打虎勢來得兇，一腳便立不住，仆地便倒。炳文就拖了他腳，奮起生平本事，把他墩來墩去，不下三五十墩，叫聲「叱」！把打虎丟了八九丈高，虛空中墜下來，跌得打虎眼彈口開，半晌動不得。陣中兵卒，一齊吶喊，扛抬了回陣去了。炳文飛跳上馬，橫戈直撞，殺入陣來。那打虎負痛在車子上，只教奔到湖州去罷。陣中也有幾個能事的，且戰且走，保了打虎前去，不題。

炳文鳴金收軍進城，安慰了士兵。恰有水軍守將李福、答失蠻等，都領義兵及本部五百餘人，至階前納降。炳文也一一調撥安置訖。正待寬下戰甲，誰想那打虎腳上的鞋子，原拽他時，投入衣中，今卻抖將出來。炳文拿了一看，那面上恰是兩塊鋼鐵包成。炳文對衆校道：「早是有心提防着他，不然那飛腳起來，豈不傷了性命！所以這賊子要換鞋子，可恨可恨！」一面叫寫文書報捷，不題。

且說吳良同郭天祿得令來取江陰，那張士誠聞知兵到，便據秦望山以拒朱兵，恰被總營王忽雷奮先力戰。適值風雨大作，我軍便直上秦望山，殺得吳兵四處奔散。次日，便從山上放起火炮，直打入江陰城中，那城中四散烈焰的燒將起來。四門城上因近山邊，人難蹲立，朱兵便布起云梯，徑殺進城，開了西門。張士誠慌忙逃走去了。遂以耿炳文守長興，吳良守江陰，捷到金陵。太祖不勝之喜，便對李善長、劉基、宋濂諸人說道：「常州既得，失了士誠左翼，江陰、長興又爲我有，塞住士誠一半後路──」正在府中商議，乘勢攻取事情，忽有內使到階前，跪說：「我王有命，奏請國公赴宴，頃間便着二位王弟躬迎，先此奉達。」

太祖回聲說：「曉得了。」那內使出府門去訖，只見李善長、劉基、宋濂諸人過來，說：「和陽王今日清主公赴宴，卻是爲何，國公可知否？」太祖心中因他們來問，便說道：「諸公以爲此行何如？」李善長說：「素聞和陽王有忌國公之心。今早聞說，置毒酒中奉迎車駕，正欲報知，不意適來以國事相商，乞國公察之。」太祖聽說，便道：「多謝指教，我自有處置。」府門上早報說：「二位王弟到來，奉迎國公行駕。」太祖請進來相見，敘禮畢，便攜手偕行，吩咐值日將官，只在府中伺候，不必迎送，更無難色。兩位王弟心中暗喜道：「此行中我計了。怕老朱一人進宮，難道逃脫了不成。」一路上把虛言敘說了數句，將至半途，太祖忽從馬上仰天顛頭，自語了一回，若有所見的光景，便勒住馬罵二王，說：「你等既懷惡意，吾何往哉？」二王假意連聲問道：「卻是爲何？」太祖說：「適見天神說，你輩今日之宴，以毒酒飲我，必不可去，吾決不行矣。」二王驚得遍身流汗，下馬拱立，道：「豈敢豈敢！」太祖遂逡巡而去。他兩人自去回覆和陽王，說如此如此。三個木呆了一歇，說：「天神可見常護衛他的。」自此之後，再不敢萌動半星兒歹意，這也不題。

且說太祖取路而回，卻見一個潭中水甚清漪可愛。太祖便下了馬，將手到潭洗濯，偶見有花蛇五條，游來游去，只向太祖手邊停着。這也卻是爲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五回 張德勝寧國大戰

卻說太祖正在潭中洗手，只見五條花蛇兒，攢聚到手邊來。太祖暗祝說：「若天命在予，遂當一心依附我。」便除下頭上巾幘，將五條蛇兒盛在巾內。恰喜他蜿蜿蜒蜒，聚做一處不動。太祖正仔細觀看，那些值日將官並李善長、劉基、宋濂一行人，騎着馬向前來迎，太祖連忙將巾幘仍戴在頭上，路中備細說了前事，倏忽間已到府門。太祖偕衆上堂，解去衣冠，另換便服。忽空中雷雨大作，霹靂交加，望那巾幘中，燁燁有光，頃間白龍五條，從內飛騰而去，諸將的心，益加畏服。以後如遇交戰，巾裏躍躍有聲，這也不題。

未及半晌，仍見天清月朗，便同李善長、劉基、宋濂等將晚膳。杯箸方列，太祖便舉箸向劉基說：「先生能詩，可爲我作斑竹箸詩一首。」劉基應聲吟道：

一對湘江玉細攢，湘君會灑淚斑斑。

太祖蹙眉，說：「未免措大風味。」基續韻道：

漢家四百年天下，盡在張良一借間。

太祖大笑。酒至數巡，卻下階淨手，看見階前菊花，太祖又說：「我也乘興做黃菊詩一首。」遂吟與衆人聽道：

百花發時我不發，我若發時都嚇殺。

要與西風戰一場，滿身披上黃金甲。

諸人敬服，稱讚道：「真是帝王氣概！」後來天兵俘士誠，破友諒，克元帝，大約都在八九月間，亦是此時爲之讖兆。當夜盡歡而罷。次日，商議出兵攻討之事，不題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元順帝一日視朝，文武百官朝見禮畢，順帝對羣臣說：「目今大江南北，賊盜蜂起，江淮之地，十去其五；河南、河北，或復或失，不得安寧。欲待命將出徵，爭奈錢糧缺少，滿朝卿等，將如何處置？」只見有御史大夫伍十八上前奏說：「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，軍士疲弱，實可寒心，急宜選擇精勇，以衛京師。若安民莫失足食。還宜降發帑錢，措置農具。命總兵官於河南、河北，克復州郡，且耕且戰，方合古者寓兵於農之意。又常委選廉能之人，副府、州、縣官之職，庶幾軍、民得所，天下事尚可圖復。」

言方畢，武德將軍萬戶平章事朱亮祖出班奏說：「此法極善，但可行於治平的時節。方今事屬急迫，還望速開府庫，以濟饑荒，方止得饑民思亂之事。」順帝說：「若救濟饑民，開發府庫，使內帑告竭，何以爲國？」亮祖復奏道：「今郡縣貪官酷吏，刻剝民脂。況以賦稅日增，天災四至，民生因爲飢餓所苦，民貧則爲盜賊，干戈焉得不起？望陛下聽臣之言，不然恐傾亡立至矣。」順帝聽了，顏色有些不喜。右丞相撒敦便迎旨奏道：「方今民頑，不肯納稅，倘或再發內帑，軍國之需，何以供之？此乃誤國之言。」順帝聽了，因貶亮祖做寧國守禦，排駕回宮。亮祖出朝，收拾行李家屬出京，取路向寧國府進發。

不一日，來到了該管地方，吏民人等迎接了，不免有許多新官到任，參上司，接賓客，公堂宴慶的行儀，亮祖一一的打發完事。便問民間疾苦，千方百計，撫卹軍民。時值深秋光景，忽一日乘興獨步後園，見空階明月，田徑清風，徘徊於籬菊之下，作歌道：

秋風急兮寒露滴，秋月圓兮寒蟬泣。

思鄉夢與角聲長，去國心同砧韻促。

氣貫虹霓恨逐波，時乎奸黨奈如何。

空將滿腹英雄志，彈劍當空付與歌。

歌罷，縱步走過竹林邊，只見一個人也對了明月，在那裏口吟道：

銀燭輝輝四海圓，幾人得志幾人閒。

未思範老違天祿，欲效韓侯握將權。

節義有誰懷抱日，忠良若個手擎天？

茫茫大塊沉魚鱉，何處堪容魯仲連。

朱亮祖聽罷大驚，思量決非以下人品，便向前問說：「壯士何人？」那人望見便拜，回覆道：「小人是此處館夫。姓康名茂才，字壽卿，蘄水縣人。不知大人在此，有失迴避。」亮祖就對他說：「你既有奇才，何爲甘心下賤！明日當以公禮見我，我當重用。」茂才別了亮相，自思：「我做過江西參政，累建奇功，升爲參知政事，見世務不好，因而歸隱。那徐壽輝聞我賢名，數使人來迎我，我看他不足有爲，潛匿到此。近聞金陵朱公是命世之英，只是未有機會投納，幸聞徐達早晚來攻取寧國，我國託做館夫，獻城投降。你區區一個守禦，如何重用得我！」便連夜逃脫而去。

且說亮祖次日早起，叫人去召館夫，只見驛司報說：「此人昨夜不知何意，偷了一匹馬，連夜逃去，尚未拿獲哩。」亮祖沉思：「茂才是個有才無德的人。」便對驛司說：「你可令人慢慢的訪問了來回復。」正說話間，探子報道：「金陵朱公命常遇春傾兵來攻寧國，兵馬已到城下了。」亮祖便率兵一萬，勒馬橫槍來到陣前。

朱陣上常遇春恰好迎敵，兩個戰了五十餘合，亮祖佯敗退走，遇春卻拍馬追來，被亮祖一槍刺着左腿，遇春負痛還營。趙德勝因提刀接戰，力量不敵，返騎而走，卻被亮祖獲去士卒七千餘人。

明日，亮祖復出城搦戰。驍將郭英挺槍直刺過來，戰有六十多合，郭英也覺難敵，恰待轉身，那亮祖惹得火性沖天，便勒馬直追上來。早有張德勝、趙德勝、耿炳文、楊璟四員虎將，併力鬥住。郭英便抄兵轉來，五個人振了精神，把亮祖鐵桶的圍將起來。那亮祖身敵五將，橫來倒去，竟不在他心上。又戰有兩個時辰，恰好唐勝宗、陸仲亨，領了伏兵截他後路，見他們五個未能得勝，放馬跑入重圍喊殺。七個人似流星趕月一般，密攢攢不放些兒寬鬆，亮祖縱馬殺回本陣，方透重圍，冤家的馬一腳踏空，便蹶倒在地。亮祖正跳出馬外，卻望城內早有一將，砍倒了幾個把門的軍校，縱馬殺將出來，引入朱軍，都登城上排列，心中正慌，誰知一支箭颼的一聲射過來，恰中左臂腕肘之上。

諸將奮力趕來，把亮祖活捉了馬上，元軍大敗。常遇春領兵入城，一面撫卹軍民，一面請過開城投降的壯士，優禮相見；那知就是康茂才。亮祖見了茂才，便罵道：「你這賣國之賊，身爲館夫，也受君上升鬥之給，怎麼潛開城門投獻！」大喝一聲，把綁縛的繩索，條條掙斷，便要奪刀來殺茂才。卻幸得絆腳索尚不曾脫，衆將慌忙帶住。郭英連搥了三鐵簡，亮祖方纔不得近前。

常遇春喝令左右，擁過亮祖到階，大怒罵道：「匹夫無知，敢以槍來刺我，幸有護甲，不致重傷。今日被拿，更有何說？」亮祖對說：「二國交鋒，豈避生死，今事既然如此，便殺我足矣，又何必與你言。」遇春聽了益加氣惱，叫左右快推出去斬。亮祖回頭說道：「大丈夫要殺就殺，何必發怒，況既到你階前，任你凌辱，雖怒何爲。」大步的向外走去。遇春見他勇壯，心中一時轉念說：「有如此不怕死的奇男子，真也罕見。」便對諸將說：「不知亮祖可肯降否？」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六回 釋亮祖望風歸降

那常遇春看了朱亮祖慷慨就死，便轉念道：「有如此好漢！」因對衆將說：「昔日張翼德釋嚴顏，後來有收蜀之功；今我欲釋彼，以取江西如何？」衆將說：「常元帥既然惜才，有何不可！」遇春急命且寬亮祖轉來，就下帳解了縛索，問說：「朱公肯爲我用否？」亮祖國說：「生則盡力，死則死耳。」遇春急喚取上等衣冠來，與亮祖穿戴了，就說：「將軍智勇無雙，英雄蓋世，請上坐指教，以開茅塞。」飲酒間，卻把江南、江北攻取州郡的事情訪問。亮祖初次也謙讓了一會，後見遇春虛心，便說道：「江南、江北十分地面，羣雄已分據八九，若欲攻打，必由馬馱沙清山縣而入。今馬馱沙一帶，俱屬某管轄，料用一紙文書，可定之。」本日極歡而罷。次早，亮祖打發各處文書寫出，上公、德公一一招降去訖。卻有徐達領兵與遇春相會，遇春便領亮祖相見，商議攻取各處城池。就把取寧國收亮祖事情，申報金陵，不題。

且說張士誠見朱兵克取鎮江、常州、廣德、江陰、宜興、長興等處，心中甚是驚恐；欲與親戰，又恐不利，統集多官計較。恰有丞相李伯升奏說：「自古倡伯業者，國先滅亡。今朱某佔據金陵，天下羣雄皆懷不平，殿下可以書交結田豐、方國珍、陳友諒、徐壽輝、劉福通，約同起兵討伐，成功之日，分土爲王，雄羣必來合應；再一面修表到元朝納款，許以歲納金幣若干，元必納受，那時即顯暴金陵僭竊之罪，要他興兵來攻，然後我國乘他虛疲，一鼓而取之，失去州郡，可復得矣。」士誠大喜。因修書遣使，各處借兵去訖。

且說順帝一日坐朝，恰有飛報，說：「朱亮祖失了寧國，亦投降了金陵；且勾引馬馱沙、池州、潛山等處一帶，亦皆投順。」正在煩惱，忽聞張士誠遣使奉表到來，即命宣人，拆開看道：

浙西張士誠死罪上言：臣竄伏東南，豈敢狂圖，實謀全命。恆思前事，疾首痛心。臣今一洗前愆，願承新命。敬具明珠一斛，象牙二雙，敬獻。再啓：東南盜賊峯屯，若金陵朱某，尤爲罪魁；據名都，奪上郡，誘納逃亡，事難縷悉。伏乞大張神武，命將徵兇，臣願先驅以清肘腋，不勝引領待命之至。

順帝看罷，與衆官參議，只見淮王帖木兒奏說：「此乃士誠挾詐之計。臣聞立誠爲金陵所困，不過欲陛下代彼報仇耳。我兵一動，彼必乘勢去取金陵，不如將計就計，許以發兵，便徵他軍糧一百萬石；一來不費軍資，二來亦示朝廷不被其詐，方一舉兩得。」順帝又說：「不吉士誠疑心麼？」帖木兒再奏：「今士誠已僭稱吳王，陛下可賜以龍袍、玉帶、玉印、敕爲吳王，使他威鎮羣雄，他必傾心不疑，樂輸糧米矣。」帝允奏，即令指揮毛守郎齎詔及什物，同吳使到蘇州冊立士誠爲吳王。

毛守郎銜命出京，不一日來到武昌郡，即三江夏口。當先一彪人馬，十分雄猛，爲首的高叫說：「來者何人？」毛守郎即說了前情。那人說：「我是江州嶄王徐壽輝大元帥陳友諒。吾王正欲即皇帝位，龍袍等物，可將與我。」毛守郎不應。友諒縱馬向前，把守郎一刀斬訖。正是：「奸臣用計才舒手，天使無心卻沒頭。」衆軍士見殺了守郎，就將什物送與友諒。友諒回到江州，入城見了徐壽輝，俱言得龍袍、帶、印之事，壽輝大喜。便聚臣共議稱號改元。明日爲始，稱道：天完國治平元年。以趙普勝爲太師；封陳友諒爲漢國公；倪文俊爲蘄黃公；以劉彥弘爲丞相。詔到所屬州郡，話不絮煩。

卻說冬盡春來，正是元至正十八年戊戌之歲，春正月，和陽王病不視朝，未及十日，以病斃於金陵。太祖哀慟，便率羣臣發喪成服，擇日葬於聚寶山中。李善長、劉基、徐達，表請太祖早正大位，以爲生民之主。太祖笑說：「諸公專意尊我，足見盛心。但今止得一隅之地，尚未知天心何歸，豈可妄自尊大；倘或不謹，以致名辱事敗，反遺後羞。惟願齊心協力，共成大事，訪有德者，立之未遲。」十分堅拒不肯，衆人因也不敢強。

次日，劉基啓說：「金華、處州、婺（ㄨˋ）州一帶，皆金陵肘腋之患，即望主公留心！」太祖便着徐達南取婺州。劉基說：「徐元帥現鎮寧國、常州等處，若令前去，恐奸雄乘機竊發，還得主公親征爲是。」太祖傳令，以常遇春爲左元帥，李文忠爲右元帥，劉基爲參謀，胡大海爲先鋒，郭英統前軍，馮勝統中軍，華云龍統後軍，耿炳文統左軍，領兵十萬，擇日起行。留李善長、鄧愈等，權守金陵，錄軍國重事。不一日，到金華城南十瑞安營。劉基說：「此城是浙東大藩，控甌引越，誠爲重地。然最是堅固，須計取之。常元帥可領兵三於北門外搦戰，胡先鋒領兵一萬攻西門，待他兵出，當乘機取之，可必得也。」二將得令訖。

卻說守將乃元總管胡深，字仲淵，處州龍泉人。穎拔絕倫，倜儻好施。彼若周人的急，便傾囊倒橐，也是情願。聞知兵至，與副將劉震、蔣英、李福等議說：「金陵兵極強盛，三公可堅壘而守，待我迎敵，看他動靜，方以計退之。」即率兵五千出戰。兩將通了名姓，戰到三十餘合，胡深一槍刺來，正中遇春坐馬的胸膛，那馬便倒。遇春就跳下馬步戰，也有三十餘合，忽聽得哨子報來：「胡大海已乘機取城，劉震等俱各投降了。」胡深聞言大驚，慌忙領兵向南而走。遇春追殺，元軍大潰。收兵回城，具言步戰一事。太祖甚加慰勞，因說：「向聞胡深智勇，軍師何策使他來歸？」劉基說：「且再處，且再處。」

次日，令胡大海與降將劉震、蔣英、李福等領兵一萬，鎮守金華。便引兵南抵諸暨地界。元將重蒙不戰而降。南行七十里，向東徑通衢州。又東七十里，就是錢塘江。江東杭州，即張士誠之地。太祖來看，此是四通五達之地，便下令胡大海兒子胡德濟，堅築城池以爲諸州郡保障，即率兵南至樊嶺。只見那嶺四圍峭絕，險不可登，乃是處州元將石抹宜孫與參將林彬祖、陳仲真、陳安，將軍胡深、張明鑑，列營七座，如星羅棋佈，阻塞要路。遇春同副將繆美玉，率精銳爭先而行，誰想矢石雨點的來，不能進取。劉基說：「此未可以力爭。」令遇春引兵向南寨搦戰，引出胡深說話。

不多時，胡深果出來相敵。劉基向前說：「胡將軍，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佐。我主公文明仁德，真天將之英，何不改圖以保富貴？」胡深說：「公系儒生，焉知軍務，且勿勞作說客。」劉基便說：「我固儒生，公亦善戰，然排兵列陣，恐尚未能深曉。我布一陣，公能破得否？」胡深答說：「使得使得！」劉基便附常遇春耳邊說了幾句話，遇春恰把令旗轉來轉去，倏忽間，陣勢已定，就請胡深打陣。胡深走上云梯，細細看了一會，卻走將下來。不知說些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七回 取樊嶺招賢納士

那胡深走下梯來，暗想他居中豎一面黃旗，四方各按着生克，擺列旗幟，便出陣說：「此是『太乙混沌陣。』不許放箭，我自來打。」令軍士鼓譟而進。胡深驟馬直衝中央，要奪那黃色旗號。誰想劉基先叫遇春當中，登時掘下深坑，約有五十餘步，浮蓋泥土在上。胡深勢來得緊，竟跌入坑中，被撓鉤手活縛了送與劉基，劉基即忙喝退軍士，親解了縛索，便拜倒在地下，說：「望乞恕罪！」胡深木呆了一時，也不做聲。即喚軍士推過步車來。劉基攜了胡深的手，上車同到太祖帳前，便令葉琛以賓禮邀入。

卻說常遇春也馳馬追殺了元兵回來。頃間，胡深謁見太祖，太祖慌忙把手扶起，說：「今日相逢，三生之幸！當富貴共之。」胡深應道：「願展微才，少酬大德。」太祖即令設宴款待。酒至數巡，劉基說：「今日之事，不必久延，即晚便勞胡將軍取回樊嶺。」就附胡深耳邊，說了幾句話，見胡深慨然前往，即令郭英、康茂才、沐英、朱亮祖、郭子興、耿炳文六將，各領兵一千隨往。

時約三更，胡深卻向嶺下高叫：「山嶺守卒，我是胡元帥，早喫他用計捉去，幸得走脫，你們休投矢石。」元兵聽是元帥聲音，果然寂寂的不響。胡深領了兵，徑上嶺來，殺散守嶺士卒。朱亮祖、沐英、郭英等六路分兵，馳到六營，各用火炮攻打，頓時六寨火起。宜孫等併力來戰，那能抵當。宜孫領了部兵，望建寧走了。林彬祖見勢頭不好，也投溫州去訖。六將據住嶺北，待至天明，大軍齊到，便過嶺直抵處州城邊。城中守將，乃是李佑之、賀德仁，二人料來難守，開門納降，太祖入城，吩咐軍校不許驚動土民。次日下令，着耿炳文鎮守，即率兵南攻婺州。

不數日來到地界。太祖看了地勢，命在梅花嶺安營，傳令着鄧愈、王弼、康茂才、孫虎率兵取嶺。守嶺元將叫做帖木兒不花，聞知，因下嶺搦戰。自早到晚，不見勝負。鄧愈把令旗一招，恰見茂才先去攻嶺北，王弼去攻嶺南，三路並進，遂拔了老寨。不花早被衆軍拿住，送到帳前斬訖。太祖安營嶺上。卻有胡大海領烏江儒士王宗顯來見，太祖問取婺州方略，宗顯說：「城內吳世猷與顯舊相識，待我進城打探，事情虛實何如。」太祖說：「極妙極妙！」宗顯裝起行李，只說來探望親戚，入得城來，竟到吳家安下。因知城中守將，各自生心。

次日，即別了吳世猷，徑到帳中，備說細底。太祖說：「若得婺州當命汝爲知府。」次日，令金朝興統領銳卒罵戰，再令茅成駐節皋亭山接應。茅成得令前去。元將先鋒是李眉長出兵迎敵，戰未數合，那眉長轉身不快，卻被金朝興擒住。胡大海率領繆美玉趁勢追殺，誰想石抹宜孫聞知大兵到來，便率兵從獅子嶺抄路來救。

太祖就着胡大海、胡保舍分兵梅花嶺邊，截住救兵，卻令郭英引兵一萬，扣城索戰。守將是僧住、同籤帖木烈思、都事寧安慶、李相。那僧住同諸將計議，說：「彼兵乘勝而來，暫且堅守，待其少倦，方分兵三路應之。可先在甕城中掘了陷坑，我領兵出北門與戰，佯敗入城，他必追趕，待至城門，以炮火齊擊，必然跌入坑內。將軍輩宜各領兵三千，出東、西二門截殺，定可取勝。」分佈已定。

歇了數日，早有郭英縱兵趕來，看見城門大開，爭先而入，都落在坑內，四壁木石弓弩，如雨般下來。郭英急退，又有兩個大將截住去路，郭英衝陣而出，二將追殺了許多地面，方收兵回去。郭英收了殘兵來見太祖，太祖驚說：「行兵多年，尚然不識虛實，損威折土，罪過不小。」劉基向前，說：「乞主公寬宥，待彼將功贖罪。」便密付一紙，遞與郭英，說：「將軍可乘今夜，再取婺州。」郭英接過封札在手，卻自想道：「白日裏尚不能成功，黑夜如何施展。」但不敢不去。

此時乃是正月下旬，天色正黑，郭英只得領了兵卒，奔到婺州城邊，只帶一個火種，便拆開軍師封札來看，內中陳說，可竟到東南角登城。看畢，便領了兵馬，依令而行。走至其處，卻見城角損壞不完。郭英便分兵五千與部將於光，令他南門外接應，只親率兵二千，從缺處懸石而上。那士卒因地方偏僻，全不提防，都酣酣的大睡。英便輕步捷至南門，守將徐定倉卒無備，遂降。

乃大開城門，引於光五千兵殺進城來，徑到府前。李相因與帖木烈思不和，大開府治以納我兵。僧住急與寧安慶、帖木烈思等率兵奪門而走。卻有朱亮祖、胡大海、金朝興引兵截住，僧住身被數槍，且戰且走，回看四百殘兵，更不剩一個，便謂寧安慶等說：「受王爵祿，不能分王之憂，要此身何用！」遂拔劍自刎。安慶、烈思隨下馬拜降。

太祖領兵入城，撫諭了軍民，以王宗顯爲知府。甯越既定，命諸將取浙東各郡；且對諸將說：「克城以武，安民須用仁。吾師入建康，秋毫無犯，今新取婺州，民苟少蘇，庶各郡望風而歸。吾聞諸將皆不妄殺，喜不自勝。蓋師行如烈火，火烈而民必避；倘爲將者，以不殺爲心，非惟利國家，己亦必蒙厚福。爾等從吾言，則事不難就，大功可成。」諸將拜受鈞旨。

便召寧安慶、李相、徐定，問說：「婺州是浙之名郡，必有賢才，爾等可爲召來。」徐定答道：「此地有個文士姓王名禕，系金華義烏人。自幼兒生的奇異，他見了元朝政事日非，便隱於青巖山，近因饑饉，徙居婺州。又一個武士，喚幫薛顯，原是沛縣人，勇略出羣，曾做易州參將。他也見世事不好，棄職歸山。然而家貧，因以槍刀弓矢教人，今流離在此。倘主公欲見，當爲主公請來。」太祖說：「招賢下士，吾之本願，你可急急去走一遭。」

徐定出帳前去。寧安慶因進婺州戶口文冊，共二萬七千戶，計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。明日，徐定請了王禕、薛顯二人，早至帳下。太祖令文武官將迎入賬中。太祖見二人超脫，因細問治平攻取之策，二人對答如流，太祖大喜，授王禕參奏大夫，薛顯帳前指揮使。自是太祖在婺州半月時光，各處州郡，都望風歸順。乃遣胡深鎮婺州；耿炳文鎮處州，其子耿天璧守衢州；王世守諸暨；胡大海守金華，其子胡德濟守新城。分撥已定，遂率大隊人馬，向金陵而回。不多日子，卻便到了金陵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八回 誅壽輝友諒稱王

那太祖領了大隊人馬，自婺州回至金陵，文武官員，出城迎接慶賀，不題。且說江州徐壽輝，有手下陳友諒奪得龍袍、玉帶什物，獻於壽輝，擇日改了國號，即了天子之位。常慮安慶府爲江州左脇之地，不可不取。屢屢遣兵命將，皆不得利，壽輝甚是惱怒。一日，早朝已畢，遂遣陳友諒爲大元帥，統了十萬兵馬，駐小孤山。都督倪文俊，領精兵五萬，夾攻安慶。

那安慶府城，元將姓餘名闕，字廷心。世家威武，父親在廬州做官，遂居住在廬州。元統元年，舉進士及第，除授湖廣平章，真個是文武全才，元朝第一員臣子。把那徐壽輝麾下攻打的軍馬七戰七敗。聞知陳友諒領兵來攻，便縱步提戈，當先出馬，與那先鋒趙普勝戰到八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

天晚回兵。將及二更，恰有祝英領兵二十萬來接應。陳友諒便叫趙普勝攻東門，倪文俊攻南門，祝英攻北門，自統大兵攻西門，四面如蟻的重重裹來。餘闕見西門勢頭更急，心知寡不敵衆，便督敢死士三千，出城與陳友諒對戰。從古說得好：「一人拚命，萬夫莫當。」那餘闕到友諒陣中，奮起生平氣力，這些隨來的精勇，個個拚死殺來，真個是摧枯拉朽，直撞橫衝，殺得友諒遠走二十里之地。正好追趕，恰聽得倪文俊攻破了南門，餘闕大驚，把頭回看，但見城內火焰沖天，便勒馬回兵來救。

那友諒也騎馬追來，趙普勝、祝英又殺入城中，隨行兵將，俱各逃散。餘闕獨馬單槍，與賊死戰，身中了十餘槍，路至清水塘邊，以刀自刎，死於塘內。其妻蔣氏及妾耶律氏，抱了兒子德臣、女兒安安、外甥福童，皆在官署中投水而死。那餘闕死時，年才五十有六，着有五經餘氏註疏，至今學士遵爲指南。葬在南門外。後來太祖一統登基，特嘉其忠，立廟於忠烈坊，歲時致祭，這也不贅。

且說陳友諒既取了安慶，留旗將丁普郎鎮守。自領兵回到江州，朝見徐壽輝，備說安慶已取，留兵鎮守一節。壽輝大喜，正將賞功，只見倪文俊出班大喊如雷，說：「攻取安慶，全是微臣之功，不幹友諒之力！」壽輝變色，問說：「怎見是卿之功！」文俊奏道：「友諒攻打西門，被餘闕領敢死之士三千，出城大戰，友諒奔走二十里外。臣率士卒奮勇先登，衆所共知，怎說是友諒的功績？」

壽輝大怒，對友諒說：「你爲元帥，不能對敵敗走，且欲冒領軍功，欲學晉時王渾乎？」友諒說：「初時四面攻打，餘闕只是固守城池，我們兵馬誰敢先登。後來餘闕因臣攻西門勢急，只得引兵出戰，臣假作佯輸，哄他來趕，文俊方得領兵入城。設奇指示，皆臣之力。」壽輝便叱說：「休得胡說。本當治以軍法，姑念汝舊功免死。」即刻令左右拘拿印綬，不許與共軍國事；惟今朝參。友諒此時真個是：「地裂無處遮醜面，鬼門難進免羞慚。」退出朝堂，閒住在家，甚是惱恨。

原來張定邊、陳英傑兩人與友諒相善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向來彼此依附，往來極密的。一日，友諒接兩人到家，說：「壽輝昔日蘄黃起義，今日據有荊、襄地面，坐享富貴，皆出我萬死一生之力；今一旦削我兵權，安置私第，真是無義之徒，令人可惱！」定邊對說：「事有何難，今宅中家兵有五百餘人，明早可令暗藏利器，伏於朝外，只喚二人帶劍隨行。元帥佯言上殿奏事，壽輝必無所備。元帥便可挺劍行事，我二人乘機殺了倪文俊，號令滿朝文武，事可頃刻而成。」友諒大喜，說：「若得事成，富貴同之。」二人別去，不題。友諒便令家兵準備器械。

次日早晨，友諒便把家兵五百，暗暗的四散伏於朝門之外，只引力士二人跟隨。依班行禮畢，便挺身上殿，說：「昔日蘄黃起義，直到如今，無限大功，皆我一身死力成事，今日何故忘我的功勞，奪了我的兵權？」壽輝聞言大怒，喝令左右擒獲。友諒便把劍砍了壽輝。倪文俊急奪武士鐵撾，還擊友諒，早被張定邊在後一劍殺死；遂同陳英傑按劍高叫說：「徐壽輝不仁、不義，不足爲王；陳元帥英武蓋世，才德兼全，我等宜共立爲帝，享有大寶。倘有不服者，以文俊爲例！」

羣臣那個敢再作聲。那張定邊即令扛去了壽輝、文俊屍首，率羣臣下殿，呼拜萬歲。友諒說：「今日非我忍爲此不仁之事，但壽輝負我恩德，吾故仗義行誅。今張元帥扶我爲主，卿等俱宜協力同心，鋪成大事，所有富貴，我當照功行賞。」羣臣聽命。當日，友諒立妻楊氏爲皇后，長子陳理爲太子，以楊從政爲大丞相，張定邊爲江國公，兼掌兵馬大元帥，陳英傑爲武國公，趙普勝爲勇德侯，各兼平章政事。胡美、祝英、康泰三人，守淇都。建都江州，國號漢。頒詔所屬州郡，退朝回宮，不題。

卻說陳友諒原是沔陽人，漁家之子。大來做個縣吏，嫌出身不大，因棄去了職業，學些棍棒，會徐壽輝起兵，便慨然從之。嘗爲倪文俊所辱。後來領兵爲元帥，與倪文俊爭功，便殺了壽輝，害了文俊，自稱爲漢帝。此時正是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初旬的事。次日設朝，勇德侯趙普勝出班奏說：「今有池州地界，實爲我國藩籬，近被金陵竊據，我國未可安枕，望我王起兵攻之。」友諒准奏。即令普勝爲元帥，率兵五萬，攻打池州，擇日起兵。

友諒對普勝說：「金陵人多智勇，猝難取勝。可揚言攻取安慶，使其無備，庶可一鼓而下。」普勝領命，因率兵從南路來寇池州。不一日到城下安營。朱兵鎮守池州，向是張德勝、趙忠二人，聞得漢兵猝至，便議道：「此明是襲我無備耳。」趙忠說：「元帥可設備堅守，我當領兵對敵。」次早率兵一千出戰，趙忠奮勇先馳，部卒都死力爭赴，賊衆大敗。

趙忠乘勢追逐，約有五十餘里，不意馬仆，被賊兵捉去。陣上劉友仁急來救時，又被賊兵萬弩俱發，當心一箭，死於陣中。那普勝便領兵周圍困了池州，攻打甚急。張德勝在城上，把那飛弩、石炮擲將下來，賊兵雖是中傷，然衆寡莫敵。正沒理處，只見正西角上一支人馬飛奔趕來，擺開陣勢。德勝把眼細看，卻是俞通海取了黃橋、通州一路，得勝回兵來援。那通海水陸並進，士卒勇敢，普勝只得棄州而遁。通海也因升了籤書樞院密事，便與張德勝稍稍敘些心事，即日向金陵而回。

且說普勝途中聞知俞通海兵已回去，仍復引兵前來攻打。張德勝出兵對敵，普勝敗走，德勝飛奔來追，不防普勝放一標箭，正中右腿，德勝負痛奔回，四下裏被普勝緊緊圍住。卻有養子張興祖對德勝商議，說：「如此重圍，急須向金陵求救，方可解脫；不然恐糧草不支，是爲釜中魚矣。」德勝說：「這般鐵桶，誰能出去？」興祖說：「今夜一更，父親可選精銳兵三百，兒當捨命前往。」德勝依計，草了奏章，至夜付予興祖，領兵衝出。果然殺透了重圍。普勝因見他所部軍卒甚是驍勇，也不敢十分趕來。此行卻是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二十九回 太平城花云死節

那張興祖領了三百鐵騎，連夜衝出重圍，離了池州地面，那裏有曉起夜眠，渾忘卻飢餐渴飲。在路行了一日兩夜，方至潛山地界，正遇常遇春領兵巡行，興祖便具訴危困的事情，遇春說：「我已知之，特來相救。」因對興祖說：「吾聞汝智、勇，汝須如此先行。」興祖受計去訖。便令郭英、俞通海、朱亮祖、康茂才，前去四下埋伏。

次日，興祖過了九華山，徑到池州與普勝對陣逆戰，普勝便來迎敵。未及數合，興祖勒馬就走，普勝料無伏兵，乘勢趕來，約及五十餘里，日已將西，恰到九華山谷，興祖便把馬轉入谷中。普勝心中想道：「這黃頭孺兒，恰不是送死麼？到了谷中，怕他走到那裏去。」縱馬正趕得緊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兩崖上木石、箭弩、銃炮如飛蝗云集的下來。

普勝急待迴轉，那一彪兵馬，旌旗蔽日，塵土遮天，恰是常元帥旗號，只得挺槍來戰。未及數合，遇春把旗旛招動，左有郭英，右有俞通海、廖永忠，前面有朱亮祖、趙庸，後邊有康茂才、張興祖，四面夾攻，賊兵大敗，斬二萬餘人，活捉的也有五千餘人。

普勝單人匹馬，躲在茂林中。次早，收拾殘兵，止有一千餘人。低頭嘆氣，說：「今日折兵敗北，有何面目去見漢王！況漢王立心猜疑，若是回去，彼必不容，不如且走漢陽，使人求救，再作計議。」便使人詣友諒處奏知。

友諒大怒，正欲喚取殿前刑官，械送普勝回朝取決，張定邊輕聲向前，奏道：「普勝奸詐多端，膂力出衆，今駐兵求援，是欲觀陛下何意耳。若以怒激，他必引兵投降別處，是又生一敵也。主公當以好言語慰之耳。」友諒允奏，因遣人到普勝帳前，說：「元帥之功，吾已素知，必欲即日率兵親征，元帥可引兵來會。」普勝得報大喜，便率兵馳會江州。友諒見了普勝大喝道：「敗兵折將，罪將誰歸！左右快推出斬訖報來。」普勝悔恨無及。友諒既殺了普勝，因對衆人說：「池州之仇，決當親征報復。」因令太子陳理守國，以張定邊爲先鋒，陳英傑爲副將，張強爲參謀，選精兵三十萬，戰船五千只，刻日離江州，水陸並行，向池州進發。

不一日，來至採石磯太平府。守將卻是花云，並都督朱文遜、籤事許瑗，更深夜靜，不提防漢兵直抵磯下，鼓譟而前，驚惶無措。花云、朱文遜急急忙忙引兵出迎，力戰不利，便奔回太平。友諒便乘勢追至城下，四面緊圍。花云與王鼎、朱文遜分兵拒守。是月十九日，賊將陳英傑舟師直泊城南，士卒緣舟攀尾而上。那王鼎百計力拒，可恨漢兵強盛難支，且戰且罵，中槍而死。陳友諒兵奔殺入城。花云聞西南城陷，急同朱文遜來救，卻遇張定邊、陳英傑、張強三人一齊逼攻，云等力不能支，都被鉤索縛住。云妻郜氏聞夫被擒，便抱了三歲兒子花偉，拜辭了家廟，對衆人說：「吾夫忠義，必死賊手，吾豈可一身獨存。花氏止此一兒，汝等宜善視之，勿令絕嗣！」言畢投水而死。侍女孫氏大哭，徑抱了花偉，逃難去了，不題。

且說友諒進城，直登堂上，定邊擁兩將來到階前。友諒吩咐先將朱文遜斬訖，朝着花云說：「你還欲生乎？欲死乎？」花云對天叫道：「城陷身亡，古之常事。你這殺君之賊，誰貪你的富貴，還欲多言。今賊縛我，若我主知之，必砍賊爲肉膾。」

言罷，大喝一聲，把身一跳，那道麻繩盡皆掙斷，奪了階下人手中的刀，便向前來，又殺了五六人。張定邊等一齊奮力拿住。友諒便令縛在廳牆之上，着衆軍亂箭射來。花云至死，罵不絕口，是年方得二十九歲。友諒傳令安營。夜至三更，在帳中寢睡不安，只見陰風透骨，冷氣侵人，恍惚中忽聽得兩個人自遠而近，漸漸前來，高聲說：「友諒，友諒，你這逆賊，快快償我命來！」友諒近前一看，恰是朱文遜與花云，各帶死傷，被他們抱住不放。友諒大驚，極力掙脫，卻欲迴避，早被花云一箭，正中着左邊眼睛，貫腦而倒，大叫一聲，醒來乃是一夢。友諒自知不祥。

次早對諸將說知，心中正是悶悶不樂，忽報張士誠統兵十五萬來取金陵，現在攻打常州。張定邊近前，奏說：「此乃上天假陛下取金陵之便也。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。陛下但默觀動靜，若士誠克了常州，乘勝而進，則金陵必當東南之患，我兵乘虛徑入，金陵唾手可得矣。今即遣一使，前往吳國通和，然後會同發兵，必成大事。」友諒大喜，遂喚中軍參謀王若水，領了健卒數人，前往蘇州進發。行有三百餘里，忽見當先一隊人馬，爲首一將高叫：「來者何人？」若水答道：「我乃漢王駕下參謀王若水，使吳通好，望乞借路。」

那將軍大怒，近前大喝一聲，竟把若水捉住，王若水連聲叫道：「將軍饒命！」那將軍說：「我與湯和元帥，鎮守常州，因不曾與那友諒逆賊交鋒，怎麼你們悄地犯我太平，把我花、朱二將亂箭射死；今又來與那士誠通好，合兵來攻我們。我華云龍將軍，天下聞名，誰人不曉。你卻要我假道，且同你去見主公，再作區處。」原來湯和因士誠困打常州，特着華云龍引五百人衝陣，往金陵求援，恰遇着王若水，便捉了解送金陵，不題。

且說探子打聽來情，報與太祖；太祖悉知了底裏，就集衆將商議，說：「我兵雖有三十萬，胡大海等鎮守湖廣，分去了五萬；耿炳文等鎮守江陰，分去了五萬；常遇春等救援池州，又分去了五萬；今在帳下，不過十萬有餘。彼漢兵三十萬，吳兵十五萬，合謀來攻打，如何抵敵？」

俞廷玉說道：「友諒之兵善水戰，深入我境，金陵必危。不若且降，再圖後計。」趙德勝說：「不可，不可！主公德被四方，名高天下，豈可稱臣逆賊。今鐘山險峻，夜觀天象，旺氣正盛。不若權奔鐘山，且爲固守，再從別議。」薛顯上前說：「此亦不可。金陵根本重地，若棄而爲賊有，豈可輕易復得，是與宋時昺帝航海無異也。今城中尚有強兵十餘萬人，同心協力，戰未必不勝，豈可議降議遷！」衆論紛紛，莫知所定。旁有劉基笑而不言。

太祖便問：「先生何獨默然？」劉基說：「主公可先斬議降與議遷鐘山的，然後賊可破耳。古人說：『後舉者勝。』宜伏兵示隙以擊之。取威制敵，以成王業，正在此際。」太祖嘆說：「先生真不在臥龍之下！」即日取金印拜爲軍師，劉基力辭。太祖說：「方今蒼生無主，賊子猖狂，金陵危在旦夕，定賴先生出奇調度，何乃固推？」劉基方肯受命。恰好華云龍入見，備說張士誠分兵三路攻打：呂珍引兵五萬困江陰，李伯升引兵五萬困長興，張士誠引兵五萬困常州。特奉湯元帥之命，來求救兵。太祖說：「我已遣徐元帥提兵往救，想此時也到了。」云龍又備說途中遇着王若水事。太祖大怒，令武士推若水出帳斬之，便喚指揮康茂才入賬聽令。

不一會，茂才向前領旨。太祖對茂才說：「陳友諒將寇金陵，吾意欲其速到。向聞汝與友諒稱爲舊交，可修書一封，遣人詐降，約爲內應，令彼分兵三道而來。倘得勝時，當列爾功爲第一。」茂才便說：「養子康玉向曾服事友諒，令彼齎書前往，彼必不疑。」太祖大喜。茂才領命而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回 康茂才夜換橋樑

那康茂才領了太祖軍令，即到本帳修起一封書來，付與康玉，叫他小心前去，不題。卻說李善長見太祖如此傳令，便問說：「太祖方以寇來爲憂，今反誘其早至，卻是爲何？」太祖說：「大凡禦敵，促則變小，久則患深。倘二賊合併來攻，吾決難支。今如此計誘他，友諒必貪得，連夜前來，我自有計破之，士誠聞風膽落矣。」善長極口稱妙。

再說康玉齎了書，徑到友諒營前，見了營士卒，備細說有密事奏漢王。守卒報知友諒，友諒認得是康玉，便驚問說：「你隨爾主在金陵，今竟到來，欲報何事？」康玉不說，假爲左右顧盼之狀。友諒知他意思，即令諸人退出帳外，止留張定邊、陳英傑二人在旁。康玉見人已退，遂在懷中取書，遞與友諒。友諒拆開，讀道：

負罪康茂才頓首，奉啓漢王殿下：嘗思昔日之恩，難忘頃刻。今聞師取金陵，雖金陵有兵三十萬，然諸將分兵各處鎮守，已去十分之八。城中所存僅萬，半屬老羸，人人震恐。今主公令臣據守東北門，江東大橋，乞殿下乘此虛空，即晚親來攻取，當獻門以報先年恩德。倘遲多日，常遇春、胡大海等兵回，勢難得手。特此奉聞，千萬臺照。

友諒見書大喜，便問：「江東橋是木是石？」康玉說：「是木的。」友諒說：「你可即回報與主人，吾今夜領兵到橋邊，以呼『老康』爲號，萬勿有誤。事成之日，富貴同之。」因賞康玉金銀各一大錠。康玉叩首而歸。張定邊奏道：「此書莫非有詐麼？」友諒說：「茂才與我道義至交，必無有詐。今夜止留陳英傑守營，卿等當隨孤領兵二十五萬潛取金陵。」吩咐已定，只待晚來行事。

且說康玉回見太祖，具言前事。太祖拍手，說：「他已入吾掌中矣。」李善長進奏道：「此事尚未萬全。若友諒引三十萬精銳，徑過江東橋來攻清德門，亦是危事！據臣愚見，不若即刻將橋砌換鐵石，使友諒到此，頓時起疑心，不敢前進。又於橋西設一空寨，他望見營寨，必然來劫。及至寨中，一無所有，令彼驚疑奔潰。然後四圍用火攻擊，可得全勝。」

太祖大喜，即令李善長如法佈置，仍聽軍師劉基調遣。劉基便登將臺，把五方旗號，按方運動，發了三聲號炮，擊了三通鼓，諸將都到臺下聽令。劉基傳下鈞旨，說：「今夜廝殺，不比等閒，助主公混一中原，廓清妖穢，踏平山海，俱是今日打這腳樁；你等顯親揚名，封妻廕子，帶礪山河，也俱在今日。施展手段，稍不小心，有違軍令，決當斬首不饒。」

諸將一一跪說：「願領鈞旨。」劉基便令馮勝、馮國用、丁德興、趙德勝四將，領兵三千，埋伏江東橋，據虎口城諸處險隘，只等待友諒陣中馬亂，便用神槍、硬弩、火炮等物，一齊擊殺，任他奔走，不得阻攔，都只在後邊追趕；再令華高、趙良臣、茅成、孫興祖、顧時、陸仲亭、王志、鄭遇春、薛顯、周德興、吳復、金朝興十二員將佐，領兵二萬，在正東深處埋伏，西對龍江，漢兵若敗，他必沿江北走，便可率兵從東攻殺；又令鄧愈領兵三萬，待友諒兵來，便去劫他老營，截他歸路；又令李文忠領兵二萬，即刻抄龍江竟入大洋，將漢兵所有船隻，盡行拘掠，止留破船三百隻於江南邊，待他敗兵奔渡。

太祖聽令，便在臺下稱說：「此舉直令片甲不存，軍師何以留船與渡？」劉基說：「兵法上說：『陷之死地，必有生路。』昔者項羽渡河，破釜沉舟，以破章邯；韓信背水列陣，以破趙軍，俱是此法。倘漢軍三十萬逃奔採石，無船可渡，彼必還兵死戰，勝敗又未可知。惟留此破船，待他爭先逃渡，若至江心，我軍奮力追趕，破船十無一存，始爲全勝。」分撥已定，諸將各自聽令行事，不題。

卻說陳友諒親督元帥張定邊，及精銳二十萬，待到酉牌時候，都向金陵進發。偃旗息鼓，倍道而行。將及半夜，方到江東橋。友諒便問：「橋是如何？」只聽前哨報說：「是鐵石造成的。」友諒驚說：「康玉分明說是木頭的，何故反是鐵石，可再探到前面還有木橋否？」那哨子上前探看良久，回報道：「此橋長二十步，盡是鐵石甃砌成，上前去探，更無木橋。」友諒心疑，便自領兵，前行數百餘步，只見營鼓頻敲。友諒喜道：「此必茂才紮下營寨。」即令張志雄領兵前往，密呼「老康」，以爲內應。誰想志雄前至寨口，隔柵遙望，營中並無一個士卒，止是懸羊駕犬擊鼓如雷。領兵急回阻住，備說前事，不可前往，必有伏兵在彼，勿墮奸計。

友諒大驚，說：「吾被茂才誘矣。」下令急回兵北走，衆軍膽碎心驚，奔潰爭先。看官看到此想說：「若是陳友諒果有智量，且按兵不動，列陣以待，雖有伏兵，見如此強盛，也決不敢輕犯。」誰知智不及此，只是鼠竄狼奔，那裏擋得住。

此時正值暑熱，太祖穿着紫衣茸甲，張着黃羅傘蓋，與軍師登城，坐敵樓中細細而望。衆將見友諒兵馬奔潰，急欲出戰。軍師且下令說：「紅日雖升，大雨立至，諸將且宜飽餐，當乘雨而擊之──。」說話未完，果然風雨蔽天而來。太祖便擊鼓爲號，只聽得信炮震天，伏兵並起。馮勝、馮國用、趙德勝、丁德興四將把那火器追擊，驅兵來殺。

友諒軍中，惟有各逃性命，人上踏人的逃走。張定邊見事危急，高叫說：「三軍休恐，當併力殺出！」這些軍士，那裏聽令。四將分兵兩翼而攻，容賊奪路而走，只是隨後追殺。友諒急奔走本營。那本營已被鄧愈殺入，四圍放火，黑焰迷天，十萬之師、都皆逃散。友諒領了殘兵，只得沿大江岸邊奔走。

正行之際，當先一路兵截住，爲首一員大將，正是康茂才，高叫：「友諒可速來，老康等候多時了。」友諒聽了大怒而罵，便叫：「衆將中若能擒得此賊，富貴同之。」張定邊拍馬來迎，茂才橫槍敵住，從中大叫麾軍奮擊。定邊力不能支，勒馬轉走。茂才乘勝追來，活縛將士共二萬餘人。張志雄、梁柏、俞國興，解甲投降。

陳友諒引兵突圍北走。約有二十餘里，忽見旌旗蓋天，四下金鼓齊鳴，當先排着華高、趙良臣、茅成、孫興祖等十二員大將，從東驅兵掩殺過來。友諒不敢戀戰，便與張定邊斜刺殺出。恰遇李文忠、俞通淵等拘掠友諒戰船方回，路至慈湖，又是一番鏖戰，擒得副將張世方、陳玉等五人。此時友諒軍人已死大半，約剩七萬有零，沿岸奔走，自分到江邊再作區處。那想到江一望，樓船、戰艦，十無一全，訪問舟人說：「李文忠率了精銳焚掠殆盡。」

友諒仰天搥胸，忿叫說：「早不聽張公之言，竟至如此！」腰間拔出寶劍，將要自刎，那張定邊忙來抱住，勸說：「古之聖人，俱遭顛沛，臣願陛下忍一時之小忿，圖後日之大功，未爲晚也。」友諒只得上馬再行，料得來路已遠，再無伏兵，無可從容而行。那想採石磯邊，扎駐大營，正是常遇春、沐英、郭子興、廖永忠、朱亮祖、俞通海、張德勝，倍道從僻路在此阻截，殺得友諒單騎而奔。恰又遇着薛顯兵到，大殺一陣，活捉了賊將僧家奴等一十五人。止有張德勝深入賊陣，面中流矢而死。友驚慌忙同張定邊逃走，幸得陳英傑領殘兵亦至採石，合兵一處，止見破船二三百隻，泊在江岸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一回 不惹庵太祖留句

卻說陳友諒同張定邊逃竄，幸得陳英傑領了殘兵，亦到採石磯，合做一處，只見破船二三百隻，泊在岸邊。友諒且憂且喜，說：「我還有一線之路。」那些軍士爭先而渡。不移時，常遇春等將，一齊趕殺來到，硬弩、強弓、噴筒、鳥槍，飛也似的打將過來。比至江心，這些破船一半沉沒。常遇春鳴金收軍，共計斬首一十四萬三千餘級，生擒二萬八千七百餘人。所獲輜重、糧草、盔甲、金鼓、兵器、牛、羊、馬匹，不可勝數。復取了太平城，引兵回到金陵。恰好徐達同華云龍率兵去救常州，與士城連戰得勝。士誠見勢頭不好，便退兵攻打江陰。徐達等隨救江陰，正在交兵，忽報友諒大敗虧輸，士誠心膽俱碎，連夜逃遁，回蘇州去了。徐達等也班師回到金陵。太祖不勝之喜，相與設筵，慶賀諸將，各論功升賞有差。

此時已是暮秋天氣，營中無事。太祖吩咐李善長及翰林院，都各做起文書，分馳各處鎮守將吏，俱宜趁閒修造兵器、甲冑，練習部下士卒；至於牧民州府，俱要小心撫安百姓。秋收之後，及時播種麥、豆、栽桑、插竹，盡力田畝，毋得擾害民生，以養天和；至於遠近稅、糧，俱因兵戈擾攘，一概蠲免；所有罪過人犯，除是十惡難赦的，俱各放釋回家，並不許連累妻孥，羈糜日月。文書一到，大家小戶，那個不以手加額，祝讚太平天下，這也不必贅題。

忽一日，太祖心下轉道：「太平府地界，近爲僞漢友諒所陷，至今百姓未知生理如何。」便帶了十來個知心將住，潛出府中，私行打探。卻到一個庵院住宿，把眼一看，匾額上寫着「不惹庵」。迅步走將進去，只見一個老僧問道：「客官何來，尊居何處？」太祖也不來應。那老僧又問道：「尊官何以不說居處姓名，莫不是做些什麼歹事？」太祖看見桌間有筆硯在上，便題詩一首；

殺盡江南百萬兵，腰前寶劍血猶腥。

山僧不識英雄漢，只顧嘵嘵問姓名。

寫完就走。恰有一個癩狂的瘋子，一步步也走進來，與那小沙彌們一齊爭飯喫。太祖近前一看，卻就是周顛。太祖因問道：「你這幾時在何處，不來見我？」他見了太祖，佯癡作舞，口叫「告太平」一會，便塌塌的只是拜。在庵中石砌甬道上，把手畫一個箍圈，對了太祖說：「你打破一桶。」太祖一向心知他的靈異，便叫隨行的一二人，扯了他竟出庵來，把馬匹與他坐了，徑回金陵而去。那周顛日日在帳中閒耍，太祖也不十分理論。只見一日間，他突突的說：「主公，你見張三丰與冷謙麼？」太祖也不答應。他也不再煩。誰想滿城中畫鼓齊敲，紅燈高掛，早報道元至正二十一年歲次辛丑元旦。太祖三更時分，拜了天地神明、宗廟、社稷，與文武百官宴賞。卻有劉基上一通表章，道：

伏維殿下仁着萬方，德施四海。如雨露之咸沾，似風雷之並震。竊念：僞漢陳友諒，盜國弒君，乃糾僞吳張士誠，殘害善良，如茲惡逆，不共戴天。望統熊虎之師，掃清妖孽之寇，先侵左患，後劫右殃；況觀天時，有全勝之機。惟賴宸衷，奮神威之用。冒贖嚴威，不勝惶恐。謹拜表以聞。

太祖看了表章，對劉基說：「所言正合吾意。」因命徐達掌中軍爲大元帥，常遇春左副元帥，鄧愈右副元帥，郭英爲前部先鋒，沐英爲五軍都督點使，趙德勝統前軍，廖永忠統後軍，馮國用統左軍，馮勝統右軍。其餘將帥俞通海、丁德興、華高、曹良臣、茅成、孫興祖、唐勝宗、陸仲亨、周德興、華云龍、顧時、朱亮祖、陳德、費聚、王志、常遇春、康茂才、趙繼祖、楊璟、張興祖、薛顯、俞通源、俞通淵、吳復、金朝興、仇成、張龍、王弼、葉升等，皆隨駕親征調用。止留丞相李善長、軍師劉基、學士宋濂等，率領後軍，鎮守金陵。

擇日大軍進發。劉基等率羣臣餞送，隨對太祖說：「此行徑逆大江而上，從安慶水道，越小孤山直抵江州，以襲友諒之不備。彼着迎戰，我當即發陸兵圍之；彼若敗走，棄江西而奔，主公不必追襲，惟盡收江西諸郡，然後取之未遲。」太祖說：「軍師所諭最是，孤不敢忘。」宋濂因仿漁家傲一闋，以餞。詞說：

紅日光輝萬物秀，春風披拂乾坤垢。英雄豪氣凌云透，好抖擻，長驅虎士除殘寇。聖明誅亂將民救，至德仁心天地厚。旌旗指處羣雄朽，須進酒，玉階遙獻南山壽。

太祖大喜，即命李善長草記其事，刻時起兵。劉基等送至江岸而別，自去不題。

太祖不日兵至採石磯，令軍士登舟逆流而上。但見江水澄清，洪濤巨浪，風帆如箭。俄報兵至安慶。太祖因留郭英、鄧愈分兵一萬，攻取安慶。自率大兵，經過鄱陽湖口，前至小孤山。有一員大將：

身長八尺，闊面長須。一雙隱豹的瞳人，兩道臥蠶的眉宇。不激不隨，又似化成王，又似閻羅王，能強能弱，既如佩着革，又如佩着弦。提起青龍偃月刀，晃晃烺烺，掃盡寰中妖孽；跨着赤兔追風馬，騰騰烈烈，拓平海內山川。真是人世奇男，原說天邊靈宿。

這個將軍，你道是誰？就是陳友諒授他做前將軍平章指揮使，姓傅，雙名友德的便是。當初祖上住在宿州，後來移居穎州，今又徙碭山，傅善人的兒子。他祖上自來好善，施行陰德。一日間，門首忽有一個道人，渾身遍體，都是金箔般裝成的光彩，鬨動了一街兩岸的人，都來看他。傅善人也走出來看看，便問：「師父何來，尊姓大名？一一求教。」那道人說：「我貧道兩腳踏地，雙手擎天，大千世界，那個不是這廬。方今從山西平陽地方過來，俗姓姓張，人都稱我爲張金箔。」

這善人又問說：「怎麼稱師父爲金箔，其中必有緣故？」那道人又笑了一聲，便道：「你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。」便脫下了衲裰，叫喚衆人，說：「你們午間如若未有米飯的，日來未有柴燒的，家中或有老父、老母、幼女、稚男，沒有財物侍養的，或有官司橫事沒有使費的，都走到我身邊來，揭金箔取些用用也使得。」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二回 張金箔法顯街坊

那張金箔叫喚，人間若沒有錢鈔使用，無可奈何的，便到我身邊來揭取些金箔，去用用也得。只見那些人一個也不動手來取。那道人又喚道：「還有東來西去、一時沒了盤纏的，貧窮落難、一時病死沒有葬費的，都可來取些用用。」又叫道：「如有希奇古怪、百計難醫的病症也可取些去喫喫。包得你們都好。」如此叫喊了三四遍，那些人都來把他臉上的、或身上的、或腿上的金箔，都去揭取下來。也有重三分的、也有重半分的、也有重一錢的，揭了起去也不見有些疤痕，仍舊見有金箔生將出來。這些人，把金箔放在火中一煎，恰是十成的寶貝，真正好去買賣東西，做正果實用。那善人便向前，問道：「師父，你的功德真是無量；但不知緣何有厚有薄，不同的分量？」

那張金箔又道：「這是我因物平分，稱他的行事，給付與他的。孔子也曾說：『周急不繼富』。怎麼可濫予他。」傅善人便說：「請師父到我家素齋了去。」那道人說：「我也要到你家中一看耍子。」這些街上人來取金的，成千成萬，一會兒也都把些去了。那道人穿了衲掇，便同善人走入家裏來，從袖中取出一個小鳥兒，鴉鴉的叫，對善人說：「這是畢月烏精。我聞你家良善，今日遠遠的特送與你，晚來自有分曉，公可收取在臥房牀帳之內。」善人接了上手，好好的走進臥房，把鳥兒放在帳子內。正好走得出來，見這些取金箔的人，拈香點燭，一齊擁將進來，說：「我們二三十年不好的病，喫這金子下去，沒有一個不好。」還有那揭去買菜、糴米的，侍養爺、娘、兒、女的，了結官司的，殯送的，都進來把張椅子掇在廳前中心，衆人正好禮拜，一陣風過，那道人不見了。衆人說：「從來未見過有這樣神異。」各各散去，不題。

且說傅善人見衆人各自回去，走進房中，對了婆婆說了神異，便也同去看帳中鳥兒。那鳥兒馴馴伏伏，也不飛，也不叫，停在帳竿柱上，一眼兒只看他夫妻兩個。他二人看了一會，說說笑笑，道：「不知這師父將他送與我們何意。」善人說：「且到夜來再處。」轉過身到外邊，吩咐司香的，燒佛前午香，只見丫環翠兒說：「外面錢大醫，因院君將產，着人送保生丹在此。」善人說：「可多多致謝他。」丫環便出去回覆，不在話下。

看看紅日西沉，銀蟾東起，不覺又是黃昏時分了。那院君身子甚是不安，卻要上牀來睡。誰想這鳥兒不住的叫了兩聲，在帳內飛來飛去，忽然跌在席上，骨碌碌的在席邊滾做一團。那院君急把手來捉他，一道清光徑從口中直灌進去，吃了一驚。那鳥便不知何處去了。將近半夜，生下傅友德來，甚是奇偉。將及天明，那張金箔直到傅善人堂中叫了恭喜，便說：「不三十年，令郎自當輔佐真主，建立奇功。」遂別了自去。

那友德長成，果然靈異非常。他見元綱不整，便從山東李善之起兵，剽掠西蜀；後來李善之事敗，便下武昌，從了友諒。前日，友諒爲朱兵敗於龍江，因使友德把守小孤山。他明知友諒所爲不正，特來投降。太祖見了他，心中暗喜，便問道：「既爲漢將，何以復來？」傅友德拜說：「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；昔陳平棄楚，叔寶投唐，皆有緣故。聞殿下神明英武，聖德寬宏，願竭駑駘，萬望不拒。」太祖便授帳前都指揮。即日領兵直抵九江五里外安營，不題。

且說友諒自龍江敗回，懊悔自家遠出的不是，因此只守原據地方。只道自不來惹人，人也不來惹他，只與諸姬嬪，每日在宮內飲酒歡歌的快樂。一聞天兵突到，以爲從天而下，驚得魂不附體，急召張定邊議論抵敵。定邊說：「金陵將士，足智多謀，前者三十萬兵馬入龍江，被他一鼓戰敗。今孤城弱卒，怎能抵當！倘先困吾城，進退無路了。以當今之計，不如暫幸武昌，以圖後舉。」友諒依計，即刻傳旨，令眷屬收拾細軟、寶貝，輕裝快輦，率近臣今夜開北門，徑走武昌權避。

次日，太祖列陣，叫探子去下戰書。探子回報：「城門大開，城中父老皆出城迎伏道左，說：『漢王昨夜挈官潛遁去了。』」太祖大喜，便率將佐數員及文官幾人，入城安撫百姓。收穫友諒華蓋、日月旗傘等物。其餘軍卒，並不許騷擾地方。次日，留黃勝、章溢鎮守。即統本部進至饒州。守將李羅庚開城十里外迎接。因把兵馬直趨南昌府。守將王文任，也出城投降。太祖分撥葉琛、趙繼祖守南昌；陶安、陳定守饒州。陶安向前，說：「自從主公交車駕往返，皆得朝夕依附，今承命守饒州，遂未能日傳主公顏色，奈何奈何！」太祖說：「如此重地，非公不可撫理。」

陶安拜謝，自去料理府事。只見袁州歐普祥，龍泉彭時中，吉安曾萬中等，俱獻表納款。又有康茂才前奉軍令，引兵直下蘄黃、興國、沔陽、黃梅、瑞州等處。誰想各郡聞知大駕親征，沒一處不聞風來降。是日，茂才領全兵而回，盡有江西之地，進帳覆命。太祖正在歡喜，卻有探子報說：「南昌府原任漢將祝宗、康泰二人，同謀殺了知府葉琛，守將趙繼祖，復據了城池，甚是毒害無理。」太祖聞報大怒，便遣徐達、鄧愈、趙德勝等，領兵一萬，即刻攻復。臨行吩咐：「不五日，大隊人馬便到，爾等宜盡心徵捕，毋得走了逆賊。」那徐達星夜兼程而往。

不一日，來到南昌，四下裏把兵圍住，就布起云梯。頃刻間，軍士奮勇上城，把祝宗、康泰二人捉住，落了囚車。次日，太祖恰好也統兵來到，徐達等出城迎接了，便解送囚犯到太祖面前。太祖吩咐軍中設祭，遙望葉、趙二靈所葬之處，將祝宗、康泰，斬首致獻訖。因對諸將說：「南昌爲楚重鎮，又是西南屏藩，今得其地，是陳氏斷右臂；而士誠亦爲膽寒。」即遣朱文正、鄧愈等鎮守南昌，自回金陵，不題。

且說原先太祖下了處州，有苗將賀仁德、李伯之投降。太祖因命耿炳文暫離長興，來此鎮守。後來長興一帶地方，被士誠攪擾，便着孫炎知府事，以元帥朱文剛、王道童等協力撫治。耿炳文仍去鎮長興。那賀仁德、李佑之二人，各懷異心，只恐鎮守金華胡大海來援，因是未敢動手。乃密交金華苗將劉震、蔣英、李福，約定彼此各殺守臣，共據其地，以圖富貴。劉震等允許，便招集苗兵數百，只乘空隙兒下手。適值二月初九，李伯之、賀仁德、陰謀乘元帥朱文剛與知府孫炎、王道重，在衙設宴，暗率苗兵三千餘圍定。一聲鑼響，殺將進來。

朱文剛即提劍上馬接戰，大罵道：「國家何負於汝，汝乃反耶？若不急降，砍汝萬段。」李佑之提槍來戰，文剛連斷其槊。他見勢難抵敵，便把手招動，苗兵亂來攢住，文剛轉戰殺出，不提防賀仁德從後心一槍，墜馬而死；王道童亦遇害。仁德把孫炎夫妻二人，幽拘在暗室中，逼他投伏。孫炎自思不久救兵便到，就哄他說：「倘若不殺我，即成汝謀。」李伯之看他終是不屈的心事，因對賀仁德說：「到晚來再處。」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三回 胡大海被刺殞命

且說李伯之見孫炎終有不屈的光景，恐留着他反貽後患，約莫黃昏時候，將酒一斗、雁一隻送與孫炎，說：「以此與公永訣。」孫炎拔劍割雁肉來喫，且舉卮酌酒，仰天嘆了數聲，說：「大丈夫爲鼠輩所擒，不及一見明公，在此永訣；然萬古之下，芳名自存。恨這賊奴，天兵到來，難逃凌遲碎剮。但笑肉臭，狗都不要喫他！」苗兵大怒，瞋目而視。孫炎飲酒自若，持劍在手，喝令士卒前向羅跪，吩咐說：「我且死，這身上紫綺裘，乃主公所賜，不得毀亂。」回顧其妻王氏已自縊而亡，遂自刎而死。

賀仁德、李伯之因據有其城，千戶朱絢潛夜馳赴金華，報知胡大海；大海大驚，急命劉震、蔣英、李福等點兵前去拿獲逆賊。那劉震向前，說：「此賊全丈標槍，元帥往戰，須備弩箭纔好！」大海便入賬中，獨背自備弩箭，不想蔣英從背後把劍直刺透大海前心，一時身死。次子關住、郎中王愷、總管張誠俱遇害。適有大海長子胡德濟在諸暨聞變，便奔到李文忠帳前，訴說前事。文忠即刻點兵攻復，路至蘭溪，衆賊棄城而走。德濟奮力直追，以報父仇。恰好追到一個去處，上臨星斗，下瞷深溪。劉震、蔣英、李福三賊見無去路，也冒死殺來。

德濟眼到手落，一刀削去，把李福腰斬做兩段。劉震正待持槍來刺，那刀頭一轉，把槍頭砍將下來，德濟大叫：「賊奴休走！」劉震連人和馬跌落深溪，被朱兵亂刀殺死。蔣英自知無用，連忙跳下馬來投降，德濟說：「殺我父親，正是你這賊子，不殺你等待何時！」也一刀砍下頭來，轉馬回報文忠，不題。

卻說千戶朱絢，見劉震等三賊刺死胡大海，便獨馬奔出金華。乃潛身到處州地面，糾集向來所與將士，約有兵五六百人，攻打處州。那賀仁德、李佑之，一齊殺出，被朱絢背城而戰，徑據了城門，不放二賊回城。那二賊只得奔走劉山。朱絢吩咐將士百人，守住四門，前領衆軍追殺。仁德且戰且走，恰巧爲馬所蹶，被軍士活捉了過來。

李伯之見捉了仁德，心下自慌，槍法都亂了，急急落荒而逃。朱絢拈弓搭箭，一箭正中伯之咽喉而死。收軍回城，把仁德斬首號令，差使報捷金陵。太祖聞報，深羨胡德濟爲父報仇；朱絢獨身恢復，實是難得，各令賞金百兩，銀五千兩，嘉賞功勳，升受有差。因命耿天璧鎮守處州。且對軍師劉基說：「自隨我征戰以來，攻城守隘，死於國事者，皆忠義之臣，不可不封，以獎勵將士。」即喚工作局設廟於金陵城，塑耿再成、胡大海、廖永安、張德勝、桑世傑、花云、朱文遜、朱文剛、孫炎、葉琛、趙繼祖等像，論功追封，歲時剿已，不題。

卻說花云的侍女孫氏，見主母郜氏身死，便抱了三歲孩兒花煒逃難，誰想被友諒部下百戶王元所擄。元見孫氏色美，強納爲妾。孫度不從，必與此兒同被殺害，因不得已從之。後來友諒侵入龍江，王元往江州運糧，因挈孫氏與妻李氏同住。花兒晝夜啼哭，妻李氏甚惡之，欲寘之死。孫氏跪位，說：「萬望夫人憐憫勿殺，妾當丟在草野之中，把人抱去，乃是夫人天地之德。」李氏聽了，吩咐：「抱了去，可就來。」

孫氏出門，抱至江邊，拜告了天地，說：「花云是個忠義好漢，死節而亡。天如憐念忠魂，俾其有後，頃刻之間，當有舟師救渡；倘命或該絕，妾身當抱此兒，共赴江水，葬於魚鱉之腹──」言未了，只見蘆葦中簌簌的響，有一個人似漁翁打扮，出來備問其故，孫氏對他說知，漁翁嗟嘆不已，便說：「我當爲你哺育此兒。」因引孫氏到家中。孫氏細細看了所在，認識了東西南北，便在身上取出金環一隻、銀釧一隻，與漁翁，說：「此物權爲收養之資，後日相逢，當出環釧配合爲記。」再四叮嚀，灑淚而別。仍歸王元家中，服事正室李氏。

至次年辛丑，太祖舉兵代漢，友諒見勢大難敵，竟棄江州奔到武昌。王元也帶軍前去，惟留妻與妾孫氏在家。孫氏聞太祖駐紮江州，因往漁家索此兒，以獻太祖；不意漁翁無子，且愛他聰明，決不肯還，孫氏只得歸去。號哭了七日七夜，因正妻李氏怒罵而止。後復往漁家索之，湊巧漁家往江上捕魚，其妻亦送飯，反鎖此兒在屋子裏。

孫氏撬開房門，竟負此兒而逃。奔至城中，誰想太祖大駕已去江州。孫氏進退無路，又恐漁翁追尋，只得向夜到江渚邊、深草內歇了一夜。次早，出江口買舟過江，又遇陳友諒南昌兵敗，爭船而渡，造次中，孫氏並花兒俱被捱落水中。孫氏落水，緊抱花兒不放，出沒波浪中，忽見水上有大木如圍一條，溜將過來，孫氏大喜，遂摯兒攀木而坐，漂來漂去，倏入一個蓮渚間，內外、上下俱有荷葉遮蔽。孫氏與兒躲閃不出，因摘蓮子充飢。

凡在淺渚坐木上，已經八日，得不死。孫氏默祈天神保護。時已半夜，急聞岸上有人說話，孫氏高聲求救。只見月明中，一老翁駕了小船，行入渚中，細問來歷，因引孫氏並兒上船，且說：「你既是忠臣之裔，我當送至金陵，你勿驚慌。」孫氏與兒坐船內，耳邊但聞如暴風、疾雨，眼裏只見這船或旋上頂，或涉江灘。欲知孫氏能否脫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卮（ㄓ）：古代盛酒的器具。

2瞋（ㄔㄣ）：怒目瞪視。

3寘（ㄓˋ）：同置，即安放。

4裔（ㄧˋ）：後代子孫。

# 第三十四回 花云親義保兒郎

卻說老者將孫氏送到金陵，說道：「天色方明，金陵已到，我當送你進城。」進得城來，正遇李善長路間判斷公事。吏人將此事報知，說：「有太平府花云侍女，抱小兒來見。」善長即便喚到面前，那老者具說了一遍。善長嘆說奇異，就引孫氏等來見太祖；太祖把花偉坐在膝間，謂衆官說：「我不意花將軍尚有此兒，真是將種。」因喚老者入問名姓，並賜以金帛。太祖說：「花將軍殉身報國；孫氏艱苦救兒，忠義一門，真正難得。」詔封孫氏爲賢德夫人，花煒襲父都指揮之職。待年至十六歲，相材任用。選給官房一所與住，月支米祿優養。

光陰無幾，又是元至正二十三年，歲次癸卯，三月天氣。那陳友諒逃至武昌。建築宮闕、都城、朝市、宗廟。時當初夏，友諒視朝，諸文武百官，三呼拜舞禮畢。乃宣江國公張定邊向前問道：「金陵恃強侵我江西，此仇不可不復，寡人也日夜在心。前者下詔命卿等招兵買馬，不知到今，共得幾何？」定邊對說：「主公雖失江西，而江北兩淮、蘄、黃等處地方，糧儲不少。即今諸路年穀不登，人民饑饉。聞殿下招兵，俱來就食。羣雄、草寇來投伏者，計有六十餘萬人。」友諒又說：「軍兵雖足，這些盔甲、器械、舟船、髏櫓，恐未能悉備停當。」定邊說：「臣同陳英傑百計經營，幸已周備了。」友諒又問：「糧草濟得事麼？」定邊把手指計算了一番，說：「以臣計料，也有一百三十餘萬，儘可支持。」友諒大喜，說：「既如此，便可發兵收復江西，並下金陵，以報前仇。──」

言未畢，只見丞相楊從政，出班啓奏：「若論此仇，不可不復，奈金陵君臣智勇足備，不可輕敵。以臣愚昧，細思吳王張士誠，他與朱家久是不共之仇，且兼三吳糧多將衆。今主公既欲收復失地，並取金陵，莫若修一封書，遣一個能言之士，往吳國連和，說以利害，使彼憤怒發兵，與朱家作對。主公再令二人，一往浙東說方國珍；一往閩、廣說陳友定，一同發兵攻打金陵，則朱兵必當東南之敵。主公然後統了大軍，前驅而進，那時取金陵，在反掌之間矣。」友諒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「此計最妙。」遂遣邱士亨往蘇州，孫景莊往溫州，劉汶往福建，刻日起程。

且說邱士亨不日間已至姑蘇，竟到朝門外伺候。卻有近臣奏知，因引他入見。士誠問了些閒話，便拆書觀看，念道：

寓武昌漢王陳友諒，書奉大吳王殿下：伏爲元綱解紐，天下紛紜，必有英才，後成功業。茲有金陵朱某，竊形勝之區，聚無籍之徒，侵吳四郡，奪我江西，心誠恨之，時圖恢復。乞念舊好，共成其勢，兩力夾攻，必可瓦解。兩分其他，各復其仇，利莫大焉。特命小使會約，乞賜明旨。依期進兵，萬勿渝信。友諒頓首再拜。

士誠得書大喜，因對士亨說：「孤受朱家之恥，日夜飲恨，力不能前。若得爾主同力來攻，孤之願也。」因重賞士亨，約期起兵，令他回國，不題。

次日，士誠便同元帥李伯升、御弟張士信、副帥呂珍，商議乘漢兵夾攻，即當親征，以復故土。只見丞相李伯升進奏道：「漢王從江下攻金陵，舟師甚便。我若先投其鋒，彼必與我相迎。那時漢兵乘虛而入，是於漢有益，於吳有損。以臣愚見，可先領兵從牛渚渡江，攻採石、太平、龍江等處，只約漢兵攻池州西路，則金陵之師，必悉力以拒二敵，此時殿下統大兵，乘虛直搗金陵，勢必攻破矣。」又說：「宋主韓林，近處安豐，亦我之肘腋。以兵攻之，彼必不勝，決請救於金陵，是我得安豐，且分金陵勢也。」

士誠聽計，說：「極妙！極妙！」遂宣呂珍、張虯、李定、李寧四將，領兵十萬，攻取安豐。自領大部人馬，竟向金陵進發。又說：「卿等宜戮力同心，攻復舊壤，平定來地，並取金陵。遂有淮東，俱當割地封王，以酬功賞。」四人領命，竟取路望安豐而來。

宋主韓林，聞說吳兵驟至，大驚，急請劉福通計議。福通說：「主上勿憂。」便引羅文素、鬱文盛、王顯忠、韓咬兒，率兵二萬迎敵。吳兵陣上，早有張虯領兵一萬，到城下搦戰。這邊羅文素等四將，力戰張虯，張虯力不少怯，鬥上四十餘合。卻笑羅文素、鬱文盛二將，並馬轉過東來，那張虯一錘飛去，連中二人面門，都翻身下馬，被亂槍刺殺。韓咬兒見勢不好，持鞭趕來，張虯也轉過一錘，把他腦蓋打的粉碎。王顯忠急要逃走，張虯縱馬奔到，大喝道：「休走！」輕舒猿臂，把顯忠活捉了在馬上。劉福通因此棄陣逃回。吳兵擁殺過來，十亡八九。

韓林傳令堅閉城門，再處。便同福通商議，說：「吾聞金陵未公，兵強將勇，仁義存心，若往彼處求救，必不見拒。」便修表，遣太尉汪全從水關浮出，抄河路十五里，方得上岸，星夜奔赴金陵。

正值太祖升殿，早有近臣上前啓說：「北宋韓林，有使臣到此。」太祖召見了，便拆書來看道：

北宋玉韓林，頓首再拜上，金陵吳國公朱殿下麾前：切念我公威震海內，德薄四方。林本欲助手足之形，佐張皇之勢；奈因奸黨阻梗。今漢賊窺伺江西，吳寇攻擾安豐，望驅一旅之師，以解倒懸之急。林雖無用，亦當圖報。勢在旦夕，懸拜垂仁不宣。

太祖看書畢，便令江全館驛筵宴。遂對衆將說：「今吳困安豐，韓林求救，此事如何？」軍師劉基說：「此正士誠『假途滅虢之計』。欲圖我金陵耳。安豐是淮西藩蔽，若有疏失，則淮西不安；彼得淮西，必取江南。漢兵又從江西來夾攻，則我有分爭之禍矣。」

太祖聽得，細思了一會，便問：「似此奈何？」劉基說：「凡有病，須醫未定之先。主公可同常遇春領兵先救安豐。便遣人往江西調徐達兵來，隨後策應，庶幾淮西、江南、兩保無虞。」太祖又說：「我離金陵，吳兵必來襲我；徐達離江西，漢兵必來攻擾，是內外交患了。」

劉基說：「臣與李善長、湯和、耿炳文、吳良、吳禎領兵十萬，鎮住金陵、常州、長興、江陰一帶地方，便足拒絕吳師；江西有鄧愈、朱文正，領兵五萬，亦可拒友諒。主公此去，若定淮西，然後或破漢或破吳，但滅得一國，大事可成矣！」

太祖稱善。便令汪全先回，教宋主堅守城池，自領三軍，即日來救。汪全拜謝先去。次日，令常遇春、李文忠，領兵十萬徵進。留世子朱標，權理朝政。劉軍師同李丞相協掌軍國重事；再傳檄與湯和、鄧愈知道，須嚴整軍馬，提防東吳及北漢之寇。分遣已定，剋日領兵，望安豐進發。

不一日，進泗州界上，傳令安營。忽汪全馳至，泣拜說：「臣未到安豐。中途聞知呂珍、張虯，攻破城池，把臣主及劉福通等，盡皆殺害，據有安豐了。」太祖聽說大怒，下令諸將，努力攻取，拿獲二賊，與宋王報仇。又對汪全說：「爾主既滅，你亦無所歸，不若留我麾下，復署舊職。」汪全拜謝受職。即日兵至安豐，正南七瑞安營。

且說呂珍，張虯，得了安豐，不勝之喜，終日飲酒爲樂。忽報朱兵來救，二人大驚，呂珍說：「金陵兵未可輕敵。今夜可令部將尹義，先將金帛輜重，送赴泰州。明日我輩方領兵對敵，勝了不必說起；若是不勝，便棄城而走，仍奔泰州，以圖後舉。」張虯說：「極妙！」當夜收拾起細軟貨物，付尹義押赴泰州去訖。

次日，分兵五萬，張虯鎮後，呂珍當先，旗門開處，早有常遇春橫槍在馬上殺來。呂珍與常遇春戰有許久，呂珍力怯便走。遇春追趕約有十數里，猛聽一聲炮響，卻是張虯領兵五萬突出，把遇春三千兵困在核心。遇春大怒，奮勇喊殺如雷。卻好太祖大隊人馬也到，遇春望見我兵軍旗號，催兵在內衝殺，三入陣中，三拔其幟，吳兵大敗。呂珍、張虯領兵徑奔泰州去了。

太祖鳴金收軍。入城撫民方罷，忽有哨子報說：「左君弼領兵來取安豐。」太祖對諸將說：「吾方欲乘此取廬州，可奈這賊又來攻擾，是自取其禍了。」即令衆將披掛上馬迎敵。只見左哨上郭英挺槍直取君弼。戰未數合，後陣上常遇春、傅友德、李文忠、廖永忠、朱亮祖、馮勝、馮國用、康茂才、薛顯，一齊擁殺過來，君弼捨命急走。忽撞一彪軍馬又殺將來，正是徐達，在江西得勝，領兵而回，當先阻住。君弼無心戀戰，領殘兵奔入廬州城，堅守不出。朱軍四面圍打，徐達收兵，參見了太祖。備說主公威德，江西已定。今蒙軍令，特來廬州策應軍情。太祖因與徐達計議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假途滅虢（ㄍㄨㄛˊ）：春秋時，晉國爲滅虢國，向虞國借路，滅虢之後，回師途中，也把虞國消滅了。

# 第三十五回 朱文正南昌固守

卻說太祖與徐達合兵一處，日夜計取廬州，不題。且說僞漢陳友諒，一日設朝，張定邊出班奏說：「近聞金陵朱某，領兵十萬去救安豐，殺敗了張虯、呂珍；不意左君弼來相助，亦遭困敗，迫至廬州，堅閉不出。徐達亦往廬州接應，日夜攻打，即今金陵與江西兩地皆虛，主公正好乘隙，以圖報復。」友諒說：「朱某既空國遠戰，卿等可領兵直搗其境，先取了江西，後克了江南，金陵便可圖了。」因令丞相楊從政權軍國重事；皇后楊氏權朝政。自與太子陳理、張定邊、陳英傑等，率水陸軍兵，共六十萬，戰船五千只，刻日由武昌進發，竟過鄱陽湖登岸，至南昌府，離城十瑞安營。

卻說南昌，正是太祖侄子朱文正，同左軍元帥鄧愈、趙德勝把守，聞知友諒兵到，便商議說：「此是知我主公遠在淮東，故乘虛入境，來取江西耳。但城中兵少，恐難抵敵，似此奈何？」德勝對文正說：「將軍且勿憂。如今只留一千兵守城，待小將同張子明，夏茂誠，率兵一千出城迎敵。」朱文正說：「雖然如此，賊兵勢重，未可輕視。」德勝說：「不妨。」便領兵出陣來戰。

漢兵陣上，早有張定邊兒子張子昂，縱馬相對，被德勝一槍刺於馬下。那陣中有金指揮急來抵敵，又被德勝飛箭射倒，斬了首級。德勝便把子昂的頭懸在槍竿上，高聲叫說：「再來戰者，當以爲例！」定邊看見兒子的頭，放聲大哭，便舉刀上馬，奔出陣上，與德勝戰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陳友諒見定邊勢力不加，便催兵混殺過來。德勝陣上張子明等四將，一齊擋住。那德勝奮勇爭先，以一當百，殺得漢兵大敗而奔。德勝也不追趕，收兵入城。

朱文正說：「今日元帥虎威，足破賊兵之膽。但勢終難敵，彼必復來困城，還宜修表，令人急往廬州求救，庶保無失。」即遣百戶劉和，齎表前去。誰想劉和出城未數里，竟被賊兵拿住。劉和見事敗，便將表章扯得粉碎，把口嚼做糊泥一般，隻字也看不出，就跳入江中而死。

友諒心知此是求援，便於夜間把南昌四面圍住，高叫：「城中將士，可速來投降，共圖富貴。」鄧愈等厲聲大罵道：「弒君之賊，還不知天命，賊巢不守，反來圖謀江西，是自取敗亡了。」因令衆將分派各門拒守，日夜提防。那友諒用云梯百計攻擊，鄧營將士卻用炮石等項，飛打過去，漢兵中傷者，不計其數。時已月餘，文正等計算說：「劉和去久不回，大都途中爲賊兵所害，還須令人再行方好。」只見張子明向前說：「待末將駕着小船，乘夜越關而出，必然無害。」文正便修表，着子明齎發，依計向夜而行。

誰想友諒圍住南昌，又分遣知院蔣必勝、饒鼎臣等，將兵一萬，攻打吉安。那吉安守將明道，與參政粹中、親軍指揮萬中，兩情不睦，那明道潛通必勝約期來攻，以城中火起爲號。萬中迎戰被殺，粹中見勢便走，又被仇家黃如潤所執，便與知府朱華、同知劉濟、趙天麟，一齊械送至友諒帳前，被友諒殺了，統號令於南昌城下。

文正等安然不理。是日，攻城益急。指揮趙顯銳卒開門奮戰，殺了漢平章劉進昭、樞密使趙祥；又有謝成，首冒矢石，竟活捉他驍將三人，賊兵方退。惟是趙德勝夜裏巡至東門，被賊一箭，正中腰眼，深入六寸。德勝負痛拔出，血流如注，因撫腹嘆道：「吾自從軍，屢傷矢石，其害無過如此。大丈夫死何足惜，但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，勳垂竹帛耳！」言訖遂卒。文正等三軍大哭失聲，即具棺椁殯殮。益加小心堅守。

卻說張子明潛夜駕小船，越水關，曉夜兼行了九日，方抵牛渚渡登岸。又經四個日頭，到得廬州，入見太祖，上表求救，太祖說：「這賊乘虛取我江西，大爲可恨。」因問：「兵勢若何？」子明答說：「彼兵雖多，然聞死者亦不少，此時江水日涸，賊之戰艦，皆不利用；況師久乏糧，大兵一至，必可破矣。」太祖因囑咐子明先回，說：「但堅守一月，吾當取之。」

子明辭了出帳，還至湖口，恰被友諒巡兵捉住，送到友諒帳前，子明略無懼色。陳友諒便說：「你招得文正來降，必有重用。」子明暗想道：「若不假從，必至誤了軍國大事，不如順口應承，且到城下，再做區處。」便應道：「這個盡使得。」友諒大喜，就封子明爲親軍萬戶侯之職。

子明拜謝，便說：「待我去招他來降。」走至城邊，大叫說：「前蒙元帥命末將到廬州上表，主公吩咐道：『元帥謹守城池，目下便統大兵自來。』不期回至湖口，爲漢兵所獲。友諒要我招元帥來降，我特佯詐脫身，來見元帥，告知此情。我今必然死於賊人之手，望元帥盡忠報國，與主公平定天下！」言訖下馬，撞階而死。友諒大怒，說：「吾被這廝所誘了。」命左右梟子明首級，懸於南昌城外示衆，不題。

卻說太祖聞南昌被圍，因還金陵，集諸將商議說：「我今欲救江西，猶恐呂珍、張虯、左君弼，襲我之後；又聞張士誠起兵二十萬，侵犯常州四郡，湯和等與戰，又不見勝。似此二路兵來，如何設法應敵？」衆將都說：「江西離此尚遠，今蘇湖一帶地方，民衆肥饒，宜先攻打。待士誠平復，盡力去攻友諒，庶金陵無肘腋之患。」惟劉基說道：「士誠自守彈丸，今雖侵犯東南，有李丞相、湯鼎臣、耿文炳等，連兵拒守，包得不妨。若呂珍、張虯、左君弼等，乘虛襲後，可留一條，領兵五萬，駐於淮西，則三賊亦不足懼。惟友諒居上流，且名號不正，宜先剿滅陳氏，後除士誠，如囊中物矣。」

太祖想了一回，說：「陳友諒剽輕而志驕，專好生事；張士誠狡懦而器小，便無遠圖；若先攻士誠，友諒必空國襲我金陵了。攻取自有先後，軍師所見極是。」因令常遇春、李文忠、發兵十萬，再起淮西水軍十萬，同救江西，攻取友諒。刻日從牛渚渡人大江，逆流而西。

此時正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，秋七月中旬。太祖乘龍舟中，有王禕，宋濂、常遇春、李文忠等在側，太祖嘆說：「秋江入目，忽起壯懷，卿等可作一詞，以記秋江之景。」王禕援筆而就，太祖取來一看，只見寫道：

蘆花飄白絮，楓葉落紅英。霜凋嫩芰，又青又赤映清波；露滴殘荷，半白半黃浮水面。漁舟橫蕩，商韻徹青霄，畫舫輕搖，網珠羅碧水。又若萬點寒云，歸鴉飛落晚洲前；一團練雪，野鷺低棲平渚上。岸畔黃花金眼，樹頭紅葉火龍鱗。

太祖看畢讚道：「直寫出秋江景色，極佳，極妙！」宋濂亦賦詩一首道：

清水秋天晚，孤鴻落照斜。

一航風掉穩，迅速到天涯。

太祖大悅，說：「浙江才士，二人不相頡頏。學問之博，王禕不如宋濂；才思之宏，宋濂不如王禕，各成其妙。」兩人俱賜帛五匹。說話之間，卻報前路人馬已抵鄱陽湖口，早有探馬報於陳友諒得知。友諒便宣張定邊，及帳內多官計議迎敵。張定邊沉思半晌，便上前奏道：「臣已有計在此。」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頡頏（ㄒㄧㄝˊ ㄏㄤˊ）：頡，鳥向上飛；頏，鳥向下飛。比喻上下。

# 第三十六回 韓成將義死鄱陽

那張定邊國友諒會集多官，計議迎敵，上前奏道：「可先驅船據住水口，彼不能入，則南昌不攻自破；不然彼得進湖，與鄧愈等裏應外合，必難取勝。」陳友諒說：「此見極是。」急傳令取南昌兵及戰船，入鄱陽湖口，向東迎敵。兩家對陣，在康郎山下。朱營陣上徐達當先奮殺，把那先鋒的大船擁住，殺得血染湖波，船上一個也不留，共計一千五百零七顆首級，乃鳴金而回。太祖說：「此是徐將軍首功，但我細想，金陵雖有李善長衆人保守，還須將軍鎮攝方可。」因命徐達回守，不題。

次日，常遇春把船相連，列成大陣搦戰。漢將張定邊率兵來敵。遇春看得眼清，彎弓一箭，正中定邊左臂；又有俞通海將火器一齊射發，燒燬了漢船二十餘隻，軍聲大振。定邊便叫移船退保鞋山。遇春急把令旗招動，將船扼守上流一帶，把定湖口。那俞通海、廖永忠、朱亮祖等，又把小樣戰船，飛也來接應，定邊不戰而走，漢卒又死了上千。

到了明日，友諒把那戰船洋洋蕩蕩一齊擺開，說：「今日定與朱某決個雌雄。」太祖陣上，也撥將分頭迎戰，自辰至酉，賊兵那裏抵擋得住。卻見朱亮祖跳到一隻小船來，因帶了七八隻一樣兒飛舸，戴了蘆荻，置了火藥，趁着上風，把火刮刮燥燥的直放下來。那些賊船，煙焰障天，湖水都沸。友諒的兄弟友貴，與平章陳新開，及軍卒萬餘人，盡皆溺死，賊兵大敗。友諒見勢力不支，將船急退。

那廖永忠奮力把船趕來，見船上一個穿黃袍的，軍士們盡道是友諒，永忠懸空一跳，竟跳過那船上去，只一槍刺落水中。仔細看時，並不是友諒，卻是友諒的兄弟友直。原來友諒兄弟三人，遇着廝殺，便都一樣打扮。混來混去，使我們軍中廝認不定，倘有疏虞，以便脫逃，此正是老奸巨猾處，然也是他的天命未盡，故得如此。太祖鳴金收軍，在江邊水陸駐紮，衆將依次獻功。太祖說：「今日之戰，雖是得勝，未爲萬全，尚賴諸卿協力設法，獲此老賊，以絕江西日後之患。若有奇謀者，望各直陳。」

俞通海說：「我們兄弟，今夜當領兵暗劫賊營，使他大小士卒，不得安靜。來日索戰，卻好取勝，此亦以逸馭勞之法。」只見廖永忠也要同去。太祖便令點兵五百，戰船十隻，囑咐俞通海等小心前去，約定二更時刻，將船悄悄的掉到友諒寨邊。那些賊兵屢日勞碌，都各鼾鼾熟睡。朱兵發聲大喊，一齊殺入，賊兵都在夢中，驚得慌慌張張，那辨彼此。朱兵東衝西突，直進直退，那賊人只道千軍萬馬殺入寨來，混殺了一夜，天色將明，乃轉船而走。

陳友仁縱船趕來，忽見前面卻有三十隻船，把俞通海等十隻船盡皆放過，攔住去路。爲首一將，白袍銀甲，手執鐵棍，正是郭英，向前接應。陳友仁見了郭英大怒，直把船逼將過來，卻被郭英隔船打將過去，把友仁一個軀骸，連船打的粉碎，賊兵大敗逃回。郭英便同俞通海合兵一處，來到帳前，備說了一番。太祖說：「昔日甘寧以百騎劫曹營，今日將軍以十船闖漢寨，郭將軍又除他手足，其功大矣。」

且說友諒被混殺了一夜，折了兩千軍馬，心中納悶，沒個理會處，卻有參謀張和燮說：「臣有一計，可將五千戰船，用鐵索攣爲一百號，篷、窗、櫓、舵，盡用牛馬的皮縫爲垂帳，以避炮箭。外邊即于山中砍取大樹，做了排柵，周圍列在水中，非特晝不能攻，亦且夜不得劫。」友諒聽了大喜，即令張和燮督理制造。不數日，聞俱已編攣停當。友諒看了，讚道：「真個是鐵壁銀山之寨，朱兵除非從天而來。」因着張和燮把守水寨，自同陳英傑領了三十號船，出江來戰。

太祖見了友諒，勸說：「陳公，陳公，勝負已分，何不退兵回去？」友諒對說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今日此戰，誓必捉你。」那陳英傑便統船衝來。只見常遇春早已迎敵，金鼓大振，戰了三個多時辰，遇春將船連殺入去。即恨太祖坐的船略覺矮小，西風正來得緊，友諒的船，從上而下，把太祖船壓在下流。衆將奮力攻打，炮石一齊發作，俱被馬牛皮帳遮隔了，不能透入。頃刻間，太祖的船，被風一刮，竟擱在淺沙灘上。衆將船隻，又皆刮散，一時不能聚合。那陳英傑見船擱住馬家渡口，便把旗來一招，這些軍船團團圍繞，似蟻聚一般。太祖船上止有楊璟、張溫、丁普郎、胡美、王彬、韓成、吳復、金朝興等八將及士卒三百餘人，左右衝擊，那裏殺得出。

陳英傑高叫說：「朱公若不投降，更待何時？」太祖對衆嘆息說：「吾自起義以來，未嘗挫折，今日如此，豈非天數！」楊璟等勸解說：「主公且請寬心。」太祖說：「孤舟被圍，勢不能動，雖有神鬼，亦奚能爲──」正說之間，卻見韓成向前，說：「臣聞殺身成仁，捨身取義，是臣子理之當然。昔者紀信誑楚，而活高祖於滎陽。臣願代死，以報厚恩。敢請主公袍服、冠履，與臣更換，待臣設言，以退賊兵，主公便可乘機與衆將逃脫。」太祖含淚說：「吾豈忍卿之死，以全吾生──」

正躊躇間，那陳英傑把船漸放近來圍逼，連叫投降，免至殺害。太祖只得一邊脫下衣冠，與韓成更換，因問：「有何囑咐？」韓成說：「一身爲國，豈復念家！」太祖灑淚，將韓成送出船來。韓成在船頭上，高叫：「陳元帥，我與爾善無所傷，何相逼之甚？今我既被圍困，奈何以我一人之命，竟把闔船士卒，死於無辜。你若放下將校得生，吾當投水自殉。」只聽得陳英傑說：「你是吾主對頭，自難容情，餘軍豈有殺害之理？」韓成又說：「休要失信。」英傑只要太祖投水，便說：「大丈夫豈敢食言。」韓成說：「既如此，便死也甘心。」就將身跳入湖中。後人卻有古風一篇，追贈韓成說：

徵云慘慘從天合，殺氣凌空聲唵嗒。

貔貅百萬吼如雷，鉅艦艨艟環幾匝。

須臾水泊屍作叢，岸上鵑啼血淚紅。

古來多少英雄死，誰似韓成待主忠。

人道天命既有主，韓公不死誰焉取。

不知無死不成忠，主聖臣忠垂萬古。

此時生死勘最真，舍卻一身活萬身。

聖人不死人人識，韓公非是癡迷人。

而今湖水漲鄱陽，鐵馬金戈誰富長。

惟有忠魂千古在，不逐寒流去渺茫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七回 丁普郎假投友諒

卻說韓成替太祖投入湖中，那陳英傑對衆將說：「爾主既死，何不歸順漢王，以圖富貴？」楊璟說：「我們村野鄙夫，久爲戰爭所苦，每每不欲從軍，乞將軍高鑑！」兩邊正把言語相持，忽聽得上流吶喊連天，百餘隻戰船衝將下來，劍戟排空。卻是常遇春、朱亮祖，聞得太祖被圍，急來救應。陳英傑奮力來拒，那亮祖上了漢船，橫殺了十餘人。陳英傑認說太祖既歿，想他成不了大事，因而轉船回去。遇春、亮祖，救得太祖船出，都來拜伏請罪。太祖說：「這是數該如此，但若得早來半個時辰，免得忠臣枉死耳。」便說韓成的事。乃命諸軍移船罌子口，橫截湖西口子，且將書與友諒，說：

方今之勢，干戈四起，以安疆土，是爲上策。兩國紛爭，民不聊生，策之下也。曩者公犯他州，吾不以爲嫌，且還所俘士卒，欲與公爲從約之舉，各安一方，以俟天命也。公復不諒，與我爲仇；我是以有江州之役。遂復蘄黃之地，因舉龍興等十郡。今猶不悔，復起兵端，二困於淇都，兩敗於康山。殺其弟、侄，殘其兵將，損數萬之命，無尺寸之功，此道天悖人之極也。以公平日之強，宜當親決一戰，何徘徊猶豫，畏縮不前，毋乃非丈夫乎？公早決之。

友諒得書不報。太祖因韓成替死一節，也只是心中不忍，時時長吁短嘆。只見帳外報說：「周顛在外面，大步的跨進來了。」太祖便說：「你這顛子，近從那裏來？」他也不做一聲。太祖又問說：「我今在此徵友諒，此事如何？」周顛大叫：「好，好！」太祖說道：「他如今已稱爲皇帝，恐我難以收功。」周顛仰天看了一會，把手搖着說：「上面沒他的，上面沒他的。」便把拄的拐兒高舉，向前做一個奮勇必勝的形狀。太祖便留他在帳中宿歇。

當晚，俞海通對衆商議，道：「湖水有深有淺，不便來回，不若移船入江，據敵上流，彼舟一人，必然擒住。」方欲依議而行，那陳英傑復來搦戰。太祖大怒，說：「誰與我擒此助虐之賊，以報馬家渡口之仇？」恰有楊璟、丁普郎，向前迎敵。

英傑望見了太祖，方知昨日爲韓成所誘。兩邊混殺多時，只見俞通海、廖永忠、趙庸、朱亮祖、郭英、沐英六將，各駕着船，內載蘆草、火器、殺將上來。且戰且進，誰想那賊連着鉅艦擁蔽而行。船上槍戟如麻，以拒朱軍。太祖看六將殺了進去，一個多時辰，再不見形影。太祖搥胸頓足，叫說：「可惜了！」六員虎將，陷於漢賊陣中，正沒個區處，忽然間，看那友諒後船，騰空焰焰的燒將起來。但見：「江水澄清翻作赤，湖波盪漾變成紅。」

不多時，那六員虎將駕着六船，勢如游龍繞出，在賊船之後，殺奔而出。朱軍陣上看見，勇氣百倍，督戰益力，搖旗吶喊，震天動地，風又急，火又猛，殺的賊兵大敗。友諒見勢頭不好，急令衆船向西走脫，方得數里，早有張興祖紅袍金甲，手執畫戟，擋住大路，大喝道：「友諒逆賊走那裏去！」一朝直刺入腦上，倒船而死。興祖便跳過船來，割下首級，仔細一看，卻是友諒次子陳達，不是正身。鳴金而還。太祖依着俞通海屯兵江中，水陸結寨，安妥了諸將，各自次第獻功訖。

太祖對衆將說：「適六將深入賊中，久無聲息，我不勝悽惋，幸得以成大事。今日之功，六將居首。」因命酒相慶，席上覆著書，着人傳與友諒。中間皆勸其何苦自相吞併，傷殘弟、侄，勿作欺人之寇及要友諒即去帝號，以待真主等意。友諒復不答。

太祖發了書去，便與衆將計議攻取之術。恰好軍師從金陵來見太祖；太祖便問軍師與張士誠交戰勝負的事體。劉基對說：「李善長並湯和、耿炳文、吳禎、吳良等，連兵累敗了張士誠三陣，他如今退兵在太湖安營。此乃鼠竊之賊，不足計慮。夜觀天象，西北上殺氣，甚是不祥，應當一國之主，想來陳友諒合當覆亡。然中天紫微垣，亦有微災，故不放心，特來相探。」太祖把船擱在沙上，韓成替死的事，細細說了一番，就問：「目今陳友諒，有五百號戰船，每一號計船五十隻，兼領雄兵六十餘萬，聯柵結寨，實是難破，奈何，奈何！」

劉基聽了結寨的光景，便笑道：「孫子曾說：『陸地安營，其兵怕風，水地安營，其兵怕火。上岡者恐受其圍，下岡者恐被其陷。』今水上聯船結寨，正取禍之道，豈是良策。有計在此，令六十餘萬雄兵，片甲不回。」太祖聽罷大喜，便問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劉基說：「此須以火相攻，必然決勝。」太祖又說：「兩三次俱把火攻，但賊寨深大，四面盡有排柵、鐵索穿縛，外面的火，焉能透到裏頭？」劉基又說：「主公可有友諒部下來投降的將校否？」太祖說：「盡有，盡有。」劉基便令喚來。不移時，卻有許多，都來聽令。

劉基因對他們道：「公等來降，皆是棄假投真，識時務的好漢。今主公欲破賊兵水寨，要用公等，裏應外合，此事甚不輕易，必須赤心報國者方能成就。若不願行的，亦聽各人心事，不敢相強。」說罷，卻有丁普郎等三十五人，挺身向前說：「向受主公厚恩，願以死報。」劉基便囑咐說：「你們今夜可去詐降友諒，明夜只看外面火起，卻從內放火爲應。」衆將聽計說：「舉火不難，只怕友諒不信，有誤軍國大事。」劉基便附普郎的耳朵說了兩聲，各人便整理隨身要用的物件，到晚駕一隻戰船，徑抵康郎山下。

正是友諒與張定邊、陳英傑帳中飲酒，哨子報說：「有丁普郎等來見。」友諒喚至帳下說：「爾等既降朱家，今夜來此，有何議論？」普郎對說：「前守孤城，力不能敵，一時無奈，所以詐降。今夜得便，故率衆逃回，望主公容納！」友諒說：「你必爲朱家細作，假意來降。左右們，可盡力捉下，斬訖回報。」只見三十五人，齊聲叫道：「我等特來獻功，主公反生疑忌。」友諒便問：「你等來獻何功？」普郎說道：「我等聽他定計，叫常遇春來日領二萬雄兵，抄路往康郎山襲取水寨，所以冒險來報，指望封賞，反要殺害，此冤那個得知。」友諒聽了大驚道：「不說不知，幾乎殺了好人。」因喚三十五個，都入賬中賜與酒食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曩（ㄋㄤˇ）：從前、往日。如：曩昔、曩者。韓非子˙外儲說左下：寡人曩不知子，今知矣。

# 第三十八回 遣四將埋伏禁江

卻說丁普郎等三十五人，說起常遇春要劫水寨一節，友諒驚得木呆，說道：「早是你們來報消息，我可預備接應。」便賜與衆人酒食。只見張定邊、陳英傑在側，說道：「不可收用。」友諒回說：「他是我手下舊臣，何必多疑。」因與商議，倘遇春來奪水寨，何計禦敵。張定邊說：「主公且莫驚憂，待臣領兵三萬，將康郎山小徑，截住了遇春來路。主公若破得朱兵，便引大隊人馬隨後夾攻，定然得勝。」友諒聽罷，便令張定邊點兵三萬，駕着戰船三百隻，辭去把截，不題。

次日，太祖升帳，思量劉基所議，水戰火攻，亦是兵家之常。但未知今日制變之法何如。吩咐軍中整頓，特請軍師行事。只聽得轅門之下，畫鼓齊鳴。擂了大鼓一通，四下裏巡風角哨的，都去通知諸將官，在本帳整齊披掛結束。卻有一刻時光，四角上軍中鼓樂喧天。太祖大帳前，九緊九慢，又發下一通花鼓。只見諸將官，如云如雨，似蟻似蜂。但手各執刀槍，腰跨了寶劍，東西南北，一一的依次排立在行營門外。只待軍師升壇布令。又有半刻時光，傳說太祖帳內，把云板輕敲了五聲，帳外便接應號子三聲，畫角三聲，粗樂、細樂各吹打了兩套。早有裏班的軍車，把那五軍的旗牌，唱名的點單，並要用的什物，俱一一的擺列在壇上、硃紅桌子高處。恰好軍師高足大步的出來，與太祖分賓主行禮訖。

太祖便說：「今日特請軍師登壇，遣兵調將，破敵除殘，末將敬率偏裨，聽命於法壇之下。」軍師與太祖拱一拱手，竟步步登上壇來。便有五軍提點使同那五軍參謀使，先進帳中，向軍師行了個禮，分立在壇下兩邊。只聽得鼓兒鼕鼕的響，提點使將五色旗號，各各麾動。那些將官，一一的走到壇前，按方而立。提點使又將五色旗幡總來一展，那些將官又一一的魚貫而行，序立在壇邊，向軍師總行了一個禮。那提點使，即將一色素帶，飄飄搖搖，在壇中展了一回，那些將官，便一一左右分班，不先不後，序立在兩行。走過五軍參謀使，即來稟道：「衆將已齊，請軍師法旨。」軍師隨吩咐說：「主公一統之策，全在今朝。衆將官俱宜悉心盡力，無落吾事，有功者賞，違令者誅。」

衆將官俱說：「聽令。」軍師便將紅旗一面在手，喚過俞通海爲南隊先鋒，俞通淵爲副，帶領華高、曹良臣、茅成、王弼、孫興祖、唐勝宗、陸仲亨七將，率兵一萬，駕船二百隻，都是紅旗、紅甲，頭戴沖天彪熾赤色金盔，手執鐵焰火燃八龍吐烈槍，按着南方丙、丁、火，往南路進發，待夜分風起時，各將木柵鋸開，攻打漢賊西邊水寨。

又將青旗一面在手，喚過康茂才爲東隊先鋒，俞通源爲副，帶領周德興、李新、顧時、陳德、費聚、王志、葉升七將，率兵一萬，駕船二百隻，都是青旗、青甲，頭戴太乙蛟飛翠點紫金盔，手執點銅鋼七葉方天戟，按着東方甲、乙、木，往東路進發，待夜分風起時，只看木柵砍開去處，竟衝入水寨軍中，砍倒漢賊將旗，從中相幫放火。

又將黑旗一面在手，喚過廖永忠爲北隊先鋒，郭子興爲副，帶領鄭遇春、趙庸、楊璟、胡美、薛顯、蔡遷、陸聚七將率兵一萬，駕船二百隻，都是黑旗、黑甲，頭戴玄都豹翼黑色金盔，手執水紋鋼煉九龍取水槍，按着北方壬、癸、水，往北路進發，待夜分風起時，各將木柵砍開，攻打漢賊南邊水寨。

又將白旗一面在手，喚過傅友德爲西隊先鋒，丁德興爲副，帶領韓正、王彬、梅思祖、吳復、金朝興、仇成、張龍七將，率兵一萬，駕船二百隻，都是白旗、白甲，頭戴太兄龍幡珠銜金盔，手執蛟騰出海熟鐵點鋼叉，按着西方庚、辛、金，往西路進發，待夜分風起時，各將木柵砍開，攻打漢賊東邊水寨。

又將黃旗一面在手，喚過馮國用爲中隊先鋒，華云龍爲副，帶領陳恆、張赫、謝成、胡海、張溫、曹興、張翠七將，率兵一萬，駕船二百餘隻，都是黃旗、黃甲、頭戴地平雉翅五色彩金盔，手執十二節四方銅點龍吞銅，按着中央戊、己、土，往中路進發，待夜分風起時，各將木柵砍開，攻打漢賊北邊水柵。

再調常遇春、郭英、朱亮祖、沐英四將，各領戰船三百隻，水兵一萬，左右參差，埋伏禁江小口兩旁，若友諒逃出火陣，必走禁江小口，四將宜奮力截殺，擒獲友諒，務成大功。

又調李文忠同馮勝，領兵十萬，駕船隨着太祖，把住鄱陽湖口，不許友諒的兵一個逃脫。

復喚周武、朱受、張鈺、莊齡四將，即刻領兵一千，從小路馳到湖口西北角上，架築木壇一座，高二十四丈，按着二十四氣；大十二圍，按着十二個月；四邊柱腳，上下一百零八，按着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；層壇之上，整備香燭、素淨祭品。分遣已定，諸將各各領計，出帳施行。

軍師下得壇，便同太祖駕着赤龍舟，沿岸而走，忽然周顛說：「我也要附舟前去。」太祖吩咐水手，可扶顛子上船。止恨烈日中天，一些風也不生，大船那裏行得動，周顛在船上大叫道：「只管行，只管有風。倘是沒膽氣行，風也便不來。」太祖便令衆軍着力牽挽。行未二三里，那風果然迅猛的來。倏忽之間，便至湖口，卻望見江豚在白浪中鼓舞。周顛做出一個不忍看的模樣來。太祖取笑問道：「爲着甚的？」那顛子便對說：「主損士卒。」太祖聽了大怒，即令衆人扶出在船上，推他下水去。將有一個時辰，他復同這些士卒到船裏來。太祖因問：「何不溺死了他？」

這些衆人說：「把他設在水中十來次，他仍舊好好的起來，怎麼溺得他死。」周顛卻把衣裳整一整，把頭也摩一摩，倒像遠去的形狀，恰到太祖面前，伸直了頭頸，說：「你殺了我罷。」太祖說：「我也不殺你，姑饒你去。」顛子便在船中一跳，跳在水裏去了。不題。

此時卻已日墜西山，月生東嶺，太祖便同軍師登岸。那四將已把木壇依法築成。太祖上壇看了一回，但見浮云一點也不生，河湖澄清，新秋薦爽。日間的風，又是寂了。卻問軍師：「怎得大風來？」劉基回說：「但請放心，自當借來助陣。」就一邊喚四將，作速擺列行儀。軍師整肅衣冠，登壇禮請。不多時，果然風起。

這個大風，從來也不曾有，便吹得那人人股慄，個個心寒。陳友諒水柵中，搖搖拽拽，那裏有一息兒定。此時卻有二更有餘，三更將近時分，諸軍將士恰待將睡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三十九回 陳友諒鄱陽大戰

卻說大風陡地的發將起來，颳得那友諒寨中刺骨寒冷，那些軍士也不提防，況是虎吼龍吟的聲響。朱軍水上往來，砍關截柵，他帳中一些也不知覺，俞通海等五支人馬，四面團團的圍繞，三軍奮力向前，劈開寨柵，卻放起火銃、火炮，只是從裏攻擊。

不多時，四面刮刮燥燥，烈烈騰騰的延燒起來。丁普郎等，見外面火起，知是大兵已到，遂於柴場內也放火燒將出來，內外火勢沖天。早又有康茂才等七將，竟衝殺中心，砍倒了將旗，四下裏放流星火箭，只是喊殺。

陳友諒在帳中方纔驚醒，急喚太子陳理並陳英傑細問，誰想火勢已在面前，對面不知出路。陳英傑說：「勢不可救。主公可速奔康郎山，投張定邊陸營權避。」陳友諒依議急出，登山涉水而逃，耳邊但聞喊殺之聲，震撼山谷。此時丁普郎等三十五人，肆行衝擊，忽被一陣黑風煙貫將來，把衆人一卷，大都燒死。止剩普郎捨身殺出，又避逃兵，互相踐殺，把普郎身上刺了十餘槍，頭雖落地，猶手執利刃。次日，朱軍收拾燒殘兵器，見普郎直立不仆，說與太祖。太祖隆禮埋葬康郎山下，不題。

且說友諒君臣父子三人走至張定邊寨中，備言火燒一節。定邊說：「此皆是詐降之計，然亦是主公合當有此厄。如今他必乘勢來追，決不可在此屯紮，不若竟抄禁江小口，奔回武昌，再作計議。」友諒傳令即行。回看康郎山，火勢正猛，頓足大哭說：「可惜五十餘萬雄兵，俱喪於此！」

比及天明，漸近禁江小口，張定邊向前笑道：「劉伯溫之計，尚未爲奇，倘此處伏兵一支，吾輩豈有生路！此正主公洪福，天命有歸──」言未罷，忽聽炮響連天，兩岸伏兵並起。左有郭英、朱亮祖；右有常遇春、沐英四將，截住去路。陳友諒慌忙無措，急令張定邊催兵迎敵。

且說太祖正與軍師劉基，同坐黃龍船上，細看將卒搏戰。那劉基忽然跳起，大呼一聲，雙手把太祖抱了，跳在別一隻船內，太祖一時見他的模樣，也不知何故，只聽劉基連聲叫說：「難星過了！」太祖回頭一看，適才坐的龍船，被火炮打的粉碎。

朱將揮兵湧殺，自早晨直至酉牌，轉戰益力，軍聲呼嘯，湖水盡赤，漢兵大敗。友諒看事勢窮促，即與長子陳理同陳英傑、張定邊，另搶了一隻船，徑往北奔走。

誰想猛風當面刮來，把友諒這隻船，盤盤旋旋，倒像縛住的，那裏行得動。黑風影裏，友諒卻見徐壽輝、倪文俊、花云、朱文遜、王鼎等，立在面前討命。友諒昏昏迷迷，也竟不曉是南是北，恰有常遇春又來追着。友諒的船且戰且走，未及數里，那郭英、沐英、亮祖，又截住了來殺。兩船將近，只見張定邊拈弓搭箭，正射着郭英左臂，那郭英熬着疼痛，拔出了箭頭，也不顧血染素袍，便也一箭，正中着陳友諒的左眼，透出後顱，登時而死。

朱亮祖看見射死了友諒，便俘了次子善兒及平章姚天祥、陳榮、蕭壽、吳纔等，共軍士十萬有餘。常遇春獨奪得戰船五千七百餘隻。那湖中浮屍蠢動，約有四五十里。所獲輜重、衣甲、器械，山堆一般。太祖鳴金收軍，駐在江岸。衆將各各獻功，惟有郭英不說起射死友諒的事。朱亮祖見他不說，因對太祖細說：「郭英一箭射死友諒，此功極大。」太祖大喜，稱讚郭英一箭勝百萬甲兵，有此大功，並不自逞，人所難及。先令人取黃金百兩，略酬今日不施逞的大德。當日聚會水陸諸將，筵宴慶賞。大小三軍，俱各在本帳宰殺馬牛，分給酒食犒賞。

次日，太祖旋師，再入鄱陽湖裏來，只見康郎山邊，屍首交橫，血肉狼藉，不覺淚下潸潸，對衆將士說：「我當初從滁陽王起義，今日如此大戰，幸得諸將成功，卻不見了滁陽王；二來丁普郎等三十五人，並軍士三百名，爲我立功，一旦身死，忠臣義士，實可憐憫；三來友諒領雄兵六十萬，與我交鋒，爲主者思量大位爲天子，爲臣者思量富貴作公侯，今者，一旦主死臣亡，三軍覆沒，屍骨山堆海積，血水汪洋，令我不忍目睹。」劉基等啓說：「昔在殷者爲頑民，在周者爲順民。彼不順主公，是自取其死，非人所能害之也。」太祖說：「這也說得是。但如陳兆先是逆賊也先之子，克蓋前愆，更可傷心。」因命於康郎山下，建立忠臣廟，春秋二祭。追贈三十六人的官爵，以韓成爲首。

韓成高陽侯。丁普郎濟陽郡侯。陳兆先穎天侯。宋貴京兆郡侯。王洽代原郡侯。李信隴西郡侯。姜潤定遠侯。王咬柱太原郡侯。王鳳顯羅山縣侯。李志高隴西侯。程國勝安定郡侯。常惟德懷遠侯。王德合淝縣侯。張志雄清河侯。文貴汝南郡侯。俞泉下邳郡侯。劉義彭城郡侯。陳弼穎川郡侯。後明梁山縣子。朱鼎合淝縣子。王清盱眙縣子。陳家巢縣子。王喜先定遠縣子。汪澤廬江縣子。丁官含山縣子。逯德山汝陽縣子。羅世榮隨縣子。史德勝安定縣子。徐公輔東海縣子。裴軫永定縣子。鄭興表隨縣男。常德勝壽春縣男。華昌虹縣男。王仁豐城縣男。王理五河郡男。曹信含山縣男。隨死軍士三百人，各依姓名，贈爲武毅將軍，正百戶，子孫世襲。

說話間，船已出彭蠡湖口。太祖令餘兵俱隨常遇春屯紮湖口，止同劉基領兵三萬，向南昌而行。早有朱文正、鄧愈等將出城迎接。太祖備稱漢兵攻困三月不克，俱是爾等防禦之密，即命取黃金二百兩、白金一千兩、綵緞一百匹，給賞衆將。文正因啓拒戰死事之臣，共一十三人，乞賜褒忠，以慰九泉。太祖便問：「趙德勝爲我股肱之將，何以遇害？」鄧愈便歷歷把前事，說了一遍。太祖說：「可憐忠良俱被戰死。」吩咐鄧愈，依照康郎山，於南昌城中，建廟致祀。卻有宋濂在旁，又說：「前日葉琛死王事於豫章，亦宜列位並祀爲是。」太祖說：「我正有此意，中書省可議追贈的官爵來。」因定豫章忠臣廟，共祀十四人，以趙德勝爲首：

趙德勝梁國公。李繼龍隴西侯。劉濟彭城郡侯。許圭高陽郡侯。趙國昭天水侯。朱潛吉安郡侯。牛海龍山西侯。張子明忠節侯。張德寒山千戶。徐明合淝縣男。夏茂成總管使。葉思成深直侯。趙天麟天水伯。葉琛南陽郡侯。

太祖定了追贈的官爵，便對宋濂等說：「你們還可做一篇祭文。」令祝史於致祭時，朗誦一遍，且同絹帛焚化。宋濂承命，草成祭文，把與祀宮，不題。

且說當晚，太祖在帳中晚膳才罷，卻見明月如洗，夜色清和，正是孟冬望日。徘徊月下，忽有金、甲二神，隨着兩個青衣童子，走入賬來，說：「臣系武當山北極真君座下符使。大聖有命致意大明皇帝。頃刻大聖即當進帳說話，萬勿嚴拒。」太祖聽了，便吩咐大開重門，奉延真君聖駕。早有香風飄渺而來，抬頭一看，真君已在面前。

太祖急急迎進，分賓而坐，未及開口，只見真君就說：「自從前者皇帝來武當賜香以後，未及再晤。今僞漢友諒已亡，其子不久歸附，瀟湘之上，荊楚而南，不數年間，亦當盡入版圖。小神今特奉迎，若草菴見毀一節，成功之後，萬惟留心。」太祖應道：「今者友諒雖死，其子又立，本宣乘勝而往，但彼國士卒傷亡已多，一時窮追，恐無完卵，於心慘然。進退正在猶豫，望神聖指教。」真君對說：「這也是劫數應該，何必過慮。」風過處拱手而別，卻是睡中一夢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潸潸（ㄕㄢ）：淚流不止的樣子。

2孟冬望日：孟，最初。望，每月十五日

# 第四十回 歸德侯草表投降

卻說太祖次早起來，聚集諸將，商議興兵伐北之事，恰令軍師劉基仍回金陵，與李善長等畫策攻取東吳。劉基方要起身，太祖恰也送出帳外。此時正是晌午時節，只見紅日當中有一道黑光，從中相蕩。太祖仔細看了一會，對劉基說：「莫非閩、廣之地，有小災麼？」劉基說：「此不主小災，還主東南方，有折損一員大將之慘，主公可遣使往東南，曉諭將帥謹慎防禦。」遂辭了太祖，竟回金陵，不題。

太祖便作書，往諭東南守將胡深、方靖、胡德濟、耿天璧等，各須謹慎軍情。四下遣使去訖，因對朱文正說：「汝可謹守南昌，吾當先下湖、廣，次定浙西，然後還建康。」文正等應命。即日，太祖領兵離南昌，至湖邊，常遇春接入水寨，吩咐檢點軍士，共有一十六萬。太祖下令諸將，各統本部軍卒，悉上武昌，待凱旋之日，一總封賞。言罷，大兵順流而下，竟過瀟湘。太祖乘興作詩：

馬渡沙頭苜蓿香，片云片而過瀟湘。

東風吹醒英雄夢，不是咸陽是洛陽。

不一日，竟抵武昌郡嶽州府。原來此城三面皆水，惟北邊是陸路。太祖便令正北安營，即令廖永忠、康茂才於江中聯舟爲長寨，絕他出入救援之路。

卻說張定邊在鄱陽大敗，便夜裏把小船裝載友諒屍骸，並長子陳理，奔回武昌發喪成服。因立陳理即了皇帝的位，建元德壽。恰有探子報知，陳理聽了大驚，實時與張定邊計議。張定邊說：「臣荷先王之恩，自當死報。」乃率兵二萬，屯於高冠山。

那山極其峻偉，朱師仰面而攻，甚難措辦，彼此相持，將有半月。太祖雖憤怒，亦無可奈何。因對衆將說：「來朝敢有奮勇先登者，吾當隆以上賞。」只見陣中博友德當先直上，面上中了一箭，脇下復中一箭，友德呼噪愈力，顏色不變。郭子興看友德猛力爭登，因相與夾攻，被賊一刀，傷了左手，猶然灑血馳擊，斬獲甚多，賊遂四散而走。我們軍士，便據了此山，俯瞰城中，毫忽都見。太祖親爲友德敷調創藥，讚歎說：「便是關、張驍勇，亦只如此。」太祖便率兵環攻保安門。

恰說陳英傑見朱兵攻門甚急，便啓奏陳理，說：「昔關羽以單刀斬顏良於百萬軍中，張飛以一騎當曹兵百萬於霸陵之左。臣雖不才，願以死報主公，衝入敵營，斬那朱某首級回來。」陳理說：「他那裏有雄兵二十萬，勇將千員，不可輕去。」英傑回說：「彼處方纔安營，各將決然都在帳整頓隊伍，驟然衝入，必可成功。」陳理說：「縱使成功，恐亦難出敵人之手。」英傑仰天嘆息，說：「若殺得朱君，志願畢矣，雖死何惜。」便縱馬持刀，直入轅門。

太祖方纔坐定在胡牀上，只見英傑徑至帳中，太祖大驚，止有郭英在帳中，便叫：「郭四爲我殺賊！」那英傑徑對太祖刺將過來。郭英奮呼直入，手起一槍，把英傑登時槊死，將劍梟了首級。太祖即解所御赤戰袍，賜與郭英，說：「真是唐之尉遲敬德。」

郭英拜受說：「即今可將這賊首級，招陳理來降。」太祖聽計。郭英拿了首級，走至轅門，看着衆將，說：「因何不守營門，讓賊人肆志衝入？猶幸有我在此救主公，你們合當斬首示衆。」這些軍士齊齊跪下，道：「果是不小心。奈賊人一路殺死了七八人，兇勇得緊，不能阻擋。且營賬未定，都各自去整理，因此疏虞，望將軍寬宥！」郭英吩咐：「姑恕你們的死，發令軍政司，各打六十，以懲後來。」說罷，匹馬單槍，徑直向武昌北門而走。

陳理同張定邊正在城樓上遙望，只見一將提着首級，飛馬而來，二人大喜，只說：「是英傑手到功成。」忽然轉念道：「陳將軍去時，卻是紫袍、金甲，卻緣何是白袍、銀鎧？」便同衆人仔細認識，方曉得是郭英。漸漸的來至城下，大叫：「爾等犬羊之徒，焉敢充作虎狼，而戲蛟龍乎？吾今擲還陳英傑首級，汝等若知時務，可速投降；不失富貴。」便將英傑首級從馬上一丟，直丟進城裏來。又說：「我郭將軍且回去，你們可清夜思量。」把馬勒轉而去。太祖說道：「郭英此去，陳理等必然寒心；然尚在猶豫未決。」便喚編修羅復仁，再到城下，極口備陳利害。

那陳理回到殿中，對衆人說：「欲降，則失了先君的事業；欲不降，則兵糧俱乏，如之奈何！」卻閃過楊從政來，說：「昔日秦王子嬰降漢，漢且全之；今聞朱公仁德，倘是去降，非惟保身，亦可免及九族黎民之厄。」陳理回看張定邊，那定邊道：「社稷已危，有負先王之託，惟死而已。」遂拔劍自刎。

陳理放聲大哭，說：「定邊、英傑，是先王託他輔助寡人驍將，今皆身死，孤將何恃！楊丞相可草表投降。」一面吩咐將張定邊屍骸及陳英傑首級，俱以禮葬於城外。即進宮中見母親楊氏，具吉納降一事。楊氏說：「我不能爲孟昶之母。」將頭撞柱而死。

陳理次日，率羣臣換了縞素，拜辭家廟及友諒的靈，開北門，徑到太祖帳中。太祖看見，甚是不忍，令人解其縛。陳理向前俯伏請罪，蒙主上寬釋了，便步隨車駕入城。凡府庫儲積，俱令陳理恣意自取，不殺戮一人，所積倉糧，下令散給遠近百姓，以舒飢困，百姓大悅。

太祖升殿後，陳理復叩頭階下。太祖說：「待我還到金陵，授你官職。」太祖即令陳理髮檄與湖、廣未附州縣。不數日，盡行納款。因立湖、廣行中書省，以楊璟爲參知政事，且籍戶口、田地、賦稅，並記友諒原留宮殿什物器皿，太祖一一細看。後籍上卻寫友諒鑲金牀一張，太祖笑說：「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，如此侈奢，焉得不亡。」即令譭棄。此時卻是至正二十四年，歲次甲辰二月光景。太祖留軍鎮守，仍領兵望金陵而回，復入江西至南昌。朱文正、鄧愈等，迎接稱賀平定武昌一事，不題。

且說太祖偶出營前散步，但見四面山水清幽可愛。正是：

依依柳綠，灼灼桃紅。奇花異草，翠柏青松。

正看之時，忽聽鶯聲鳥語，林木青蒼，心中不捨，只管信步行去，耳畔微聞鐘聲。太祖定睛一望，只見一所古寺，周圍水繞，寺前又有一座石橋，太祖緩緩行至橋上。

但見云浪騰空，波濤洶湧，太祖心中驚懼，站立不住，只得走過橋去，已到寺前。山門口上懸一匾，寫着「古雷音寺」。太祖正欲進去，不想一陣怪風響過，跳出一隻吊睛白額錦毛花斑虎來，好生厲害。太祖猛然一見，早已跌在山崖石邊，口內說道：「吾命休矣！」

只見寺中忙奔出一個老僧來，形容古怪，須眉皓然，手執竹杖，口內吆喝：「孽畜，休得無理！」那虎俯伏崖邊不動。老僧走近前來，用手扶起太祖，便說：「不知陛下駕臨，有失迎候，被這惡畜驚了聖躬，實老僧之罪也。」

太祖起來，整整衣冠，看見老僧舉止異常，乃開口道：「偶然閒步，何幸得瞻慈容，更勞驅逐惡畜，誠萬幸也。」老僧又道：「陛下連日運籌帷幄，因便至此，請方丈一茶，少盡山僧微意。」太祖欲待不去，看見景緻清幽，心中羨慕；欲待竟去，猶恐久坐耽遲，礙於長行。正在沉吟，和尚又道：「陛下不必遲疑，請獻過茶，即送駕返，決不相羈。」太祖遂舉步走進山門。但見松柏森森，云連屋宇。又走到一重門首，似王母瑤池，真非人世。不覺已至大殿檻外。太祖抬頭一看，正是：

黃金殿宇，白玉樓臺。一帶平坡，盡是瑪瑙砌就；兩邊階級，尤如寶石嵌成。碧欄外，萬朵金蓮騰瑞色；寶殿上，千顆舍利放光明。白玉瓶內，插九曲珊瑚樹；矮銅鼎中，焚八寶紫真氳。一對青金榻，兩扇白玉屏。珍珠亭，焰焰寶光連白日；琉璃塔，騰騰瑞氣接青云。三尊古佛，指破有爲、有相；十八羅漢，參透無滅、無生。香風細細菩提樹，花雨紛紛紫竹林。

老僧引太祖進殿，衆僧參見，俱道：「陛下享人間富貴，一朝帝主，今到寒寺，山荒徑僻，多有褻尊之罪。」太祖道：「今來寶剎，得睹人間未見之珍，天下罕有之物，令人目眩神搖，不知身在何世。」衆僧說：「請陛下一觀。此處雖系山徑荒涼，也是難得到的。」太祖微笑，抬頭四下觀玩，真是一塵不染，萬慮俱消。只見十數衆僧人，身披袈裟，手敲鐘鼓，誦經禮懺。太祖看畢，將頭點了點，道：「真有誠心！」

老僧引着太祖行至方丈。老僧躬身，奉請太祖上座，老僧下席相陪。少頃，小沙彌捧上茶來。須臾茶罷，又擺素齋。老僧說道：「山中無物爲敬，多有褻瀆！」太祖連稱：「不敢，後當報答高情。」齋畢，老僧遂於袖中取出一個緣簿來，面上寫着：「萬善同歸」四字。雙手遞與太祖，又說道：「願主上早發慈悲之心！」太祖接過緣簿，揭開一看，俱列歷代帝王名諱。第一位是漢文帝，喜施馬蹄金一萬；第二位卻是梁武帝，願施雪花白銀一萬；第三位便是唐玄宗，樂施珍寶六觔；第四位是傅大士，施財一萬；第五位卻是呂蒙正，樂助白金二萬；第六位宋仁宗，樂輸銀三萬；第七位晁元相，喜助黃金二百兩；第八位則天后，發心樂施七千金。

老僧在旁，便說：「如今正在起黃金寶殿，尚少一位未得完成，望陛下發念。」太祖心中想道：「行軍需用，尚且不足，那有許多金銀布施。」沒奈何，提筆寫道：「朱元璋助銀五千兩。」老僧接緣簿，深深一揖，再三致謝，即送緣簿回房。

太祖自思道：「那簿上如何有前朝的人，想是歷代留下來的亦未可知。」又說道：「和尚不是好惹的，見面就要化緣。我本無心到此，被他將茶果誆住，寫上許多銀子，若我日後登了大位，當殺此貪僧，滅盡佛教。」猛想起道：「我在此遊了一會，何不留題，也不枉來此一場。」遂題於碧玉門上：

手握乾坤殺伐機，威名遠鎮楚江西。

青鋒起處妖氛淨，鐵馬鳴時夜月移。

有志掃除平亂世，無心參悟學菩提。

陰陰古木空留意，三嘯長歌過虎溪。

朱太祖題畢，老僧出來，看詩句，變色說道：「我這寺裏，是清淨極樂之鄉，無生、無滅之地。今主上殺伐太重，昨日燒漢兵六十萬；江東大戰，又傷軍卒二十多萬，雖然天意，亦當體念民生。貴賤雖殊，痛癢則一。堯、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、紂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不從。仁與不仁，其理迥別，願陛下察之。方纔以布施之事，陛下即動嗔念，吟詩又動殺機，陛下即有天下，易得之，亦易失之。」遂叫沙彌洗去字跡。

太祖自覺慚愧，即便辭回。老僧道：「此地山路險峻，虎狼且多，吾當遠送。」二人同行，來至橋上，只見那虎仍然俯伏崖邊，太祖看見畏懼。老憎道：「陛下勿驚，此乃家獸耳──」話未說完，老僧又道：「請看軍兵，乘舟來尋陛下了。」太祖舉目忙看，老僧將手往下一推，撲通一聲，跌下河去。太祖大叫道：「死也！」急忙睜眼看時，已在自己營前。衆將一見，甚是歡喜，向前問道：「陛下何處去來？吾等水陸尋了三日，今幸得見天顏。」太祖說：「我纔去了半日，如何便是三天。」遂把閒遊事體，細細說了一遍，衆將稱異。當晚即在營內治酒賀喜，飲至更深方散，各歸寢處。前人有詩說：

廬山高萬丈，原何不接天。

一朝云霧起，天與地相連。

此段即是太祖誤入廬山也。不題。

卻說次日，太祖出城取路而回。不一日，便至金陵。李善長、劉基、李文忠率文武迎於城外。即上表勸登帝位，太祖不允。次日，復同百官勸進，因擇三月朔日，即吳王位，升奉天殿，羣臣參拜稱賀。次日，太祖告廟，建百司官屬，並賜平漢功臣，論功行賞，封陳理爲歸德侯，又顧李文忠問：「卿等與吳兵交戰，勝負如何？」文忠說：「臣與湯和，合兵大敗士誠，追至湖州舊館而回。士誠卻從杭州過錢塘，侵婺州等處。後聞陛下大破陳友諒，進克武昌，士誠大懼，連夜領兵，仍還蘇州去了。」太祖笑道：「此真穴中鼠耳。但我近日聞陳友定爲元把守汀州，今卻甚是跋扈，迫脇元福建省平章燕只不花，此事你們得知否？」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俯瞰（ㄈㄨˇ ㄎㄢˋ）：由高處向下看。

2孟昶（ㄔㄤˇ）：（公元九一九─九六五）字保元，邢州龍岡人，五代後蜀之主，孟知祥第三子。好打球走馬，君臣視爲奢侈，後降於宋，至京師，封秦國公，七日卒。

3恣（ㄗˋ）意：任意，隨意。列子˙周穆王：遊燕宮觀，恣意所欲，其樂無比。南唐˙李煜˙菩薩蠻˙花明月黯籠輕霧詞：奴爲出來難，教郎恣意憐。

4七寶溺器：用七種寶物制成的小便用器。

5褻（ㄒㄧㄝˋ）尊：怠慢貴客。

6褻瀆（ㄉㄨˊ）：輕視怠慢。

7跋扈（ㄅㄚˊ ㄏㄨˋ）：態度傲慢無禮，舉動粗暴強橫。

# 第四十一回 熊天瑞受降復叛

卻說太祖說：「陳友定爲元把守汀州，聞近來甚是貪殘，迫脇元臣，騷擾郡縣。我欲遣兵剿滅這廝，你們衆官意下如何？」衆官都說：「主上不忍生民塗炭，此舉甚好。」因命朱亮祖率兵五千，前伐友定，攻取浦城、建陽、崇安等縣。亮祖刻日領兵，望河州進發，不題。

卻有江西守將朱文正等，檄文來報說：「僞漢陳友諒舊將熊天瑞，向守贛州、南雄、南安、韶州等郡，復負臨江之固，不肯來降，望乞興兵攻討。」太祖看罷大怒，說：「熊天瑞既已請降，受了厚賞，今復背初言，據我地方，理宜討罪，以安百姓。」便令常遇春總兵，陸仲亨爲副，領兵一萬，協同南昌鄧愈，合兵南下贛州。遇春得令前去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陳友定前者見陳友諒攻陷汀州，便起兵替元朝出力，復下河州地面。那元順帝便敕他鎮守汀州，十分隆禮他。他一朝威權在手，因迫脇福建平章燕只不花，把他管的軍卒，俱糾集在自己部下。近地州縣，所有倉庫，俱搬運到自己家裏來。至於一應官僚，悉要聽他驅使，稍不如意，輒行誅戮。威震閩中、福建地面，正是十分強梁。

卻聞得金陵興師攻討，便與手下驍將王遂、彭時興、江大成、葉鳳計議，說：「金陵將帥，是難惹他的，我們如何迎敵？」那彭時興思量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此去城東二十五里地方，有座鶴鳴山。這山四面陡絕，兩頭止有一條出路，又是奇石巉巖，路口止可以一人一馬來往。谷裏相傳有一個火神廟，甚是厲害。若有人在谷中略有聲響，驚動了火神，就是青天白日之下，他放出火驢、火馬、火龍、火鼠、火雞、火牛，不論你多少人，俱登時烈火奔騰，活燒熟來吃了。那地方上人，若要在谷中砍伐些柴草，或牧養些牛馬，俱要本日投誠，先獻了三牲福禮，又於春、秋二祀，將童男、童女祭獻，一年之中，方纔免禍。如今金陵兵來，須從這山外大道經過，我們可先遣精兵，在山口埋伏，又於牢中，取出該死的罪犯五六十人，假插將軍旗號，徑在山外大道截戰。苦戰得他過，便可將功贖罪；若戰他不過，就可望谷中而走，引他進來，那時只消借火神一餐之飽。更不然，兩邊伏兵困住他在裏面，多則半月，少則十日，命必休矣。此計如何？」那友定聽了，拍手大叫道：「大妙，大妙！依計而行。」

正說話間，恰報朱亮祖大軍，已將到鶴鳴山左近。友定便吩咐葉鳳，領兵一千，埋伏山東口子，江大成領兵一千，埋伏山西口子，只待炮響，兩邊伏兵齊起，不許放走一人。王遂、彭時興領兵三千，不時在山中前後提防接應。自己領兵五千，鎮守汀州。發出該死罪犯百名，打起先鋒旗號，在山外大路截戰。若是勢力不敵，便往山谷中逃匿，引誘朱兵追趕。衆人得令去訖。那朱亮祖一路上率了五千人馬，果是：

旗開八面，馬列雙行。一對對整整齊齊，一個個精精猛猛。閫內用嚴，閫外用寬，真是利用張弛；望星而止，望星而行，恰如庶幾夙夜。曉得的說是東征西討，絲毫不犯王師；不曉得的，只道人喜神歡，春秋祭賽的佛會。

前軍報道：「卻是河州鶴鳴山下。前邊金鼓齊鳴，想是有賊人截戰。」亮祖把弓刀一整，當先迎敵。只見這些賊人，也不打話，竟殺過來。亮祖手起刀落，連殺了三十餘人，心下思量：「這夥人，刀也不會拿一拿，分明是夥毛賊，我不如活捉幾個，問他下落。」殺近前去，把一個竟活捉了，帶在馬後。

這些賊看了，都拍馬而走，竟望鶴鳴山谷裏去。亮祖也縱馬趕來，方纔全軍進得谷裏，只聽一聲炮響，兩下伏兵俱起，東有葉鳳，西有江大成，密密層層，將兩頭山口把定。亮祖即傳令，且下了馬，另思計議。便帶過那活捉的人問道：「這是甚麼去處，有無去路？你若說個明白，便放了你。」那人備細把火神廟喫人厲害的事，並我們一班俱是罪犯人，假拽旗號，引入谷中的緣由，告訴了一番。亮祖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們衆兵俱不可聲響。且各隊埋鍋造飯，衆軍都可飽餐了，便着三百精兵，隨我步行，前後探望些出門入戶的路頭；一邊整齊潔淨祭品，待我到廟中祝告他，看這神道是甚麼光景，何以如此厲害。」

吩咐才罷，只見那犯人指道：「山頂上紅焰焰的火騾、火馬等物，不是精怪來了麼？將軍可自打點應付他。」亮祖便叫三軍一齊都跳上馬，不要心驚，就如上陣，也迎他一回，再作計較。方說得完，看他殿中烈烈熾熾，殺奔一陣，火焰，及牛、馬、龍、蛇等物出來，中間擁着一個絆袍、金冠、紅髮、赤臉的妖神，騎着一條火龍，竟向朱軍陣上趕來。亮祖定着眼睛，拈弓搭箭，把那衝鋒的火馬，一箭射中，那馬仆地便倒。這個妖神吩咐隊下小鬼，把那箭拔了來看，是什麼人如此無禮。小鬼得令，把箭拔來，細看了朱亮祖三字。那神便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快回殿中去罷。」原來上陣的箭，恐怕人來爭功，那箭上都刻着某人的名字。這個火神所以曉得是朱亮祖。頃刻之間，山色仍舊清霽。

亮祖下了徵鞍，對衆軍說：「這箭雖退了這火神，但不知還是禍還是福，我們還須上山，到殿中探望一番。祭品倘然齊整，即可隨用。衆軍還須各帶利器，以備不測。」衆人聽了，俱說耳朵裏也不得聞，眼睛裏也不曾見，要都跟隨了元帥上山，到廟中探望。

亮祖當先大步的走，行有一里多路，卻是山腰光景，造有一個亭子，匾額上寫着「天上羅翭」四字。自此直上，俱是大塊的火石砌成，約有一丈多闊路道。兩邊都是松柏的皮，卻又似榴樹的葉。指着這樹問那捉來的人，他說：「這樹向來傳說是無煙木，火中燒着時，只有焰卻無煙，因此人喚他做『無煙木』。」

亮祖又走了百十步，早有一陣風來，都是疏黃焰硝氣味，卻帶有腥穢難當之氣。那捉來人便說：「這風叫做『火風』。這腥臭便是時常有人不曉得的，來衝撞了神明，便燒殺他喫。那山洞中白骨如麻，都是神道所享用的。」亮祖也不回答，只是放開了腳步。

又約有半里地面，卻又是三間大一個亭子，四圍把磚封砌，匾額上題着「蚩天」二字。只一條路上去。那封砌的磚上，大字寫道：「來往人各宜自保，勿得上山，恐觸神怒。」那人便立住了腳，對亮祖說：「元帥，到此是了。我們每當地方上祭獻，也只擺列在此。」亮祖說：「怎麼上面不可去？豈有此理！上面有通衢大路，怎麼我們便上去不得？」那人說：「元帥，且看那亭子上，現寫着不可去的字，小人怎敢抵擋。」亮祖也只是走，那些隨行的軍校，也都隨從上來。

又約有半里路途，只見萬木影遮，一亭巍立。亭子前後左右，俱生有四塊萬仞插天的石壁，止有一條小路，從旁可走。遠遠地卻聽見木魚響聲。亮祖心中自喜，便在亭子中立了，對那罪人說：「你道沒有人上山，緣何有木魚聲喀塔的響？」那人也不敢答應。亮祖再將身走上路來，恰好一個道人，帶着個鐵冠兒，身上穿一領黃色道袍，手中拄一條萬年藤的柺杖，背上背四五個藥葫蘆，一步步走將下來，見了亮祖，拱一拱手，說：「將軍你要上山，可往這條路去。」亮祖正要問他話時，他把手一指，轉眼間恰不見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刻日：限定時日。

2閫（ㄎㄨㄣˇ）：古代指統兵在外的統帥或軍事機構。唐˙白居易˙祭張敬則文：自膺閫職，益茂勳猷。宋˙文天祥˙指南錄後序：至京口，得間奔真州，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閫，約以連兵大舉。

3清霽（ㄐㄧˋ）：天氣晴朗。北魏˙酈道元˙水經注˙湘水注：望若陣云，非清霽素朝，不見其峯。唐˙韓愈˙南山詩：昨來逢清霽，宿願忻始副。

4通衢（ㄑㄩˊ）：四通八達的道路。文選˙陸機˙贈尚書郎顧彥先詩二首之二：停陰結不解，通衢化爲渠。唐˙李商隱˙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詩：月色燈光滿帝都，香車寶輦隘通衢。

# 第四十二回 朱亮祖魂返天堂

卻說朱亮祖山上見了鐵冠道人，正要問他火神光景，那道人把手一指，轉眼間卻不見了。轉過山彎，已是羅翭神廟。朱亮祖走到殿中，這些軍從卻把祭品擺列端正。亮祖便虔誠拜了四拜，口中禱告一會，又拜了四拜。軍士們將紙馬焚化畢。亮祖在殿中細看多時，更不見有一些兇險，惟有這些軍士們，只在背後說了又笑，笑了又說，不住的聒絮。亮祖因而問道：「爲何如此說笑？」軍士們那一個敢開口，卻有活捉的犯人對着說：「他們軍士看見廟中塑的神靈，像元帥面貌，一些兒也不異樣。不要說這些丰儀光彩，就是這發髯也都像看了元帥塑的，所以他們如此說笑。」

亮祖也不回言，只思量怎麼打開敵人，出得這個山的口子。不覺的，那雙腳信步走到後殿邊，一個黑叢叢樹林裏。亮祖抬頭一看，卻是石壁巉巖，中間恰好一條石徑。亮祖再去張一張，只聽得裏面道：「快請進來，快請進來！」亮祖因而放膽，跨腳走進石徑裏去。轉轉折折，上面都是頑石生成，止有一個洞口，倒影天光，並不十分昏暗。如此轉有二三十折，恰見一塊石牀，四面更無別物。牀上睡着一個神明，與那殿上塑的神道，一毫無二。亮祖口中不語，心下思量說：「想必此神在此山中顯靈作怪，今趁他睡着，不如刺死了他。也除地方一害。」於是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把手掣出腰間寶劍，正要向前下手，只聽得豁喇喇響了一聲，山石中裂開一條毫光，石壁上寫道：

朱亮祖，朱亮祖，今生今世就是我。暫借你體翼皇明，須知我靈成正果。天上羅翭耀耀明，舒之不竭三昧火。六十餘年蛻化神，已未花黃封道左。北靖胡塵西靖戎，爾爾我我隨之可。

--鐵冠道人謹題

亮祖看了一會，心中想道：「有這等的事，怪不得從來軍士說，殿上神明像我。可見得我這身子，就是羅翭神蛻化的。方纔路上遇着的道人，戴着鐵冠，想就是題詩點化我來。不免向我前身，也來拜他幾拜。」才拜得完，只見一片白光，石壁也不見了。

亮祖轉身仍取舊路而出。這些軍士看見一驚，稟道：「元帥不知道往那裏進去了，衆軍人正沒尋處，元帥卻仍在這裏。」亮祖道：「我也不知不覺，走進一個所在去，你們尋有多少時節？」衆軍說道：「將有一個時辰。但下山路遠，求元帥早起身回去。」亮祖應道：「說的是。」便將身走出前殿，辭了神祇，竟下山來。

只聽山下東西谷邊，吶喊搖旗，不住的虛張聲勢。亮祖在山腰望了半晌，沒個理會。頃見紅日沉西，亮祖也緩緩步入賬中。這些軍士進了晚膳，各向隊中去訖。亮祖獨對燭光，檢閱兵書，想那衝圍出谷的計策。忽見招招搖搖，一陣風過，只見日間到山上祭的神道，金盔、緋甲來到面前。亮祖急起身迎接，分賓而坐。那神說道：「將軍此身，今日諒已知道。六十年後，仍當還歸此地。但今日被友定困住，將軍何以解圍？」

亮祖說道：「此行爲王事而來，不意悟徹我本來面目。今日之困，更望神靈顯庇，大使法力，與我主上掃除殘虐，綏靖封疆。」那神說道：「這個不難。此東西山口，我一向怪他狹隘昏黯，有害生民來往。但我這點靈光，又託付在將軍陽世用事，因此不得上玉皇座前，奏令六丁、六甲神將，開豁這條門路。今將軍既在此被困，今夜可即付我靈光，上天奏聞。奏回之時，仍還與將軍幻體。明日三更，我當率領丁甲、山鬼、神將、東、西、南路，用火噴開，將軍即可分兵，乘火攻殺出去。」

亮祖說：「這個極好。但我近到山中，聞神祇用火射人，春秋必須重男童女祭獻，此事恐傷上帝好生之心。」那神明對說：「此是將軍本性上事，將軍蛻生時，該除多少兇頑，多一個也多不得，少一個也少不得。只因帶來這分火性，自然勇猛難消。既然如此說，今夜轉奏朝廷，把將軍烈火按住，竟做個水旱有禱必靈的神道何如？」

亮祖大喜，說：「如此便好！」於是拱手而別。亮祖便上胡牀，恰如死的一般，睡熟在牀上。直到五更，天色將曙，那神道從天庭奏事而回，旋入賬中，囑咐亮祖說：「我已一一依昨晚所說，奏請玉皇，都依允了。靈光仍付將軍，將軍可醒來，吩咐三軍，晚來攻出重圍，相逢有日，前途保重！」亮祖醒來，梳洗了，仍領軍士上山，焚香拜謝。到得日暮，作急下山，吩咐今夜三更攻打，不題。

卻說陳友定在河州府中，那王遂等四將，把引誘來軍攻打消息，報與友定得知，十分歡喜，大開筵宴慶賞。且打發許多酒食，送王遂等四人帳中，說：「功成之日，另行升賞，今日且各請小宴。」這四將也會齊在山前一個幽雅所在，呼廬浮白的快活。亮祖卻吩咐三軍上山砍取柴竹，縛成火把五六百個，待夜間以山上神光爲號。神火一動，軍中便點着火把，協力乘火殺出口子。衆軍得令，各出整理齊備。

恰有二更左右，帳中軍士，果然望見山上殿中火光燭天，那些火馬、火騾、火鼠、火雞、火龍、火牛等件，一些也不見，只見東西各路，都是些執着斧、錘、鋸、鏨的牛頭、馬面，每邊約有一二百個，竟奔下來。朱軍一齊點起火把，神兵在前，朱兵在後，從東、西山口，悄悄地直殺出來。

誰想神兵斧到石落，把口子上的軍士，都壓死在石頭下面。殺到大路，那神明便把手與亮祖一拱說：「此處便有幽明之隔，不得同事，趁此靜夜無備，將軍可踰山而上，徑到城中，攻取城池。那友定惡貫未滿，尚得逃脫，不必窮追了。」這火神自向山中去訖。

亮祖聽言，因令三軍直登前嶺。誰想這城依山而築，東南角上，果是依山作城。軍士銜枚疾走，下得嶺來，已在城中。正是友定府牆。三軍便團團圍住，亮祖當中殺入。那友定在夢中走將起來，只得在茅廁牆上，跳出逃走，徑向建寧而去。亮祖待至天明，安撫了遠近百姓，便將檄文前往浦城、建陽、崇安等處招諭。不止一日，三處俱有耆老，裏甲，帶了文書，投遞納降。亮祖自領全軍，竟回金陵奏覆。

且說陳友定從廁中跳牆而逃，恐大路上或有軍馬趕來，也向東南角上，登山踰嶺，徑尋鶴鳴山一路行走。手下只帶有一二百精壯。走過山口，但見東西兩路二千個士卒，都不是刀劍所傷，盡是石頭壓死的。至於王遂、彭時興、葉鳳、江大成四將，竟像石欄圈一個，把四將頭頸箍死在內。友定搖頭伸着舌，說：「這朱亮祖甚是作怪，怎能運動這些石片下來攻打，希奇，希奇！」

回看山口，又是堂堂大路，與前日光景，一些也不同。嘆息了一回，尋思元朝建寧守將阮德柔，極是相好，不如且去投他，做些事業，報復前仇，也還未遲。一路之間，提起朱亮祖三字，便膽戰心寒。說總有神工鬼力，那有這等奇異，說話之間，已到建寧地面。友定走進德柔府中，將石壓軍士，失去浦城等事，與德柔細說一遍。那德柔也驚得木呆，半日做不得聲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綏靖（ㄙㄨㄟ ㄐㄧㄥˋ）：安撫、平定。左傳˙成公十三年：文公恐懼，綏靖諸侯，秦師克還無害，則是我大有造於西也。漢書˙卷九十九˙王莽傳上：遂制禮作樂，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。或作綏靜。

# 第四十三回 損大將日現黑子

且說元將阮德柔把守建寧，卻有陳友定從訂州逃脫來見。那德柔聽了朱亮祖劈開石壁，殺傷士卒希奇的事，便說：「仁兄此來，我當爲你報仇。此地離處州界限不遠，我如今點兵四萬屯住錦江，復領一支兵繞出處州山背，便當一鼓攻破城池。」友定應道：「絕好！絕好！」就整頓軍馬起行，不題。

卻說處州鎮守大將，姓胡名深，字仲淵，此人沉毅有守，智勇兼全。又評論時文，高出流輩。大小三軍，莫不畏之如神，親之如父；真是浙東一方保障。探子報知信息，他便上了弓弦，出了刀鞘，統領鐵甲雄軍三千，上馬出城迎敵，正遇友定兵到，兩邊射住了陣腳。友定看胡深人馬不多，縱馬直殺過來，胡深把大刀抵住，你東我西，你來我往，戰上五十餘合。胡深兵十分精猛，各自尋個對手相殺，殺得友定陣中，旗倒盔歪，十停之中，留有五停，友定大敗，忘魂喪膽。大色已晚，兩家收兵，明日再戰。友定自回本陣去訖。

胡深領兵入得城來，恰好兒子胡禎迎着，問：「今日之勝，雖荷主上洪福得勝，但父親不着孩兒出陣，決要自戰，卻是爲何？」胡深說：「你不曉得，那友定因輸與亮祖，又失了若干地方，此行倚仗阮德柔，以圖報復。其勢必勁，其謀必深，你少年人那識行兵神妙。但我今日雖然得勝，此賊明日必另有詭計應付我師，我前日接主上密札，吩咐說：『日中有黑子，主東南主將不利。』我連日坐臥不安，心神若失，不意此賊攪擾界限，倘有疏失，我當萬死以報主公。你爲我子，更宜戮力爲國盡忠，爲父爭氣。」言畢不覺淚下。胡禎慌忙答應：「父親放心，料當必勝。」軍中把酒已罷。

次日，黎明時候，胡深傳令軍中造飯，結束齊整，三千鐵甲兵，沒一個被半點傷痕。正要上馬，只見走過兒子胡禎來說：「父親今日可令孩兒出陣搦戰，稍稍替你氣力，父親可督中軍壓陣。」胡深笑道：「孩兒不須掛心，我今日若不出陣，那友定便說我畏懼，氣力不加，反被賊人笑侮。你可領兵去鎮守城池。」吩咐才罷，便跳上馬，把身子一扭，那馬飛也似當先去了。剛剛排列陣勢完成，早有陳友定前來，大叫道：「胡將軍出來相對，決個勝負。」

胡深聽了，便說：「陳元帥你爲何迷而不悟？你陣上四萬甲兵，到晚點數，不上二萬有零；我兵三千，全軍而返。昨日之戰，已見分明，元帥何不順天來歸？我主公仁明英武，羣臣樂用，不久四海自當混一。昔日竇融歸漢，至今稱爲英雄。元帥請自三思，何苦傷殘士卒！」友定聽了一會，也不回言，馳兵竟向陣中殺入。

胡深大怒，領三千鐵甲兵，殺入重圍，把那賊大寨柵登時斫倒，殺到核心。那二萬餘人，又去了十分之四。友定大敗，勒馬向建寧路上逃走。

胡深縱馬趕來，約有二十餘里，看看較近，那友定心下轉說：「前者被亮祖出奇兵奪去了建陽、崇安、河州等地，無可安身，幸有阮德柔肯分兵與我報仇，今只存得殘兵萬餘，雖然回去，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。諒他後面又無接應兵馬，不如拚死與他再戰。」這也是胡深命合當休，上應天象，那友定大喊一聲，轉馬來殺。

胡深道：「你正該受死。」兩馬正將湊合對敵，誰想胡深坐的馬，被那旗旛一動，日光竟射過來，只道是什麼東西，把雙腳一跳，湊巧前腳踏着一把長草，那草把後蹄一絆，絆倒在地。胡深雖便跳下馬來，卻被賊兵撓鉤搭住不放，衆軍便活縛了過去。三千鐵甲兵直衝過來救應，那友定奮力殺奔前來，無可下手，三千鐵甲兵士，只得含淚逃回，報胡禎得知。

那友定見軍士四散，便拍馬先回建寧城中，見了阮德柔，說，「捉大將胡深到來。」德柔大喜，就請友定暫回本營，解甲安息，待衆軍解到胡深，方請公堂筵宴慶賀。友定回至本營，未及半刻，衆軍把胡深解到。友定便下了階，解去了縛，說：「且請上堂說話。」胡深只得上堂，便開口說道：「既然被擒，願得一死。倘如釋放，便當與公同事聖明，不枉了君明臣良之大道。」

說了又說，勸了又勸。友定心中甚是尊愛。不想阮德柔處，屢次打發人來請赴宴，因友定聽了胡深言語，只是沉吟，不見發付，便不敢上堂相稟。誰想德柔這賊，坐在自己堂上，正要十分施逞快活，怎奈二三十個差去接的人，都不去回覆，忍耐不住，便放開腳步，走到館門首，大喝道：「陳將軍把這胡深一刀兩段便了，何必待他說張說李，終不然放了他不成？」

友定慌忙下堂迎接，那德柔已到堂前，喝令中軍，把胡深斬訖報來，連友定也沒做理會。頃間，軍士獻上首級。德柔同友定到府中筵宴。

話分兩頭，胡深兒子胡禎，在城上自早盼望到晚，杳無消息，自要領兵出城接應，又恐孤城失守。正在狐疑不定，心驚肉跳，卻有一種口裏說不出的光景。隔不多一會，鐵甲兵士到來訴說，馬絆被捉事情。胡禎放聲大哭，哀動三軍。暈倒了半日方醒。次日，申發文書，知會四方接應：一面將事情上表奏聞太祖，申請急調兵將把守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朱亮祖承命攻取汀洲等處，得勝而回，不日來到金陵。次日，入朝朝見，禮畢出班，將前事一一面奏。太祖不勝歡喜，便令御馬監將自己所乘駿馬，並庫中金、銀、綵緞，及表裏賜與亮祖：亮祖拜謝出朝。只見殿中走過一位使臣，將表章託在手上，口稱：「處州府鎮守胡深子胡禎，遣來奏聞的表章。」太祖聽了「胡深子胡禎」五字，吃了一驚，便問：「胡元帥好麼？」那使臣不敢答應，只是兩眼淚汪汪。太祖慌忙把表章一看，方知胡深被害，便對宋濂說：「胡將軍文武全才，吾方倚重，不意竟爲友定這賊所害！」即追贈「縉云伯」，遣使到處州致祭。就蔭長子胡禎處州衛，用爲將軍指揮僉事之職。正在調遣間，恰好徐達領兵回見太祖。太祖見了，便問呂珍消息。

徐達回奏：「呂珍聞主公取了湖廣，因遁跡蘇州。那左君弼來攻牛渚渡，幸託主公洪庇，被臣連敗六陣，追至廬州。左君弼復棄廬州，北走陳州。臣即俘其老母妻子解送軍前。」太祖令將君弼家眷，擇深大宮舍寓寄，支領官俸，優恤隆眷。即對徐達說：「前者軍師劉基，在豫州別我時，曾言日中黑子相蕩，主損東南方大將之象。今胡深與陳友定相持，馬蹶被捉，不屈而死，大可痛憐。我今思量，向年廖永安領兵往救常州，被呂珍所獲，後來我兵活捉張九六，他要將永安來換，彼時不知主何意思，不換與他。至今守義不屈，被其羈禁。你可喚咐中書寫誥文與他，遙授光祿大夫程國江淮行省平章事楚國公，以表孤不忘遠臣至意。」徐達領命而出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杳（ㄧㄠˇ）：不見蹤影，毫無消息。形容渺茫沉寂。如：杳無音信、杳無人蹤。

# 第四十四回 常遇春收伏荊襄

話說太祖因胡深不屈身死，輾轉念及廖永安陷於張士誠，守義有年，敕授官爵命中書寫法與他家內，以勉忠貞。早有細作報與士誠得知，且說太祖加稱吳王封號等事。士誠即自稱爲帝，改國號爲大周，改年號爲天佑。立長子張龍爲皇太子；次子張豹、張彪、張虯，總理軍國重事；以大元帥李伯升，領兵十萬，把守湖州；以潘原明領兵五萬，把守杭州，阻住錢塘江口；以萬戶平章尹義，守住太湖；封弟張士信爲姑蘇王；李伯清爲右丞相。一面請命於元朝。而今他也曉得元朝遮護他不得，且做事還有妨礙，盡把監制他的元臣，一一逼脇身死，放情自縱。每常只有提防朱家兵馬、征伐浙右意思，這也慢表。

且說常遇春同鄧愈領兵進攻贛州，賊將熊天瑞，從東門外十里列陣迎敵，相持日久，勝負未決。太祖乃遣左司郎中汪廣洋前往參謀。因諭遇春等道：「天瑞困守孤城，猶籠禽阱獸，諒難逃脫。但恐破城之日，殺傷過多，爾等須以保全生命爲心：一則可爲國家使用，二則可爲未附者戒，三則不妄誅殺，子孫昌盛，漢時鄧禹可以爲法。前者，友諒即敗，生降諸軍，或逃歸者，至今軍爲我用，民爲我使。後克武昌，嚴禁軍士入城，故得全一郡之命。苟得郡而無民，雖得何益。」

正說間，汪廣洋來到軍中，傳與上命。當時幕冬天氣，江西近贛諸地，頗苦嚴寒，聞有天命來諭，保全民命的話，便覺陽和春色，一時照臨，都如挾纊一般。遇春見天瑞拒守益堅固，命軍士深掘溝池，廣立柵閘，周匝圍繞，以防救援，且絕城中往來信息。

日復一日，已是元至正二十五年，歲在乙己正月元旦。常遇春等領諸軍，在贛州東向金陵稱臣祝壽，呼天動地。那天瑞在城上遙望了一會，對那些軍士說：「朱家真好臣子，真好禮體，以此光景，頗有一統規模。但未識朱公德量如何？前聞使者到軍中傳諭，不許妄殺，未知果否？」自言自語，下城調遣軍士把守。

此時春色已動，朱軍加倍精銳。又將半月，天瑞自揣力不能支，只得寫降書，開門送遇春營內。遇春細看了來情，並問來人心事，已知天瑞困迫。因對來人道：「前者我王駕到江西，你將軍已是投降，並收了我主許多賞賚。不意他復生歹心，勞我師旅。今日本當不受納降，但我何苦爲你將軍一人之頭，帶累許多無辜之衆。你今回報，叫他再清夜自思，不可造次做事。倘或日下勢迫而降，後來仍如今日叛逆，天兵一到。決不容情。」那人回城，備講了這一番話。

次日，天瑞親到軍中負荊納款。遇春因傳令諸軍，不許攪動村居百姓，各守隊伍。倘有一軍走入民居者，剛足示衆。號令已畢，止率從者十人進城，調查戶籍，釋放無罪良民，將存有倉儲，盡行散給遠近人民，以濟騷擾之苦。一面申奏朝廷，一面傳檄南安、南雄、韶州等郡，曲諭主上之德意，諸處望風而降。因令原守韶州同知張秉彝，仍守韶州；指揮王嶼守南雄；自己統領三軍，不日回至金陵。太祖臨御前門，頒賞犒勞，因對遇春說：「孤聞將軍破敵不殺，足稱仁者之師。曹彬之下江南，何以有加。此真天賜將軍，以隆我國家也。但思安陸及襄陽一帶地方，正是江西肩背，不可不取，還煩將軍一行。」遇春拜謝賞賚，口銜新命，即日出城，往荊州進發，不表。

且說僞周張士誠、元帥李伯升，見朱兵往江西一帶徵取，湖州諒來無事，悄地率衆二十萬，星夜兼程而進，竟把諸全新城圍住。主將胡德濟堅守，即遣使往李文忠處求救。李文忠得報，便率衆來援，未至新城十里，土名龍潭地方，文忠傳令前軍，據險安營搦戰。德濟知文忠已到，遣人間道對文忠說：「衆寡不敵，將軍少待大兵，一齊攻殺，方保無虞。」文忠對來使說：「以衆論，則我非彼敵；以謀論，則彼非我敵。昔謝玄以兵八千，破荷堅雄兵八十萬。若未與戰，便遽退避，則彼勢益熾，縱有大軍到來，難爲攻矣。莫若與之一戰，死中求生，正在今日。」

遂下令說：「彼衆而驕，我寡而銳，可一戰而擒；擒彼之後，輕重車馬，任汝等所取，汝等當戮力同心廝殺。」明日，兩軍相對，文忠仰天大叫：「朝廷大事，在此一舉。敢自愛其身，以後三軍哉！」即橫槊馬，領了數十鐵騎，乘高而下，直搗伯升陣後，衝開中軍，一把刀登時砍倒二十餘人。即督衆乘勢四下趕殺，賊兵大潰，自相踐踏。

胡德濟在城，聞知文忠力戰，因率城中將士，鼓譟而出，聲震山谷，旌旗蔽天，無不以一當百，斬首萬級，血流成河，河水盡赤。伯升卻要望東而逃，又遇左翼指揮朱亮祖，卻好領兵殺來，把大營四下放火騰燒，活捉同僉韓謙、元帥周遇、蕭山等六百餘人，散卒軍士七千餘衆，馬一千八百餘匹。棄去的輜重、鎧甲、器械，山堆阜積。衆軍士搬運了五六日，尚不能了。李伯升領殘兵萬餘，保僞週五太子，星夜赴蘇州而去。文忠仍領兵鎮守舊地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太祖命元帥常遇春往取安陸、襄陽，復調江西省左丞鄧愈，爲湖廣平章事，領兵接應。因使人諭知鄧愈說：「凡得州郡，汝宜駐兵撫輯降附。近聞元將王保，現集兵法寧，他的行徑，如築堤壅水，惟恐漏泄。爾往荊南，倘能愛恤軍民，則人心之歸，猶水之就下。是穿其堤防，使所聚之水，都漏泄也。用力少而成功多，正在今日，爾宜敬之。」

鄧愈奉命，來至遇春營前，那遇春正與安陸守將任亮血戰。看那任亮甚是驍勇，二將鬥到五十餘合，未分勝負。鄧愈大叫道：「常將軍，待末將爲公活擒此賊──」聲未絕，手中展開錦索，向天一撒，把那任亮活捉到馬上去了。一個回馬，把馬一拍，向自己營中跑回。着三軍將任亮打入囚車，解金陵候旨發落。遇春見鄧愈捉了任亮，便縱馬入城，撫慰百姓。即令沔陽衛指揮吳復，在城把守。

次日，發兵前至襄陽。只見城門大門，百姓攜老扶幼，一路跪接，備說鎮守元將聞風逃遁。遇春吩咐後兵傳言，請平章鄧愈進城，安輯人民，出榜曉諭，自己統領大兵追殺元將五十餘里，因俘士卒五千餘衆，獲馬七百餘匹，糧一千餘石。正要轉身回軍，恰有元僉院張德山、羅明，跪在馬前，將轂城一帶地方，與思州宣撫並湖廣省左丞田仁厚等將，所守鎮遠、吉州軍民二府；婺川、功水、常寧等十縣；龍泉、瑞溪、沿河等三十四州，盡行附降。遇春即令軍中取過馬匹，與三人騎了同至襄陽城中。早有鄧愈在府整備筵宴，邀人相聚；一面再將得勝納降事務，修成表章，申奏金陵。內並請改宣撫司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，仍以田仁厚爲宣慰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挾纊（ㄒㄧㄝˊ ㄎㄨㄤˋ）：披着綿衣。比喻受人慰勉而感到溫暖。左傳˙宣公十二年：師人多寒，王巡三軍，拊而勉之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。杜預˙注：纊，綿也。言說以忘寒。文選˙潘岳˙馬汧督誄：霑恩撫循，寒士挾纊。

2賞賚（ㄌㄞˋ）：賞賜。初刻拍案驚奇˙卷七：玄宗曉得他傳授不盡，多將金帛賞賚，要他喜歡。

3納款：向敵人輸誠降服，投降歸順。

# 第四十五回 擊登聞斷明冤枉

卻說常、鄧二將軍，統兵攻取荊、襄之地，恰有張德山、羅明、田仁厚三人，聞風而來，歸有許多地面。因一面申文保留仁厚爲宣慰使，又備說元將任亮，雖被擒獲，然壯毅可用。太祖俱允奏。以田仁厚巡撫荊南，仍授宣慰之職；釋任亮爲指揮企事；敕令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，鎮守襄陽；常遇春暫領兵回金陵，聽遣征討。

是時湖廣江西皆平，太祖因會集多官計議，說道：「張士誠貪得無厭，僭稱皇帝，倘不及時剪滅，小民何忍受其凌辱！」因吩咐將士：「明日在教場觀兵，倘能戰勝者，受上賞；其有被傷而不退怯者，亦是勇敢之氣，受中賞。」諸將帥領命退朝，整點各部軍馬去訖。

次日五更，太祖出宮，排駕直到演武場中坐下。即謂起居郎官詹司，從旁登記今日比試勝負於簿上，以便賞罰。大小三軍，個個抖擻精神：逐隊、逐伍、逐哨、逐營，刀對刀，槍對槍，射的射，舞的舞。十八般武藝，從大至小，件件比試過了。又命火藥局裝起火銃、火炮、火箭、鳥嘴噴筒等項，都一一試過。自黎明至天晚，太祖照簿上所記勝負，各行賞罰。排駕回宮，昏暗中遠遠望見一人，倚牆而立。

太祖問巡街兵馬指揮說：「那人是誰？」指揮即刻將此人拘押到駕前，詢問籍貫、姓名。那人回說：「小人攸州人氏，姓彭，雙名友信。縣官以臣文學，齎發來此，今早方到。聞吾主選拔將士，不敢奏聞；適見駕回，遍走民家迴避，以面生可疑，無人許臣進門，因此倚牆而立。」太祖聽他言辭清亮，且舉動從容，抬頭一看，天邊霓色粲然。因說：「我方纔登駕，以云霓爲題，得詩二句。你即有文學。可續成麼？」友信奏說：「願聞溫旨！」太祖吟道：「誰把青紅線兩條，和云和雨系天腰？」友信接應答道：「玉皇知有鸞輿出，萬里長空駕彩橋。」太祖聽罷大喜，即令明早入朝進見。

次日，鐘聲方歇，太祖密着內臣出朝，探視友信來否。只見友信整衣肅冠已到多時。太祖視朝禮畢，對侍臣說：「此有學有行之士，我欲任爲翰林編修，衆卿以爲如何？」廷臣齊聲應道：「極當，極當！」

友信拜謝方畢，只聽朝門外鼓聲冬隆的響，原來太祖欲通天下民情，及世間冤枉，倘無人替他伸理，便任百姓到朝撾擊此鼓，名叫「登聞鼓」。如有大小官軍，阻遏來人者，處斬。太祖聽見，便宣擊鼓的進見。不多時，只見一個極美極潔的婦人，年紀只有二十餘歲，飄漂冉冉，走向殿前叩了幾個頭，跪着訴說：

「小婦人周氏，父親是揚子江邊漁戶。將奴嫁與李郎，在金山寺附近捕魚爲業。方嫁兩載，生下一個孩兒。時常有鄰家江媽，送我些胭脂花粉，小婦人亦時常把些東西回她，因此往來甚是親密。一日，李郎捕魚未回，婦人因邀江媽到家相伴同睡，誰想江媽暗將僧鞋一雙藏在牀下。次早，江媽回去，恰好李郎歸來，在牀下見有僧鞋，疑是婦人與和尚通姦。任我立誓分辯不信，逐我回到娘家。離別時，曾佔詩一首，訴明衷情。那詩記得說：

去燕有歸期，去婦有別離。

妾有堂堂夫，妾有呱呱兒。

撇了夫與子，出門將何之？

有聲空嗚咽，有淚空漣漣。

百病皆有藥。此病最難醫。

丈夫心反覆，曾不記當時。

山盟與海誓，瞬息竟更移。

吁嗟一婦女，方寸有天知！

李郎也只做不聞，只得長別。自此，將及半年。有個新還俗的僧人，叫做惠明，原是金山寺和尚，託媒來說，要娶婦人。父親作主，便嫁了他。前晚酒中說出，當年江媽媽時常送些花粉、胭脂，及藏僧鞋的事務，原來都是這和尚的奸謀，因此將小婦人夫妻拆散。後訴本地知縣做主，誰想他又央人情，不準呈詞。這段冤枉，全仗皇上審理。」

太祖聽了大怒，即喚殿前校尉，星馳拏捉姦僧、江媽並本地知縣，同金山寺合寺僧衆到殿前鞫問。不一日，人犯齊到，一一都如婦人所言。登時，命將惠明凌遲處死；江媽主媒梟首。同寺內十二個僧人，坐知情罪杖責；知縣遏絕民情，收監究問；其餘寺僧，俱發邊遠充軍；這婦人仍着原夫李郎領回，永爲夫妻。判訖。

暑往寒來，不覺又是孟冬天氣。太祖對徐達、常遇春說：「今日士卒訓練已精，資糧頗足，公等直率馬、步、舟師，一齊進取淮東，先克淮安。順便攻泰州一帶，剪去士誠東北股肱之地。」二將領名辭朝，擇日率兵二十萬，向淮東一路進發。

且說士誠知朱軍攻取風聲，即召滿朝文武商議。恰有四子張虯向前奏說：「臣意金陵兵馬，本欲先取淮安，後攻泰州，我處不如遣舟師進薄淮安，次於範蔡港口，以疑彼師，使他進退兩難，彼此分勢，日久師老，不戰自退。」士誠聽了，稱說有理。即令張虯帶領舟師，依計而行，一面又遣人馳赴泰州，令守將史彥忠，小心防守不表。

且說太祖在金陵，探子報知士誠如此行兵信息，因作書諭徐達道：

賊兵駐紮範蔡，不敢陳於上流，分明是欲分我兵勢耳，非真有決機之謀也。宜遣廖永忠等，率舟師御之。大軍切勿輕動，待他徘徊江上，聽其自老。乘其怠惰，攻之必克矣。泰州既克，則江北瓦解，不卜可知。

徐達接諭，即率兵馳赴，由淮安至泰州安營。泰州史彥忠早已知風，便對衆人商議說：「金陵兵勢浩大，若與對敵，必不得利。以我見識，城中糧餉甚多，只宜固守。一面使人往姑蘇，求取救兵接應，方可迎敵。」衆人都說：「元帥高見。」史彥忠即修表，遣人往蘇州求救，調各將士固守城池。朱兵直抵城下，每日令人大叫罵戰，彥忠只是堅閉不出。徐達傳令，在正南上七里外安下大營。衆將都來議圍城攻擊之策。徐達說：「吾知此城極其堅固，而且兵多糧廣，以力攻之，必不易克，徒傷士卒之命。莫若乘機另生計較。」

因命衆將，每日遣小卒在城下百般毀罵，激他出戰。那史彥忠只是在城堅守，不許一人出城，一連相持了半月。徐達見衆軍無事，即令馮勝帥所部軍馬一萬，進攻高郵去了；過有七八日，又命孫興祖領兵一萬，把守海安去訖；又對遇春、湯和、沐英、朱亮祖、郭英等說：「我想史彥忠乃東吳善守之將，不若乘此嚴冬，人將過歲，吾有方略在此。只是事機要密，諸公幸勿漏泄。」即向衆人耳旁說了幾句，如此，如此。衆將說：「元帥之計，甚妙。」次日，徐達傳令：「諸軍在此，以客爲家。今彥忠既不出戰，亦且聽其自然。目下已是除夜元旦，汝等自宜慶賀數日，以享韶華。」說完，即在帳下設一個大宴會，齊集衆將，高歌暢飲，扮戲娛情，一連的熱鬧了七八日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鞫（ㄐㄩˊ）：審判、訊問。漢書˙卷六十六˙車千秋傳：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。元史˙卷一六七˙王惲傳：朝廷委惲鞫之，一訊即得其實。

2韶（ㄕㄠˊ）華：光陰。如：韶華易逝。初刻拍案驚奇˙卷十六：韶華迅速，不覺的換了一個年頭。幼學瓊林˙卷一˙歲時類：韶華不再，吾輩須當惜陰。

# 第四十六回 幸濠州共沐恩光

且表徐達見史彥忠堅守不戰，因此設計，令軍士也不攻城，趁着三陽佳節，解甲休兵，大吹大擂，一連飲了七八日光景。早有細作看了朱軍這般光景，報與彥忠知道。彥忠大笑，說：「如此村野鄙夫，豈堪出任大將。今彼既自驕自肆，上下各無鬥志，不如乘機破之，何必定要外兵來援，方纔迎敵。」彥忠又恐未必的實，就喚兒子史義說：「我令你前往打探虛實，汝可將書一封，假以投降獻城爲名，觀其動靜，事成之日，重重奏請升賞。」史義領令，齎了降書，徑投徐達營前，令士卒報入。

那些士卒也不阻止。史義直入營中，但聞笙歌聒耳，嬉戲的妝生妝旦，抹朱搽粉，在堂中搬演雜劇。那個徐達元帥，與這些衆將，沉酣狼籍，略無紀度。史義在旁，細看了一會，也沒有人來查他姓張姓李，又是半晌走到桌子邊，摸出書來投遞。徐達假作醉眼，問他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史義答說：「小的是史彥忠帳下將書來的。」徐達慢慢地拆開，念說：

泰州守將萬戶侯史彥忠端肅書奉大德總戎徐公麾下：伏念彥忠思聖澤，願沃仁風。昨聞師臨敝邑，即欲銜命投降：奈吳有監史，未得隙便。今監使已回，謹獻戶歸降；乞保餘生。特此先容，餘當面稟。

徐達看書大喜，便以酒與史義喫，問說：「主師幾時來降？」史義權對說：「明日即來。」徐達即傳令軍中，說：「泰州已降，正可設宴作賀。明日可增多筵席十桌。至如帶來軍士，且到臨時，宰殺牛、馬犒賞。」忠義實時出得營來，又聽得帳裏，鼓吹聲歌，不住交作，喜不自勝，即刻回到了泰州，備說三軍的榜樣。彥忠大喜，說：「今夜不殺徐達，永不爲大丈夫。」是日，正是元至正二十六年，丙午正月七日。約莫一更左右，彥忠率兵二萬，出泰州南城，悄悄的馳至徐達營前。但聞營中更鼓頻敲，便引兵直向營側，只見滿地士卒，皆熟睡不醒。

彥忠吩咐將卒說：「汝等不必殺死士卒，徑殺徐達，方爲大功。」帳中燈燭微明，遙見徐達隱几而臥。彥忠遂令三軍，奮力殺入。誰想方踏進營中，都落入坑中。坑深達四丈，下面都是兩頭尖的鐵釘、狼牙、虎爪，陷入即死。仔細一看，卻是草人。彥忠大驚，倒戈退步而走。忽聽得一聲炮響，伏兵盡起，東、南、北三面，密密叢叢的軍校殺將攏來。止有西面兵馬少些，彥忠便命令軍士投西而走。徐達傳令，即將火銃、火炮、火箭、長槍手，一齊追來。面前皆是大溝，闊有二丈零，深有三丈零。泰州兵馬，墮死不計其數，止約剩有百餘士卒。彥忠只得踏着浮屍而逃。此時天色已明，彥忠深恨爲朱兵所誘，且行且怨。只見當先一軍阻住，爲首大將卻是湯和，高叫說：「不如早降，免得身死！」

彥忠大怒，縱馬來戰，湯和便舉刀相迎。未及數合，彥忠勒馬而逃。湯和乘勢追殺。將到泰州城邊，惟見城上搖搖曳曳，耀日遮云，俱是金陵常元帥旗號。吊橋邊旗竿上，早將史義首級，懸在高頭。彥忠自度力不能勝，拔劍自刎而死。徐達帶領數十人，入城安撫人民。其餘軍士，不得亂離隊伍。次日，發兵一萬，前往高郵助馮勝攻打。那高郵守將俞中，被馮勝日夜督戰，正在危急，俄聞泰州又破，且益雄兵萬餘，前來攻打，只得出降，不題。

且說太祖一日說：「濠州是吾家鄉里，今被士誠所據，是吾雖有國而實無家！」前者，命韓政率顧時領兵攻取，誰想守將李濟領兵拒敵。又着龔希魯去說蕭把都，亦觀望未決。因點兵一萬，攻他水濂洞內城，又連兵攻打西門。那李濟拒守益堅，傷殘士卒，難以下手。徐達即取泰州，太祖即馳書與韓政、顧時，命以云梯、炮石，四面併力攻打，誓在必克。李濟力不能支，遂出城納款。太祖得了捷報，大喜，說：「吾今有國有家矣！」即日起程，駕幸濠州，拜謁陵墓。禮畢，即與諸父老排宴歡敘。因令修城浚池，着顧時駐紮。駕留五日，仍回金陵而去。濠州即降，淮東遂失左臂。於是淮安僞周守將梅思祖、徐州、宿州守將陸聚，皆望風來歸。

卻說孫興祖前領徐達將令，把守海安。那興祖方纔紮營十餘里，士誠的兵果然來寇海口。興祖便率兵併力攻殺，活擒將士四百餘人，殺死約二千餘衆。士誠的兵，遂連夜逃遁而去。孫興祖即進攻通州。那通州守將吳魁，嚴兵相拒。興祖向東城外五瑞安營，便排開陣勢，單刀縱馬殺來。對陣中米爾忠、張大元、虎布武、李通，一齊接住。興祖統兵大叫，聲震天地，河水若立，把四將一齊殺死，斬首數百級。吳魁連忙奔入城中，緊閉了不敢出戰。興祖也暫領兵而回。

卻說徐達見淮安等處投降，便統兵渡江，過了常州，從長興大路進發，徑到太湖，貼着湖州岸上安營。早有僞周守將尹義，練着戰船一千餘隻，在東岸截住去路。哨子探知來報，徐達思量，太湖是東吳要地，正宜固守，即遣郭英馳入長興，取船二千餘隻，同耿炳文調水軍在湖邊駐紮。次日，即領兵徑泛太湖。郭英得令，遂向長興進發。明日黎明，已同耿炳文到軍前來會。徐達見了炳文，便道：「自從將軍鎮守長興，備禦多方，賊人遠遁，毫不敢犯，真非他人所及。」炳文回說：「卑職效勞，是臣子分內之事，末將愧無才能，但心中可盡，不可不爲耳。」

徐達因問郭英說：「昨勞先鋒料理船隻，可曾完備否？」郭英道：「已有三千餘隻，整備湖口了。」徐達便別了耿、郭二人，領兵直至太湖，望東南而行。但見綠水潺潺，清波渺渺，南接洞庭，東連滄海，西注錢塘，北通揚子。五湖之景，此爲第一。徐達回顧湖景，因對衆將說：「湖光浩蕩，長天一色，吾恨無才，不足以寫其妙。聊作春湖歌一首，念與諸公請教：

紫氣參差煙霧繞，清波盪漾連蓬島。

湖中落日映金盤，水上風生飛翠鳥。

蘆舞銀花白蒂輕，荷生翠點青錢小。

洪濤滾滾連天涯，雪浪滔滔連海表。

睍睍黃鶯訴景和，呢喃燕子啼春老。

魚龍吹浪水云腥，珠浸湖中煙月曉。

岸邊遊士喚開舟，船上漁翁拖短棹。

南越憑依作障籬，東吳倚借爲屏保。

千團星月玉珠簾，萬里煙霞瑞氣好。

勝景繁華第一寺，輕帆破浪奸邪掃。

歌畢，衆將俱稱嘉美。滿湖中但見旌旗蔽日，金鼓喧天。遠望東岸，一派號旗林林的布立得整齊。岸下戰艘蜂屯，正是僞周虎將尹義屯紮的水寨。他兵望見朱師將至，便擺開船隻，頭頂着尾，尾旁着頭，一字兒擺開，飄飄蕩蕩，恰有十里之路。每船上只見頭上立着二人，艄上一人，中間艙內五六人，也不吶喊搖旗，鳴金擊鼓，俱是一把長槍在手，直衝前來。常遇春與衆將看了，大笑說：「這是漁翁的把勢，說甚麼舟師！」惟是主將徐達見如此形勢，急傳令三軍：「且宜慎重，萬勿輕敵。我看他們，必有詭計──」傳令未完，不料他軍看見如此光景，便縱船殺入。約有五百餘號，後船略不相接。只見小船上號炮一聲，那些頭尾相接的船，飛也似圍將過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睍睍：（ㄒㄧㄢˋ）恐懼而不敢舉目揚眉的樣子。新唐書˙卷一七六˙韓愈傳：刺史雖駑弱，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，伈伈睍睍，爲吏民羞，以偷活於此也？亦作俔俔。

# 第四十七回 薛將軍生擒周將

話說我們水軍，前船殺進，約有五百餘隻，後船不繼。誰想僞周的小船上，一聲號炮，那些一字兒擺開的兵船，卻飛也似圍將攏來。先前每船上止不過有六七人在上，不知而今平白裏，倒有七八十人。畫角一聲，重重迭迭，如蜂似蟻的圍住。朱軍的船在內，前後分作兩段。只是虛聲吶喊，卻也不近前廝殺。

且說常遇春、王銘、俞通源、薛顯四員虎將，分頭殺出，但是我軍將到，他們軍士便都跳下水去，我船略開，他們仍然跳回船上來。遇春傳令說：「他軍既然如此，不過欲老我兵耳。但是我軍糧草不繼，如此三日，則枵腹了，何以當勁兵？我們的船，且集在一處，再作商議──」說還未已，只見船上都說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軍船底被他們鑿破，湧進水來了。」衆軍着急，都去艙內補塞。未及半晌，那些水軍紛紛的在水上，如履平地而來。將我在外的船隻，提起鐵錘，只是亂打。

頃刻間，朱軍溺死的已是一千餘人。常遇春等無計可施，遙看三面俱是蘆蕩，約有二十餘里。蘆蕩之外，仍是無邊水面，要望外邊援軍，他又盡將鉅艦在十里之外，重重隔斷，聲息無聞。遇春仰天嘆說：「不意此身沉沒在此。」薛顯說：「常元帥，你且慢着心焦。這場事務，須從萬死一生中，尋個計策。我們且把船一齊盪開，不可聚在一處。倘若他四下裏以火相攻，比鑿穿船底尤是厲害。我有一計，即喚衆軍收撈已壞的船隻，盡將艙底打開，只留船底，將鐵鏈縛成，鋪浮水面。每片約長十丈，闊二十五丈。板多則負重。每板上立四十人，各持火鏡、火炮、火箭等物，乘他鉅艦挨擠水面之時，今夜以火攻向前去。其餘不壞船隻，緊隨火器廝殺，必能殺開重圍。」

俞通源聽了搖頭說：「不可，不可！我軍駕着船板而行，仰視艨艟鉅艦，多有二三丈之高，一時難得上去；且風又不便，二者毫無掩蔽，則重傷必多，此計未妥。我仔細思量，尹義守此，不過十萬之師，他如今駕着大船，當湖心截住前後，則衆軍必然盡罄的俱在水面上把守。岸上陸兵見我們前後不應，必不準備，莫如今夜將船分半，竟抵彼岸，直劫他岸兵。這叫做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之法也。未知將軍以爲可否？」

遇春聽了便說：「二位的議論都好，我如今都用。但只與二位相反的，薛將軍說將船底連攏去向後邊放火，俞將軍慮及以下攻上，且無掩蔽，重傷必多。我如今盡將好船帶領火器，到他攔阻的船邊放火攻殺，便有遮隔，也無俯仰之苦；俞將軍說將船直抵彼岸，乘其無備，劫他岸兵，我們又苦無船可渡，薛將軍將船底連攏渡去，此正如破釜沉舟，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計策，使他兩下救應不及，二位以爲如何？」

衆人都說：「絕妙，絕妙！」即令衆軍將打壞不能裝載的船，盡行拆散，把鐵鏈如法連成一片。如今反將底面向天，以防釘腳損傷士卒，及到岸邊，仍然翻轉，將面子向天，防他水兵被火，逃脫上岸，一時觸傷腳底，難以向前。又令在船衆軍，整理火器等件。俞通源、薛顯領兵攻打水寨。自同王銘領兵攻劫岸兵。只待夜間，分頭行事。急忙料理，不覺紅日西沉，但見湖中清風徐來，水光接天，衆籟無聲，一碧萬頃。可惜只爲王中在身，無心盼睞煙光景色。

卻說元帥徐達，在中軍聽得一聲炮響，忽見尹義陣上的船，如飛圍繞，把我截做兩段。倏忽之間，大船如云而來，似銅牆鐵壁，攔阻在湖心內。自知中他奸計，急令軍士慢施櫓掉，且集衆將細議攻打。軍令一下，衆將會集到船，都說：「起初之際，更不見一隻大船，只是幾處蘆葦蕩邊，有些捕魚小船，我們因此也都放心，誰知落他的圈套。」

正說話間，那些被溺死的軍士，飄飄蕩蕩，竟如雪片的流到船邊，心中十分不忍。欲要打探，更無去路。又不見裏面一些響動。俞通海、俞通淵因有兄弟通源截住在內，不覺放聲大哭起來。衆軍洶洶茫茫，也沒有個理會。徐達此時待將轉回湖口，又思前軍無人接應，欲殺向前去，那船上只是把噴筒、火炮、火銃等物，不住的打過來。刀槍、劍戟，密密擺列船上，不讓你近前。

徐達只是口中不住的嘆氣，看看傍晚，無計可施，但只吩咐各船上，夜間小心巡哨，靜聽裏面，恐有聲聞，以便救應。衆將得令。但聽得僞周船上鳴鑼擊鼓，畫角長鳴，四下裏分頭巡更，不覺已是初更左右。只見月色朦朧，星火暗淡，朱軍側耳細聽，並不見有一毫動靜。將近二更，只見水面上颳起波紋，早有軟浪打到船頭。徐達獨坐艙中，聞得風聲，愈加煩悶。

且說裏面被圍，水帥俞通源、薛顯傳令，凡是好船，都撐轉船頭，仍從原路而行。恰好趁着順風，倏忽之間，都頂尹義大船的舵上，只待常遇春等船板渡軍上岸，以放炮爲號。一邊放火殺出，一邊上岸殺人。且喜他的船上，都料如此佈列，萬無一失，俱各放心安睡。起初，敲更鼓的，與那提鈴、喝號的，雖是嚴明，挨至三更，俱各倦然睡去。我們在船板上渡水的軍，雖遇了風，幸無篷扇，止得一片光板，奮力撐持，已到彼岸。遇春即令將船板盡行翻轉，塞滿岸邊，即銜枚疾走。不及一里，已是尹義陸寨，更沒有一人巡視。遇春吩咐軍士，四下裏放起火炮。一時火光燭天，直殺入寨裏去。此時止有僞周副將石清在寨把守，夢中驚起，不知此兵從何而降，盔甲都不及穿。遇春帶領虎將王銘，橫衝直撞，喊殺連天，沒一個敢來迎敵。即將石清擒住，不表。

且表俞通源、薛顯，因順風船到得早，即令齊將火炮、火銃、火箭及蘆葦引火之物，輕輕着水軍抓上各船艄上，設法準備。正好安置妥貼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即便同時發作起來。火又猛，風又大，尹義聽得喊聲從後而起，即披甲跳出艙來。只見火光徹天，一時間，水上連攏的船一隻也放不開，只得向小船中逃走。外面徐達船上，看見敵船上火起，不住的喊殺，也殺將進來。不上一個時辰，將三千敵船，盡皆燒了，沒有一個逃脫的軍士。真好一場廝殺。正是：

萬道紅光，滿天煙障。遠望似片片云霞，罩着湖中綠水，近觀如條條綿繡，映來水面清波。三江夏口，那數妙計周郎，驪山頂頭，不羨美人褒姒。起初間烈焰焰一叢不散，便浮樑御器廠閃爍驚人，到後來虛飄飄萬點移開，便深秋螢火蟲焰光滿目。沸水騰川，不讓普咸陽三月，炊人爨骨，誰說道鬼火神燈。真是：丙丁烘得千千裏，蚩火燒得萬萬魂。

尹義落得小船逃走，回看一眼，傷心頓足，道：「可憐！可惜！只說要圍他，誰知反受其害。」正在頓足不暇，又被朱亮祖、沐英，將小船殺近前來。約到岸邊，滿岸口都是船板，釘頭向天，正要提步而走，早有朱亮祖追上，一搥打落水中，活捉去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枵（ㄒㄧㄠ）腹：枵，空虛。枵腹，空着肚子。宋˙陸游˙幽居遣懷詩：大患元因有此身，正須枵腹對空囷。宋˙范成大˙除夜感懷詩：匏瓜謾枵腹，蒲柳無真姿。

2艨艟（ㄇㄥˊ ㄊㄨㄥˊ）：一種古代戰艦。

3罄（ㄑㄧㄥˋ）：盡、用完。如：罄其所有、罄竹難書。

4盼睞（ㄆㄢˋ ㄌㄞˋ）：眼睛斜瞟着。這裏指欣賞。

5爨（ㄘㄨㄢˋ）：左傳˙宣公十五年：易子而食，析骸以爨。杜預˙注：爨，炊也。紅樓夢˙第一○五回：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，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。

# 第四十八回 殺巡哨假擊鑼梆

且說常遇春分兵兩支，水陸夾攻，前後接應。將及天明，一齊會集。徐達傳令，鳴金收軍。與常遇春、俞通源、薛顯、王銘等相見，真如再生兄弟，夢裏重逢，不勝之喜。即喚軍士將尹義、石清梟首。隨集衆船，直走湖州的崑山崖邊屯紮。與僞周的兵，水陸交戰，共計有五陣，僞周兵馬大敗。遂統三軍，直抵湖州城下。

丞相張士信聞知大驚，即率境內精兵十萬，徑往舊館地方，以擊朱軍之背。常遇春探知此信，便對徐達說：「賊兵此計，是欲使我兵前後受敵。既來困我的兵，又來分我的勢，不可不防。不如待末將與朱亮祖、王銘揀選健士三千，徑從大全港而入，結營東阡，復抗敵人之背。因令軍士負土阻塞港口，絕其歸路，此計何如？」徐達道：「所見亦妙，常將軍依此而行。」

遇春領令，即引兵前往東阡屯駐。士信陣上，早有先鋒徐義出馬迎敵。遇春一邊擺開陣勢，一面喚衆將士，吩咐說：「今日士信有兵十萬，我兵僅止三千，爾等切須努力盡心，功成之日，當受上賞，決不食言。」

便傳令軍中將酒過來。遇春酌酒在手，對衆將說：「敢有面不帶矢，身不被傷者，有如此酒。」即持刀勒馬，當先而出。一見徐義，也不打話，便把刀亂砍，好似剖瓜切菜。那三千人看見，即放馬殺去。殺得士信陣上的兵，人人膽戰，個個心寒，只得四散而脫。徐義引殘兵數百，向樹林中伏了一夜，方纔脫逃得去。遇春一領綠色徵袍，及一匹追風白馬，俱被染得渾身血跡。東阡前後五里地面，東倒西歪，都是死屍堆積。

張士信連夜申奏士誠，說：「金陵兵勢浩大，望御駕親征。」士誠先請，即刻帶五太子及呂珍、朱暹等，再添兵五萬，駕了赤龍船，列陣於烏龍鎮上，與朱軍相去不遠。

常遇春即喚副將王銘說：「我聞五太子雖然矮小，其實精悍，力敵萬人，人都說他平地能躍起三丈。又呂珍亦是力雄氣足，非比尋常。今又加兵五萬前來。我兵三千，明日何以抵敵？今我再三思量，士誠駕了大舟而來，其兵必疲，不如今夜乘其困憊，汝速領水軍駕小舟百隻，各帶火具，傍近大船，四散放火攻殺。他見勢頭不利，必然登岸而逃。我於東、南、北三面樹林中，插旌旗，掛燈火，令軍士五百人，擊鼓吶喊。他必向西路而走，我同朱將軍帶領二千勇士，於西路左右，參差犄角，待他來時，分頭而出，倘不能擒，亦必破膽。」

王銘領命。將近初更，先駕一舟前往。恰好士誠水寨中有五六個一隊，在岸上左右巡哨過來。王銘向前，將一個敲鑼的一把扭住，說：「你且勿叫，若叫起來，吾即殺你。你本身姓甚名誰？派在何營巡哨？」那人便說：「我姓王，排行第七，叫做王七星。派在前營巡風，一連六個人。」王銘一一問個仔細，將六人殺了，把號衣剝將下來，交與面貌相似的六人，依照巡哨的打扮，即叫軍士把那六人屍首，丟在遠處河中。

正好收拾停當，又見一夥兒六人，又慢慢地提鈴擊梆走將過來。王銘叫道：「阿哥，我王七星早在鎮上搶有熟牛肉一包，我們同伴邱大元又搶有白酒一樽。我們今日辛辛苦苦，到晚上卻要坐享了，到船艄上去安睡，不意又派令巡哨。阿哥們，可憐兒見，替我們在此巡哨一回，待我兄弟們走到船喫些兒就來，也不枉了同夥共事。」其中有兩個便說：「這個有何不可，但我們也要喫一盅酒，嚼塊兒肉，方肯替待替待。」

王銘便答應說：「這些酒，這些肉，又不是真金白銀買來的，不過是用首飾貨換來的。俗說：『首飾買的，將來結交兄弟。』有何不可，就請下船。」直到半路光景，中間一個說：「我們兩處巡哨人，俱走了來，倘有失誤，明早喫軍政司棍子。王七哥，你可先同他們夥中四位去喫一些兒，再來換我們。公私兩盡何如？」

王銘答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」一頭走，一頭問他們是張三李四的名字。倏忽間，將近船邊，王銘先跳上船，把後腳將岸一蹬，那船忽地裏離岸有二三丈。王銘便把篙子在手，撐將過來，說道：「列兄，逐位兒請下船，但船小不堪重載。」艙中早有一個知心的持刀在手。王銘先把手接着一個下船，便將身子故意一推，將那人推進船艙裏。那人叫一聲：「啊呀！」就不見響。王銘因而再把手接一個下船，接連四個，皆如此做作。誰知那人叫得一聲，俱被艙中人殺了。王銘實時收拾起四人屍首，把他衣服與我軍士四人穿了。又到岸上來，叫兩個喫酒。那兩人又被朱軍照前方法結果了性命。

王銘側耳一聽，已是三更一點，即喚從軍招呼衆船，到來行事。正說之間，又有南邊巡哨的人六個走來。王銘把嘴一拱，只見我軍士即將他們兩個扭住廝打，說：「今朝爲何沒有飯分與我等喫？」那二人說：「我何曾認是你！」扭來扭去，四個滾作一團，一滾直滾落河岸邊去了。朱軍即掣出刀來砍了。口裏叫說：「你便詐死，我明日與你哨長處講理。」扒上岸來，那四個人亦被王銘一般把來結果了性命。

三處巡哨的，此時卻已都是王銘手下所扮的，敲鑼擊柝，走來走去，不上半會，只見朱軍的船如蟻而至。王銘便在岸上大叫說：「張千戶，偏你護駕來遲，王爺發怒，方纔被我們遮過也。如今你這百隻小船，不可在外，可分投裏面去支值，省得再誤大事，招惹受軍政司計較。」那小船上便應道：「岸上招呼的莫不是羽林衛左哨王七哥麼？」王銘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那人叫聲：「多謝迴護，明日店中相謝。」便領了小船兒，只向大船兒邊撐進去。

那船上人只道果是護駕的官軍，又是王七星在岸上打話，那裏來提防他，任他分頭在船旁往來。再停了半會，將近三更左側，王銘在岸上越發敲得響朗，即對船上說道：「船上官長，趁我此時精神，可以略略睡一睡兒，若到四更左右，我招呼你們甦醒，那時候待我們也偷些懶兒如何？」船上人說：「這等甚好，你們卻要小心。」王銘說：「這個敢替你取笑耍子哩。」那船上因此也都去打睡了。王銘低叫衆軍說：「此時不動手，更待何時？」那小船上人，便即四下放起火來。

王銘看見火熱已猛，四下已難救了，便喚衆人駕的小船，一一放開，在岸上大喊道：「船中有火，可起來，可起來──」方叫得完，那船上的人，夢中驚跳起來。見士誠龍舟上已是烈焰騰空，連自家帶來的火具，見火一齊發作。五太子見勢頭不好，便從煙火中搶得士誠出來，便登岸而逃。呂珍、朱暹在後面相隨。其大小官軍，約莫燒死了大半。逃得性命的，昏昏花花也分不清東南西北。

王銘假意上前跪說：「王爺還向西路而行，庶於姑蘇近路。」便又指南邊、東邊、北邊三處說：「他三路兵，又趕來了。」衆軍也說陛下還是向西邊爲妙。士誠說：「巡哨軍士，極說得有理，明日可到軍前請賞。」王銘一路走，一面喝道：「小的是左哨王七星，求王爺抬舉！」

未及半里，忽見一個水缺，假意一跌，直跌到河邊，大叫：「疼殺我也！」那士誠及殘軍，已去的遠。走上岸來，一望，那水寒正聒聒噪噪，火勢十分猛烈。恰有朱船一隻搖來，王銘跳上船頭，自回營中而去。那五太子保着士誠向西而行，說道：「遠望朱兵都從東、南、北三面追趕，偏獨不曉得我們從此逃脫，是天賜一條便路，以寬我王之憂。」未知逃出性命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擊柝：柝（ㄊㄨㄛˋ），舊時巡夜人打更所敲擊的木梆。如：重門擊柝。南朝梁˙無名氏˙木蘭詩二首之一：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。清˙孔尚任˙桃花扇˙第三十五出：棲鳥頻叫，擊柝連聲，女牆邊，側耳聽。

# 第四十九回 張士誠被圍西脫

那士誠從水上逃脫，因王銘假說，果然向西而走。又見朱軍東、南、北三方盡布旗旆，越發不敢向別路去。但只見：

路途間高高低低，也分不出是泥是石；黑暗地挨挨錯錯，又那辨得誰君誰臣。一心要走蘇州，恰恨水遠山遙，不曾會得縮地法；轉念回思水寨，猛可天昏地黑，誰人解有反風。雖船底便是波濤，救不得上邊烈焰，說什麼人水既濟，本性原無爾我。突地的竟成仇敵，那裏是四海一家。烏龍鎮上駐不得赤龍舟，攪得翻江震海；大全港中做不得周僉事，空教拔地搖山。

此時天色已是黎明，士誠帶領殘兵，放心前行。遠遠望見一座叢林，正要走近，誰想一聲炮響，殺出一支人馬來。當先一員大將，正是朱亮祖，在前阻住。士誠見了，慌做一堆，說：「如此殘兵，何能對敵？」五太子走上前來，說：「臣兒敵住朱軍，父皇可與呂珍、朱暹竟從荒郊之內，保駕而走，庶可保全。」

衆將都道：「有理。」五太子領兵萬餘，排開陣勢，叫道：「誰人敢來阻擋，可曉得五太子麼？」朱亮祖便持刀殺出陣來，喝道：「好不識天時。你若與父同降，包你後半生受用；不然，恐大禍一到，悔之無及。」五太子聽了大怒，直掄刀亂砍。亮祖因而抵敵，來來往往，約有二十回合。

那五太子雖然勇悍，因夜來被火驚呆了，且一心上要保護士誠，那裏有心貪戰。亮祖明知僞周的陣上，只有他與呂珍，略略較可，我如今不放他寬轉，便聽士誠落荒而走，料常遇春在前，必捉得住。因此只是誘他相殺。

古來說得好：「一身做不得兩件事，一時丟不得兩條心。」那五太子沒了心思，刀法漸漸亂了。朱亮祖心中忖道：「殺死了他，也不爲難，不如活捉了這賊。走向前面，把士誠看看寒心，恰有許多妙處。」便縱馬向前而去，五太子只道亮祖竟去追趕士誠，也縱馬趕來。亮祖輕輕放下大刀，帶回馬頭，喝道：「那裏走。」這一聲，直個似地塌天傾，山崩雷震，嚇得五太子打一個寒噤，即便搶上一步，劈手的將五太子活捉過來。喚軍士用軟索團團的捆了。

那太子身原矮小，團攏來竟像一個大牛糞堆。落了囚車，解往軍前而去。只聽得後面叫一聲：「朱將軍，你捉的是何人？」亮祖回身一看，恰是王銘，打發水軍船往河裏自回。他率精兵一百人，從陸路趕來，幫捉士誠等衆。亮祖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前面煙塵蔽天，必定是常將軍發動伏兵，擋住士誠不放。我如今和你分爲左右二翼，前去接應，殺一個乾淨，心上也爽利些。」二人行約裏許，果見呂珍、朱暹同遇春三人，殺做一堆，在狹隘路口阻住士誠過去。

看官看到此處，必以爲既有遇春與二人相敵，又有亮祖、王銘殺來，不要說一個士誠，便十個士誠，走那裏去。誰知士誠的性命，尚未該絕，忽地裏起了一陣狂風，飛沙走石的捲來。恰好遇春、朱暹二人的馬，一齊滾下田坡裏去。那坡底有一丈餘深，泥濘坑坎，一時難得起來。呂珍即領殘兵，保了士城，如飛的過了這個路口去了。那些軍士也都乘勢逃脫而行。

那兩個在坑中光拳的廝打。亮祖即同王銘另尋一條下磡的小路，走上前去，輕舒猿臂，把朱暹捉住，陷在囚車上，即忙與常遇春另換了身上衣服，整頓上馬。遙望士誠的敗兵殘卒，已離有十餘里，追之料來不及。因率兵前往湖州，與徐達相會。那士信聞知士誠兵敗，也舍了舊館地面，領殘兵而回。

恰說湖州正是僞周虎將李伯升，領着十萬雄兵鎮守。聞知朱兵攻打，他便引兵迎敵。陣上常遇春當先出馬，叫道：「李將軍何不早獻城池，以圖重用。」伯升回道：「你不守地方，犯我境界，喪亡就在眼前，爲何反說大話！」遇春聽了這一句話，怒氣填胸，無明火直高三丈，手起鞭落，打中伯升後心，那伯升負痛而走。

遇春催兵追殺過來，死者不計其數，降的也有萬餘人。伯升連夜申奏蘇州求救，即緊閉城門，不敢出戰。徐達乘勢便令大小三軍，將那湖州圍住。不上兩日，丞相李伯清接着湖州求救的表文，即轉奏士誠說：「金陵的兵圍困湖州甚急，乞早定退兵之策──」說猶未了，只見張士信過來，說：「臣願領兵前往，以保湖州。」李伯清說：「朱兵糧多將勇，今着與戰，恐未必勝。以臣愚見，不若徑往建康，說以利害，使兩國休兵，庶爲長策。」士誠聽了，便說：「此事即煩賢卿一行。」仍遣士信爲元帥，呂珍副之；張虯爲先鋒，領兵十萬，前往湖州救援；一面打發李伯清到金陵講和，不表。

且說太祖見士誠遣兵調將，都去救援湖州，因對軍師劉基商議，說：「不如趁着此時，攻取浙江一帶何如？」劉基道：「好！」即傳令速到金華，命李文忠總水陸軍兵，向臨安、富春一路進發，全收江北地面。軍師劉基致書道：「此行不數日間，即當獲一僞周細作，元帥可以正理折之。」文忠領旨，取路前進，分遣指揮朱亮祖、耿天璧前攻桐廬。

那守帥戴元，聞知亮祖來到，搖頭伸舌，對軍士說：「這就是與陳友定交兵，運石劈死士卒的朱將軍。我們何苦送死。」便率衆出降。文忠在軍中聞報，隨着亮祖同耿天璧及指揮袁洪、孫虎進克富陽。那富陽縣治，前面大江，後枕峻嶺，右有鶴山，插出江口，石骨崚嶒，朝夕當潮水浸射。再下又有大領頭，又有扶山頭，都是山高水深，易於把守。至如左邊有鹿山，繞住水口；再上十里，有長山衖；再行三十里，有清水港，重重圍繞。真個是「一夫當關，萬人莫敵」的去處。

那亮祖得了將令，因對三人說：「此行不可當耍，我們須把水、陸二軍，俱屯紮在幽靜所在，且先向前打探出門入戶的徑路，並看好我軍可埋伏接應的所在，方可進攻。」便令天璧、袁洪二人，帶領能事的十餘人，駕着小舟，扮着長江上打魚的漁戶，往前面打探水路，及沿江共對岸動靜，自己便同孫虎帶領壯兵二三千人，手持鋼叉、戈箭，穿上虎、豹、糜鹿等皮襖，扮作捕野獸的獵戶，徑往後面山上尋取小徑，探望陸路關隘及城中消息。再着報子知會文忠，叫他水、陸軍馬，緩緩而來。又吩咐本部水、陸官軍，亦不許擅離部位，如違，按軍法處斬。

且說耿天璧、袁洪同十數人坐着六隻小船，帶了捕魚網罟，依着蕭山岸邊捕魚地方，慢慢的放過富陽扶山頭來。一望渺茫，再沒有一個船隻往來。只見大嶺頭左右戰船約有二百餘隻，屯在江裏。那六隻船，或前或後，順流撒起魚網來。船後艄敲着漁梆，叮叮蕩蕩，正貼攏岸邊而來。只見兵船上幾個人，在艙中伸出頭來，看了一看，叫道：「這是什麼太平時節，你們大膽在此捉魚哩！」那漁船上便應道：「船上長官，我們豈不知生死，因諸暨縣太爺，不知要辦什麼酒席，發出官票來，要取鰣魚二十尾，每尾俱要八斤重，一樣的大。小人也曾稟知：『江上防守甚嚴，一時措手難辦。』他便大怒，把我們各打三十大板，剋期定要。」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磡：懸崖下方。

# 第五十回 弄妖法虎豹豺狼

且說兵船上人看見打魚的船，漸漸傍來，即便喝道：「你船上捕魚的，敢是鐵做的頭麼，敢在此來往。」船上一齊應道：「長官且聽，我們也只爲官差，沒奈何，在此辛辛苦苦的。你們不信，臂腿打得破爛在這裏。──」說未完，一個人便脫下褲子來，兩腿上血淋淋的怕人。那些軍士便都道：「可憐！可恨！就似我們縣裏的瘟官，一樣不通人情的。」又有一個打魚的說：「你們縣官，一向聞將說好，怎麼你們也說這個話兒？」恰有一人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只恐幹事不了，我們這個李天祿，終日克減軍糧，如今卻要我們當風抵浪。可惜只是朱兵不來，若來呵，我們這夥兒散了，還在這裏不成。」那打魚的搖着船，也笑道：「長官，長官！怕衆人不是你一人的心哩。」那人又道：「這個倒是人人的真情，怕他做甚？」漁船上因唱個吳歌道：

崚嶒石壁倚江干，水闊漁船臥晚煙。

夕陽萬樹依巖岸，秋影千帆接遠天。

接遠天，接遠天，寒云落雁渡沙邊。

耳中聽說心中語，說道無緣也有緣。

一邊搖，一邊唱，漸到鶴山嘴子上，又望見一叢兵船，大大小小也有二百隻，恰一般如此，懈懈的不甚提防。那六隻漁船，擺來擺去，不住在東西打探實落消息。又只見一個官兒，遠遠的騎着匹馬，前面卻有數十對弓兵，俱執着槍刀或火器的。又有兩個人，背着兩面水牌，牌上寫許多字跡。一聲高一聲低，喝將過來，在水兵船邊坐下。

這些船上官兵，俱披掛盔甲，手執器械，在船邊立着。趙甲、錢乙、孫丙、李了逐名的點過去。一船完了，又是一船。看看點完了，又聽得那官口裏吩咐道：「主將有令，建康朱兵不日到來，你們須要小心把守。岸上人不許上船，船上人不許上岸。江上船隻不許一個往來，恐有奸細。若是岸上有些疏失，罪坐陸兵；若是江上有些疏失，罪坐水兵，殺得朱兵一個，賞銀十兩；殺得十個，賞銀百兩，官升三級。前者，或有糧炯扣除，今盡行補足外，又每日每名加給行糧銀二錢。汝等須要努力同心，務在必勝。」吩咐才完，人人皆奮勇十倍。那官兒正欲起身，忽指着這漁船說：「這些船決不許一個攏來，你們可吩咐他們，火速回去。倘若不從，拿來梟首示衆。」那漁船聽了，便也慌忙依他撐過鶴山去了。

漸到江心，六隻船商議道：「看了起初光景甚覺容易，及至號令，便大不相同。我們且把船蕩去，看鹿山頭邊施爲怎麼，方可計較用事。」說說笑笑，因指一個說：「你先前腿上的血，從那裏來的？」那軍士應說：「這就是早時殺雞來喫飯的雞血。」十餘人拍手大笑。不覺的船到鶴山嘴上，只見遠遠的兵船，望見我們的漁船，便都立在船頭搖着旗，彎着弓，喝道：「你們這些船做什麼的？」漁人見問，便流水將網撒到大江中去。這些水兵看是捕魚的，各各下艙去了，衆人打個暗號，仍舊放到江心裏來。日間大都如此了，夜裏再放了船去打探，話不絮煩。

且說亮祖同孫虎帶了些人，徑尋富陽後山小路而行。由先賢程伊川的衣冠墓，上鹿山麥阪嶺，又過了十來個山頭。天色向晚，路徑錯雜。遠遠望見一個坡裏，蓋着幾間茅屋，一點燈光射將出來。亮祖便領衆人上前叩門，只見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兒，在門裏盤問說：「是那一個？」亮祖便應說：「我們是桐廬獵戶張十七，因趕一個野獸兒在這近邊，如今天晚，不便找尋，特到府上討擾一宵，明日奉酬金帛。萬望父老相容。」

那老兒搖得頭落說：「客官請別處方便，我這裏一來淺窄；二來寒舍偶有小事；三來前面不上半里路，就有宿店，何不到那邊倒穩便。」才說得完，即走進裏面去了。亮祖國叫人去前後樹林探望，再沒有一個人家可以借宿，只得再去叩門。那裏面任你怎麼叫，再不來睬你。惹得孫虎火性起來，跑到後門邊，恰有一隻犬，狺狺的吠，他即抽出腰刀一刀，說：「你家裏人，一毫不曉事。我們奉了上司明文，到此要虎膽合藥，限定時日，不許有違。在山砍山，遇水渡水。先前明明趕了個大蟲到你後園，你這人家怎麼如此大膽，竟閉了門，不許我們來捉。你等今日既不開門，只恐明日稟知上司，教你這老頭死不死，活不活的苦哩。」便叫幾個軍士，假意在後樹林中，不住的叫喊。又扒到樹上，故意截些竹、木，在屋上草裏亂丟下去。

頃刻間，又砍了一堆茅草，放在他的房邊，便把取火的石頭敲了幾下，那火烘烘的着起來。裏面人只當延燒屋宇，慌忙開了後門來救。那些軍士，一個做惡，一個做好，早把身子捱進他家裏去。那老兒見勢頭不好，只得張起燈來，開前門接入。亮祖等一夥人，進內坐下。朱亮祖到堂上與老兒施了個禮，說：「老丈休得見怪，我們只因前後沒處安身，故此兄弟們造次行事。」

老兒道：「列位大哥，休要發惱。我這裏地名叫做塔前。近來有個姓宋的，專能行妖術，兄弟四人，俱會剪紙爲馬，撒豆成兵。平日間，只在村坊上，或鄰近地方，賣些符法；敬重他的，他便乘機騙些財帛，或是酒食；倘若不敬重他，他便在人家門首邊，或廚頭邊，或廳堂邊，做下些妖法，使你家中日夜不得安穩，然後待人去請求他，他便開了大口，要多少謝儀，方肯替你收拾回去。因此，人都稱他做宋菩薩，或稱爲殿下，今者我們縣官，爲建康朱兵殺來，因此禮請這宋殿下，要他在軍中作法救護。他說一句話兒，官吏無不奉行。

「我們近鄰與他有口舌的，他就乘機報復。今早，又叫縣官行牌來說：『朱兵既取桐廬，諒不日要來攻打，必有細作到來打探虛實，須要嚴行保甲，不許容留一個來歷不明的人。』在下原與他有些小隙。今見大哥們一夥人，又不是我本縣居民，倘有些山高水深，必然落在他的圈套裏，所以方纔不敢應命。」

亮祖說：「我們只道爲着甚的，原來如此，請老人家寬心！」那老兒叫伴當快關好了前後門，便告辭進去了。亮祖因吩咐從人做了晚膳，各取出被鋪來睡了。

次早起來，喫些早膳，仍然獵人打扮，別了老兒，上山取小路而行。扒山過嶺，約有十餘里，恰見樹木參差，鬱叢叢的俱是長松翠柏，地上俱是矮蓬的竹條荊棘真個是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。亮祖把眼細細一望，正是官衙後面，所以蔭養這些草木。亮祖便對孫虎說：「你可記着此處。」孫虎應道：「得令。」

正待要走過去，只見搖旗吶喊，火炮連聲，亮祖吃了一驚。原來縣官在那裏操演軍士。亮祖因而立住了腳，細細看他的光景，馬軍步卒一共也不上五千之衆。未及半個時辰，恰見一連三四個，都一般披了發，叉了劍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如律令！」只見一個紅葫蘆，早有許多盔甲、軍馬，分着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方旗號，倒將出來。又有一個把藥葫蘆一傾，卻是許多虎、豹、獅、象，張牙舞爪，在演武場中撲來撲去，把這些軍士趕得沒處安身，那縣官也沒做理會。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一回 朱亮祖連剿六叛

卻說那四個人，起初一個，從葫蘆內放出許多兵馬，在場中廝殺。又一個，放出花花斑斑一陣的虎、豹、獅、象，往來撲人，那些人東奔西走，不住逃避。正在沒可奈何，恰又從中一個，把手一伸，將頭髮一抖，那頭髮便衝出萬道火光，直射出來，這些人馬、走獸，都在火中奔竄。誰想走過人來，把劍一指，陡地飛沙走石，大雨傾盆，那火也漸漸沒了，人馬、走獸也都不見了。須臾仍然天清月朗，雨散云收，演武場上打了得勝鼓回軍。朱亮祖看了一番，同衆人取舊路而回。徑到鹿山嘴上，遠望江中恰好六隻漁船，也趁着月色搖上來。

衆人立在岸邊，打個暗號，都落了船，回得本寨，便商議道：「明日耿天璧，可領兵四千，駕船百隻，往對岸而行，待我陸兵交戰時，以百子炮爲號，炮聲響處，便將船直殺過來；再令袁洪帶領水軍一千，往來江上接應；孫虎今夜更深時候，率領短刀手，帶着防牌，仍到山邊小路，直到縣治背後，樹林裏埋伏，也待百子炮響，竟在山後殺出，放火燒他衙署。」亮祖自領岸兵，到大路上攻打，水陸兵馬，俱帶牛、羊、狗血，裝貯竹筒，若遇妖人，便一齊噴出；一邊着人火速催趕元帥李文忠大隊人馬到來督陣。分調已畢。

次日黎明，拔寨而進。探子報知李天祿，天祿即請宋家兄弟四人，在陣後相機作法對戰，自領岸上人馬，直來抵敵。兩馬相交，那天祿戰了不上兩合，便往本陣而走。亮祖督率三軍奔殺過去，只見黑風過處，有許多人馬，分着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旗甲，並那些虎、豹、獅、象等獸，猙獰咆哮的，一齊亂殺出來。亮祖已知他是妖術，即令三軍把馬頭掇轉，團團的駐紮在一處，其餘步兵，依着馬軍向前而立。一個擯榔間着一個鋼叉，一個滾牌間着一個鳥嘴，並一個長槍，五個一排，五個一排，周圍的扎着。聽他橫衝直撞，只把牛、馬、豬、狗等血噴出，不許亂動。衆人得令，但見這些妖物，撞着血便飄飄化着紙兒飛去。那宋家兄弟，看大軍不退，便把妖火來攻殺。朱兵也識得破，全然不怕。亮祖便着三軍叫道：「你這宋賊妖法，我們陣中個個曉得，不必再來施逞。」李天祿聽了，因此捨命而逃。未及半里，只聽得一聲百子炮響，震得：

天柱折了西北，地角陷了東南。蛟龍在海底，驚得頭搖；猛虎在林間，忙將尾擺。

亮祖乘勢緊緊的追來，將到鶴山嘴邊，早有孫虎在山後，領着羣刀手奮殺出來。四下裏殺入官衙，把火熾熾放着。軍馬殺傷大半，這些妖人，幸得逃脫。天祿便捨命逃到江口，跳下船來。那船上人欣欣的說：「元帥可將身鑽進艙中，免得建康軍看見了來趕。」天祿把頭一低，正要進艙，被這船頭上人，將手來反綁了，說道：「你這賊，可不認得耿將軍，竟來虎頭上搔癢，船上軍人可把他捆了，解送營裏去。」

正好捉得上岸，恰有李文忠大軍已到。朱亮祖、耿大壁、孫虎、袁洪等來到帳中。文忠對亮祖說：「桐廬、富陽是杭州東南要路，將軍一鼓而下，功績非輕。明日將軍可合兵進圍餘杭，然後議取杭州。」當日駐紮富陽，寨中筵宴，不題。

且說僞周丞相李伯清，承命到金陵講和，曉得湖州有兵阻隔，行路不便，乃抄杭州望錢塘而去。渡江來到富陽，當先遇着一彪哨馬，伯清知是朱軍，急下馬而走，被哨軍捉住，送到文忠帳下。原來伯清前曾通使金陵，太祖命文忠陪他飲酒，因此識面，便問說：「你莫不是東吳丞相李伯清麼？」伯清低着頭應說：「不敢。」文忠便令解去綁縛，問道：「何故私行過江？」伯清說：「不敢相欺。只因徐元帥圍住湖州，故奉主命講和以息兵爭。」文忠說：「此意雖美，但大勢所在，丞相知之乎？據丞相論，今日爾主與我主，品孰優劣？」

伯清說：「俱是英雄。」文忠便道：「品既相同，吾恐一穴不容二虎，英雄不容並立。昔日友諒，勢力十倍於爾主，友諒既滅，天心可知。爾主今日來順，方不失爲達變之計，奈何兵連禍結，累年戰爭？今吾主上告天地，有滅周之心，因令徐元帥攻打北路，我攻打南路，爾國之亡，且在旦夕，猶欲講和，是以杯水救燎原，勢必不得已也。」伯清低着頭，沉吟無語。文忠因諷他道：「足下亦稱浙西哲士，請審汝主何如？不然他日就擒，恐悔無及。」

伯清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背主不仁，事敗不智！」恰把頭向石上一撞而死。文忠笑說：「這狂賊，汝待欲降，誰肯容你降。」便令左右扛去屍首，埋於荒嶺之下。因思前日軍師有書來說，有僞周細作來見，不知軍師何以先曉得？真希奇，真希奇！正與亮祖等說話間，忽聽轅門外擊了大鼓四聲，大門上便擊有花鼓四聲，二門上也擊有云板四聲。文忠說：「不知何處來下文書？」因同衆將到帳前，着令中軍官領來究問。沒多一會，那中軍官領一個人報說：「謝再興同子謝清、謝浚、謝洧、謝洪、謝洋，領兵五萬，連營阻住錢塘江口，水軍不得直下。」

文忠大怒，罵道：「再興曾爲主公部將，今復叛降士誠，又來阻路，若不擒此賊，永不渡江。」遂折箭爲誓，即刻令大軍登舟東渡。只見賊軍劍戟如林，朱軍難於直上。文忠傳令戰船列爲長陣，用那神槍、弓弩，間着銃炮，飛去衝擊，岸兵大潰。文忠因同亮祖等，挺戈先登。他長子謝清、謝洋，躍馬橫刀砍來。亮祖也不及排列陣勢。向前直殺過去，手起刀落，把謝清一劈，劈做兩段。那謝洪、謝浚見勢不好，幫着謝洋來殺。

文忠拈弓搭箭，叫聲道：「倒了！」便把謝洪當心射死在馬下。再興便挺戈同三個兒子前來報仇，朱軍陣上亮祖領兵在右邊，耿天璧領兵在左邊，文忠率着中軍，大隊混殺。再興恃着有力，大呼入陣，又被文忠一槍，刺入左膛，墮下馬來，軍中砍做肉醬。謝洋正要來救，遇着天壁，戰了四十餘合，自知氣力不加，恰待要走，被朱軍砍斷馬腳，翻個觔斗，跌下馬來，頸骨跌做兩段。衆將亂踹，骨頭也不知幾處。

謝洧方與亮祖迎敵，那謝浚也趕來夾攻，誰知謝浚一槍，這槍頭恰套着亮祖刀環裏，那亮祖奮力一攪，把槍桿攪斷，謝洧連忙轉身，把亮祖一戟，那亮祖左手正接戟的叉口，右手乘勢把戟一扯，那戟早奪將過來，便大喝一聲，把刀砍去，將謝浚腰斬而死。

謝洧把馬勒轉，飛走逃命，亮祖一箭正中着後心。衆兵勇氣百倍，殺得那僞周軍士，百不留一。文忠傳令收軍。就於諸暨撫民。一宿，次日起兵，徑至杭州，向北十瑞安營。正集諸將商議攻打之策，只聽外邊有人來報。不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二回 潘原明獻策來降

且說李文忠率領大兵，駐紮在杭州江上，向北十瑞安營，正集諸將商議。文忠說：「此城糧多將廣，況是守將潘原明。向聞他是個識時務、愛士民的漢子，甚難下手，奈何，奈何！」只聽外邊有僞周員外郎方彝，奉主帥潘原明來書獻城納降。文忠便令他進見。

方彝走進轅門，但見劍戟森森，弓刀整肅，遠遠望着裏面，文忠凜然端坐，階前如狼如虎的將官，排列兩行，就如追魂奪魄的一般，甚是畏懼，縮縮的走至帳中。文忠高聲說：「大軍未及對陣，而員外遠來，得無以計緩我麼？」方彝答道：「元帥奉命伐叛，所過地方，不犯秋毫，杭州雖是孤城，然有生齒百萬；我主將實是擇所託而來，安有他意。」文忠看他真心，便引入後寨歡笑款待，因命他規畫入城次第，明朝即着回去。

那原明便封了府庫，把軍馬、錢糧的數目，一一登籍明白，且捉了苗將蔣英、劉震賊黨，帶出城來，叩見文忠。文忠當晚便宿在城內，下令如有軍人敢離隊伍，擅入民居者斬。恰好一個才走民家，借鍋煮飯，文忠登時殺戮示衆。全城帖然，更不知有更革事務。當日申奏金陵。太祖以原明全城歸降，百姓不受鋒鏑，仍授浙江行省平章。隨令軍中懸胡大海畫像，把劉、蔣黨衆，割其心血致祭。且下平僞周榜文說：

吳王令旨：嘗聞王者伐罪救民，往古昭然；非富天下也，爲救民也。近睹有元，生居深官，臣操威福，官以賄求，罪以情免。羞貧優富，舉親劾仇。添設冗官，又改鈔法。役民數十萬，湮塞黃河，死者枕於道途，哀聲聞於天下。不幸小民覆信彌勒爲真有，冀治世而復甦。聚黨燒香，根幡汝、穎，蔓延河、洛。焚燒城郭，殺戮士民。元以天下之勢而討之，愈見猖獗。是以有志之士，乘勢而起，或假元世爲名，或託香車爲號，由是天下瓦解土崩。

餘本濠梁之民，初列行伍，漸主提兵。見妖言必不成功，度元運莫能濟事，賴天地祖宗之靈，仗將相之力，一鼓而有江左，再戰而定浙東。鼓蠡交兵，陳氏授首，兄弟父子，面縛輿櫬，既待之不死，又爵以列侯。士位於朝，民休於野。荊、襄、湖、廣，盡入版圖，雖教化未臻，而政令頗具。

惟茲姑蘇張士誠，私販鹽貨，行劫江湖，首聚兇徒，負固海島，其罪一也；恐海隅一區，難抗天下，詐降於元，坑其監使，二也；厥後掩襲浙西，兵不滿萬，地無千里，僭號改元，三也；初寇我兵，已擒其親弟，再犯浙省，又搗其近郊，乃復不悛，首尾畏縮，四也：詐害謀楊左丞，五也；佔據浙江，連年不貢，六也；知元綱已墜，僭立丞相、大夫等，七也；誘我叛將，掠我邊人，八也。

凡此八罪，理宜征討，以靖天下，以濟斯民。受命左相國徐達，統帥馬步舟師，分道並進，殲厥渠魁，協從罔治。凡通逃臣民，被陷軍士，悔悟來歸，咸宥其罪；凡爾張氏臣僚，識時知事，或全城附順，或棄刀投降，名爵賜齎，予所不吝；凡爾百姓，果能安業不動，即爲良民。舊有田舍，仍前爲生，依額納糧，以供軍儲，更無苛取。使汝等永保鄉里，以全家室，此興兵之故也。敢有千百相聚，抗拒王師者，即當剿滅，且徙宗族於五溪、兩廣，以御邊戎。凡餘之言，信如皎日。諮爾臣庶，毋或自疑。

這榜文一下，海宇內外，人人都生個喜歡心。

且說張士信領兵十萬，來救湖州，卻在正東地方皁林屯紮。探馬報知，徐達因對衆將說：「士信是僞周驍將，伯升又堅城固守，倘或他約日內外夾攻，勢恐難敵。衆將內敢有東迎士信的兵麼──」話猶未了，只見常遇春說：「我去，我去！」徐達向他道：「將軍肯去，此賊必擒。但士信狡猾之徒，切須謹慎。」遂令遇春同郭英、沐英、廖永忠、俞通海、丁德興、康茂才、趙庸等，領兵七萬，離了大營前去。

遇春因喚趙庸、康茂才領兵一萬，抄着湖邊小路，徑入大全港，過皁林，約在戰日，劫他老營。郭英、沐英須兵二萬，到前面大路邊埋伏，只看流星炮爲號，便發伏兵奮力夾攻。廖永忠領兵二萬，自去搦戰，可佯輸誘他追趕。分撥已定，廖永忠因領兵前去皁林，擺開陣勢。

且說那僞周陣上，早有一將，身穿鎧甲，坐騎烏騅，勒兵向前，說：「來者何人，可曉得丞相張士信手段麼？」永忠就說：「想吾兄永安，爲你士德所殺；士德雖亡，恨尚切齒。吾今上爲朝廷，下圖報復，何必多言。」便舉刀直向士信殺去，戰未數合，忽聞喊聲大起，左邊張虯，右邊呂珍，兩翼衝擊出來，永忠隨回馬而走。

士信催兵奔殺過來，約有十里之地，只聽一聲炮響，常遇春領着大隊人馬，高叫：「張士信何以不降，還來迎敵！」士信便獨戰了遇春。張虯、呂珍夾攻着永忠，又戰數合，恰好哨探報說：「我們老營卻被朱兵劫了。」

士信回頭一望，果然本營四下裏烘天焰日的大火，急回救取。常遇春、廖永忠驅兵逼來，誰想速的一聲，一個流星攢在半天，遙遙的分作兩條龍一般下來了。早有沐英在左，郭英在右，深林中突然擋住了相殺。此時士信人馬殺死大半，士信也沒可奈何，幸喜得張虯、呂珍拚命的保護；恰又有康茂才、趙庸兩將劫寨而回，大叫道：「張士信，你的老營已是塊空地，要走那裏去！」挺着槍徑搶過來，士信只得單騎脫圍而走。丁德興、廖永忠也來緊緊追着，只不放寬。

那張士信又不見了幫手，便向壺中取了枝箭，將身扭過，正要拈弓射來，不防前邊是個大坑，連人和馬，跌將下去。軍中就用撓鉤鉤起，活縛到陣裏來。常遇春即日拔寨，仍回湖州，恰好徐達升帳，即與遇春相見。那些軍士已將囚車解入送來。徐達看了士信說：「你弟兄何不早降？自遭其禍。」士信回說：「昔日原與你爲脣齒之邦，今日你等來取湖州，是你等先解好成仇。皇天不佑，將我墮馬，豈真汝等之力乎？」徐達大怒，命把士信梟首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面縛輿櫬：兩手反綁，車載空棺。表示投降並自請受刑。三國志˙卷二十八˙魏書˙鄧艾傳：艾至成都，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，艾執節解縛焚櫬，受而宥之。三國演義˙第一一八回：後主率太子諸王，及羣臣六十餘人，面縛輿櫬，出北門十里而降。

2烏騅：黑白相雜的馬。

# 第五十三回 連環敵徐達用計

那張士信被軍士捉住，解送到帳前來，徐達吩咐推出斬首。恰說張虯、呂珍領了殘兵東走，只得在舊館駐紮，即日修了表文，令萬戶徐義前往蘇州求救。士誠見了，放聲大哭，說：「吾兩弟一兄，皆死於仇人之手。李伯清到金陵已久，生死又未可知。杭州潘原明，又以城投降金陵，使我束手無策，奈何！奈何！」徐義便說：「今事在危急，何不召募天下勇將，以當大敵？」士誠嘆息幾聲，說：「倉猝之間，何處去尋。」只見殿前都尉韓敬之向前，奏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臣舉二人，可以退敵，不知殿下用否？」士誠便道：「此時正是燃眉之急，豈不用他。但不知卿舉者何人？」

韓敬之說：「吾聞臨江有兄弟二人，一個叫金鎮遠，身長丈二，腰闊三尺，就是個巨無霸，一隻手能舉五百斤；一個叫紀世雄，身長一丈，腰大體肥，渾似個鄧天王，膂力千斤。他二人一母兩父，因此各姓。只爲世亂，沒人曉得他，所以潛居草野，以武藝教人過活。」

士誠聽了，便着韓敬之到臨江召來，二人蔘見已畢。士誠見了，果是奇異，不勝之喜，就說：「今徐達圍困湖州甚急，汝能與我迎敵麼？」二人答道：「若論文章，臣不能強；若論相殺，臣敢當先。」士誠叫取金花、御酒過來，便授二人同僉先鋒之職，若得勝時，世襲公侯。二人叩頭拜謝。

次日，正是黃道吉辰，敕令世子張熊權朝，張彪授元帥印，張豹副元帥，隨駕親征。率兵二十萬，取路望舊館進發。呂珍、張虯，聞知士誠駕到，出城迎接，備把遇春用埋伏之計，擒了士信，不能取勝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士誠說：「今後發兵，必須審度虛實停當，方可進戰。」連同舊館兵六萬，共合二十六萬。翌日起行，直抵皁林。

那徐達在帳，探子將士誠親領兵三十萬，來救湖州，已抵皁林的事報知，徐達因對衆將說：「士誠傾國而來，其計必然窮蹙，衆將軍須努力此戰，東南混一之機，全決於此。可留湯元帥分兵七萬，與耿先鋒、吳將軍等，牢困湖州。我自己與諸將領兵十三萬東破士誠，如此方無前後腹心之慮。」衆將齊聲道：「此真萬全之術。」即日，徐達起兵東行，與士誠兵隔五里，駐紮大寨。

士誠聞知兵至，便排陣迎敵，左右諸將簇擁着士誠出馬。徐達認是士誠當先，自己也披掛了出來，說道：「衣甲在身，乞恕不恭之罪。」士誠就將鞭指說：「孤與爾主，各居一天，何故屢相攻殺？」徐達答道：「天命歸一，羣雄莫爭。昔唐太宗不許竇建德三分鼎足；宋太宗不容臥榻之中，他人鼾睡；今元世衰亡，英雄競立，不及十年，吾主公剪滅殆盡。天命人心，已自可知。足下若能洞悉時務，真心納款，諒不失爲藩王之貴，何自苦乃爾！」

士誠大怒，說：「天下有孤及元，豈得便成一統，汝等徒生這妄想耳。」徐達便說：「足下不聽好言，恐貽後悔。」言畢，兩馬俱回本陣。那士誠左哨上，恰有新先鋒金鎮遠突陣殺來，常遇春便縱馬迎敵，未分勝負。沐英見遇春不能勝他，因奮勇大叫，出來助戰。金鎮遠就舞刀直取沐英，被沐英起手一槍，正中鎮遠的左臂，這把刀便拿不住，直墮下地來。遇春就把槍刺中左脇，墮馬而死。敵兵大潰。

徐達因把大旗麾展，這些大隊軍士，追殺過來，趕得士誠守不住皁林，只得拔寨十五里外屯紮。天晚收軍。士誠悶悶不悅，對紀世雄道：「今日之戰，先鋒金鎮遠敗沒，又折兵六萬有餘，將何處置？」世雄說：「朱兵智巧勇力，謀出萬全，恐非一戰便能得勝。今日他追殺十餘里，戰既得勝，必衆心疏略，我們不如同衆將暗去劫營，這是乘其不備，必可生擒徐達矣。」士誠聽計，便令衆將整備劫營，不題。

且說徐達回到帳中，說：「今日士誠雖敗，其鋒尚未盡頹，明日還宜相機度勢，使他片甲不反，方纔喪他的志氣──」正說間，忽見帳前黑風驟起，吹得煙塵陡亂，樹木摧搖。徐達看了風色，對衆將說：「此風不按時氣，主有賊兵劫營。今夜與明日之戰，非同小可，當用『八方連環陣』抵敵，擒拿這廝。爾等急宜造飯飽餐，到營前聽令。」諸將聽了吩咐，即刻來到各營，蓐馬餉軍。沒有半個時辰，早聽得大帳中擂鼓一通，催發各營軍將披掛起身。

又沒有一頓茶時，恰又把畫角吹了七聲，那些軍將，都齊齊排列在轅門之外。只見云板五下，主帥徐達升了中軍帳。五軍點提使已把名字逐一在二門上挨次點將進來，諸將魚貫而行，都一一排立在階前左右。元帥便道：「今日東、西二吳，勢無並立。從古帝王之興，全賴名世之士；今日我主上高爵厚祿，優待我輩，全圖我輩捨生拚死，受怕擔驚；我輩所以血戰心勞，亦指望個帶礪山河，封妻廕子。今日諸將軍，宜各盡力，以成大功。倘若有違，吾法無赦。」

諸將齊聲應道：「是，謹聽令。」元帥便將令箭一枝，喚俞通海、俞通源、俞通淵三將向前，着領水軍三萬，即刻抄小路到大全港口，閘住上流，待吳兵半渡，只聽連珠七聲炮響，將閘邊四下掘開，決水衝入，溺死吳軍。又將令箭一枝，喚郭英、沐英二將向前，着領馬兵二萬，即刻到士誠老營埋伏，且先分軍一隊，假裝西吳探子，徑到士誠營中報說，紀世雄前去劫營，被朱兵大敗，現今徐達乘勢追殺將來，待彼拔寨而起，便發伏兵追擊。

又將令箭八支，喚康茂才、朱亮祖、廖永忠、趙庸、丁德興、張興祖、華云龍、曹良臣八將向前，着每將各領兵馬五千，分着方向，到舊館要路上埋伏，但聽轟天雷八聲響亮，八方虎將，應聲齊起，團團圍殺。又將令箭一枝，喚常遇春同左哨薛顯、右哨郭子興向前，着令馬步軍校三萬，前至白沙島，截住士誠去路。自家帶領大隊人馬，紛紛的拔寨，乘夜便往西北而行，待他追趕。調遣已定，衆將各各領了號箭，分頭自去，不題。

將近一更光景，張士誠猶恐徐達帳中有備，因使紀世雄率兵三萬爲前隊，張虯率兵三萬爲中隊，呂珍率兵三萬爲後隊；一隊被害，二隊救應。世雄等領命出營。約莫二更，將至徐達寨邊，但聽營中鴉飛鵲亂的擾攘，世雄便先令哨子去探虛實。沒有半晌，那探子報說：「朱兵想是因我兵來，俱向西北逃竄，並無埋伏。」

世雄大喜，便催兵追殺。比及五更，只見大全港中，徐達帶了甲兵，如蜂似蟻的，在港中爭渡。世雄在馬上把眼一看，那水極深處也不滿二尺，便道：「不殺徐達報仇，不是大丈夫！奪得頭功者，實時奏聞，加官重賞。」催動後軍，過河衝擊。三萬軍士，個個爭先。此時已是黎明，軍士正在半港，猛聽連珠炮響，徐達的軍便從閘口掘開，河水驟湧起來，橫衝三十里地面。世雄的兵進退無路，溺死者二萬有餘。世紀雄也做了膨膨氣脹的水鬼。其餘扒得上岸，被衆軍活捉的也約有八千有零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蓐馬餉軍：讓馬休息，讓士兵喫飽，準備作戰。蓐（ㄖㄨˋ），草蓆、草墊。牀上的墊褥。亦借指牀。後漢書˙卷六十四˙趙岐傳：有重疾，臥蓐七年。文 選˙李密˙陳情表：而劉夙嬰疾病，常在牀蓐。

2魚貫而行：連貫着走，如魚一般的排列而進。

3帶礪山河：立誓所封之國永存不廢。帶，衣帶。厲，磨刀石。帶厲山河指縱使黃河成爲衣帶般窄，泰山成爲礪石般小，所封之國也永存不廢。語本史記˙卷十八˙高祖功臣侯者年表：使河如帶，泰山若厲。國以永寧，爰及苗裔。亦作帶礪河山、帶礪山河、帶河厲山。

# 第五十四回 俞通海削平太倉

話說紀世雄三萬軍馬都沒於河水之內，或有識水的，掙得上岸，亦被朱軍捉住。主帥徐達，因收兵在河口安營。那士誠見世雄等三隊人馬去了，半夜不見回來，正在疑惑。恰見一隊哨馬，約有五十餘人，徑撞前來，報說：「大王爺，禍事到了，還不曉得？」士誠連忙問說：「禍從何來，事在那裏？」那哨子就在馬上指道：「紀世雄三萬人馬，都被河水淹死，一個也沒留。現今徐達乘勢趕來，正要活捉大王，大王可急急拔寨而行，還且自在哩。」便把哨馬緊緊的一路叫喊道：「快快逃命！快快逃命呀！」

士誠聽罷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即令三軍望蘇州進發。這些軍士只恐朱軍追及，那裏肯依行逐隊，都爭先奔潰而走。未及一里，忽聽一聲炮響，左邊郭英，右邊沐英，兩處伏兵衝出擊殺。幸有張彪、張豹分身迎敵。士誠在車中吩咐：「且戰且走，不可戀敵。」那張彪、張豹也只要脫離苦難。誰想戰未數合，郭英、沐英放條生路，撥馬向前而去。半空中如雷震一般，轟天炮響，不住的震了七八聲：正東上康茂才，正西上朱亮祖，正南上廖永忠，正北上趙庸，東南上丁德興，西南上張興祖，東北上華云龍，西北上曹良臣，各帶精兵五千，團團的殺將過來，把士誠銅牆似的圍困在內。他使張彪、張豹拚死的殺條血路逃走。八員虎將，拚命也追殺不放。約有五里地面，正是白沙島邊。常遇春又在柳蔭深處殺將過來，擋住去路，大叫道：「士誠，你此時不降，更待何時！」

嚇得士誠正是：膽破心驚，手搖腳戰。一張臉無些血色，渾如已朽的骷髏；兩隻眼沒個精芒，徑似調神的巫使。一個降禍祟太歲，領着八大龍神，那怕野狐精從天脫去；四對追靈神魔王，隨着閻羅天子，便是羅剎鬼何地奔逃。正是：任他走上焰摩天，腳下騰云須趕上。

誰知士誠乃是蘇州人，畢竟乖巧，便將黃袍玉帶，並頭上巾幘，都脫下來，紮起一個草人，將前樣服色穿帶了，縛在六龍盤繞的香車綿帳之內，自己隨換了小軍衣服，跨上一匹躡云捕影烏騅，與張彪、張豹打個暗號，趁個時機，帶領一隊人馬，飛也似逃走。

那張彪、張豹假意兒只保着龍車廝殺。約莫士誠相去已遠，又望見一彪人馬，恰正是呂珍、張虯趕來救主。他二人便賣個破綻，一道煙落荒尋着士誠，同路而行。追來九個將軍，那知道這個緣故，只望着龍車兒圍困過來。就是呂珍、張虯也不解此事，死命保着。

看看天晚，恰好郭子興、薛顯又分兩翼喊殺向前，把眼在車中一望，見是草人，便叫道：「列位將軍，只捉了呂珍、張虯也罷，這士誠想是去遠了。」衆人才知墮了奸計。常遇春因對呂、張二人說：「二位何不揣度時勢？我主公英明仁武，統一有機，二位何執迷如此？」

呂珍接應說：「元帥所言亦是，但降服者降服其心。昔日呂布轅門射戟，心服紀靈。如元帥也有射戟的手段，吾輩即當納降。」遇春笑道：「這有何難。」便令人三百步外，立一戟。連發三矢，三中其眼。呂珍、張虯大驚，下馬拜說：「真天神也！吾輩敢竭駑駘之用，情願領兵六萬投降。」

遇春大喜。便令軍政司計收器械、盔甲。因着俞通淵領下步兵三千，押送新降士卒，前至金陵，請太祖令旨，或令爲民，或分編各隊。即日起行。遇春檢點降兵去了，便登帳請張虯、呂珍進見，呂珍說：「敗降之卒，願受抗軍之罪。」遇春笑道：「何罪之有？東漢岑彭，初佐王莽，與光武大戰，光武幾受其危。後知天命在於光武，因棄邪歸正，名列云臺。前後事體。略不相妨。但今日之降，在呂將軍可留，若張將軍乃吳世子，我當擇日送還姑蘇。」

張虯說：「元帥勿疑，自當盡力圖報！」遇春回說：「假如着將軍去攻姑蘇，豈有子弒父之理。吾豈不愛將軍雄傑，但天理人情上，難以相款。」張虯聽罷，對天嘆息了數聲，便說：「吾聽常將軍之言，反爲不忠不孝之人矣，有何面目再生人世乎！」登時自刎而死。遇春假意喫驚說：「將軍爲何如此，是我之罪也！」傳令軍中具玉帶、朱冠、棺椁葬回舊館蘭水橋下。因留胡濟美統本部兵，屯紮舊館。仍令大軍回至湖州，見了徐達，且將前事說過了一遍。

徐達說道：「將軍處分極是。至如先令六萬降軍，散回金陵，使張虯進退無路，更是高見！」遇春便對徐達商議：「湖州久不能下，以卑職拙見，乘此長勝之勢，即令呂珍往說何如。」呂珍向前說：「自思不知順逆，悔恨歸降之晚。元帥有令，即當盡心。」徐達大喜，便着沐英、康茂才領兵一千，護送呂珍直至湖州城下。

李伯升聞得消息，急上城問說：「呂將軍因何到此？」呂珍回說：「自元帥受困，主公兩次親來救援，前者被火攻，今者又被水溺，折兵共約廿萬，暫且遁回。今姑蘇士卒與糧炯俱已空虛，士信與張虯皆已身死。我見常遇春射戟神手，因也拜降，特來告知元帥。想是西吳亡在旦夕，元帥可早順天命，開門納款，庶不失爲達人哲士。」

李伯升聽罷，沉思半晌，狐疑未決。呂珍又道：「元帥豈不聞韓信棄楚歸漢，敬德棄周降唐？見機而作，方是正理。」伯升便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」遂率左丞張天齡等，同呂珍到帳前納降。徐達見了，設宴相待。次日帶領侍從十餘人，入城安撫，便留華高領兵二萬，鎮守湖州等處，已畢。一邊申奏金陵；一邊令華云龍率本部取嘉興；一邊令俞通海率本部攻太倉；一邊仍率兵二十餘萬，徑向蘇州進發。

兵過無錫，那守將莫天佑堅閉不出。常遇春即欲攻打，徐達說：「若攻打非數日不能下，況蘇州離此不上百里，張士誠得知，必生異謀，反爲不便。不如長驅先破蘇州，則此城不攻自下。」遇春依計，遂過無錫，徑到蘇州城外安營，不題。

且說張彪、張豹，看見呂珍、張虯接應，便一道煙落荒尋小路而走，趕着士誠，一齊登路。計點人馬，止約二萬有零。漸到蘇州，太子張龍早有哨馬報知逃竄信息，便發兵出城五十里保駕。進得城門，真個是父子重逢，君臣再會，憂喜交集。

次日坐朝，士誠聚羣臣議救湖州之危。只見哨子報道：「李伯升把湖州，呂珍把舊館，俱降建康；張虯自刎而死。今徐達親領雄兵二十萬，虎將五十員，在正北十里外安營搦戰。」

士誠聞報，不覺兩行淚下，說：「四子張虯，膂力超羣，同五太子一般精悍，今兩弟淪亡，兩兒繼喪；若呂珍向稱萬人之敵，又到彼麾下，此事怎了！」恰有平章陶存議啓說：「今朱兵強盛，所至郡縣，莫敢當鋒。以臣愚見，不若獻璽出降，庶免刀兵之苦，不然天時已迫，必非人力能支。──」言未已，只見一人大罵道：「辱國反賊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家威風，此事斷然不可！」士誠定睛來看，恰正是三王子張彪。士誠便問：「吾兒，你的意下如何？」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名列云臺：云臺，漢朝宮殿高臺。比喻功高名聲響亮。

# 第五十五回 張豹排八門陣法

卻說三王子張彪，聽了陶存議的說話，大惱道：「吾父王威鎮江淮數年，豈可一旦稱臣於孺子，貽笑於後世？城中尚有鐵甲五十萬，戰船五千艘，糧積十年，民多富足，乃不思固守，卻欲投降，甚非遠圖。況此地離太倉不遠，萬一不勝，還可航海遠遁，以爲後圖。臣意正宜死戰，是爲上策。」士誠與太子張龍俱說：「最是！最是！」

便開庫取出金銀財寶，置在殿中，諭羣臣中有勇敢當先，捨身保國者，隨意所取。待退敵之後，裂土封王，同享富貴。當下就有都尉趙玠、平章白勇、萬戶楊清、指揮吳鎮、千戶黃轍、總管萬平世、統制李獻、僉院鄭祿八人，公然上殿分派了寶物，向前啓說：「臣等各願領兵一萬，爲主公分憂。」士誠便敕張豹爲總督都元帥，張龍爲左先鋒，張彪爲右先鋒。八個新領兵的，俱帶本身職役，陣前聽令。張豹當日簪了兩朵金花，飲了三杯御酒，掛了大紅剪絨葡萄錦一匹，跨着雪白騰空戰馬，大吹大擂，徑到演武場中軍廳坐下。

衆將官自小至大，一一依軍中施禮畢，張豹便吩咐說：「今日之戰，國家存亡，在此一舉。惟不曾臥薪嚐膽，因此須破釜沉舟。凡我三軍，各宜努力。我今排下了一個太乙混形、九星戶轉的陣法。你們俱要認着方向，擊父則子應，擊首則尾應，擊中則父子首尾皆應。恰又變化無端，便是鬼神莫測。你等要小心聽令而行。」

那張豹便着軍政司，將青色令旗一面招動，千戶黃轍一營軍馬向前。吩咐本營駐紮正東方，俱青旗、青甲，坐着青鬃馬，上按北斗貪狼星鎮寨。

將白色令旗一面招動，都尉趙玠一營軍馬向前。吩咐本營駐紮正西方，俱白旗、白甲，坐銀鬃馬，上按北斗破軍星鎮寨。

將黑色令旗一面招動．指揮吳鎮一營軍馬向前。吩咐本營駐紮正北方，俱黑旗、黑甲，坐着烏色雅，上按北斗文曲星鎮寨。

將紅色令旗一面招動，萬戶楊清一營軍馬向前。吩咐本營駐紮正南方，俱紅旗、紅甲，坐着大紅騮，上按北斗廉真星鎮寨。

將黑間白色令旗一面招動，總管萬平世一營軍馬向前。吩咐本營駐紮西北方，俱白鑲黑色旗、白鑲黑色甲，坐着黑間白點子馬，上按北斗武曲星鎮寨。

將黑間青色令旗一面招動，平章白勇一營軍馬向前。吩咐本營駐紮東北方，俱青鑲黑色旗、青鑲黑色甲，坐着青鬢馬，上按北斗巨門星鎮寨。

將青間紅令旗一面招動，僉院鄭祿一營軍馬向前。吩咐本營駐紮東南方，俱紅鑲青色旗、紅鑲青色甲，坐着火色青鬃馬，上按北方輔弼二星鎮寨。

將白間紅色令旗一面招動，統制李獻一營兵馬向前。吩咐本營駐紮西南方，俱白鑲紅色旗、白鑲紅甲，坐着火色白點馬，上按北斗祿存星鎮寨。

將黃色令箭一枝招動，自己主帥帳前大隊人馬向前。吩咐當於本營之中，俱黃衣、黃甲，坐着黃色馬，上按北極紫微垣臨鎮中宮。按着本日的干支，移換那隊的旗甲，倘有疏虞，八營齊應。

將赤色令箭一枝招動，王子張彪所部人馬向前。吩咐當於紫微垣前，東南相向，俱紅間黃的旗甲，坐着青黃雜色的龍駒，從正東方起，環列至西南方止，上按太微垣，外應正東、正南、東南、西南四營的不測。

將金色令箭一枝招動，太子張龍所部人馬向前。吩咐當於紫微垣後，西北相向，俱黑問黃的旗甲，坐着黃黑雜色的烏騅，從正西方起環列至東北方止，上按天市垣，外應正西，正北、西北、東北四營的不測。

這些將士，看張豹分撥已定，便發了三聲號炮，吶了三聲喊，一直的徑到十里之外，登時依令屯紮了營寨。那張豹也軒軒昂昂，在後面徐徐而行。

早有哨馬報與徐達得知，徐達便叫軍中搭了云梯，同常遇春、沐英、郭英、朱亮祖四人仔細一看：但見各陣有門，各門有將，有動有靜，倏開倏閉。中間一片的浩浩蕩蕩，列列森森，不知藏着幾十萬兵馬。徐達笑了一笑，對着四位說：「不想此人也有這學問，且到明晨挑戰，方知他的光景。」下得云梯，恰好俞通海取了太倉並崑山、崇明、嘉定、松江等路，華云龍取了嘉興等縣，全軍而回，來見主帥。

徐達見二將得勝，喜動顏色，吩咐筵宴，與二將節勞。此時卻是暮冬天氣，瑞雪飄飄而下。雖然酒對數巡，諸將見徐達只是躊躇不快，便問：「元帥卻爲什麼來？」徐達對說：「方纔看見張豹這廝，排下那陣，甚有見識，我憂此城，但恐一時急促難下，故深憂耳！」

正說間，轅門外傳鼓數聲，傳說王爺有令旨到。徐達慌忙撤席，接入看時，原來是文武各廷臣，屢表勸進大位，太祖從請，自立爲吳王。議以明年爲吳元年，立宗廟社稷，建宮闕。令部下官員，將宮室圖畫以時。命協律郎冷謙，以宗廟雅樂音律，又鐘盤等器並樂舞之制以進，曉諭天下，故軍中成使聞知。徐達同諸將以手加額，說：「只這幾件事務，便是主公唐、虞三代的盛心了。」當晚極歡而罷。

次日黎明，探子來報：「周軍擺陣。」徐達細思了一番，說：「此行還用常、朱二將軍走一遭。」便命常遇春、朱亮祖兩將迎敵。臨行之時，對二將說：「二公可先往，我當另遣將接應。但此陣甚難測度，倘得勝時，切勿輕騎追趕，防他引誘。」

二將得令，便率兵一萬前去，陣前擺開廝殺。只聽張豹陣上傳令說：「今日須是吳指揮出陣，黃千戶、趙都尉接應。」吩咐才了，但見正北營門內，放了三個轟天的響炮，挨挨擠擠，轟轟烈烈的擁出一萬有餘兵馬，直殺過來。遇春、亮祖見他來的勢猛，便分開兩路夾攻前去。那吳鎮毫無懼怕，三將正好混殺。誰想正東營裏，與那正西營裏，倒像約會的一般，不先不後，一聲鑼響，兩邊人馬蓋地而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六回 二城隍夢告行藏

話說遇春、亮祖正對着吳鎮廝殺，誰想一聲鑼響，正東營裏，與正西營裏，兩彪人馬，蓋地裏圍將攏來，把遇春軍馬截做兩段。遇春叫說：「朱將軍，你去救援後軍，我當保着前軍，力戰那廝。」亮祖拚命的撞入後陣來。那些軍士看見亮祖來救，就是如魚得水，歡天喜地的跟着喊殺。兩個將軍分做前後對敵，自辰至午，互相殺傷，更不見一些勝負。

只見北邊一隊人馬，恰是郭英、湯和、孫興祖、廖永忠前來接應。張陣上見遇春兵來，便將重圍散開，各自尋對頭相併。前後六將，合做一處，對着黃轍、趙玠、吳鎮三匹馬又戰了兩個時辰，看看天晚，兩邊收了軍馬，明日再戰，兩陣上各回本營，不題。

卻說遇春等領兵回寨，備說了他出兵的方向，並救應的事體。徐達便取過歷頭來看了，說：「今日是壬子干支，遁甲宜該在坎方做事。但不知何以正東、正西上出來接應。」自此以後，一連相持了半月。但見他陣中甚是變幻，一時難得通曉。

恰好明日是吳元年，歲次了未的元旦。徐達在帳中爲着一時難得取勝，十分煩惱。忽聽帳外報道：「僞周陣上遣使來見。」徐達因升帳問來使道：「你三將軍張豹，因何着你到來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主帥多拜上將軍說，明日系是元旦，彼此相持，未便見分曉，且各休息數宵，待好良辰，再下戰書迎敵，特此來約。」

徐達因胸中也未有決勝之策，便隨口應說：「這也使得。」那使者領了迴音，出帳而去。次早，徐達率衆將在營中朝北拜賀畢，便與衆人各各稱慶。筵席間細商破敵之計，恨無長策。當晚筵罷，各散回營。

徐達獨坐胡牀，恍惚中見一個金童，向前說：「滁州城隍同姑蘇城隍，二位到帳相訪。」徐達急急披衣延入，分賓而坐，便道：「草茅下士，荷蒙神聖降臨，有失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滁州城隍回說：「自從元帥誕生之後，一緣幽明阻隔，二以元帥時出省邑征討，因此甚相疏闊。今主公改元，不三年間便成一統。主帥倘念及桑梓之地，乞於皇帝前贊助，褒崇賜號，以顯小神護翊皇明之靈，是所望也。」徐達便應道：「某致身王家，十有餘年，仰荷天地眷佑，聖主洪威，所在成功。但今受命攻吳，誰料張豹布成此陣，兩月以來，不收寸功，尚未知後來是何景色。適聞神明所言，三年之間，便成一統，恐不若此之易。」

只見姑蘇城隍說：「此陣雖是有理，不過以北斗九星八方生克。元帥只從剋制的道理，分兵八隊前去攻打，他自然救應不及。又裏面他列爲紫微、太微、天市三垣，分應八宮，元帥當以太極、兩儀之理制之。士誠氣數不上一年，元帥何必過慮。但恐攻城之時，有傷虎將，爲可悲耳。」

徐達聽得有傷虎將一句，驚得木呆了半晌，便道：「我同來將士，俱各赤心圖報朝廷，分有偏裨，情同骨肉。此時全望神明佑助；倘得一旅不傷，一將不損，降城之日，即當重修廟貌，申請褒封。」

那城隍道：「今以元帥至此行軍，我們便在此保護，但其中也有在劫在數的，怎麼十分救應得無事。元帥既如此囑咐，當曲圖遮蔽，全他首領便了。」兩神整衣而起。徐達方送得出營，卻被巡哨的一聲鑼響，把徐達猛然驚醒，知是一夢。次早起來，吩咐各營趁閒整理軍器，待彼下書交戰，另行調遣，不題。

且說僞周無錫守將莫天佑，從小兒便習武藝。身長丈二，面如噴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人都稱他爲莫老虎，善使一把偃月刀，屯兵十萬，在無錫城中，足爲士誠救應。他見朱軍駐紮姑蘇，日夜攻打，終有難保之勢，心思一計，修下三封書：一封着人往方國珍處投遞；一封着人往陳友定處投遞；一封着人往擴廓帖木兒王保保處投遞。約他趁朱兵攻打蘇州之時，正好乘勢侵擾地方，朱兵彼此不支，必然得勝。

他三處得了天佑來書，果然友定從閩、廣來到界上侵擾；國珍從台州來到界上侵擾；王保保遣左丞李貳來到陵子村，在徐州界上侵擾。三處的文書，齊至金陵，太祖便令李文忠率錢塘兵八萬，東敵方國珍；令胡德濟、耿天璧率婺州、金華兵八萬，東南上敵陳友定；令傅有德率兵五萬，西北上敵李貳；一面又着人到徐達帳前知會，各家兵馬俱動，都是莫天佑之故，可仔細提防。徐達得了信息，朝夕在帳計議。

只見張豹打下戰書說道：「上元已過，十八日交戰。」徐達將姑蘇城隍囑咐，生克分兵相制的話，仔細思量了一夜。次早，升中軍帳，着軍政司打了幾通鼓，吹了幾聲畫角，那些將軍依次聚在帳前。徐達便道：「明日交兵，諸將俱宜小心聽令而行，以濟大事；倘不遵法，罪有難逃。」

諸將齊聲道：「聽令。」徐達恰取號箭一枝，喚過俞通海充正西隊先鋒，華云龍、顧時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白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正東營。取號箭一枝，喚過耿炳文充西北隊先鋒，孫興祖、丁德興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黑白雜色旗甲，攻打衆將東南營。取號箭一枝，喚過朱亮祖充正南隊先鋒，張興祖、薛顯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紅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正西營。取號箭一枝，喚過吳禎充正北隊先鋒，曹良臣、俞通淵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黑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正南營。

取號箭一枝，喚過郭英充西南隊先鋒，俞通源、周德興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黃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正北營。取號箭一枝，喚過沐英充正東隊先鋒，趙庸、楊璟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青色旗甲，攻打僞將西南營。取號箭一枝，喚過康茂才充東南隊先鋒，王志、鄭遇春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五千，俱用青紅雜色旗甲，攻打僞將東北營。取號箭一枝，喚過廖永忠充中將左哨先鋒，唐勝宗、陸仲亨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一萬，俱用黃黑雜色旗甲，從東南營殺入，攻打僞將大微垣。

取號箭一枝，喚過馮勝充中軍右哨先鋒，陳德、費聚爲左右翼，領精兵一萬，俱用黃紅雜色旗甲，從東北殺入，攻打僞將天市坦。取號箭一枝，喚過湯和充中軍正先鋒，郭子興、蔡遷爲左翼，韓政、黃彬爲右翼，統精兵三萬，俱用純青、純白、純紅、純黑四色旗甲，從正北營殺入，攻打僞將紫微垣，砍倒將旗，四圍放火。

取號箭一枝，喚過王弼、茅成、梅思祖三將，各領兵五千，出陣迎敵，待他明日那營出兵，必有兩營接應，只可佯輸，誘其遠趕，以便我兵乘勢奪寨。取號箭一枝，喚過陸聚、吳復二將，各領本部人馬，堅守老營，以防衝突。常遇春獨領精兵五千，沿路衝殺，只留西北一營不去攻打，以便彼兵逃竄。自率大隊從後救應。分撥已定，只等明日行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遁甲：依天干地支推算吉凶的術數。

2坎方：術數家以坎爲水，代表北方。

# 第五十七回 耿炳文殺賊祭父

卻說徐達依了蘇州城隍託夢，分兵做十路攻打，調遣已定。次早正是十八日，只見哨子來報，東北營中平章白勇領兵一萬殺過來了。我軍陣上，早有王弼持刀迎敵。未及半個時辰，他正南上楊清，西北上萬平世，各領兵前來接應。恰好茅成、梅思祖放馬前來攔擋，六匹馬攪做一團。只見梅思祖賣個破綻，徑落荒而走。楊清便勒馬來追，那白勇與萬平世，恐楊清得了頭功，因一齊趕上來。王弼、茅成也裝一個救思祖的模樣，也將馬放來廝殺。

正殺得十分熱鬧，只聽得寨中一聲炮響，十路兵馬，都殺出來，徑往張彪陣中分頭的去攻打。他營中只說朱軍與陣上軍馬相殺，那曉得這般神算，慌促之中，俞通海等殺入正東營內，朱亮祖殺入正西營內，湯和率了中軍，徑殺入紫微垣。驚得張豹上馬不及，湯和便一刀砍折了馬腳，張豹只得從軍中逃竄。郭子興兩翼兵馬，就營下放起火來，中軍帥旗早被亂軍砍倒，煙塵滿眼，個個只得尋路而走，那一個敢來對敵。

吳禎殺入南營，誰想楊清一營已在外邊接應白勇，竟是一個空寨，便幫着耿炳文等殺入東南上。那營中正是僉院鄭祿把守，他看朱軍殺入，便也率衆相持。炳文大叫說：「鄭祿，你記得當初帶了義兵，投降呂功，致我父親追趕，撞木欄而死，你今日當碎剮萬段，還走那裏去！」手轉一槍，正中着鄭祿左腿，耿炳文便活捉了，吩咐軍士押在囚車內，殺得營中一個也不留。

吳禎對炳文說道：「楊清既在陣前，我自趕去殺了楊清，才完得我的事。」炳文顛着頭說：「是，是。」吳禎也自去了。炳文徑殺入張彪陣內，那張彪正與廖永忠三將相持。炳文大喊一聲殺來，張彪見不是事，即帶了殘兵，只向兵少的去處逃走。

那朱亮祖殺入西營，只見些散軍一路跪着迎降，更不見有趙玠，亮祖便坐在本營廳上問道：「你們趙玠走往何處？」那些小軍回說：「趙都尉聞知將軍殺來，便登時逃走，不知去向──」說猶未了，誰想這賊躲閃在門後，把刀向背上竟砍將過來，幸得恰是刀背，把亮祖肩上擊了一下。亮祖忍着疼痛，跳轉身，急搶刀在手，就在堂上兩個戰了數合。那趙玠看本事難當，拖着刀向外便跑，亮祖趕上一刀，分爲兩段。張興祖、薛顯，起初看見營中投降，只道無事，把馬在外邊尋人相殺，聽見營中喊聲，方殺入來，那趙玠已結果了。

營中一萬人馬，盡皆投降。亮祖仍出營來，見沐英三將，已殺了李獻；俞通海三將已殺了黃轍；郭英三將，殺了吳鎮；四哨人馬，合做一處，望着張豹的中營，且是烈焰焰的燒得好，便將馬從西北上放來，聽得天市營內喊聲大震，沐英、郭英、朱亮祖、俞通海吩咐各哨兩翼將軍，俱率兵在外，不必隨入相混，止四馬趕入，看他光景。

只見張彪、張豹領了殘兵，聚集天市營內，保着張龍太子，與馮勝、湯和、廖永忠、耿炳文等廝殺。沐英四將，乘勢趕進救應，殺得他屍如山積，血似河流。張彪保着張龍，拚命向西北路上奔走，張豹一人力敵衆將。那陣下白勇、萬平世、楊清，正與王弼等交戰，忽聽得朱兵分頭殺入老寨，回頭一看，煙障沖天，三個飛也似趕回。恰撞着吳禎一彪軍來，手起一槍，正中着萬平世的心口，立死於馬下。

白勇急上前來救，那槍梢轉處一帶，徑把白勇一隻眼珠帶將出來。俞通淵趕上一刀，連人和馬砍做兩截。楊清便勒馬騰云的相似，往別路逃走去了。張彪保着張龍而行，只見林叢中叫道：「還那裏走！」睜眼看時，是常遇春擋住去路。兄弟二人道：「一身氣力，殺得沒有些兒，又撞着對頭，奈何！奈何！」正沒做理會，恰好張豹帶了殘兵逃走過來，兄弟合做一處，也不與通春相對，徑衝陣而走。遇春飛馬追趕，將到城門，那城上矢石銃炮如雨的飛下來，遇春也不回兵，便令後軍迎元帥大隊人馬到來，分頭攻打蘇州。

頃刻之間，諸將軍畢集。吳禎把萬平世首級，沐英把李獻首級，朱亮祖把趙玠首級，郭英把吳鎮首級，俞通淵把白勇首級，俞通海把黃轍首級，一一到帳前依次獻了。

只有康茂才一哨人馬，竟無消息。徐達令探馬四下哨探消息，恰有耿炳文令軍卒推過囚車上賬，說：「先父因僉院鄭祿投降僞周追趕身死，今託虎威，活捉此賊到帳，乞主帥下令處置！」徐達便命軍中急辦牲醴，把耿君用公神像中堂懸掛，自己同諸將行了四拜禮。那炳文在旁邊回了四拜，即下堂朝了元帥及諸將軍拜謝了，依舊上堂，換着一身縞素便服，朝着父親神像，拜了又哭，哭了又拜。

徐元帥一邊喚了軍校，把僉院鄭祿活綁過來，就一刀剖出心肺，放在盤子裏，供養君用像前。那炳文看見擺列着那清清的酒卮，香香的餚饌，活鮮鮮的肺心，爽爽朗朗的香燭，儀容空對，音響無聞，眼淚不止，一路的搥胸頓足，愈覺哀慟起來。帳前軍士，沒一個不酸心合痛，聲徹天地。驚得那張士誠在城裏也不知爲着甚的。約有一個時辰，徐元帥同着諸將齊來勸說：「耿公請自寬心，今日公能爲父報仇，又爲國出力，忠孝兩全；便是先公靈在九泉，也必喜悅。萬勿過傷，且請治事。」炳文只得住了哭聲。一日之間，不住欷噓，杯酒片肉，毫不沾牙，真實難得。話不絮煩。

卻說康茂才同着王志、鄭遇春帶了人馬，殺入東北營中，止有二三百個守營的頹卒，因各轉身沿路去尋白勇下落。只聽人說：「白平章今日當先罵陣，倒不見這般悽愴。」茂才聽知，便往場上殺來，恰撞着巡哨賊徐仁、尹暉兩個，帶領五千精兵，從北路而行，阻住去路。茂才心中轉道：「這送死賊，到替了白勇的悔氣了。」便排開陣勢，匹馬混殺了一個時辰。後來徐仁望見中營火起，即刻同尹暉脫身，朱軍陣上那個肯放，古人說得好：「心慌意亂，自沒個好光景做出來。」

那尹暉槍法漸亂，茂才轉過一刀，結果了殘生。徐仁便殺條血路而走，茂才招動人馬來追。誰知楊清見吳禎殺了萬平世，俞通淵殺了白勇，便領殘兵逃走，正撞着徐仁，合兵做一處。那徐仁見楊清既來，茂才一面兵又沒接應，仍來迎敵。

且說鄭遇春看見徐仁馬頭將近，大叫一聲，道：「看箭！」徐仁只道果然有箭，把頭一低，遇春趁着勢一刀，正把頭砍將下來。茂才心知楊清又要逃走，把旗一招，朱軍便密匝匝只圍他在中心。茂才等三將，橫來直往，把他圍在覈中廝殺。未及半晌，被王志一槍中着馬腳，那馬仆地便倒，衆軍向前，把楊清砍做數段。茂才方得收兵轉來。哨馬望見了茂才一彪人馬，飛也似報與元帥，說：「康將軍從東路來了。」徐達聽得，便同衆將出帳外來望，恰好茂才下馬進來，備說前事。徐達大喜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八回 熊參政捷奏封章

且說徐達大軍駐紮在姑蘇城下，只不見康茂才這支人馬，正在狐疑，恰有哨馬報道：「康將軍得勝，由東路回來了。」徐達不勝之喜，因令馮勝爲首，協廖永忠、郭英、吳禎、趙庸、楊璟、張興祖、薛顯、吳復、何文暉九員虎將，將兵二萬，圍住葑門。湯和爲首，協曹良臣、丁德興、孫興祖、楊國興、康茂才、郭子興、韓政、陸聚、仇成九員虎將，領兵二萬，圍困前門。常遇春爲首，協唐勝宗、陸仲亨、黃彬、梅思祖、王弼、華云龍、周德興、顧時、鄭德九員虎將，領兵二萬，圍困閶門。沐英爲首，協俞通海、俞通源、俞通淵、費聚、王志、蔡遷、鄭遇春、金朝興、茅成九員虎將，領兵二萬，圍困婁門。朱亮祖領兵三萬，屯紮城西北上。耿炳文領兵三萬，屯紮東南上。築設長圍，架起木塔，樹着敵樓，四處把火炮、噴筒、鳥嘴火箭，及襄陽炮，日夜攻擊。徐達自統大軍六萬，環迭諸軍之後，相機救應，防禦外邊來救兵馬。諸將得令，各自小心攻打，不題。

且說張龍、張彪、張豹領着殘兵，不上萬餘，逃入蘇州城，見父王張士誠，哭訴朱兵十分厲害，無可處置。士誠正是煩惱，恰見探子慌忙入朝，報道：「朱兵四下密佈，重重的把各門圍了。」士誠驚得手腳忙亂，便集民兵二十萬，上城看守，炮弩、矢石、防設甚嚴。朱兵屢被傷折。圍有三個月日。太祖在金陵聞知難於攻打，因此使人傳諭，令三軍勿得輕動，以待其自困。

徐達接旨，對使者說：「我也不敢急性行事，但慮莫天佑這廝，奸謀百出；前者以書招三處賊兵，幸我邊境東南閩、廣諸路，有峻山阻隔，諒無他虞。但患的彭城一帶；彭城四無險阻，倘或天佑約渠順黃河而下，間道由江北抵吳淞與姑蘇結爲表裏，便一時難爲支吾耳。」

那使者對道：「元帥如此說，還未知那傅將軍近來行事哩。」徐達便說：「我正在此記念他，近日如何行事，並未有消息，是以日夜不安，你且細說與我聽着。」使者道：「前日主公着我來時，正在殿中給予我的路引，只見通政司一員官過來，奏道：『徐州參政熊聚差人奏捷。』主公便道：『連人與表章即刻一齊進來──』說猶未了，那承差跪在殿外，備說徐州熊參政令指揮使傅友德率兵三千，逆水而上，舟至呂梁，正遇元將左丞李式出掠。傅友德率衆便舍舟登岸，擊元兵。李式即遣裨將韓一盛引兵接戰，友德手起槍落，把一盛刺死馬下，元兵敗走。友德揣李式必然廣招部將來鬥，即令人馳還城中，開了城門，着兵卒佈列城外，皆坐地持槍而待，以鼓聲爲號，一齊奮發。頃刻之間，那李式果招上許多毛賊到來。友德望賊將近，鳴鼓三聲，我師猛發，直衝過去，賊衆大潰，爭先渡水而逃，溺死者不計其數。現生擒李式及其他頭目二百七十餘人，獲馬百餘匹，乞令旨發付。主公聽了大喜，令把李式在西郊外梟首，其餘所虜人犯，羈候細審，重賞來差，即手書褒嘉友德加升三級。我臨行目睹來的。」徐達聽了，說：「如此，姑蘇便不足慮矣。」遣使者出帳回金陵而去。

正轉身回寨，忽人報水關巡軍，獲得一個細作，特送到元帥帳前發付。徐達便令押至軍前，問說：「汝是何人，敢來越關？若從直說來，饒汝之死。」那人說：「小人是無錫莫天佑手下總領官楊茂。慣能游水，特往姑蘇上表的。」徐達因問：「表在何處？」楊茂站起身來，把肚兜解下，摸出一個蠟丸子，說：「這表在丸子裏。」徐達將九剖開，細看了表章，就問：「你家還有誰人，還是要生還是要死？」茂回報：「有老母及妻子，望元帥活螻蟻之命！」

徐達把楊茂發去俞通海處做個水軍頭目。隨暗地喚華云龍入賬，着領小心聰慧軍校二十名，潛往無錫，去誘楊茂家小，並且探聽城中虛實。云龍得令，隨見楊茂，備問了住處及兒子名字，來到營中，說：「莫天佑這廝，不是戲耍，他看我軍攻打蘇州城時，必定仔細盤話。我們二十人，可分作六七樣打扮。聞無錫大小人家，也都結蒲鞋面販賣，我們着五個會打紹興鄉談的，扮作販鞋客人。縣前專做好魚面，我們可着兩個，買大魚數頭，鱔魚數斤，挑了魚擔兒，沿街賣貨入城。再着三個扮做福建打造那假銀首飾的銀匠，細巧錐鑿，俱要隨帶備用。又將牲口五隻，裝着糙粞、大麥，把五人扮做鄉間大戶人家，糴來粞麥，挑進城內糖坊裏用。後面即着兩個挑了糖擔，一頭辦有搖鼓兒、引線兒、紙糊小匣兒，丁丁當當，跟着糖鋪的人，一夥兒走。都約在西門水濂街會齊。」吩咐已定，各人整備了。

次早，走到城邊，那城上果然逐一查問。一夥過了又是一夥，都被這巧計兒零星走入了城。他們穿街走巷，城中虛實，早已打探清楚，便徑到水濂街。那云龍走到一個裁衣人家，便道：「師父，此處總領楊茂官人在那家是？」那裁衣說：「楊官人正在轉彎紅角子門裏。」云龍問了的確，叫聲起動，轉過彎來，直到紅角子門裏撞進，連聲叫道：「楊名官在家麼？」那楊名知有人叫他，就走出來問道：「客官何來？」云龍回報道：「你們父親承着官差，一路上得病未好，今已到西門外。那病十二分重，命在須臾，要見你母親及祖母，與你一面，特央我來通知，你們可急急去；倘得見他，也好永訣。」

楊名走進去說了，祖母與母親又出來問了詳細，便同云龍直到西門。只見兩個魚擔兒，三個糖擔兒及五六個販鞋面的，五六個空手走的，笑笑說說，看看云龍道：「這客官就是前面酒店裏病人，央來報信的，恰也又出來了。世間有這等熱心人，真個難得。」云龍把眼一梭，這些人三腳兩步，四下都走前面走了。約至五里路程，只見路上有個小車，轆轆的往前面推着。

云龍便叫道：「推車的長官，我有兩位內眷，到前面王家酒店裏，探望一個病人，他們弓鞋腳小，一時趕不上路，勞你帶一帶在車兒上，我重重送酒錢與你。」那漢子便站定說：「上來上來，前面酒店路也不多，諒想你們也不虧我。」云龍便扶着他祖母與母親上了車兒，自同楊名一路的說，一路的走。那個推車的，推動這車似飛而去。云龍故意叫道：「長官，長官，便慢着些兒也好，倘若先到王家酒店，千萬坐坐，待我數錢與你買酒喫。」

那漢子指一指道：「日已西了，還遲到幾時！」約莫二十餘里，楊名又問道：「還有多少路？」云龍笑着說：「你且跟我來。」不上裏許，卻是個黑林子。但見十六七人叫道：「楊名你還待怎的？吾奉金陵徐元帥將令，你父楊茂越關被獲，已願投降。徐元帥恐莫天佑害及你家屬，特來取你歸營，你若狐疑，有劍在此。」楊名同他祖母、母親三個，都呆了口，也沒得回報。華云龍脫下了便服，換了盔甲，便叫楊名一起同衆軍跨着飛馬，押了車子，緊趕着上路，將及二更，已到軍前，不題。未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糙粞（ㄒㄧ）：粞，碎米。玉篇˙米部：粞，碎米。宋˙蘇軾˙吳中田婦嘆：汗流肩赬載入市，價賤乞與如糠粞。宋˙陸游˙老雞詩：碓下糠粞幸不乏，何妨相倚過餘生。

2糴（ㄉㄧˊ）：買入米糧。

# 第五十九回 破姑蘇士誠殞命

卻說那華云龍用了一番心機，挈取楊茂家屬，將及二鼓，纔到軍前。轅門上把守的稟道：「元帥正在帳中相等。」云龍便進去，備數了事情一遍，且說他家屬現在營外。徐達即令送至後營，因喚楊茂說：「吾恐莫天佑害你家小，已令人挈取來營，足下可去相見。」楊茂見了母子、妻兒，不勝之喜，便說：「殞首碎軀，莫能圖報！」當晚歸本帳而去。過了數日，徐達寫了一張柬帖，喚取楊茂到帳，說：「我欲你幹一件事，你可去麼？」楊茂說：「小人受了大恩，赴湯蹈火，甘心前往。」

徐達便取柬帖遞與，吩咐出營五更，可看了行事。楊茂接過在手，走至前途，開封一看，大笑道：「元帥要我去賺莫天佑，這有何難。」便放腳走入無錫城中，參見了莫天佑。天佑見楊茂回來，大喜問道：「主公有何話說？」楊茂道：「主公吩咐，徐達軍糧屯於桃花塢中。明晚是八月十八，城中當舉火爲號，主公領兵衝陣，命元帥赴桃花塢燒燬他的糧草，即往東攻殺圍兵，內應外合，不得有誤。」天佑說：「這計較極好！」遂留兵五萬守城。

次早，帶領精銳五萬出城，徑到桃花塢密林中屯住。將及二更，遙見東門起火，天佑便喚楊茂引路，將到塢邊，只聽一聲炮響，四下伏兵齊起。天佑大驚，說：「吾中徐達奸計了！」連叫楊茂，不知去向，因引兵衝西而走。徐達陣上俞通海拚命趕來，身上被了四箭，頭上被了一箭，血染徵袍，白練盡赤，猶是奮勇衝殺，屍橫遍野。殆至黎明，才知此身帶着重傷，負痛而返。徐達只得令本部士卒，星夜送還金陵調治，不題。

那個天佑逞着驍勇，衝陣回至無錫，惟見城上遍插的是金陵徐元帥旗號。大濠之間撞見郭英、俞通淵殺來，大叫：「莫天佑若是早降，免得一死！」天佑縱馬來敵，恰被俞通淵後心一槍，下馬而死。徐達入城撫輯了軍民纔去。原來十八之夜，徐達先令四將，各提兵一萬，前來攻殺。一夜之間，便取了無錫而回。仍令衆將回攻姑蘇。忽見前軍報道：「軍師劉基來訪。」徐達迎入賬中，訴說蘇城久攻不下，全望軍師指教。

次日早起，劉基、徐達二人同在城下，走來走去，熟察形勢。忽見一個頭陀與一個金色道人，飄飄的乘風從胥門城腳而來。那頭陀一跑跑到身邊，叫道：「劉軍師，徐主帥，一向好麼？爲何二人在此來往？」劉基一看就是周顛，便問：「你一向在那裏？」顛子應道：「我自在這裏，你自不見哩。」呵呵的只是笑。徐達因問：「這位師父是誰？」顛子說道：「這是張金箔。就是與張三丰一班兒在鐵冠道人門下的，你還不認得麼？」軍師與元帥心知他們倆是異人，便四個交着手，走向營裏來。杯酒之後，共談破城之法。張金箔說：「此城竟是龜形。盤門是頭，齊門是尾。龜之性，負水而出，乘風則歡。今暮秋之時，正水木相乘之會，劉軍師當擇水木干支的日子，借風駁擊其尾，則其首必出，決當殲滅僞周矣。」元帥聽了大喜。

劉軍師把手掌一輪，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明日便可動手。」急令各將於各城大河外四周，築成高臺十座，每臺長五十步，闊二十步，與城一樣高。上蓋敵樓，以便遮蔽。整備銃弩攻打。未及三個時辰，各營齊報高臺依法齊備。

那士誠看見外面如此光景，與羣臣設計抵擋。張彪奏說：「不如潛夜出城，徑作航海之行爲上。」士誠聽了，便收拾寶玩、細軟財物，挈領家眷，深夜開城，突圍而走。常遇春一見，便分兵截住，那士誠軍馬，拼死的廝殺良久，勝負未分。此時王弼統領左軍，遇春見了，撫王弼肩背說：「軍中皆稱足下與朱亮祖爲雄，今亮祖獨屯兵於西北，不當機會，足下何不徑取此賊？」王弼聽了，直揮雙刀，奮勇向前，敵衆方得少卻；遇春便率衆乘之。恰好亮祖又到，三面夾攻，喊殺將來。士誠兵馬大敗，溺死沙盆潭者，不計其數。士誠坐着飛龍追日千里馬，也幾乎墮入水中。遇春同亮祖併力追趕，一槍刺去，正中世子張龍，下馬而死。士誠驚忙逃回城中，堅閉不出。

次早，周顛與張金箔作別要行，軍師與徐元帥再三留住，他們回說：「後會有期，不必苦留。」說罷便出帳而去。劉基看高臺已築，因令衆將率軍校上臺攻打，只留正東的臺聽起自用。劉基按定吉期登壇，披髮仗劍。不一時間，忽見雷霆霹靂交加，大雨奔注，臺上衆軍一齊放起火箭、神槍、火銃、硬弩飛將過去，盤門果然大開。城上民軍，爭先冒雨奔走。只聽大震一聲，把姑蘇城攻倒三十六處。徐達便傳令四面軍士，俱依隊伍入城，不許越次亂殺。如有生擒張士誠者，與金千兩；斬首來獻者，與金五百兩；斬渠妻子一人者，與金百兩。那士誠看見城破，便率了子女及妻劉氏，並家屬同登齊云樓，於天泣道：「今日至此，兔爲他人所辱。」自行放起火來，把閤家燒死了。自走至後苑梧桐樹邊，大叫數聲：「天喪我也！天喪我也──」

正要解下絲絛自縊，突然走過沐英，一箭射斷了絲絛，士誠仆然墮地，沐英着軍校上前捉住。徐達收了圖籍並錢糧器械，即與衆將起程，回到金陵，止留數將在蘇鎮守。誰想那士誠拘在軍中，只是閉着雙眼，咬着這口牙齒。軍校們勸他喫粥喫飯，只是不喫。

將到金陵，徐達先遣人報捷。太祖便命丞相李善長遠出款接。士誠也毫不爲禮。善長戲道：「張公，你平日據土稱王，智勇自大，今日何爲至此！且吾之盡禮於足下，正以王命，不欲自失其儀，足下還重己輕人乎。」頃刻，已至龍江，諸將把士誠縛了，送到太祖面前。士誠也只低頭閉目，朝上着地而坐。太祖叱他道：「你何不視我！」士誠大聲答道：「天日照你不照我，祝你何爲！」太祖大怒，命人將士誠監禁，排駕回宮去了。士誠自思赧顏，泣下如雨，至夜深以衣帶自縊而死。太祖敕令爲姑蘇公，具衣冠葬於蘇城之下。這些高官厚祿之臣，聞知蘇州城破，或投降的，或逃走的，且有替我兵私通賣國的，更沒有一個死難。後來唐伯虎有「清江引」詞，道：

皁羅辮兒錦札梢，頭戴方檐帽。穿領闊袖衫，坐個四人轎；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。

太祖次日早朝，將削平僞周諸將，一一升賞有差。恰有徐達奏道：「臣等攻打蘇州，曾檄俞通海提兵到桃花塢蕩賊老營，身中流矢，因毒甚，送還京師。聞主公親倖第宅，問他死後囑咐何事，通海已不能語，主公揮淚而出。次日報身沒，車駕復臨慟哭，慘動三軍，莫能仰視。臣等身在遠方，聞此眷注，不勝感激。又陣中丁德興，被刀折其左股而亡；茅成被火箭透心而喪，俱乞殿下褒封，以表忠節。又前者正月朔日，臣夜夢姑蘇城隍與滁州城隍，同至帳中，恍惚言語，謂主公三年之間，混一大統；士誠不及一載，決至淪亡，但虎將不免殞傷。臣因求其保護，今皆保回首領而沒。全望主公勉賜褒崇，以表神爽；又今蘇城天王堂東廡，土地神像，儼然像聖容，三軍無不稱賀，亦望主公裁處。」

太祖便說：「隨吾渡江精通水戰者，無如廖永安、俞通海。又丁德興、茅成俱是虎臣，今功成而身死，深爲可惜！」因命有司塑像於功臣廟中致祭，永安向死於蘇州，可迎葬於鐘山之側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朔日：陰曆初一。

2廡（ㄨˇ）：廳堂兩側的廂房。

# 第六十回 啞鐘鳴瘋僧顛狂

且說太祖下命，着有司將廖永安等塑像於功臣詞，歲時祭祀，一邊迎永安靈柩葬於鐘山之側。又說：「滁州城隍與蘇州城隍，軍中顯靈，可同和州城隍，共敕封『承天監國司命靈護王』特賜褒崇。其敕書用錦標玉軸，與各處有異；至如天王堂東廡之土地神像，重建金殿遮蓋。」徐達領命出朝而去。

卻說當初唐時有個活佛出世，言無不靈應，甚是希罕，人都稱他做寶誌大和尚。後來白日昇天，把這副凡胎，就葬在金陵。前者詔建宮殿，那禮、工二部官員，奏請卜基，恰好在寶誌長老冢邊。太祖着令遷去別處埋葬，以便建立。諸臣得令，次日百計鋤掘，堅不可動。太祖見工作難於下手，心中甚是不快。回到中宮，馬娘娘接問道：「聞志公的冢甚是難遷，妾想此段因果，亦是不小，主上還宜命史官占卜妥當，才成萬年不拔之基。且志公向來靈異，冥冥之中，豈不欲保全自己軀殼？殿下如卜得吉，宜擇善地，與他建造寺院，設立田土，只當替他代換一般，做下文書燒化，庶幾佛骨保佑，不知殿下主意何如？」

太祖應道：「這說得極是。」次早，便與劉基占卜。卜得上好，就着諸工作不得亂掘。太祖自做下交易文書，燒化在志公冢上。因命在鐘山之東，創造一座寺院，御名靈谷寺。遍植松柏，中間蓋無樑殿一座，左右設鐘鼓樓，樓上懸的是「景陽鍾」。又唐時鑄就銅鐘一口，欲爲殿上所用。鑄成之日，任你鼓擊，只是不響。那時便都叫道「啞鍾」，且有童謠說道：

若要撞得啞鐘鳴，除非靈谷寺中僧。

殿造無樑後有塔，志公長老耳邊聽。

殿成之日，寺僧因鐘鼓雖設，然殿內還須有副小樣鐘鼓，逐日做些功課，也得便當。正在商議，忽然有個頭陀上殿說：「那『啞鍾』不是好用的。何必多般商議。」這些僧人與那諸般工作，拍手大笑，道：「你既曉得『啞鍾』，用他怎麼？」那頭陀回說道：「而今用在這殿中，他就不啞了。」衆人也隨他說，更不睬他。那頭陀氣將起來。大叫道：「你們不信，貧僧也自由你。若我奏過朝廷，或依了我，懸掛起來，敲得旺旺的響，那時恐怕你們大衆得罪不小，自悔也遲。」

便把袖襖整了一整，向長安街一路的往朝裏來，這些人也有的只說這頭陀想是瘋子，不來理他；也有的只說此鍾多年古物，實是不響，這頭陀枉自費心；也有的說我們且勸他轉來，倘或觸動聖怒，也在此自討煩惱，便一直趕來勸他。那頭陀說：「既是你們勸我，想你們從中也有肯依我的了，我又何苦與你們作對。」因也轉身到寺裏來。那些人因他到了，都不做聲，開着眼看他怎麼。

那頭陀便向天打了一個信心，就向這鐘邊走了三五轉，口裏念了幾句真言，喝聲道：「起！」這鐘就地內平空立將起來。這頭陀把鐘上泥，將帚拂拭淨了，看殿上鍾架恰好端正的，便以手指道：「你自飛懸架上去罷。」那鍾又平地裏走入殿來，端端正正掛在架子上。

看的人堆千積萬，止不住喝采。頭陀便從柏中取出一條楊枝，與一個淨瓶來，將瓶中畫了道符，那瓶內忽然現一瓶淨水，便念動幾句梵語，將淨水向鐘上周圍灑了三遍，取一紙來焚化在鍾邊，把手四下裏一摸，只聽得鏗然有聲。他便取木植一株，輕輕撞將過去，那鐘聲真個又洪又亮，這千千萬萬人，齊聲道：「古怪！古怪！」合寺僧人，同那善男信女，納頭拜道：「有眼不識活佛，即請師父在此住持。」那頭陀道：「我自幼出家，取名宗泐。去無蹤，來無跡，神通變化，那個所在能束伏我這幻軀？近聞大明天子，將我師父志公的法身遷移到此，且十分尊禮，我因顯這個小小的法兒，你們不須在此驚擾。」正在這邊指示大衆，誰想在那邊監造的內使，見他伎倆，飛馬走報太祖。

太祖便同軍師劉基及丞相李善長一行人衆，齊到寺來。宗泐早已知道，向前說：「皇帝行駕到此，我宗泐有緣相遇。但今日也不必多言，如過年餘，還當再面。」在人叢中一撞，再不見了。太祖看殿已造完，便擇日遷起志公肉身，猶然脂香肉膩，神色宛然如生，另造金棺銀椁藏貯。即發大願說：「借他一日，供養一日。」椁上建立浮圖，大十圍，高七層，工費百萬。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，日用一切之資，來給志公供養。

天色將晚，太祖便同劉基等從朝天宮微服步行而回。忽見一婦人，穿着麻衣，在路旁大笑。太祖看他來得怪異，便問：「何故大笑？」婦人回說：「吾夫爲國而死，爲忠臣；吾子爲父而死，爲孝子。夫與子忠孝兩盡，吾所以大喜而笑。」太祖因問：「汝夫曾葬麼？」那婦人用手指道：「北去數十里，即吾夫葬所。」言訖不見。

次早，着令有司往視，惟見黃土一堆，草木蔥鬱，掘未數尺，則冢頭一碑，上鐫着：「晉卞壺之墓」五字。棺已朽腐，而面色如生。兩手指爪繞手六七寸。有司馳報，上念其忠孝，遂命仍舊掩覆，立廟祭祀。正傳詔令，恰好孝陵城西門之內，也掘出個碑來，是吳大帝孫權之墓。衆臣奏請毀掘行止，上微笑，說：「孫權亦是個漢子，便留着他守門也好；其餘墓墳，都要毀移。」

明日，正是仲冬。一日，李善長、劉基、徐達率文武百官上表，勸即皇帝寶位。太祖看了表章，對衆臣說：「我以布衣起兵，君臣相遇，得成大功。今雖擁有江南，然中原未定，正有事之日，豈可坐守一隅，竟忘遠慮。」不聽所奏。

過了五日，李善長等早朝，奏說：「願陛下早正一統之位，以慰天下民心。」太祖又對朝臣說：「我思：功未服，德未孚，一統之勢未成，四方之途尚梗。昔笑僞漢，才得一隅，妄自尊大，迨至滅亡，貽笑於人，豈得便自效之；果使天命有在，又何必汲汲乎！」善長等復請說：「昔漢高祖誅項氏，即登大位，以慰臣民。陛下功德協天，天命之所在，誠不可違。」太祖也不回覆，即下殿還宮，以手諭諸臣說：「始初勉從衆言，已即王位。今卿等復勸即帝位，恐德薄不足以當之，姑俟再計。」乃擲筆易便服，帶領二三校尉，竟出西門來訪民情。迅步走到一個坍敗的寺院，裏面更沒有一個僧人。但壁間墨跡未乾，畫着一個布袋和尚，傍邊題一偈道：

大千世界浩茫茫，收入都將一袋裝。

畢竟有收還有散，放寬些子又何妨。

太祖立定了腳，念了幾遍，說：「此詩是譏誚我的。」便命校尉從內亟索其人。毫無所得。太祖悵悵而歸。走到城隍廟邊，只見牆上又畫一個和尚，頂着一個禪冠；一個道士，頭髮蓬鬆，頂着十個道冠；一條斷橋，士民各左右分立，巴巴的望着渡船。太祖又立定了身，看了半晌，更參不透中間意思，因教敕坊司參究回報。次日坊司奏說：「僧頂一冠，有冠無發也；道士頂十冠，冠多發亂也；軍民立斷橋，望渡船，過不得也。」太祖於是稍寬法網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泐（ㄌㄜˋ）：書寫。常用於信函中。清˙袁枚˙答長州明府楊鏡村書：特泐數行，上塵清聽。雕刻、銘刻。如：泐石、泐碑。

# 第六十一回 順天心位登大寶

話說太祖微行看了兩處畫壁，分明曉得是隱諷的，心中忽然儆醒。因諭中書省御史臺臣及刑部官定爲律令，頒行四方，不許以意出入。次日視朝，李善長等復表勸進登皇帝大位。太祖又說：「中原未平，軍旅未息。且當初朱升來見，我問天下大計，朱升覆我說：『高築牆，廣積糧，緩稱王。』此三語，我時時念及；你等何爲如此急急。此事關係極大，爾等須一一酌禮儀而行，不可草草。」

李善長等得蒙允奏，不勝之喜，便傳軍令着郭英領民兵三萬，於南郊築壇受禪。禮官議定擇來年戊申歲，正月四日乙亥即皇帝位。三日之前，壇已告成，一應禮儀俱備。禮官備將行儀申奏。太祖傳旨，着羣臣齋戒沐浴，至期同赴南郊。鑾輿所過，遠近觀看的填街塞巷。

不移時，駕到南郊。當時公侯將相諸臣，扶擁太祖高皇帝登壇。壇上列着皇天后土，日月星辰，風云雷雨，五嶽四瀆，名山大川之神，及伏羲三皇，少昊五帝，禹、湯三代聖君之位。壇下鼓樂齊鳴，作了三通。太祖行八拜禮。太史官弘文館學士劉基讀祭文道：

維大明洪武元年，歲次戊申，正月壬辰，朔越四日丁亥，天下大元帥皇帝臣朱，敢昭告於皇天后土，日月星辰，風云雷雨，天地神祇，歷代聖君之靈。道：天地之威，加於四海。日月之明，昭於八方。云雷之勢，萬物咸生。雨露之恩，萬民咸仰。伏以上天生民，俾以司牧，是以聖賢相承，繼天立極，撫臨億兆。堯舜相禪，湯武吊伐；行雖不同，受物則一。今胡元亂世，宇宙洪荒，四海有蜂蠆之憂，八方有蛇蠍之禍。羣雄並起，使山河瓜分；寇盜齊生，致乾坤鼎沸。臣生於淮甸，起自漾梁。提三尺以聚英雄，統一派而救困苦。託天之德，驅一隊以破肆毒之東吳；仗天之威，連千艘以誅梟雄之北漢。因蒼生無主，爲羣臣所推，臣承天之基，即帝之位，忝爲天吏，以治萬民。今改元洪武，國號大明。仰仗明威，掃靜中原，肅清華夏；使乾坤一統，萬姓咸寧。沐浴虔誠，齊心仰告，專祈協贊，永克不承。尚饗。

劉基讀了祭文，壇下音樂交奏。太祖合羣臣設三十六拜。祭告之時，但見天宇澄清，風和景霽，氤氳香霧，上凝下靄，中星輝露。頓與連朝雨雪陰霾的氣色迥異。人人說是景運休微。祀畢下壇，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及都城父老，揚塵舞蹈，山呼萬歲，五拜三叩頭畢。太祖引世子及諸王子、文武羣臣，奉四代神主回城，送入太廟。追尊：

高祖考德祖玄皇帝，高祖妣玄太皇后；曾祖考懿祖桓皇帝，曾祖妣懿聖皇太后；祖考熙祖裕皇帝，祖妣裕聖皇太后；考仁祖淳考皇帝，妣淳聖睿慈皇太后。

上玉璽寶冊，行追薦之禮，因對羣臣說：「朕何蒙先德，慶及朕躬，今遵行令典，尊崇先代，奉主之時，若或見之矣。」言訖，登輦升殿，受羣臣稱賀。命劉基奉寶冊，立妃馬氏爲皇后；且說：「朕念皇后，偕起布衣，同甘共苦。常從朕在軍，自忍飢餓，懷糧以飼朕。又朕素爲郭氏所疑，皇后從中百般調停，百計庇護，得免於患。家之良婦，猶國之良相，未忍忘之。」退朝回宮，因以語皇后。後回報說：「嘗聞夫婦相保易；君臣相保難。望陛下今日正位以後，時當兢惕，以保久安長治之業，是所願耳。」

次日設朝，文武朝見華，命立世子朱標爲皇太子。贈李善長爲銀青榮祿大夫、上柱國中書左丞相、太子太師宜國公。贈劉基右丞相、太子太傅安國公。劉基再四懇辭不受，說：「臣賦命淺薄，若受大爵，必折壽命。」太祖見他懇切，乃授以弘文館大學士太史令。贈徐達上柱國中書右丞相、太子太保信國公。贈常遇春中書平章鄂國公。其李文忠、鄧愈、湯和、沐英、郭英、馮勝、廖永忠、吳禎、吳良、朱亮祖、傅友德、耿炳文、華云龍等，封爵有差。羣臣叩首拜謝。命改建康金陵府爲南京應天府。佈告天下，改元洪武。只見翰林學士王禕出班叩頭，上一篇報天下成大業，祈天永命的表章。中間要求減茶課，免軍需，輕田租，蠲邊郡稅糧，以順人心等語。

太祖看了大喜，賜帛五匹。便宣大元帥徐達說：「朕思胡元未定，中原未收，又閩、廣、浙東、兩廣等處，尚未歸附，四海黎民未安，此心殊是歉然。卿宜與常遇春、馮勝、郭英、耿炳文、吳良、傅友德、華高、曹良臣、孫興祖、唐勝宗、陸仲亨、周德興、華云龍、趙庸、康茂才、楊璟、胡美、江信、張興祖、張龍等，率兵十萬，北伐大元，以定天下。以湯和爲元帥，領吳禎、費聚、鄭遇春、蔡遷、韓政、黃彬、陸聚、梅思祖等，率兵十萬，伐陳友定，取閩廣之地。李文忠爲元帥，領沐英、朱亮祖、廖永忠、阮德、王志、吳復、金朝興等，率兵十萬，伐方國珍，取浙東之地。鄧愈爲元帥，領王弼、葉升、李新、陳恆、胡海、張赫、譚成、張溫、譚興、周武、朱壽、吳德濟等，領兵五萬，取東西兩廣未附州郡。」四將領命出朝，專候擇日起兵前去。

次早，徐達率領衆將，入朝請旨。太祖命禮官將興兵四討，救民伐暴的情由，做了祭文，上告天地山川之神祇。覆命衆將一一向前。吩咐：「決不許妄行殺害，荼毒生靈。」衆將拜命，陸續分兵往各路進發。

先說李文忠統了諸將軍馬，離卻金陵，望浙東而行。不一日，到溫州城南七里外安營。那方國珍得知兵到，便與兒子方明善欲計謀廝殺。那明善細思了半晌，對父國珍說：「朱兵雄勇難當，且李文忠所統將校，個個是足智多謀之士，若待圍城，必難取勝。不若乘其遠來疲睏之時，先出兵衝殺，或可取勝。」國珍說：「我意亦欲如此。」即日便領兵一萬，至太平寨排開拒截。

哨馬報入營來，文忠便率兵將對陣，卻見明善出馬。文忠在旗門之下說：「今主上混一天下，指日可成，你們父子不思納款，而區區守一隅之地，以抗天兵，將復爲陳、張二姓乎？」明善大怒，罵道：「你們貪心無厭，自來尋死耳，何用多言。」便縱馬殺來。恰有左哨上廖永忠掄刀向前迎敵，兩下喊殺，約有四十餘合。右哨朱亮祖恐難取勝，因從傍直嚮明善刺來；明善力怯而走。明兵乘勢趕殺，破了太平寨，追到城邊。那明善領着殘兵，急急進城，堅閉了城門不出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二回 方國珍遁入西洋

卻說明善領了殘兵，奔回城中，緊閉着城門不出。李文忠召諸將商議，說：「今日大敗，賊衆心膽俱寒，即直四下攻打，卻可拔城。」衆將得令。亮祖就遣指揮張俊、湯克明攻打西門，徐秀攻東門，柴虎率遊兵接應。城下喊聲雷動。亮祖自統精銳，不避矢石，駕着云梯徑從西門而上，捉了員外郎劉本善及部將百餘人。國珍看見城破，即便帶領家屬，出北門衝陣，徑往小路，直走海口，落了大洋，遂向黃岩上臺州與弟方國瑛合兵一處，再圖恢復，不題。

那朱亮祖奉了元帥李文忠入城撫輯。即日把軍情申奏金陵，太祖看了表章大喜，便令承差到殿前，說：「那國珍遁入海洋，必向台州與弟國瑛合兵據守。事不宜遲，即着中書省寫敕專付朱亮祖，仍帶浙江行省參政職銜，率馬步舟師，向台州進發。」差官星夜火速諭知。亮祖拜命，遂進大臺。

那天台縣官湯盤聞知兵到，出二十八長亭迎降。亮祖在馬上安慰了黎庶，着湯盤仍領舊職撫理本縣地方。自己帶了人馬兼程直到台州城下搦戰。一邊把令牌一面，邀廖永忠入賬，說如此而行。永忠得令去訖。再令阮德、王志、吳復、金朝興四將，領兵二千，前至白塔寺側，左右埋伏，夜來行事，不題。

那方國珍與弟國瑛及子明善三人商議，說：「這赤城形勢最是險阻，今我軍合兵一處迎敵，必然取勝。」便放了吊橋，出城對敵。未及十合，明善力不能支，轉馬而走。朱亮祖乘勢剿殺，力氣百倍。國珍父子三人，連忙驅衆入城。

亮祖因吩咐四下圍住，只留東門聽其逃走。約莫初更，亮祖令軍中砍木伐薪，縛成三丈有餘的燔燎一般，立於城外。布起云梯，縱鐵甲軍五千，從西右而上。城中見四下火光燭天，軍民沒做理會，驚得國珍兄弟父子，膽怯心寒，開了東門，徑尋小路，往海邊進發。

此時已是三更有餘，誰想家眷帶了細軟什物，正好奔到白塔寺邊，計到海口僅離二里，只聽一聲炮響，左邊阮德、金朝興，右邊王志、吳復，兩下伏兵盡起，追殺而來。國珍等拚命登得海船，吩咐水手用力撐開，未及三五里之地，早有一帶兵船，齊齊攔住去路。馬上鳥嘴噴筒，如雨圍將過來。火光之下，卻有廖永忠緋袍、金甲，高叫道：「方將軍，你父子兄弟何不知時勢。我主上聖明英武，又是寬大仁慈，胡不歸命來降，以圖富貴，何苦甘爲海島之賊。況此去如將軍逞有雄威，佔得一城一邑，亦不過外中國而別親蠻夷。倘或不能爲唐之虯髯，漢之天竺，則飄飄海上，將何底止。且將軍縱能殺出此島，前面湯將軍見受王令，遵海往討陳友定，舟師十萬，把守大洋，亦無去路。怕一朝勢敗，將軍悔無及矣。請自三思。」

方國珍聽了說話，便對國瑛、明善說：「我巢已失。今朱兵莫當，便出投降，以保身家，亦是勝算。」因回覆道：「廖將軍言之有理。」即於船內奉表乞降。次早仍回城，見了朱亮祖；亮祖慰勞了一番，吩咐拔寨來會李文忠。此時浙東地面，處處平服。文忠便差官申奏金陵，一面與朱亮祖等計議，道：「今湯元帥進徵福建，未聞報捷，我們不如乘便長驅延平，合攻陳友定，令渠彼此受敵，那怕友定不亡乎。」亮祖說：「主帥所見極妙。」便發兵即日起身。

且說湯和統了吳禎、費聚等八員虎將，雄兵十萬，前取閩、廣，直到延平地面。拒守元將，正是陳友定。那元順帝以友定敗了朱將胡深，便命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。自行之後，友定益肆跋扈，遂有雄據福建之心，興兵取了諸郡，聲勢甚是張大。且命兒子陳海據守將樂，以樹犄角。元帥湯和屢次以書招諭，友定說：「我這八閩，憑山負海，爲八州的上游；控番引夷，爲東南的嶺表。進足以攻，退足以守，你朱兵奈何我不得。」因與參政文殊、海牙等商議拒敵。湯和四次搦戰，友定只是堅壁固守，以老其師。恰好報說，李文忠同沐英、朱亮祖等率陸兵七萬，前來接應。

且說廖永忠統領水師三萬人，依水列營，以分友定之勢。湯和得報，喜不自勝。便令哨兵傳令沐英、阮德、吳復領所部徑攻南門；朱亮祖、王志、金朝興統所部徑攻東門；李文忠統大隊爲遊兵，接應東南二處。原在將校鄭遇春、黃彬、陸聚統所部協攻北門；原在吳禎、費聚協助同新到彥永忠，統領水軍徑攻水西門；自領蔡遷、韓政、梅思租率水陸游兵，接應西北二處，晝夜攻擊。那友定在敵樓上看見明兵勇壯，不敢爭鋒。只見驍將蕭院，慌慌張張向前稟說：「朱兵日夜攻打，精力必疲，倘驅十萬兵奮勇出戰，必可得勝，何苦坐視其危。」友定沉思不語者久之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三回 徵福建友定受戮

自古道：「疑人莫用；用人莫疑。」又說道：「三思而行；再思可矣。」誰想這友定聽了驍將蕭院的言語，存省了半晌，方纔說道：「彼兵正銳，何謂疲竭，汝等那得亂惑軍心。」便叫階下羣刀手，推出斬訖報來。不多時，那蕭院做了黃泉之鬼。自此之後，這些軍將，那個敢說一聲，便有許多乘夜越城出來投降的。明營軍中看他這等光景，四下裏攻打益急。早有朱亮祖率着部軍，攻破了東門，軍校爭呼而入。文殊海牙見勢頭不好，便也開水門出降。廖永忠率水軍鼓譟，直殺到官衙河畔。友定仰天嘆息，退入後堂，正要服毒而死，恰被官兵縛住，解送到宮。

次日湯和着令部將蔡玉鎮守延平。那友定兒子陳海聞得父親被執，也服毒而死。湯和令軍中將友定送京，聽旨發落。即會同李文忠所部人馬，乘勢徑趨閩縣，奄至成都。鎮守元將乃郎中行省柏帖穆兒，聞大兵到來，知城不可守，便引妻妾上樓，說：「丈夫死國，婦人死夫，從來大義如此，今此城必陷，我亦旋亡，汝等能從之乎」？妻妾相對而泣，盡皆縊死，只有一乳媼，抱幼子而立。木兒熟視良久，嘆道：「父死國；母死夫；惟汝半歲兒，於義何從，留爾存柏帖一脈可也。」便收拾金寶，囑咐乳媼說：「汝可抱兒逃匿民間，倘遇不測，當以金珠買命。」乳媼領命自去。

有頃，大兵進城，木兒從樓中放火，自焚而死。湯和聞知如此忠義，傳令於灰燼中覓取骸骨，備冠帶衣衾，葬於芙蓉山下。因將聖主恩德，馳諭省下郡邑，諸處俱各望風納款。恰好胡天瑞率兵攻取興化，那建陽守將賈俊疇、河州守將陳國珍也都降順。於是泉州、漳州、潮州等處悉皆平定。湯和見福建安妥，仍會李文忠整旅回京。未及一月，諸將解甲韜胄，午門外朝見。太祖面加獎慰，賞賚有差。這方國珍反覆不常，梟首示衆；這陳友定賜與胡深之子胡禎，將渠臠取血肉，以祭父親。三軍爲之稱快。

次日早朝，百官行禮方畢，走過中書左丞王博出班奏說：「近奉敕督採黃木建告皇殿，卻於建昌蛇古巖採取，忽見巖上有一人，身着黃衣，口中歌道：

虎踞龍蟠勢苕蕘，赤帝重興勝六朝。

八百餘年正氣復，重華從此繼唐堯。

其聲如雷，萬衆聳聽，如此者三遭，歌畢忽然不見。乞付史館，以紀符瑞。」太祖聽了說：「此事終屬誣罔，今後如此無憑信的虛聲，一切不可申奏。」因令工人在大內圖畫的四壁，俱採豳風、七月之詩，及自己歷來戰陣艱難之事，繪圖以示後世，且說：「朕家本農桑，屢世以來，皆忠厚長者，積善餘慶，以及朕躬。乃荷皇天眷命，方有今日。特命爾爲圖，凡有流離困苦之狀，悉無所諱，庶幾後世子孫，知王業之興，極其艱難，庶有儆懼，毋自幹淫，以思守成之道；爾等做官的，亦宜照朕立法，以警後來，方可保有富貴。」羣臣皆呼萬歲。正及退朝，卻見有個內官，着了新靴，在雨中走過。

太祖大怒，道：「靴雖微物，然皆出自民財，且非旦夕可就，爾等何敢暴殄天然如此？朕嘗聞元世祖初年，見侍臣着有花靴，便杖責說：『汝將完好之皮，爲此費物勞神之事。』此意極美。大抵嘗歷艱難，便自然節儉。稍習富貴，便自然奢華。爾等急宜改換。」隨發內旨，今後百官入朝，倘遇雨雪，皆許穿油衣雨服，定爲常訓。

明日天晴，太祖黎明臨朝，宣廖永忠、朱亮祖上殿，諭說：「兩廣之地，遠在南方，彼此割據，民困已久。定亂安民，正在今日。朕已令鄧愈等率師徵取，久無捷音。爾平章廖永忠可爲徵南將軍；爾參政朱亮祖可爲副將軍，率師由海道取廣東。然廣東要地，惟在廣州。廣州一下，則沿海州郡自可傳檄而定，海北以次招徠，務須留兵鎮守。其有歸款迎降的，爾可宣佈德威，慎勿亂自殺掠，阻彼向化之心。仍當與平章鄧愈等協心謀事。廣東一定，徑取廣西，肅清南服，在此一舉。」永忠與亮祖二人，受命出朝，擇日領兵前去，不題。

且說徐達引大兵已到山東。鎮守山東卻是元將擴廓帖木兒，原是察罕帖木兒之子。先是癸卯年、元順帝曾着尹煥章將書幣通好於太祖，太祖因遣都事汪可答禮。汪可去至元營，細爲探訪軍務。這擴廓帖木兒便起疑心，拘留住汪可，不令還朝。後來太祖連修書二封問討，那擴廓帖木兒倚着兵勢，不以爲然。才過一年，不意順帝削了他的兵權，使他鎮守山東，甲兵不上五萬。

是日聞徐達兵過徐州，擴廓帖木兒甚是驚恐，登時聚衆商議。有平章竹貞說道：「元帥麾下，雖有數萬之衆，發散在山東、河南、山西等處，一時難聚。如今徐達智勇無雙，常遇春蓋世英雄，還有一個叫做朱亮祖，他能神運鬼輸，當年曾在鶴鳴山，劈石壓死陳友定許多軍馬，不知如今陣上，他來也不來。至如郭英、耿炳文、吳良、華云龍、傅友德、康茂才等一班，俱是驍勇的虎將。元帥與他拒敵，只恐多輸少勝。莫若權棄山東，且往山西，再聚大兵，以圖恢復。」

擴廓帖木兒聽竹貞許多言語，便說：「這話兒極講得有理。」急忙領兵，夜間潛回山西太原府而去。哨兵報知徐達。徐達對衆將說：「擴廓帖木兒算是元朝重臣，他今恐懼逃走，則各處守臣，必皆震惶無疑。料這山東、河南唾手可得；河北燕京亦指日可定矣。」便領兵直至山東沂州駐紮軍馬。守將王宜聞知，即率各司官吏出城迎降，峯州地方，也即投順。大兵徑到青州郡，青州守將恰是普顏不花。

這不花守禦地方，甚是了得，向來抵當徐壽輝並陳友諒，前後拒戰三月有餘。固守城池，調遣軍馬，俱有方法，誓與此城同存亡，真個是赤心報國的忠臣。他見大軍壓境，便領了三千敢死之士，當先出戰。又分兵七千，爲後哨埋伏。我這裏郭英出馬，對了不花說：「守將，爾可知天命麼？」不花回說：「我等爲臣的只曉得忠義爲心；至於天命去留，付之命數，何必多說。」便揮刀直取郭英。

兩人力戰良久，未分勝敗。忽聽一聲吶喊，那七千埋伏元兵，盡行排力殺來。把郭英困在核心，如鐵桶銅牆，更無出路。郭英心中忖道：「從來聞這不花手段高強，今日方見他的力量。」便吩咐三軍，面不帶矢者斬。三軍抖擻精神，奮力的衝殺。恰好向南一彪人馬，爲首的大將乃是常遇春，領了三萬人從外攻入。郭英又從內攻出，內外夾攻。不花見勢不好，便領着殘兵急走入城，堅閉不出。

徐達因令前軍直至城下，四圍攻打。不花退入官衙，見了母親，說道：「此城危在旦夕，兒此身決以死報國，忠孝難以兩全，如何是好？」那母親回答道：「有兒如此，雖死何恨。況爾尚有二弟，我的老身，自可終養。」正要抱頭而哭，只見外面報道：「平章李保保開門投降，明兵已入城了。」不花即至省堂服鴆酒而死。其妾阿魯貞抱了幼子，攜了幼女，俱到後院池中投水而亡。徐達命將不花及殉節家小，備整齊棺衾，以禮殯葬；一面安輯人民，三軍不許混離隊伍。於是山東、濟寧、萊州、登州諸郡，望風歸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四回 破元兵順取汴梁

卻說元帥徐達，即定了山東諸郡，便率兵向河南進發。不數日來到大梁，真實好個形勢。但見：

中華閫奧，九州島咽喉。虎踞龍蟠，從古來稱爲陸海；負河面洛，到今來人道天中。左盂門，右太行，沃野千里，描得上錦繡乾坤；東成皋，西澠池，平衍膏腴，贊不盡盤紆山水。中間有具茨山、白云山、黃花山、薊門山、王屋山、女兒山、桐柏山、朗陵山、云夢山，簇簇堆堆，隱隱顯顯，都留下仙蹟神蹤；又有那靈巖洞、華陽洞、水簾洞、王母洞、白鹿洞、達摩洞、空同洞、浮戈洞、靈源洞，幽幽窈窈，折折彎彎，無非是罕見奇聞。鍾靈毓美，多少帝，多少主，多少豪傑；建都立國，控齊秦，誇燕趙，俯視荊吳。

唐時有韋蘇州詩說：

夾水蒼茫路向東，東南山豁大河通。

寒樹依微遠天外，夕陽明滅亂流中。

孤村幾歲臨伊岸，一雁初晴下朔風，

爲報洛陽遊宦侶，扁舟不繫與心同。

徐達領兵來到汴梁，與元將平章李景昌相持了二十餘日。那李景昌只是緊閉上城門，日夜提防，不敢出戰。副將軍常遇春向前諫道：「元帥攻山東，一鼓而下。今到此日久，不能拔得一城，倘河南諸郡及元帝遣兵來援，反而不美。我思量洛陽俞勝、商嵩、虎林赤、關保這四個人，號爲胡元智勇之土。可分兵五萬，隨裨將先取洛陽，便攻河南諸郡，則汴梁自不能守。汴梁既得，踞有東西二京，形勢之地，雖有元兵來援，不足懼矣。」徐達大喜，說：「常公此言極妙。」

遂命傅友德、康茂才、楊璟、任亮、耿炳文等，領兵五萬，隨遇春向西進發。是日天晚，兵便到了洛陽。就令在洛陽之北，列陣搦戰。那元將脫因帖木兒，恰同都統俞勝、高嵩、虎林赤、關保四人，率兵五萬，對陣迎敵。那虎林赤生得好條大漢，甚是醜惡難看。你道如何？真個好笑：

黑踢塔一張闊臉，狠粗疏兩道濃眉。尖着雷公嘴，好掛油瓶；彎着鸚鵡鼻，緊連腦髓。兩耳兜風，盡道賣田祖宗；絡腮鬍子，怕看刷帚髭須。睜開了一雙鬼眼，白多黑少，竟是那討命的無常；灑開了兩隻毛拳，肉少筋多，何異那催魂的鬼判。喝一聲，響索索，破鑼落地；走幾步，披離離，毒虺輕移。

他也不打話，竟對了常遇春直殺過來。常遇春心下想道：「天生出這班毛鬼，也敢在世間無禮。」叱吒一聲道：「看箭！」這箭不高不低，正望着咽喉射去，那虎林赤應弦而倒。遇春便招動三軍，左有任亮、耿炳文；右有楊璟、傅友德；後軍又有康茂才，一齊殺奔前來。殺得元兵大敗虧輸，俘獲無算。那脫因帖木兒收了敗兵，徑走陝西去了。遇春入城安撫百姓；那百姓扶老攜幼，說道：「我等陷沒元塵，已經九十餘年，豈想到今朝還能復睹天日！」常遇春令三軍秋毫無犯。百姓歡聲動天。次日下令，着任亮往諭嵩州。那嵩州望風投款。遇春因令傅友德守洛陽，任亮守嵩州。自領兵攻取附近州郡，不題。

且說元朝知明兵攻取中原，乃招擴廓帖木兒爲大元帥，經略山東等處，保守河北。李思齊爲左元帥，張良弼爲右元帥，會陝西八路的兵馬，出潼關恢復河南。又着丞相也速，領兵十萬，捍禦海口，以次恢復山東。那李思齊、張良弼，刻日東出潼關，過了閿鄉、靈寶等縣，徑到陝石山前屯紮。大兵一連佈列數里地面。兩個商議道：「大明將士，頗善衝擊。今此地最爲平坦，可以依着山岸築立排柵。兩旁現有樹木，堅立營寨，教他馳突不得，然後再議迎敵爲是。」

哨馬備將軍務報與徐達。徐達對衆將說：「今在此圍困汴梁，徒耽日月，久無利益。今洛陽、新安、澠池等處，雖見新附，然常將軍攻取穎州未還，倘他們元將仍來收復，佔了形勢之地，於我反爲不利矣。況李景昌苦守汴梁，全望河北、陝西兩處來援，我們不如且棄汴梁，將兵竟去破了李思齊，則汴梁不戰自服。」諸將齊聲讚道：「此論極妙，元帥果是神算。」

徐達便令三軍，即日解圍，向陝西進發。那李景昌在城，不知何故，也不敢來追趕。明兵不數日，已到陝西，與李軍相近。徐達傳令離山二十瑞安營，謹防元軍衝突。三軍各自飽食而進。未及半路，果然元兵大至。李思齊當先出馬，明陣上郭英縱馬迎敵。兩將交戰良久，思齊自己力量不加，轉馬逃回本陣而去。

徐達即着馮勝扎駐大兵，親身便同郭英領了三千人馬，乘勢追殺。馮勝上前，說：「我聞元兵二十餘萬，駐在硤石山邊，元帥止帶三千士卒，倘有不測，何以支應？」徐達不聽，揮兵而行，約有六七里之地，那些元兵俱直登了硤石山。徐達吩咐便也追到山上，不得退步。早見山上木石如雨的打將下來，明兵不能抵擋，被他傷殘的約有二百餘衆。

徐達把眼仔細看了山寨，便令奪路而回。恰聽一聲喊叫，四下伏兵殺將攏來，東有張良臣，西有趙琦，南有張德欽，北有薛穆飛，統了五萬人馬，截住去路。徐達喚令不許交戰，只是奔走，我軍又折了千餘，走得回營。馮勝接着，道：「元帥今日孤軍深入賊營，竟受驚厄。」徐達回說：「此等小事，何憂之有。」急令帳中將奔回將士，重加犒賞，以慰勞力；如有傷殘的，速爲調治。

徐達到晚筵宴，談笑自若。馮勝等見他更不着意，便問：「元帥今日以輕身入虎穴，必有深思，偏稗愚才，敢問其略。」徐達道：「迎鋒對敵，豈能保得士卒不傷。然用兵者，全要按其寨之虛實。吾捨不得千人，何以破李思齊二十萬之衆，故我冒危前去，以探敵情。今見他倚樹立柵，左邊積糧草，右邊出軍卒，於兵法大是不合。若以火攻之，其破必矣。」馮勝等深爲敬服。

次日，徐達向轅門外傳令各營將帥會齊，早入營前聽令。只見營前不緊不慢，打了三通鼓，裏面接應擊了三通云板，吹了三聲畫角，這些將官，芸芸簇簇，整整齊齊，都站立在轅門之外，只等營門開了進來。

徐達聽見外面打了報時鼓，已知衆將齊集，隨將五方旗牌，交付了旗牌官，跟隨着升了中軍寶帳。三聲銃響，鼓樂齊鳴，轅門外東西兩班的將官，魚貫而入，排在階下。五軍提點使，逐名點過，諸將應了本名，都立在兩旁聽令。

徐達傳令吳良、華高二將，統領刀斧手三千，乘夜上硤石山東寨，吹倒樹柵，隨帶火器前進攻打，孫興祖率本部鐵甲軍五百接應；陸仲亨、張興祖二將，統領刀斧手三千，乘夜上硤石山西寨，砍倒樹柵，隨帶火器進內攻打，趙庸率本部鐵甲軍五百接應；周德興、華云龍二將，統領刀斧手三千，上硤石山南寨，砍倒樹柵，帶着火器進內攻打，唐勝宗率本部鐵甲軍五百接應；薛顯、曹良臣二將，統領刀斧手三千，上硤石山砍倒北寨樹柵，帶着火器進內攻打，胡美率本部鐵甲軍五百接應；自領中軍鐵騎五千，張龍爲左翼，郭英爲右翼，直取李思齊中營；馮勝權守兵營；汪信率本部軍校爲遊兵，捕獲逃兵，左右來往報信。分撥已定，各將出營，整備行事，只待夜間進發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五回 攻河北大梁納款

那李思齊見徐達追趕上山，四下裏將木石打將下來。徐達急令退走，又被張良臣等四路伏兵喊殺，殺傷明兵有一千餘人。這思齊不勝之喜，對了張良臣等，誇着大口說：「如此光景，怕中原不復，王業不興？」即日大開筵宴稱賀，自午至夜，那些小兵卒，都也熟睡，東倒西歪。也不見有搖鈴擊柝的，也不見有查夜巡風的。

約近二更光景，明兵銜枚疾走，各聽將令，分行直至硤石山腰。四邊一齊將樹柵砍開，火銃、火炮處處發作，須臾之間，五七處火焰沖天，金鼓大震。元朝的兵，都在睡中驚醒，刀槍器械，俱被黑煙漲滿，那處去尋。只是四散奔潰，被火燒死的，倒有大半。逃得下山，又被路上游兵捕捉投降的，也有七千餘衆。東寨張良臣，正要上馬迎戰，撞着吳良殺到面前，一鎗中着面門而死。那張德欽看見煙塵陡亂，望寨外飛跑，被薛顯大喊一聲，吃了一驚，竟從山坡上直跌下去，撞着周德興，手起刀落，砍做兩段。

趙琦、薛穆飛二人保着李思齊逃走山下，恰好徐達大兵迎住，左翼張龍，右翼郭英、衝殺將來，元將無心戀戰，領着殘兵前往葫蘆灘而去。誰想馮勝在營，哨報明兵大勝，便令拔寨而行，已據葫蘆灘，進取華州，將兵徑向潼關。李思齊料知無可潛身，棄關徑往鳳翔去了。

徐達鳴金收軍，糧草、輜重、衣甲、頭盔、器械、金鼓，所獲不計其數。衆將稱賀，說：「元帥舍小敗成大功，真非諸人所及。」徐達回答道：「列位將軍，以爲李思齊雄心頓輸，於我看來，今日雖勝，他此行必還聚三秦之士，爲右脇之患，不可不防。」因令馮勝、唐勝宗、陸仲亭、曹良臣四將，領兵五萬，鎮守潼關，以擋思齊之兵。自家引了大隊，會齊常遇春兵馬，收取河南之地。馮勝等四將即日領了將令自去。

且說李景昌堅守汴梁，只道李思齊及擴廓帖木兒兩人駐紮太原，前來恢復河南，到如今聞得李思齊二十萬人馬，被徐達殺了不停。又聞擴廓帖木兒駐兵太原，公然不來接應，景昌十分畏懼，連夜引兵棄了汴梁，奔走河北地面。

徐達正商攻城之策，恰有哨子報道：「汴梁黎民扶老攜幼，燒燭焚香，直至營前迎接入城。」徐達喚令納款民人，進營問了來由，便令十數騎官將，入城撫輯。路間湊巧，常遇春也平定了汝南一帶郡縣，撤兵而回，與徐達相見。徐達便寫了表章，差官前到金陵報捷。那官兒兼程而進，得到朝門，正值早朝時候。那個光景，有唐王維詩爲證：

絳績雞中報曉籌，尚衣方進翠云裘。

九天閶闔開宮殿，萬國衣冠拜冕旒。

日色才臨仙掌動，香菸欲傍袞龍浮。

朝罷須裁五色詔，佩聲歸向風池頭。

差官跟隨着一班申奏的使臣，上了表章。太祖看了，喜動顏色，便對李善長及合朝衆臣說：「朕今欲幸河南，肅清北土，激勵將士，共徐元帥謀取燕都，卿等以爲何如？」善長等回奏說：「此乃陛下神明之見，有何不可？」太祖即令新回元帥湯和、李文忠，以及原在朝文臣劉基、宋濂等，整備擇日起行，留李善長等輔佐皇太子保守京師，且吩咐道：「鄧愈、朱亮祖、廖永忠，平定兩廣而回，可令鄧愈領本部兵上暫駐京師，朱亮祖、廖永忠二人，前至濂梁，候旨調用。」善長等叩首受命。

次日，太祖領兵十萬，向北往汴梁進發，不數日駕到陳州郡。守將恰是元朝左君弼。當初左君弼因幫着呂珍與徐達戰於牛渚渡，被朱師追趕，殺奔至廬州。朱師攻逼廬州，君弼棄州而逃。徐達拘了他的母親與妻子來到金陵，太祖知君弼是個豪傑之士，因厚待其家屬，不期君弼降於胡元，元順帝使爲陳州太守。太祖欲其來降，駕發之日，令軍中攜其家屬而行，及至陳州，遣人致書說：

大明皇帝，書付左將軍君弼：曩者朕師與足下爲敵，不意足下竟舍親而之異國，是皆輕信他言，以至於此。今者足下奉異國之命，御彼邊疆，與朕接壤，然得失成敗，自可量也。且朕之國，乃足下父母之國；合肥之城，乃足下邱隴桑梓之鄉，寧不思乎？天下興兵，豪傑並起，寧獨乘時以就功名哉！亦欲保親屬於亂世也。足下以身爲質，而求仕異國，既已失察，且使垂白之母，糟糠之妻，天各一方，朝思暮想．以日爲歲。足下縱不念妻子，何忍於老親哉？富貴可以再圖，親身不可復得。足下若能幡然而來，朕當待以故舊之禮，足下亦於天理人心，無不順也。特修書以表朕意。

君弼得書，猶豫未決。太祖復將他的家屬給還君弼；君弼感泣，出城拜降，說：「下愚迷謬，誤抗天顏。今深荷仁恩，伏乞容宥！」太祖說：「昔雍齒歸劉，岑彭降漢，何嘗念及舊惡。」便封君弼廣西衛指揮僉事。太祖駕入陳州，撫輯百姓。仍留君弼把守，自率師前往汴梁。早有徐達率諸將出城迎接。太祖溫旨慰勞。

恰好陝西哨子報道：「馮勝等殺入陝西，元將薛穆飛、張良弼陣亡，連取華陰、華州一帶地面。」太祖不勝之喜，對諸將說：「華陰等地，是潼關左股。今幸有此，可稍寬兩顧之憂。」便令軍中將金帛百端，白金五十兩，黃金二十兩，資發潼關賞賚馮勝等將。

次日正值孟秋朔日，太祖行駕，駐蹕汴梁，受百官朝駕，即遣徐達、常遇春、張興祖等，率兵攻取河北，並道而進，以克燕京，只留郭子興、王志、陸聚、費聚、黃彬、韓政、蔡遷、吳美八員護駕。徐達等拜受敕旨，當日領了二十萬軍馬，出汴梁，自中欒地方波了黃河，便令薛顧、俞通源前攻衛輝、彰德、廣平等地。薛顯等得令，領兵到了衛輝。守將龍二棄城而走。步將楊義卿，率有兵船八十五隻來降。彰德、廣平、順德及東路臨清、德州、滄州、長蘆，以至直沽，俱望風而附，勢如破竹。明兵徑到直沽海口，前面卻有元丞相也速領兵十萬，水陸結寨，把住海口。

徐達聽了哨馬來報，便拘集海船，先着顧時帶領水兵一萬，疏通一路壩閘，以通船隻。復着常遇春領騎將張興祖、吳良、周德興、薛顯、張龍、汪信、趙庸七員，率兵五萬，由左岸而行。郭英領騎將孫興祖、華云龍、康茂才、金朝興、華高、鄭遇春、梅思祖七員，率兵五萬，由右岸而行。

俞通源領水軍耿炳文、俞通淵、楊璟、吳禎、吳復、阮德六員，率舟師三萬，戰艘二百隻，隨着顧時進發。李文忠率兵三萬，策應左岸。沐英率兵三萬，策應右岸。自同湯和率舟師從水上分岸哨探，以爲遊兵，支應不虞。

只見海口地面，丞相也速將舟師擺開陣勢，專待廝殺。徐達傳令水陸三軍，一齊進戰，以防賊衆，彼此支援。那水師正是元平章俺普達朵兒。左邊岸寨，是知院哈嗽孫；右邊岸寨，是省丞相顏普達。明營軍校得令，便各自準備廝殺，這一場真實希罕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六回 克廣西劍戟輝煌

卻說那三軍水陸鏖戰，彼此相持，在那直沽海口之上，真個好場廝殺，但見：

怒濤漲海，殺氣迷天。岸上旌旗倒映，水中波浪騰翻。浪裏蛟龍，船中金鼓間敲；陸上煙塵，岸邊驊騮奔逐。得志的橫衝直撞，似陸走蛟龍，水奔駿馬；失魂的東逃西竄，像龍游淺水，虎入深林。高高原上鷂兒飛，你猜我，咱忌他，認道是伏兵的號帶；渺渺浪頭魚影躍，此耽驚，彼受怕，都恐是策應的艋船。初時綠水黃沙，忽變做骨堆血海；正是青天白日，倏然間風慘云愁。

這三處正殺得熱鬧，尚未曾見得輸贏，誰想一聲炮響，後面翻江攪海的殺將來，恰是左翼朱亮祖、右翼廖永忠，各駕小船一百號，飛前奔殺救應。原來朱、廖兩將，前領敕旨，幫着鄧愈等徵攻兩廣。他二人宣力進兵，取了兩廣梧州，恰遇着顏帖木兒、張翔募兵，與明兵迎戰，亮祖設奇應敵，他便率軍千餘人前走鬱林。亮祖隨領兵追至鬱林，斬了張翔，餘衆降服。因而潯州、貴州、容州等處以次來附。亮祖遂出府江，克平樂，又進克了橫州，兵到南寧、土浪。屯四千戶何真，聞風降順。亮祖即令何真把守南寧。恰好元平章呵思蘭駐紮賓州等地，亮祖令指揮耿天璧追至賓州，勢不能支，也率所部詣軍門拜降。亮祖便同廖永忠等共收銀印三顆，銅印三十七顆，金牌五面，廣西悉平。

且聞鄧愈統兵，亦克隨州、信陽、舞陽、羅山、葉縣等處，因此朱亮祖、廖永忠二將先回，來至汴梁，朝見拜覆。太祖大喜，賞賚封爵有差。就於本日傳令二將，星馳分兵策應北伐諸將。二人兼程而進，徑至直沽海口。

只見殺氣橫空，煙塵蓋野，便喊殺進來。那水師俺普達朵兒轉着船頭迎敵，正好撞着亮祖的小船，從上風頭溜來。亮祖趁勢一跳，竟跳在俺普達朵兒的船上，大喊一聲，把俺普達朵兒砍做兩段。那把艄的好員狠將，彎着弓射將過來。那亮祖左手持刀，右手輕輕的把來箭搶在手內，叫聲道：「你要怎的！」飛一般跑入後艄，把那員狠將緊緊抱了，道：「下去！」竟丟在水中去了。

衆水軍見殺了頭腦兒，齊齊拜倒在船，都願歸附。廖永忠因與亮祖議道：「你們便舍舟登陸，分兵殺上岸去如何？」亮祖道：「極是好！」招動水軍，兩邊各上了岸，一直徑去劫他老營，焰焰的放起火來。

那元軍望見營中火起，急忙各自逃回。哈嗽孫恰被吳良一劍斬折了左臂，翻身落馬，汪信趕上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那俺普達領着敗兵而逃。郭英勒馬追及百步之內，背後一箭，直透心窩，衆軍亂砍做十數段。丞相也速領了殘兵，奪路各自逃生，徑往遼東去了。俘有將校二百六十三人，水、陸散兵四萬七千餘衆，輜重器械三百五十六車，糧二萬八千六百餘石，馬三萬九千六百餘匹，船七百四十三隻，牛、羊之類，不計其數。

徐達傳令諸軍，陸續俱到濟寧會齊。各營拔寨起行，未及兩日，俱到中軍帳參見。徐達對朱亮祖、廖永忠道：「今日之捷，二位將軍爲最。且二位新平百粵而旋，未及解衣，復星馳而來，又是勞精費力，所到成功；功莫大焉，勤莫殷焉，真是難得！」朱亮祖與廖永忠謙讓不勝。

當晚筵席間，徐達出問廣西形勝。朱亮祖應聲而起，說道：「這個廣西，上應軫翼之星，古爲荊州之域，爲府十一，爲州有八，爲長官司有二；襟有嶺，控南越，襟山帶江，西南都會。唐叫建陵，宋叫靜江，這是那桂林府。山水清曠，居嶺嶠之表，漢屬鬱林，晉叫象郡，唐叫龍城，這是那柳州府。江山峻險，爲嶺南要地，在漢名交趾、日南，在唐叫粵州、龍水，這是那慶遠府。山極清，水極秀，爲嶺表之咽喉，漢屬蒼梧，吳名始安，唐爲昭州，周爲百粵，這是那平樂府。地總百粵，山連五嶺，湖湘之襟帶，水陸之要衝，漢叫交州，宋叫梧鎮，這是那梧州府。山水奇秀，勢若游龍，梁叫桂平，唐叫潯江，這是那潯州府。

「內制廣源，外控交趾，南瀕海徼，西接溪崗，唐叫扈州，宋叫永寧，這是那南寧府。峻嶺、長江，接壤交趾，漢叫麗江，唐爲羈縻州，宋立五兩寨，這是那太平府。石山峻立，江水瀠洄，唐置上石，宋置下石，這是那思明府。山雄水繞，勢立形奇，這是那恩恩軍民府。峯高嶺峻，環帶左右，這是那鎮安府。若夫山明水秀，地僻林深，漢屬交趾，今叫泗城，則州之最首者也。山高水深，爲利州之勝；山環水帶，是爲奉議州之勝。龍蟋虎踞，嶺絕峯高，這是向武州。山嵬江險，威生不測，這是都康州。控南交爲極邊之地，則爲龍州。山林環秀，回顧有情，則爲江州。諸峯簇秀，二水交流，則爲思陵州。累峯據前，峻嶺峙後，那是上林長官司。羣峯聳峙，澗水環流，那是安降長官司。」

諸將把酒在手，盡皆稱獎，說：「朱平章真可謂指顧山川，盡在掌上，敬服！敬服！」徐達又問：「何真以嶺表地方投降，今主上何以待之，不知當初何真何以據有此地？廖將軍必悉知底裏。」永忠對說：「他是廣州東莞人，英偉好書史，學劍術，出仕於元，後以嶺海騷動，棄官保障鄉里。卻有邑人王成構亂，他糾集義兵，共除亂首。誰想王成築寨自衛，堅不可破，何真立榜於市。說：『有人縛得王成者，賞給黃金十斤。』

「不料，王成有奴縛之而出。何真大笑，對王成說：『公奈何養虎爲害，此正自作之孽，天假手於奴耳。』便照數以金賞他，一面令人置湯鑊，駕於車輪之上，令將王成之奴，於鑊中烹之，使數人鳴鼓推車，號於衆說：『四境之內，無如奴縛主，以罹此刑也。』由是人人畏服，遂有嶺南。一方之民，果蒙保障。聞明師至潮州，何真上了印章，即籍所部郡縣戶口、兵馬、錢糧，奉冊歸附。主上特賜褒嘉，命其乘船入朝，宴賞甚厚。」說話之間，不覺軍中漏下二鼓，諸軍各回營安歇。次日，徐達備將軍情，差官到汴梁申奏，不題。

且說元順帝自從受了太尉哈麻女樂，宮中日夜歡娛，又有妹婿禿魯帖木兒等，攛哄做造魔天之舞，雕龍之船，晏安失德，四方戰爭的事，俱不奏聞。便略有些聲響，都被這些好人遮糊過去，順帝也不留心。

忽一夜間，順帝在宮中甚是睡不安穩，朦朧之中，見有一個大豬徘徊都中，徑入宮內，把身子直撲過來。順帝連忙逃走，躲在一個沙塵煙障去處。驚醒了，甚是憂悶，披衣而起。待得天明，正將視朝，忽有兩隻狐狸，黑齪齪的毛片，披披離離，若啼若哭，從內宮內殿，直跑上金交椅邊，咬了順帝的袍服。拖扯出去的一般。順帝如癡如醉，沒個理會。兩邊宮娥、內監，看了急來救應，那兩個狐狸，望外邊直走，頃間，更不知那裏去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瀠洄（ㄧㄥˊ ㄏㄨㄟˊ）：水流回旋環繞的樣子。

2山嵬（ㄨㄟˊ）：嵬，高而不平的樣子。山嵬，山勢高低起伏的樣子。

# 第六十七回 元宮中狐狸自獻

且說胡元滿朝臣子，且不行君臣之禮，只去尋捉狐狸，那知道兩個孽畜，一陣煙便不知那裏去了。倏忽間轉出一個官來，奏道：「臣司天使者，前日癸酉，都城中紅氣佈滿，空中如火照人，自寅至巳，此氣方息，如此二日。昨者乙亥，又見黑氣瀰漫，十步之內，昏不見人，亦自辰至巳方消。佔及天文，似主不吉。今夜又聞清夢不寧，朝來又有二狐啼哭，伏乞陛下修省，以正天變。且又聞得大明之兵，已至濟寧，此去甚近。倘或不備，都城恐難堅守。」

元帝聽了，驚得魂不附體，因對衆將說：「前者脫脫爲丞相，但有四方邊警，他便在孤家面前百計商量，調兵征剿。近來聞得他已沒了，此處更不見一人說及征戰之事。今聞大明攻取中原，已詔諭擴廓帖木兒掛帥，經略山東，據保河北。李思齊爲左帥，張良弼爲右帥，會陝西八路之兵，出潼關轉河南。丞相也速領兵十萬御海口復山東。何以諸處不聞一些信耗，反又說大明兵至濟寧。衆卿有何妙計，爲朕分憂？」只見諸臣面面相視，不能對答。元帝長嘆一聲，悶悶排駕回宮。

且說徐達令諸將會集濟寧，一面差官到汴梁申奏軍情，一面與衆將定取燕都之計。仍令朱亮祖同廖永忠集水寨俞通源等八將，選戰船六百隻，分爲東西兩路，進攻閘河。前番分班進徵的陸兵，俱合大部聽遣。又撥郭英領兵三萬爲先鋒，吳復、周德興、薛顯、張興祖率兵一萬爲左翼。華云龍、孫興祖、康茂才、華高，率兵一萬爲右翼。常遇春、李文忠領鐵甲兵五千，爲右軍接應。湯和、沐英領鐵甲兵五千爲左軍接應。徐達自己督領張龍、汪信、趙庸、金朝興、鄭遇春、梅思祖壓陣而行。分撥已定。此時正是夏去秋來，一向苦於無水，一應船隻，膠不可動。

朱亮祖行了火牌令濟寧知府方克勤，火速派撥民兵一萬，自己亦令舟師一萬，星夜開浚。民與兵各分東西，量定丈數疏通，稍自遲延，依軍法處斬。克勤看了火牌，欲待開浚，苦於勞民；欲待不開，苦於違法。正在十分煩惱，那兒子叫方孝儒上前對父親說：「軍令開浚，豈宜有違？但非民力之所能爲。我聞聖天子行事，自有神助。父親還當虔誠禱告於天，早賜甘霖，以濟行兵，以蘇民苦，庶幾有濟，亦未可定。」

克勤聽了兒子的話，也不差派民工開浚，只在府城中心，青衣素帶，率了耆老百姓，連日哀告天地，拜了二日。亮祖的水軍，依令疏通東邊，開有二十餘里，更不見方知府差一個人兒浚掘，亮祖也不知克勤如此情由，一時着惱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是元帥軍令，約着水、陸兼程而行，那方知府何故敢於怠緩。即刻提他書史各于軍前捆打三十大棍，押解下來，火速撥民疏浚。」

且說天有感應，夜來大雨如注。將及黎明，水深六七尺。舟師奮力而進。遂克了河西，竟去灣頭上岸。恰好郭先鋒人馬也抵通州。只見大霧迷江，數步之間，不見人面。

郭英大喜，便對水師廖永忠、朱亮祖等十將說：「如今大霧迷江，不若乘此機會，公等十人，分着東、西，各帶兵五千埋伏道側，我自領兵前進。只聽連珠炮響，公等張兩翼而出。」永忠等依計而行。郭英直至城下罵陣。拒守的正是元將五十八國公，從來號爲萬夫不當之勇。每常聞說大明將校智勇，他只狠狠的對人說道：「只是不曾逢着敵手，天下那有常勝的。可恨我不曾與他們對手。」如今把守通州。他便磨拳擦掌，說道：「決不許朱兵駐足三十里之內。」

誰想大霧瀰漫，直至朱軍攻城，方纔知覺，就同知院卜顏帖木兒率敢死士一萬，開城迎敵。郭英對敵多時，一來自覺力不能支；二來原欲詐敗誘他追趕着，即便把馬緊加一鞭，奪路而走。那五十八招動元兵，拚命的趕着。約將廿裏之地，郭英把號帶一招，從軍便點起了連珠炮。轟天的振響。早有廖永忠、吳禎、吳復、阮德、楊璟領着精兵從左邊殺來。朱亮祖、俞通源、俞通淵、耿炳文、顧時領着精兵從右邊殺來，把元兵截做兩處。楊璟一箭射去，那卜顏帖木兒應弦而倒。

朱兵橫來直去，斬首七千餘級。五十八見勢不好，不敢進城，被亮祖、炳文兩將活捉過來，斬於馬下。將至三更，乘勢克了通州，捉了元宗室孛羅、梁王等十人。徐達大兵也到，遂令城外安營。次日進取燕京，不題。

且說元帝聞知兵到，因命丞相慶童把守宏文門，中丞滿川把守建德門，伯顏不花守安慶門，樸賽因不花守順承門，大御署令趙弘毅守齊化門，待制王殷士守西寧門，樞密院黑廝宦守厚成門，左丞相失烈門守振武門，右丞相張康伯守天泰門。都總管郭允中率雄兵十萬，在城外十里駐紮，防禦朱兵近城攻打。左丞相於敬可率遊兵五萬，近城五里外策應。淮王帖木兒不花領鐵甲兵十萬，在城上爲遊兵，相機禦敵，日夜戒嚴固守。

恰有探子報說：「大明兵已駐通州，不日即至大都。」順帝甚是憂煩。羣臣都說：「陛下且請寬心。倘或近逼都城，城中糧草，已有十數萬之積，還可堅壁而守。山、陝之間，必有勤王之師，前來救應。」順帝道：「到那地位，恐已遲了──」

正說間，但聞殺氣動地，金鼓振天。順帝帶領羣臣，上城細看：只見郭英當先，左邊吳良等四個翼着；右邊華云龍等四個翼着，其後又有廖永忠、朱亮祖等十員大將，緊緊接應。未有五里，誰是茫茫蕩蕩，耀日的是刀槍，飄揚的是旗幟，漫天蓋地而來，那裏算得出若干軍馬。

順帝捶胸頓足，只是叫苦。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兩陣對圓。一邊郭允中，一邊郭英，兩馬相交，戰上二十餘合。一個兒手高；一個兒眼快，一箭射來，恰中郭英冠上的紅纓，噹的一聲響。郭英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元將也有這般伎倆。」趁他彎弓未放，將畫戟一轉，正中在允中左肋之上，騰空跌將下來，被亂軍踏做泥醬，便招動後軍，直砍過來。

左丞相於敬可急令精兵策應，左邊周德興正好迎着。兩邊張翼向前，把於敬可圍在覈心，更無出路。華高向前一刀砍死。這五萬兵，當不得個砍瓜切菜，且戰且進，直抵燕都城下。順帝驚得木呆，做不得聲。早有九門拒守將官，各將那火箭、石炮飛一般打將下來。郭英傳令三軍，且待後面大隊人馬齊到，另行攻取之計。

頃間，徐達統率後軍，到城下安營，便着哨子在城外繞轉了一遍，看城中無甚動靜，因同湯和、沐英、常遇春、李文忠四人，率領鐵騎一千，自自在在，往城外逐步而行。看了形勢，復到營中，對衆將說：「這等高城深池，若僅平平的照常攻打，他恃着積蓄，倉卒難破。我意當趁此大勝之勢，盛兵而前，使敵人心寒膽落；否則彼將老我之師，且外邊必有相救之兵，那時反難料理。不如連夜乘勢行事爲妙。」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八回 燕京破順帝出亡

卻說徐達細看了城池，回到營中，對衆將說：「只宜乘勢攻打纔是。」即下令：安慶門，吳良、張龍領兵一萬攻打；振武門，華云龍、趙庸領兵一萬攻打；西寧門，康茂才、梅思祖領兵一萬攻打；順承門，朱亮祖、華高領兵一萬攻打；天泰門，耿炳文、張興祖領兵一萬攻打；宏文門，薛顯、吳禎領兵一萬攻打；齊化門，俞通源、周朝興領兵一萬攻打；建德門，廖永忠、孫興祖領兵一萬攻打；厚成門，俞通淵、周德興領兵一萬攻打。

再令沐英帶遊兵一萬，在西城策應；李文忠帶遊兵一萬，在南城策應；常遇春帶遊兵一萬，在東城策應；湯和帶遊兵一萬，在北城策應，截斷外邊來救軍馬。吳禎、楊璟、郭英、顧時分率鐵騎四萬，隨處相機佈設云梯，樹築高臺，與城一般相似，施放火器，使元兵城上站立不住。

自領大隊壓陣。鄭遇春、阮德分爲左右二哨，各帶兵三千巡邏。調遣已定，諸將即刻分隊行事，都令各帶防牌、神槍手攀城而上。外邊的或是云梯，或是高臺，不住的將噴筒、鳥嘴、火銃、火箭俱打將進去。順帝看見知難固守，便集三宮后妃、太子、太孫、駕着飛輦，點勇敢拚死的軍士約有二萬人，三更之際，潛夜開了建德門，殺條血路而走。衆將死留不得。

殆及天明，淮王帖本兒不花，被郭英火炮打死。中丞滿川把守厚成門，正在敵樓邊橫槍出視，俞通淵看定一箭，正中咽喉而死。丞相慶重，聞知順帝脫逃，正不勝悲哭，薛顯飛刀砍來，把頭劈做兩塊。安慶城樓，被吳良火箭射來，左角上焰焰火着。那伯顏不花，急令軍卒打滅火焰，早被吳良、張龍派統卒，踰城直上。那伯顏不花撞着張龍，一槍仆於地下，取了首級。

耿炳文同着張興祖，攻打天泰門，那張康伯十分兇勇，朱兵上前不得。耿炳文斬袍而誓，說：「不殺張康伯，俱各自願就死。」衆軍冒矢石先登，城上長槍亂殺下來，炳文乘勢扭着長槍，從空一躍而上，殺倒了守跺子的統卒十有餘人，叫聲道：「好了！」諸軍相繼登城。張康伯捨命來戰，恰被死屍絆倒，耿炳文向前結果了性命。

黑廝宦把守建德門，誰想被廖永忠等領強兵一時撥掘，竟攻破了一角，三軍躡級前行，黑廝宦知事不濟，服鴆毒以死。王殷士在西寧城上，窺探朱兵，恰巧楊璟駕着飛天炮，直打過來，把頭頂打得粉碎。華云龍、趙庸二將發憤來攻振武門，恰好顧時築起高臺，便率衆登臺對殺，失烈門忽中流矢，平空的跌出城外來，被我軍亂刀砍死。

樸賽因不花領羸卒數千，把守順承門，預知必不能守，因對趙弘毅說：「國事如此，有死而已。」忽報元帝已走，正要自盡，被朱亮祖捉住，終不肯屈，復送軍前殺了。趙弘毅看四下軍兵撩亂，即下城與妻解氏及兒子趙恭與孫女官奴共人中堂，穿了公服，北面拜罷，一家懸樑自縊。在城軍將，俱開了城門，四邊策應人馬，一齊殺入。

徐達即令軍士，不許擾害良民，擅離隊伍。因是燕京人民安堵。徐達便入元宮，檢有玉印二顆，承宗玉印一顆，就封了府庫，鎖了宮門，財帛、婦女，一無所取。即差官持表到汴梁奏捷，說道：「洪武元年，歲次戊申，秋八月二十庚午，平定了燕京。」

太祖看了表章大喜，馳官賞賚封爵有差，改大都爲北平府。即令都督馮勝移鎮汴梁。都統孫興祖領燕山、驍騎、虎賁、永清、龍驤、豹韜六衛的兵鎮守居庸關，以御北平。原守潼關總督指揮曹良臣移鎮通州，以御遼東。取李文忠回汴梁，帶領錦衣刀手羽林等軍，護駕南還金陵。原任常遇春、湯和、沐英、朱亮祖、郭英、吳良、廖永忠、俞通源、俞通淵、耿炳文、吳禎、吳復、楊璟、阮德、顧時、華云龍、華高、康茂才、周德興、薛顯、張興祖、張龍、趙庸、汪信、金朝興、梅思祖、鄭遇春二十七員，又新撤回傅友德、並汴梁護駕郭子興等人員，共三十六員大將，俱隨大元帥徐達攻取河北諸郡。

徐達拜受明旨，即日統兵二十萬前行。所過涿州、定興、保定、定州、易州、中山、河間等郡，不戰而附。直至真定府，守將正是洛陽的逃賊俞勝。徐達傳令常遇春、朱亮祖入營，附耳說了兩句話，二將得令前去。因使趙庸、王志、韓政、黃彬各率精兵三千搦戰。俞勝料來孤城難守，竟領兵西出小北門而去。未及數里，早有遇春在東邊，亮祖在西邊，截住去路。常遇春挺槍直入陣去，活捉了俞勝到營。原來徐達諒他必走太原府，與擴廓帖木兒會兵，以圖後舉，故先着兩將截路，果然不出神機。軍前把俞勝斬首，揭之竿頭，一路號令去訖。次日便進攻山西。

且說駕返金陵，所過地方，備細訪問民間的利病，做官的賢愚。忽見江左途中，有個孩兒充作驛卒，太祖召問：「何以充此，今年幾歲？」那孩兒奏道：「今年七歲，爲父親雖死，名尚未除，因而代役。」太祖當出一對道：「七歲孩兒當馬驛。」孩兒應聲道：「萬年天子坐龍廷。」龍顏大喜，即令蠲恤。那孩兒謝恩而去。

未及半里，遠望一簇人，抬着香燭，後面託着一個盒盤隨着。太祖因也召問。只見盒盤中盛着一個殺死的小孩子。太祖驚說：「你們是何人，將此死兒何干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輩都是江伯兒的親戚。這個江伯兒母病之時，割下自己脇肉煎湯，來救母親，未及痊好，他便懸禱於泰山神前，告訴母好之日，殺子以祭。如今他的母親病果脫體，他便殺這三歲的孩兒，爲母親還願。小人們見他孝心感應，故也隨他到廟燒香。」太祖聽了喝罵道：「父子是天倫極重的至情，古禮原爲長子服三年之服。今忍殺其子，絕倫滅禮，慘毒莫此爲甚，還認是孝子！」發令刑官把伯兒重杖一百，着南海充軍。這些親戚忍心不救，各杖三十。因命禮部今後旌表孝行，須合於情理者，不許有逆理亂行。

發放伯兒等纔去，只見兩個使臣，及一個百姓，帶一個女兒，到駕前跪說：「臣江西蘄州知州差來進竹簟的；臣浙江金華府知府，差來進香米的。」太祖笑對中書省官說：「方物之貢，古亦有之。但收了竹簟，天下必爭進奇異之物。朕聞所貢香米，俱於民間揀擇圓淨的，盛着黃絹囊中，封護而進，真是以口腹勞民！今後竹簟永不許獻；朕用米粒，也同秋糧一體，納在官倉，不必另貢。」使臣領旨自去。又問這百姓領此女子來見何故？那人奏道：「此女年未及笄，頗諳詩律，特進宮中使用。」太祖怒道：「我取天下，豈以女色爲心耶？可即選佳婿配之。你做父親，不令練習女工，反事末務！」發刑官杖六十而去。途中許多光景，不能盡說。來至金陵，太子率百官出郊迎接。次日設朝，不題。

那元帝自領親屬，逃脫燕京，退居應昌府，乃下勤王之詔。以擴廓帖木兒爲大元帥，督山西十八州及云中會寧之兵，攻取大都，恢復中原。他便集兵三十萬，出雁門關，取保定路，來攻居庸。徐達進攻山西，出了滹沱河，令前軍抄取近路，直抵澤州城外，便命安營搦戰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九回 豁鼻馬裏應外合

卻說大明兵到澤州搦戰，那守將就是原任山東勸擴廓帖木兒奔走山西的平章竹貞，率兵五萬，由東門對陣。徐達見了竹貞，說道：「竹平章，今日之勢，元室不振可知，公何不順天而行？我主仁聖，亦不輕待。」竹貞應道：「南北中分，從古自定。今與元帥講和，我大元守陝西、山右、云中、應昌等處；大明守江、浙、閩、廣、中原、河北、燕京等處，兩相和好何如？」

徐達答說：「中原本人倫之地，被汝等混亂百年。今日我主，應天挺生，不數年間，滅漢殲吳，擒國珍，執友定，四海咸歸，寧容講和乎？」即令揮兵合戰。元兵久未操練，未及交鋒，奔潰而走。竹貞便棄了澤州。徐達進城，出了安民的榜文，便與衆將定取山西之策。衆將說：「今擴廓帖木兒進攻居庸，深恐北平難保，我兵宜先救心腹之憂，後除手足之患。」徐達說：「不然。彼率師遠出，其勢實孤，孫都督總六衛之師，自足捍禦。我等正宜乘其不備，直抵太原，傾彼巢穴。則彼進不利，退無所棲，此兵書所謂：『推穴搗虛之法』也。」諸將稱善。遂率兵前進。

太原守城的恰是統都賀宗哲，不敢出戰，遣人星夜上居庸關求救。擴廓帖木兒得知信息，即統元兵來迎。徐達便令傅友德、朱亮祖、郭英、薛顯領兵二千，分左右探聽虛實。四將分做四路前往，見元兵隊伍不整，旗號披離，因各回營報說：「元兵雖多而不嚴，雖銳而無備。我們步卒未至，然騎兵已集，不若乘夜劫營，賊衆一亂，主將可縛也。」徐達說：「我正有此意。」只見擴廓步將豁鼻馬使人求見。

徐達令門上放他進來。那人向前稟說：「左部將豁鼻馬，特着小人納降，且爲內應。」徐達細問了端的，因着郭英、傅友德領鐵騎一千，依照元兵裝扮隨着使人，混入元營，半夜舉火爲號。

即令：朱亮祖帶部兵一萬，埋伏正南方，顧時、阮德爲左右翼；康茂才率部兵一萬，埋伏東北方，趙庸、汪信爲左右翼；常遇春率部兵一萬，埋伏西南方，張龍、陸聚爲左右翼；湯和率部兵一萬，埋伏正東方，胡美、蔡遷爲左右翼；楊璟率部兵一萬，埋伏正西方，費聚、黃彬爲左右翼；華云龍率部兵一萬，埋伏西北方，韓政、王志爲左右翼；張興祖率部兵一萬，埋伏東南方，梅思祖、鄭遇春爲左右翼；俞通源率部兵一萬，埋伏正北方，周德興、金朝興爲左右翼；自同沐英、吳禎等八將，統領大軍，在後截殺。專候營中火起爲號，衆將得令而行。

那郭英、傅友德領兵隨了來使，混入元營。約至三更時分，郭英吹了一聲觱篥，朱軍將火器四下裏一齊舉放。頃刻間營中火焰沖天，喊聲動地，八面埋伏兵在外，也同聲而起。元兵大亂。擴廓帖木兒方燃燭獨坐帳中，聽得衆軍擾亂，急急披甲而出，看見兇險勢頭，馬也不及備鞍，腳也不及着靴，與十八個騎兵，衝陣向北而逃。元兵死者大半。豁鼻馬率餘衆來降。計得六萬六千七百餘人，馬亦如數；刀、槍、劍、杖、牛、羊、輜重，不可勝計。

此時天已大明，徐達即令前軍直逼太原城下安營，城中早有王保保領兵出陣相拒。常遇春當先迎敵，華高、吳復、沐英、廖永忠、吳禎等，相繼接應。他也勢大不怯。惟是郭英同着朱亮祖二十餘騎，望平原高阜之處，縱馬而行。在那裏立定，看了半晌，方纔回營。王保保也高叫道：「日已將晡，各自收兵，明日再戰何如？」保保領兵回營自去。

我們衆將，俱到大營，議道：「王保保這廝，名不虛傳。」徐達道：「我兵連夜攻打，精神固是睏倦的。且到明日，再做計較。」恰有郭英、朱亮祖上前，說：「我二人方纔登高細望，敵營終是散漫。不如乘夜劫他的寨，是爲上着。」徐達說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便令耿炳文、廖永忠、吳良、郭子興四將，各帶鐵騎五千，近城埋伏，看見元兵追趕我軍，賺開城門；吳禎、吳復、薛顯、華高四將，各帶本部人馬，埋伏十里之外，以備我軍移營時元兵趕來的救應；朱亮祖、傅友德、常遇春、郭英、俞通海、康茂才、梅思祖、顧時八將，帶領二萬人馬，分爲四處，近伏元營，若見他領兵追趕，即殺入他老營，四下放火燒他營寨；自率大隊人馬，乘此月光，急急退走，誘他追殺。

軍令一下，明兵紛紛逐逐，鴉飛鵲亂的移營。恰有哨馬報與王保保知道。那保保笑道：「我今日力敵十將，故知朱兵退怯，不如乘此追擊。」便令鐵騎三萬，隨着自己趕殺；其餘大隊，俱聽大將貊高約束，守着本營，不得亂動。吩咐已罷，便跨上了馬。如云如電的殺來。

朱軍只是倒戈而走。約及十里境界，黑林之中、兩邊殺出四員將軍。正中薛顯、華高、吳禎、吳復帶領伏兵迎敵。大隊人馬，因而都勒轉馬頭，裹住元兵，廝殺不放。朱亮祖等八將，看見保保領兵追殺我軍，約有十里之遙，一聲炮響，四下伏兵俱殺入老營中來。貂高挺刀來戰，被傅友德一箭射中左臂，朱亮祖趕上一刀砍死。其餘殺得屍橫血濺，投降的約有三萬餘衆。

日間密扎扎了多少營壘，到夜來光蕩蕩一般白地。耿炳文、廖永忠、郭子興、吳良，黑暗裏帶了人馬，徑到城邊，叫道：「快開門！快開門！」鎮守的軍士，只道王保保回來，連忙放人。誰知恰是大明兵卒。

賀知哲坐在官衙，着人探聽，朱兵早已殺到衙前。他便往後堂尋條小路，逃脫六盤山去了。可憐這王保保被我兵圍殺了一夜，三萬鐵騎，剩無十分之一。將至黎明，四下裏叫道：「元帥將令，着各將暫且收軍，聽王保保自去。」王保保衝開血路，竟向舊寨而走，誰知成了一塊白地。縱馬來到城邊，城上耀日迎風，都是大明旗幟。悶着一口氣，只得往定西而逃。

徐達鳴金收軍，但不見了朱亮祖、薛顯兩員大將，便令哨卒四下探望。半日之間，更沒一毫影響，因喚各軍之中，查原隨朱、薛兩部兵卒，這些人也都在那裏找尋。漸漸天色晚了，徐達垂着雙淚，對衆說：「朱平章、薛參使，勇智俱奇，若是被元兵殺了，也須有個駭骨；若是追殺元兵，也須帶本部軍兵。如此一日，查無下落，何以爲情，日後又何以回覆聖主！」

此時正是臘盡春初，當晚飄飄的下了一夜大雪，越覺悽慘，越覺更長。猛想着武當山有個煉真的道人，髭髯如戟，不論寒暑，止衣一件衲衣，或處窮寂；或遊市井。人問他吉凶，無不靈驗，號叫張三丰，又自號爲邋遢張。人如有齋供他。或升或鬥，無不立盡；若沒人供養他，半月一月，週年半載，也只如常。登山步嶺，其行如飛。隆冬臥倒雪中，也只齁齁的睡。近聞得棲於五臺山上，此處離彼不遠，急喚請湯和、傅友德、華高、郭英四位，領馬軍五千，火速請來，叩問前事。比時軍中漏下，纔是一更時分。他們一來是軍令，一來念及同胞最好，便騎馬冒雪而行。抬頭一望，正好一派五臺景色。只見：

左帶大河，右連恆嶽。五峯高出於云漢，清涼迥異於塵寰。月色橫空，疏淡的是半山松影；雪風飄漾，氤氳的是一陣梅香。初時天連山，山連雪，灑灑揚揚，還認得有雁門關、石樓山、中條山、太行山、姑射山、賀蘭山，都像玉攢銀砌；後來月滿山，山滿雪，層層密密，縱然有玉華峯、盤秀峯、砥柱峯、過雁峯、五老峯、桃花峯，更無凸凹嶔崎。徵雁嘹嚦斷人腸，封不定禪心枯寂；孤鶴翩躚驚客夢，拋不開佛子淒涼。向來說：文殊舍利，在上修行，誰知那，道骨仙風，從中磨鍊。

孟浩然題禪房詩道：

義公習禪寂，結宇依空林。

戶外一峯秀，階前衆壑深。

夕陽連雨足，空翠落庭陰。

看取蓮花淨，方知不染心。

四將一路歎賞不已，不覺早到了五臺山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1觱篥（ㄅㄧˋ ㄌㄧˋ）：羌人軍中吹奏的樂器。以竹爲管，以蘆爲首，全長七寸，狀似胡笳而九孔，其聲甚悲。或稱爲悲慄、悲篥、悲慄、篳篥、觱慄、笳管。

2晡（ㄅㄨ）：申時。約當午後三時至五時。一般泛指下午或黃昏。通餔。廣韻˙平聲˙模韻：晡，申時。漢˙馬弟伯˙封禪儀記：早食上，晡後到天門。五代史平話˙晉史˙卷下：高行周跳馬出戰，自午至晡，彼此各有勝敗。

3齁齁（ㄏㄡ）：熟睡時的鼻息聲。三國演義˙第六十八回：獄卒着力痛打，看左慈時，卻齁齁熟睡，全無痛楚。西遊記˙第二十八回：豈知走路辛苦的人，丟倒頭，只管齁齁睡起。亦作蘧蘧（ㄑㄩˊ）。

# 第七十回 追元兵直出咸陽

四將乘夜冒雪而行。天色將明，已到五臺山下。正要上山求見張三丰，恰有一個小童在門外掃雪，便對湯和說：「四位將軍，莫不是大明徐元帥差來，謁見三豐師父的麼？」湯和聽了這話，便道：「你師父真好靈異，原何得知我們到此？我四人正是來見三豐師父的，煩你指引。」這童子道：「我們師父昨日早間，在庵中與天目使者周顛、鐵冠道人張景華、不壞天童張金箔三人，輪流對奕飲酒，杯中忽見火光兩道，直衝西北，便對他三位說：『今日大明之兵，以火攻取太原了，我們四人即可跨鶴下山，乘勢引着朱亮祖、薛顯追趕元兵，涉歷了潞州、汾州、崞州、忻州、朔州、代州、嵐州，使這些地面望風而降，庶幾三府十八州，都屬大明，以成一統之業；且救了多少生靈如何？』

「他三人應聲道：『好。』我師父跨鶴將行，吩咐我說：『明日黎明時候，有四位將軍，冒雪來此尋我，你可直以此言回覆，說我保護了朱、薛兩將軍，隨到揚州瓊花觀看花，叫他們旋師之日，到瓊花觀中，便知分曉。此書一封，可付與湯、郭、傅、華四公開看。又有書一封，即煩四公帶去，付與常遇春將軍收拆。』這書都在這裏。」

四人聽了消息，便知朱、薛二將軍的事情，便帶笑拆開前書來看。只見上面寫詩一首，道：

瓊枝玉樹屬仙家，未識人間有此花。

清致不沾凡雨露，高標猶帶古煙霞。

歷年既久何曾老，舉世無雙莫漫誇。

便欲載迴天上去，擬從博望借靈槎。

右詠揚州瓊花觀一律，請致湯、郭、傅、華四位將軍麾下。

四人看罷，也不知其中之意，便將香燭禮儀，送在童子面前，說：「此是徐元帥的下情。今日不見師父道範，敬留此山，以表微忱。」那童子對四將收了，因請上山清齋供養。四將說：「軍情重大，不敢遲延。」即刻辭了童子，跨馬緊緊的走着。一路上雪霧天晴，風和日朗，處處是堪描堪畫的人世蓬萊，種種是難說難窮的幽奇景緻。未及下午，已到營中，恰值常遇春也在座。四人將前事備細說了一遍。徐達說：「既如此，朱、薛兩將軍必有下落了。」四人又將書一封，遞與常遇春說：「此書是張三丰送與將軍開拆的。」常遇春急急開來看時，也是四句詩：

一世多英武，胸中虎豹藏。

先於和裏貴，後向柳中亡。

常遇春見了驚得呆了半晌，因向衆位說：「這詩是當初老母生下不才之時，方纔三日，忽有一位老人，走到堂前說道：『你家新生令郎，大有好處，我有小詩一首，是他終身讖兆，你可收而留之。』言罷，便不見了老者。後來不才長大，老母就將此詩，置在錦囊之中，付我收留。不才承命外出，也帶之而行。今看此詩字跡，與前詩字跡毫無兩樣，因此心下驚奇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在左手佩帶中，取出紫囊內的詩來看，果然無差。衆人也都驚訝。

恰好營前報道：「朱、薛兩將軍到來。」徐達連忙出帳接道：「兩位將軍那裏去來？我等在營中，尋覓不見，十分焦躁。」朱亮祖、薛顯便說：「我二人同諸將追逐王保保之時，意下也要收兵，忽遇一個道人，將手指說：『兩位將軍，前面騎馬的不是王保保麼？你兩位趁此不捉了他更待何時！』我們二人便縱馬去趕，那王保保飛煙也似去，我們兩馬也飛煙也似的隨着他，及至天晚，已過了潞安等府。只聽路上人說：『真是神兵從天而降，那個敢不順服。』夜間也止不住馬頭，惟見一個頭陀，三個道士，駕鶴而行，便覺七八萬人，擁護在後邊隨着。因此潞州、汾州、朔州、忻州、崞州、代州、嵐州，所有山西地面，三府十八州，俱皆納款。今早旋馬而回，來見元帥。」徐達不勝之喜。此是洪武二年己酉春正月，平定了山西，便一面差官申奏金陵，一面設宴與朱、薛二位將軍稱賀。把酒之中，說起張三丰神異等事，各人神情竦然。

次日徐達便領兵下陝西。兵至潼關，與唐勝宗、陸仲亨相會，議取陝西諸郡。衆將俱說：「張思道之才，不如李思齊，且慶陽勢弱，易於臨洮。不如先取慶陽，後從隴西進取臨洮爲是。」徐達說：「那慶陽城險而兵悍，未易猝破。彼臨挑之地，西通隴右，北界河湟，得其人民，足以備戰鬥；得其地產，足以供軍儲。我以大軍蹙之，李思齊必然束手就降，臨洮既克，諸郡自下矣。」

諸將悅服。遂進兵克了隴州、泰州及鞏昌地方。因集馬騎步卒，一齊直趨臨洮府正東五里紫蘭灘安營。徐達對諸將說：「我想思齊其勢已窮，得一人諭以利害，必來投順。」只見蔡遷欲往。

徐達便令輕裝，直至城下，與思齊相見。蔡遷委委曲曲的勸他納款。思齊猶豫未決，又有養子趙琦相阻說：「如果不勝，尚有西番可連。」惟是諸將齊聲道：「還是早降，可免殺傷之厄；況今元兵百萬，且不能勝，縱連西番，亦無用武之地，不如降爲上策。」思齊便隨蔡遷奉表乞降。徐達待以國士之禮。安撫了百姓，便起兵攻慶陽。

那城池是張思道同弟張良輔把守。朱軍陣上，郭英扣城搦戰。思道即欲率兵出迎。良輔向前說：「大明兵勢如山，李思齊尚且降伏，兄將何爲！弟意不如假意獻城，圖個空隙，刺了徐達，以報元主，也顯得我們的忠心。不然，孤軍出戰，既無後援；棄城而走，又遺恥笑，兄請度之。」思道從計，遂開門出降。郭英引見了徐達。徐達留了部將，鎮守慶陽；令張思道等，隨軍中向西徵平涼府。在路二日，軍至延陵地界，思道自恃兵精將悍，且有王保保爲聲援，賀宗哲爲羽翼，平章姚暉爲爪牙，見徐達前軍已行，便隨後殺了軍卒數千人，截了糧草一半，徑向北而走。哨子報知徐達。徐達大驚，說：「真個是海枯就見底，人死不知心。不料思道兄弟，如此奸毒。」即令郭英、朱亮祖、傅友德，各帶兵馬三千，分着三路追趕。

且說思道同弟良輔，殺死朱兵三千有餘，搶得糧草數萬，心中甚是快樂，向北而行，恰到徑州地面，當先一軍，正是催糧騎將廖永忠，便勒馬橫槍來問。良輔不知情由，便道：「吾乃張良輔同兄思道，近以慶陽降大明徐元帥，今奉軍令，上山西、河北催糧。」廖永忠心下思量：「我奉軍令催糧，豈有用他再催之理？況從來錢糧重事，元帥決無差託新降之將，且原何更無他人同催，徑用他兄弟兩個？」便大叫道：「你既催糧，何不向前行，反從北走，必是降而復叛之賊，劫我糧草的。」

良輔被永忠說破，無以爲應，便揮刀來敵。永忠奮力敵住他兄弟二人，戰未數合，恰好郭英、朱亮祖、傅友德三人趕至，兩下夾攻。良輔兄弟力不能支，遂逃入徑州，士卒死者過半。徐達便遣四將抄他出入之路，俞通源略其西，傅友德略其東，朱亮祖略其南，顧時略其北。良輔着人夜半縋城，往寧夏求救，又被巡軍所拿，於是音信隔絕。城中乏食，只得煮人汁和泥食之。徐達四下着人布令，說：「反叛的只是張良輔兄弟，其餘皆是良民。如有生擒來獻者，賞銀千兩；斬首來獻者，賞銀五百兩；開門投降者，賞銀一百兩。如終抗拒，城破之日，盡行誅戮。」

良輔部下萬戶揮使姚暉與子姚平商議，詐稱西門城垣將傾，請良輔上西城市探修葺。良輔只道是真的，果然往到西門。他父子上前一刀砍死，乘勢開門納降。徐達統兵入城。張思道因挈妻正要投井，被軍士梟首來獻。徐達令將首級一路號令前去，出榜安民。於是陝西八府，悉皆平定。次日上表奏捷。差官出得城來，恰報有聖旨到來。未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縋（ㄓㄨㄟˋ）：以繩索懸綁物體往下墜送。說文解字：縋，以繩有所縣也。左傳˙僖公三十年：夜縋而出。唐˙劉禹錫˙機汲記：及泉而修綆下縋，盈器而圓軸上引。

# 第七十一回 常遇春柳河棄世

卻說徐達見有聖旨到來，即忙整排香案，迎接到堂，三拜九叩首，山呼萬歲禮畢。使臣宣讀詔書道：

敕諭大元帥徐達：朕聞卿等屢次捷音，所向必克，此朕得所託也。不期元主，即今三路分兵，侵我邊鄙。以丞相也速爲南路元帥，領兵十萬，從遼東侵薊州；以孔興同脫列伯爲西路元帥，領兵十萬，從云中攻雁門；以江文靖爲中路元帥，領兵十萬，攻居庸；三處最急。特令李文忠前到軍中，副常遇春領兵十萬，以當三路之患。卿宜統率大兵，鎮守山西、陝西沿邊地方，以杜王保保入寇。特此詔示，望勿羈遲。

徐達得詔，即令常遇春爲大元帥，李文忠爲左元帥，郭英爲右元帥，傅友德爲前部先鋒，朱亮祖爲左翼先鋒，吳禎爲右翼先鋒，華高、薛顯、蔡遷、費聚、金朝興、梅思祖、黃彬、趙庸、韓政、顧時、汪信、王志、周德興、張龍十四員大將，率本部軍校步兵十萬，隨行聽遣，即日出延安府進發。兵至潼關，常遇春對諸將說：「元兵三路來侵，乃虎護九穀之勢，我軍先救何處爲是？」

李文忠說：「孔興與脫列伯二人進侵山西，有徐元帥沿邊鎮御，必無他患。今江文靖來攻居庸，那居庸是北平左輔，乃薊鎮所控，東至遼陽，西至宣府，約有一千餘里，中間古北口、石門寨、喜峯口、鎮邊城、黃花嶺、八達嶺、俱極衝要，誠爲緊急，兼之他進攻遼東，以爲恢復北平之計，使我兵東西受敵，元帥宜領兵徑抵居庸。若擒了江文靖，則餘兵自然落膽。」常遇春依計，便整肅隊伍，從蒲州、河北一路來援居庸關，不題。

且說元丞相也速領兵過薊州、遵化、香河、寶坻，前至通州正東十瑞安營。我們總管曹良臣鎮守通州，聞知元兵大至，因與部將陳亨、張旭議道：「我兵止有三千，何以迎敵？還宜設計以破之。」因下令集民間驢、騾，不拘多少，身上縛草爲人，穿戴衣甲，執着長槍、大弓，依着樹木，插立鮮明旗號，於十裏外，高原之上屯紮下；用婦女三百，俱扮作男人，擂鼓敲鑼，不住的吶喊。城頭之上，也一般裝扮把守。

陳亨可率精銳一千，於大河左邊埋伏。張旭可率精銳一千，於大河右邊埋伏。只看林莽中高懸紅燈爲號，一齊發伏追擊。曹良臣自率精兵一千，二十里外迎敵。再選居民壯丁五百，執着五色旗號，按方而列，駐在城外深池之旁，中間設立高臺，上縛草人，着了衣服，虛張聲勢。

衆將得令，依法而行。恰好也速大兵已到，良臣奮力來迎，自未至申，天色漸漸將晚，良臣撥馬便走，那也速乘勢趕來。一路高原之上，但見軍馬搖旗吶喊，遠望竟有數十萬之衆，駐紮不動。

也速正在疑心，早見綠林中一盞紅燈籠，朗然高掛，兩邊伏兵不知多少，橫衝直撞的來，真所謂：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將在謀而不在勇。」左有陳亨，右有張旭，後有曹良臣，三千兵拚死攻擊，殺得元兵四散奔潰。也速只得領了敗兵，向遼東而走。曹良臣等只是鼓譟趕來，直到薊州而還。

恰有元兵江文靖領兵來攻居庸，也速幸得合兵一處。鎮守居庸的原是都督孫興祖，聞元兵合來侵犯，正要出兵迎敵，只見哨子報：「有常遇春領兵十萬，前來救應。」不勝之喜。次日，江文靖在錦州列陣搦戰，常遇春自挺槍相迎。未及五六合，把也速一槍刺死。江文靖捨命而逃。遇春驟馬追到，便活擒於馬上。元兵踏死者不計其數，斬首一萬六百七十餘級。常遇春對着孫興祖說：「都督可仍鎮此關，我們當提戈北往。」即日進發，克了大寧、興和、開定，竟至開平府十里外安營。

開平守將乃元驍將孫伯役與平章王鼎。他二人便出城拒敵。常遇春令左翼朱亮祖，右翼吳禎三路分兵而進。郭英把王鼎活擒過來，送至軍前梟首號令。逃脫了孫伯役，遇春既取開平府，遂進兵到柳河川安營。

當晚遇春獨坐營中，忽然得疾，精神甚是恍惚。帳中軍校，實時傳與各營，衆將都來問安。遇春說：「某與諸公數年共事，期享太平，不意今日在此地，與諸公永訣。」衆將驚問原故。遇春將生時老者的詩，與前者五臺山張三丰送來詩的事情，重新說了一遍，因說：「『先於和裏貴，後向柳中亡。』我於和州得通聖主，幸而所在成功，受了顯爵，今兵至柳川，其亡可知。且病體十分沉重，諸公可爲我料理身後之事。」

駐在營中，約莫半月，果然病篤，瞑目而逝。時年四十歲。李文忠下令諸將，且勿舉哀，將衣衾、棺木，備得齊整殯殮了，即着金朝興領兵三千，保護靈樞而回。不一日來到龍江驛。太祖聞得信息大驚，御制祭文，親至驛中致祭，駕詣柩前，拈香、敬酒、焚楮，長揖痛哭而還。且命葬於鐘山草堂，追封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，開府儀同三司，上柱國、太保中書、右丞相、開平王。諡曰：忠武。配享太廟。長子常茂襲鄭國公；次子常廕襲開國公；三子常森襲武德侯。追贈祖考三代。

卻說孔興、脫列伯二人，聞知常遇春身故，進攻大同甚急。太祖傳旨：李文忠爲大元帥，湯和補左元帥，其餘將佐，仍供舊職，來救大同。李文忠領兵過云中出雁門，次馬邑地方，遇着元兵數千突至。文忠乘其不備，揮兵一鼓而敗之，捉了平章劉帖木兒及龍虎四大王。此時天大雨雪，文忠疑有伏兵，因令哨騎出入山谷，查視彼卒往來。卻見哨馬回報：「我軍前隊已去敵五十里之地屯駐。」

文忠與諸將商議，說：「我軍去敵五十里之遙，分明示之以弱。」即傳令去敵五里，阻水爲營，乘晚而進。一邊傳與原守大同將帥汪興祖得知，以便彼此攻殺。大兵駐紮方定，忽見黑云一片，壓住營壘，宛如覆蓋。文忠望了半晌，對諸將說：「有此云氣，必主賊兵劫營。」

傳令傅友德率前軍三萬，張龍、周德興二將接應朱亮祖率後軍三萬，王志、汪信二將接應；吳禎率左軍三萬，顧時、韓政二將接應；郭英率右軍三萬，趙庸、黃彬二將接應。俱北退五十里，於白楊門四面埋伏。只候曉星將落，東日將升，林中放震天雷爲號，便發伏圍剿元兵。

湯和統軍五萬，分作十營，如連珠相似，佈列平坦地面，一路接應我軍。但只護行，不必相殺。自領大隊三萬，秣馬餉軍，安住營寨，堅立不動，只待元兵來劫，便向北且戰且走。衆將得令而去。將及三更，果然脫列伯領着元兵，竟從西營殺入。

李文忠揮兵北走，脫列伯騎兵趕來，路上早有十營軍馬相繼救應。比及天明，前至白楊門，文忠大隊人馬，都投深林中去。只聽轟無一聲炮響，四下伏兵一齊殺出，密密的把元兵圍住了廝殺。文忠立馬於高原之上，着人高叫：「元兵中擒得脫列伯來降的，從重加賞，決不食言。」

須臾之間，果有本部將士，縛着脫列伯來獻。文忠即令軍中取過白金五百兩、彩絹二十匹，重賞來將。投降士卒，計有二萬多人。輜重、馬匹，不計其數。孔興聞知信息，也解了大同之圍。綏德部將，乘機斬首，來到軍前納降。哨馬星飛報於元主。元主曉得事都不濟了，從此以後，越發的往北而行，無復南向之心矣。西北一帶地方，悉皆平定。李文忠便班師駐於汴梁，差官奏捷。

太祖看錶大喜。只見太史令劉基出班奏道：「臣觀北兵今日勢衰，不如乘此銳兵，四路窮追剿滅，庶幾後無他患，古人說：『除惡務盡，樹德務滋。』伏惟陛下聖裁，以便諸將行事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二回 高麗國進表頒揚

且說劉基奏稱：「元兵既敗．正直乘勢剿擊。」恰好鄧愈等向承欽命，征討廣東、廣西洞蠻，及唐州一帶地方，也得勝而回。太祖因對劉基說：「平定中原及徵南諸將，尚未賞賚。朕欲賞賜之後，方議出師。」劉基回奏說：「陛下英明神武，所見極好。」即命庫內辦取賞賜紋銀，次日頒出：徐達白金五百兩，文幣五十表裏；李文忠、廖文忠各白銀二百五十兩，文幣二十五表裏。胡廷瑞、楊璟、康茂才各白銀二百五十兩，文幣十七表裏；傅友德、薛顯各白金二百兩，文幣十七表裏；馮勝、顧時、朱亮祖、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，文幣十五表裏；其餘將士俱各賞賜有差；諸臣頓首拜謝。

當日設宴殿臣，文臣劉基等在左班，武臣徐達等在右班，一一賜坐。惟有丞相李善長以有病不與。太祖國命劉基侍坐本席，附耳問道：「朕向欲易相，不意去年九月，參政陶安卒於江西，今年冬，中丞章溢又丁憂回鄉，誰人可以代之？」劉基對道：「國之有相，猶家之有棟樑，若未毀壞，不宜輕去；若無大木，不可輕易。今善長系陛下勳舊，且能和輯臣民。」太祖便笑說：「渠每每欲害汝，汝反爲之保耶？楊憲可爲相麼？」劉基應聲說：「憲有相才，無相量。嘗思爲相的，宜持心若水，不得以己意衡之。今楊憲不然，恐致有敗。」又問：「汪廣洋、胡惟庸二人若何？」劉基搖着頭說：「廣洋懦不任事，且量小又偏淺；胡惟庸小犢也，此人一用，必敗轅破犁。」

太祖聽了言語，紅着聖顏說：「朕之相，當無如先生。」劉基即離席叩首，說：「臣福薄德淺，且多病憊。況性最剛狠，疾惡太深，又才短不堪煩劇，胡能當此？」言訖，赴本位而坐。當晚飲酒，極歡才罷。

次日，御文華殿。卻有通政使司奏說：「高麗國遣使嗐哩嘛哈，以明日是洪武三年元旦，故奉表稱賀。」太祖將表章看了，因宣嗐哩嘛哈問彼國風俗。他便不煩檢點，口中念出一道詩道：

國比中原國，人同上古人。

衣冠唐制度，禮樂漢君臣。

銀甕儲新酒，金刀鱠錦鱗。

年年二三月，桃李一般春。

太祖聽了，對朝臣道：「莫謂異地不生人才，只此一詩，亦覺可聽。」傳旨提督四夷賓館官，好生陪宴，不題。

隨有一個職官的內眷，滿身素裳，向前行禮畢。太祖看他儀容閒整，因問：「老媼爲誰？」那內眷跪奏道：「臣妾系原任江西中書省參政陶安之妻。」太祖驚道：「是陶先生之嫂乎？說起陶先生，使人心懷愴然！」又說：「嫂有兒子麼？」老媼對說：「妾有不肖子二人，近被事伏罪論死。家丁四十人，悉補軍伍。今以一丁病故，州司督妾就道補碼。犬馬餘年，無足顧惜。惟望聖恩，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，令得保首領，以入溝壑，則妾幸矣！」

太祖立即召兵部官諭說：「朕渡江之初，陶先生首爲輔佐，涉歷諸艱，功在鼎彝。方爾形寂，遽令子孫殘落，深可憐憫！爾可盡赦四十餘軍，還養老嫂。」再問老媼說：「你今家業何如？」那老媼惟有血淚千行，愁腸一縷，那裏回報得出。太祖即令內庫將白金二千兩，布二百匹，賜與老媼。又說：「原住舍宇，所在官司可爲修葺；並記得朕前賜與門聯說：『國朝謀略無雙士，翰苑文章第一家。』可仍裝刻，以顯褒崇之意。」那夫人辭謝出朝。

翌朝，太祖因新年萬幾稍暇，命駕隨幸多寶寺。步入大殿，見幢旛上，盡寫多寶如來佛號，因出對說：「寺名多寶，有許多多寶如來。」學士江懷素在側，進對道：「國號大明，無更大大明皇帝。」龍顏大喜，即刻擢爲吏部侍郎。

寺中盤桓半晌，又步至方丈之側，恰有彩箋，上書維揚陳君佐寓此。太祖因問住持說：「陳君住非能醫者乎？」僧人跪對說：「能醫。」太祖道：「吾故友也，可即喚來相見。」陳君佐早到聖前，山呼拜舞畢。太祖帶笑問道：「你當初極喜滑稽，別來雖久，謔浪如故乎？」陳君佐默然。太祖便問：「朕今既有天下，卿當比朕似前代何君？」君佐應聲說：「臣見陛下龍潛之日，飯糗茹草，及奮飛淮泗，每與士卒向受甘苦，臣謂酷似神農；不然何以嘗得百草。」太祖撫掌大笑，連手而行，命駕下人，俱各遠避。止有劉三吾、陳君佐隨着，便入一小店微飲，奈無下酒之物，因出對道：「小村店，三杯五盞，無有東西。」君佐立對說：「大明君，一統萬歲，不分南北。」太祖對他說：「朕與卿一個官做如何？」君佐固辭不受。劉三吾將錢酬還了酒家。

正要出店，只見一個監生進來。太祖問道：「先生何處人，亦過酒家飲乎？」那人對道：「本貫四川。雅慕德化，背主遠來坐監，聊寄食耳。」太祖便與生對席同坐，即屬詞道：「千里爲重，重水、重山、重慶府。」監生對道：「一人是大，大邦、大國、大明君。」太祖便將几上片木，遞與監生說：「方纔對語頗佳，先生可爲我即木賦詩。」監生便吟道：

片術原從斧削成，每於低處立功名。

他時若得臺端用，還向人間治不平。

太祖私心自喜，拱手別去。回宮，即令監中查本生名字，拜受禮部郎中。次早視朝，監生朝見，方知酒肆中見的是太祖。

劉基因奏：「春氣將和，乞命將四出，以犁邊廷。」便調徐達爲徵元大將軍，帶領沐英、耿炳文、華云龍、郭英、周德興、梅思祖、王志、汪信八員虎將，並所部軍兵十萬，自控關出西安以搗定西；李文忠爲左副將軍，帶領傅友德、朱亮祖、廖永忠、趙庸、薛顯、黃彬、吳復、張旭八員虎將，並所部軍兵十萬，由北平經萬全進野狐嶺一帶地面北伐；湯和爲右副將軍，帶領俞通源、俞通淵、胡廷瑞、蔡遷、鄭遇春、朱壽、張赫、謝成八員虎將，並所部軍兵十萬，出雁門關北伐；鄧愈爲東路都總管，帶領吳良、吳禎、康茂才、唐勝宗、陸仲亨、楊國興、韓政、仇成八員虎將，並所部軍兵十萬，出遼東北伐，務在肅清，方許班師；再令中書省寫敕旨，令汪興祖、金朝興守大同，孫興祖守居庸，曹良臣守通州，郭子興、張龍守潼關，張溫守蘭州，俱是切近邊鄙地方，宜小心提防，操練軍將。又念僞夏據有西蜀，明升尚幼，都爲奸臣戴壽所惑，特今都督楊璟持書，諭以禍福，開其納款之門。葉升、李新二將，輔翼同往。分遣已畢，諸將擇日取路，分路進發。

那徐達引兵，前至定西界安營。早有元兵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互爲犄角之勢，列着營柵，向前拒敵。徐達傳令沐英領兵三萬，敵住擴廓帖木兒，耿炳文、周德興分爲左右二哨接應；郭英領兵三萬，敵住王保保，華云龍、梅思祖分爲左右二哨接應。自領王志、汪信壓後。兩邊一齊進發，殺得元兵大敗。所獲人馬、輜重無數。生擒元將嚴奉先及元公主以下一百零七人，散卒六萬有餘。那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，竟望西北掙命的奔走去了。

且說李文忠統了將校，出居庸關，前至野孤嶺。只見嶺上突出一彪兵來，與我軍對敵。旗號上寫着：大尉蠻子佛思。未及戰得五合，被傅友德一槍刺死，催動大兵，便至白海子駱駝山駐紮。這個山離應昌府七十里之程，卻是應昌藩屏。元帝着太子愛獻識裏達臘與丞相沙不丁及大將陳安禮、朵兒只八喇，率兵三十萬，據守此山。文忠便令于山南安營。次日，排開陣勢，在山下搦戰。未知勝敗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三回 獲細作將計就計

卻說元太子知我軍山下搦戰，因與衆將商議。丞相沙不丁上前，奏說：「殿下且勿憂愁，這駱駝山勢若長城，險過華嶽，臣請率兵下山迎敵，勝則乘勢追殺，敗則列寨固守。大明兵將，如或登山，只須將炮石打下，必不能當。況糧草積有六七年之資，軍兵尚有三十萬之衆，彼南人不禁水草之苦，朔漠之寒，以臣計之，當得保勝。」太子道：「丞相雖然如此，勿視等閒。」沙不丁遂領兵一萬來戰。

兩陣方交，元兵終是氣怯，奔潰而走。文忠便令薛顯率領鐵甲五百，乘勢上山攻打。那山上矢石，如雨飛來，朱軍傷死者七十餘人，薛顯只得收軍回陣。次日，李文忠會集傅友德、朱亮祖、廖永忠、薛顯等八將，細議說：「你們八人，可分兵四支，各帶馬兵三千，四下沿山，遠哨山中虛實，並峯蠻夷險，回來做個計較。」各將分頭去訖。

恰好軍前報說：「軍師劉基到來。」文忠慌忙迎入，且說駱駝山難克一事，劉基也沒個理會。將及半晌，四路哨軍回來，都說山勢甚是綿延險阻，元兵營寨，密密的駐紮。軍馬、錢糧，想都周實；況他只是堅壁不動，看來不易攻取。自此相持了二十餘日。忽一日報有巡邏的捉得細作，在帳外聽元帥發落。劉基便附李文忠耳朵說：「如此，如此，何如？」文忠一面同劉基升帳，一面低頭說：「甚好！甚好！」只見那細作跪在面前，劉基看了，反佯問他說：「你是本營小卒，前者差你去上駱駝山打聽，何故而今纔回？」

那人見劉基錯認，也便奸詐，回說：「小人奉命打探元兵，山上把守極嚴，未可一時攻打。」劉基說：「正是。如此，奈何，奈何！」那人未見發落，尚跪在帳前，忽有一個官兒，口稱軍政司來說，軍糧已盡，只可應今日支用。劉基便假意對李文忠併合帳將校說：「糧儲大事，你這官所掌何事，且到沒了，方纔報知，推出轅門斬訖報來。」

那官兒十分哀告求生。劉基便吩咐，着令轅門官捆打八十，就令三軍今夜密地拔寨而行，回到開平，待秋深再議攻取，切不可把元兵知覺，恐其乘勢追趕。因復發落那人說：「你可仍到元營細探下落。我在開平駐營，倘若他們把守稍懈，即來報知。」且叫軍中取三兩重的銀牌一面賞他，以酬勞苦，待回來之日，再行奏請升職。

那人領賞暗喜，徑回駱駝山見了太子，備言前事，且說：「賞我銀牌，如此僥倖。」太子聽了大喜，便令陳安禮領兵三萬爲左哨，朵兒只八喇領兵三萬爲右哨，即同沙不丁領兵五萬爲中隊，連夜下山追擊。沙不丁說：「殿下且莫輕動，待臣同朵兒只八喇各領兵三萬，分左右追趕，殿下還宜同陳安禮把守老營。」太子說：「這也有理，依卿所奏。」元將整備夜來追殺，不題。

且說劉基把細作發付出營，便令哨子暗地隨他打探，回報今夜果來追趕。因密授傅友德、朱亮祖領兵四萬，分伏駱駝山左右，只聽本營的連珠炮響，便上山如此而行；趙庸、黃彬各領兵一萬，分左右接應；胡美、吳復各率本部兵馬五千，在營中乘暗迤邐而行，向開平原路走動，誘元兵追殺；廖永忠、薛顯各領兵三萬，在營兩邊深林裏埋伏，待元兵來劫營，以賽月明在空中放起爲號，便兩脇夾攻而入；李文忠自同軍師劉基，領着大隊人馬，俱飽食帶甲而睡，營中並不許張點燈燭，只待元兵到來，一聲炮響，四下裏齊燃庭燎殺出。分撥已定。

約莫二更時分，是夜月色朦朧，煙霧四起，果有兩員大將，領着兵馬，分左右趕殺出來，正到營前，不見文忠動靜。沙不丁傳令三軍，趁早上前追趕。未及說完，忽聽暗地營中一聲炮響，四下光光燭天，大隊人馬，東、西、南、北，處處殺將出來，早有賽月明不住的放到半空中明亮。沙不丁大叫中了劉基的計了，可即取路而回。卻好廖永忠、薛顯，兩邊發動伏兵，奮力夾攻過來。那沙不丁被廖永忠一槍，刺中咽喉而死。

朵兒只八喇捨命而回，將到駱駝山，把眼一望，但見山上星羅的營寨，俱各火焰烘天，金鼓震地，滿山都是大明的旗幟。正欲沿山逃走，被接應的左哨趙庸，一錘飛來，把腦蓋打得粉碎。原來傅友德、朱亮祖聽得老營炮響，明知無兵與我軍大戰，因乘機裝做元兵殺輸逃竄模樣，把馬直奔上山。

那元兵黑夜中，只道是自家軍馬回來，也不提防，竟被朱兵殺入營寨。元太子慌忙上馬，僅有殘兵六七百騎相隨，連夜走應昌去了。元將陳安禮被敵軍中砍做數十段。真個殺得斗轉星移、屍山血海。天已大明，李文忠把大隊人馬，徑抵應昌城外安營。這正是劉軍師施的調虎離山之計。

且說元太子領了殘兵不上一千，逃入應昌城中來見元帝。元帝聞說大驚，向染痢疾，愈加沉重，四月二十八日，身入黃泉。太子便權葬在城中玄隱山下。李文忠知元帝已死，傳令衆將圍攻應昌。約定三日之間，決然要下。諸將四圍攻打，卻有元平章不花，看這勢頭破在旦夕，便對太子說：「何不棄此北去？」太子含淚，吩咐部將百家奴、胡天雄、楊鐵刀、花主帖木兒等，率領所有兵馬萬餘，開了北門，殺條血路而走。

誰想東西兩彪人馬，煙塵陡亂起來，截住去路。哨馬探看，卻是湯和帶了俞通源等八將，統兵十萬，出雁門，一路蕩除未降元兵；鄧愈帶領吳良等八將，統兵十萬，從遼東一路蕩除未降元兵。恰好東、西合着混殺。元兵死者過半。

百家奴等保着太子愛猶識裏達臘，不上三千騎，落荒拚命逃去。李文忠率師入了應昌城，撫安百姓。獲元太孫買裏八喇井后妃、宮嬪、王子裏的罕、國公答失帖木兒，及宋、元所傳玉璽，玉冊、玉圭、玉斝、玉斧、玉圖書等物。元臣達魯化赤因也歸順。李文忠一概納降。

當日三處統兵元帥，都會齊在應昌，開筵慶敘。劉基說：「元太子北走，誠爲後患。湯、鄧兩位元帥，可領本部屯紮此城。李元帥還當剿捕餘黨。」即日，劉基、李文忠等，進兵北追，在路三日，到麻歌嶺地面。

時天氣暑熱，三軍一路煩渴，更無滴水可濟，沙塵噎人，死者竟至數千。李文忠便令三軍駐紮。自己下馬，便告天神，說：「如大明聖主有福北征，諸將不致滅亡，願天降甘霖，地開泉脈，以濟三軍之渴！」衆將虔誠一齊下拜。恰有文忠所乘青聰捕影的龍駒，向天長鳴，把身子周圍在軍前，雙足跑了三匝，向前跑在一個去處，爬開沙土，有五尺餘深，忽見甘泉湧流，涓涓不竭。軍士直如波羅蜜一般，個個死中復生。

文忠便殺烏牛、白馬，祭答天地。至今麻歌嶺有馬跑泉勝蹟。又行了四日，只見哨馬報說：「前是紅羅山，元太子在此屯紮。過此山後，但見茫茫白水，渺渺煙波，也沒有橋樑，也沒有舟楫，一望無際，更不知什麼結局，特此報知。」劉基聽了哨報，沉吟半晌，嘆息道：「可見定數，再莫能逃。」文忠便問道：「軍師何出此言，想來必有原故，末將願聞其詳。」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四回 現銅橋天賜奇祥

卻說軍師劉基聽了紅羅山三字，不勝嘆息，被李文忠定要問個根底。劉基道：「敝處青田，也有紅羅山一座。不才當年未遇聖主之時，每愛此山幽僻，常在山中，行思坐想這道理。不期一日，見山岩中響亮一聲，開了一條石竇，不才挨身而入，果有些異見異聞。當日回家，夜來忽夢金甲神口吟詩句，叫不才緊記在心；還說：『是你一生之事。』那詩道：

南北紅羅一樣名，只將神變顯清聲。

大明明大胡邊靖，妙玄玄妙匣中興。

卯金刀是角蛟精，未頭一角爾崢嶸。

須念機關無盡泄，角端見處一身清。

不才時常思量，止有首句與末句，未有應驗。今日復遇有紅羅山，想此生結局，只如此了。」文忠嘆息了一回，因商議攻取之計。劉基說：「必須先看山勢，夷險如何，方可定策。」便令傅友德、廖永忠領兵三千，到前探望。但見林樹參天，陰翳滿地，密密營柵，甚是列得周匝。回來報知。

文忠說：「既是這般，便有固守之意。然我兵遠來，只宜急攻，不宜緩取。我意今夜以火攻之，必然得勝。」劉基大笑道：「我心下亦欲如此。」就遣趙庸、黃彬、吳復、胡美四將，各領鐵甲五千，帶着斧鋸併火器，四面分頭，夜至紅羅山下埋伏。待半夜時候，炮響爲號，一齊上山攻開樹柵，便各處放火。朱亮祖、薛顯領兵二萬接應；傅友德領兵一萬，直搗中營。廖永忠領兵四萬，山下截殺逃兵。李文忠自率大兵隨後。各將得令前去。

待至二更左右，只聽得半空中一聲炮響，四將登時上山，砍開山柵，火鏡、火炮、火箭處處發作。倏忽之間，火勢焰天，驚得元兵在夢中醒覺，自相殘殺，四散奔潰，掙命而逃。

百家奴被傅友德砍死。胡天雄被薛顯一槍當心刺死。楊鐵刀恃着兇勇，保了元太子及些殘兵敗卒，約有二千餘衆，向北而馳，被朱亮祖同廖永忠趕上，朱亮祖一箭射去，正中楊鐵刀腦後，落於馬下。只有花主帖木兒緊隨太子北行。殆及天明，李文忠大兵駐在紅羅山上，埋鍋造飯。恰有一個老兒，皓首蒼髯，童顏鶴骨，來見李文忠，說：「某乃此地居民，有一禮啓上。」李文忠看他言貌非常，將手接他札子看來，只見有詩四句，道：

兵過紅羅山，須知見甪端。

倘然不相信，士卒必傷殘。

文忠看完時，抬頭來看，那老兒隨風冉冉的去了。即請劉基商議，劉基說：「我因前者夢中神人的詩，因查得甪端乃是神獸。既有此言，元帥不可不信。況茫茫沙漠之地，縱取來亦無益於朝廷。」文忠應道：「軍師之言有理，可即在此屯兵。末將當與傅、朱二先鋒領兵過山，追襲元太子，試看此老之言，果有靈驗否。」劉基說：「這也使得。但元帥此去果見甪端。可速回兵。」

文忠唯唯而行，遂率兵追過紅羅山。將及五十里地面，遙望元兵無食可饗，俱從曠野中拔草爲糧。看見我兵將到，驚慌逃避。傅友德、朱亮祖奮擊而前，斬獲二千餘級。止有三五百騎，隨了元太子前至烏龍江，渺渺茫茫，無船可波。

朱兵又追趕漸漸近來，那太子血淚包着雙珠，下馬跪在地上，望着青天禱告，說：「我世祖奄有中國已經百年，今大明追逐我們至此，無路可逃，全望蒼天不殄滅我等，曲賜全周！」三五百人個個嚎天呼地。

忽然江中雪浪分開，狂波四裂，顯出一道長虹，橫截那千頃碧水上一條鋼橋，待元兵一擁而渡。朱兵連忙追擊，將欲上橋，誰想是空中一條白浪，何從得濟。文忠看了半晌，嘆息數聲，說道：「可知皇天不欲絕彼。」

惆悵之間，只聽得響亮一聲，看見紅羅山上有個東西，身高六尺，色若烏云，頭上一角，碧色的一雙眼睛，如笙如簧的叫響。文忠對傅、朱兩人並所領士卒，說：「此必是甪端神獸了。」因高叫說：「甪端，甪端，爾乃天之神奇，物之靈異，必能識天地未來氣數。倘元人此後更不復生，爾可藏形不叫；若是元人復生，爾可叫一聲；若止南侵，不能進關，爾可叫兩聲；若復來犯邊，爾可叫三聲。」

文忠吩咐方罷，那獸連叫三聲而去。文忠心知天意，便引兵乘夜回紅羅山。天明到了本營，將鋼橋渡元兵，及山上見甪端的事，一一對劉基說了一遍。劉基道：「真是奇異。」即日拔寨而起，回至應昌，與鄧愈、湯和等將相見了。文忠具言前事，諸將嘆息不已，因留將鎮守應昌撫慰軍兵，其餘兵卒，俱隨文忠、鄧愈、湯和等回京。

恰好大將軍徐達與諸將西征土番，克了河州。那土番元帥何鎖南、普花兒等，皆納印請降。便將兵追元豫王至西黃河，直到黑槍林殺了阿撒禿子。於是河州以西甘朵烏、思藏等部，來歸者甚麼。甘肅西北一帶數千裏，不見一兵卒，因也收兵回京。太祖聞得勝旋師，乃率衆臣出勞於江上。

次日，徐達等進平沙漠表章。太祖因對朝臣說：「爾等戮力王家，着有茂績，非有世賞，何以報功。朕已命大都督府及兵部官，祿諸將功績，吏部定勳爵，戶部備禮物，禮部定禮儀，工部造鐵券，翰林撰制誥。明日是仲冬丁酉之吉。諸臣各直明聽朕言。」本日退朝。

次日五鼓，太祖夙興，御奉天殿。皇太子及諸王、文武百官，朝見禮畢，排列在丹墀左右。太祖說：「今日定行封賞，非出一己之私，皆仿古來之典。向以征討未逞，故延至今日。如左丞相李善長，雖無汗馬之勞，然供給軍糧，更無缺乏；右丞相徐達，朕起兵時，即從征討，摧堅撫順，勞勳最多，二人進列公爵，宜封大國，以示褒嘉，餘悉照功加封。書經上說：『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賞』。今日若爵不稱德，賞不酬功，卿等宜廷論之，毋得退後有言。」於是封徐達爲開國輔運推誠直力武臣，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，進封魏國公；參軍國事，食祿五千石，賜誥命鐵券。因着中書宣券文，道：

朕聞自古帝王創業垂統，皆賴英傑之臣，削羣雄，平暴亂；然非首將智勇，何能統率而成大功。如漢、唐初興，諸大名將是也。當時雖得中原，四夷未及賓服，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，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？爾徐達起兵以來，爲朕首將。十有六年，廓清江漢、淮楚，電拂兩浙，席捲中原，威名所振，直連塞外，其間降王縛將，不可勝數。頃令班師，星馳來赴。朕念爾勤既久，立功最大，天下已定，論功行賞，無以報爾，是用加爾爵祿，使爾之子孫，世世承襲，朕本疏虞，皆遵前代之典禮。茲與爾誓：除謀逆不宥，其餘若犯死罪，免爾二死，子免一死，以報爾功。嗚呼！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；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也。爾當慎守朕言，諭及子孫，世世爲國之良臣，豈不偉歟？

宣讀已畢。那鐵券制度，宛如大瓦一片，面刻誥文，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，字畫俱用金嵌成。一片藏在內府，一片給與功臣。兩邊相合，因叫做鐵券。這規矩依照宋時賜錢鏐王的鐵券造成。太祖特令使臣到浙江台州錢王的子孫那裏，取樣鑄造的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注：

甪端：甪（ㄌㄨˋ）：一種野獸。字彙˙用部：甪，獸名。同角。

# 第七十五回 賜鐵券功臣受爵

卻說太祖賜券與徐達後，因封李善長太師守正文臣韓國公；食祿四千石。封常遇春子常茂鄭國公，李文忠曹國公，馮勝宋國公，鄧愈衛國公；食祿三千石。封湯和信國公，耿炳文長興侯，沐英西平侯，郭子興鞏昌侯，吳良江陰侯，廖永忠德慶侯，傅友德穎川侯，郭英武定候，朱亮祖永嘉侯，吳禎靖海侯，顧時濟寧侯，趙庸南雄侯，唐勝宗延安侯，陸仲亨吉安侯，費聚平涼侯，周德興江復侯，陳德臨江侯，華云龍淮安侯，胡廷瑞豫章侯，俞通源南安侯，俞通淵越西侯，韓政東平侯，康茂才蘄春侯，楊璟諭蜀未還，遙封營陽侯；並食祿一千五百石。王志六安侯，鄭遇春榮陽侯，曹良臣宜寧侯，黃彬宜春侯，梅思祖汝南侯，陸聚河南侯；並食祿九百石。

華高廣德侯，食祿六百石；並賜鐵券，子孫世襲。又封孫興祖燕山侯，張興祖東勝侯，薛顯永成侯，胡美臨川侯，金朝興宜德侯，謝成永平侯，吳復六安侯，張赫航海侯，王弼定遠侯，朱壽舳艫侯，蔡遷安遠侯。葉升在蜀未回，封靖寧侯，仇成安襄侯。李新在蜀未回，封崇山侯，胡德濟東川侯。其餘諸將，各照功升賞。又追封馮國用鄧國公，俞通海虢國公，丁德興濟國公，加封耿再成泗國公。

只有劉基初封上柱國安國公，他再四拜辭不受，說：「臣命輕福薄，若今日受恩，必折壽算，伏乞陛下俯從臣請。」太祖因他力辭，改封爲誠意伯，食祿二千四百石。應日筵宴而散。

過了數日，楊璟率副將李新、葉升朝見，太祖便問僞夏明升的事務。楊璟說：「那明升年止一十四歲，其罪雖輕，但爲丞相戴壽專權，蠹國殘民，生黎極苦；況是梁王所封，是元朝餘孽。前者臣受明命，將書曉諭禍福，那戴壽公然大言，說彼西川，北有陳倉之險，東有瞿塘之固，南有漢洋之隘；大明幸而得志中原，何敢輕我西夏？將聖諭丟棄在地，甚是無禮。伏望陛下大振神威，肅清巴蜀。」

太祖聽了大怒，便沉吟了一會，說：「西川山水險阻，我軍未知道路，不利進攻。奈何，奈何！」楊璟從袖中取出一個手卷，說：「臣前日行時，也慮及僞夏必然抗拒，因着畫工隨行，暗將地理夷險處，細細圖畫於此。他日進兵道路，儘可了然在目。」太祖含笑，就將手卷展開，果然山川形勢，儘可揣摩，便下令徐達，以兵鎮守山、陝等處；鄧愈以兵鎮守廣、浙等處；李文忠以兵鎮守山東、河南等處；湯和、傅友德二人，可率廖永忠、曹良臣、周德興、顧時、康茂才、郭英等十八員大將隨徵，分道而進。因命太史擇日，祭告行師。太史奏說：「今洪武四年辛亥，三月初二日可祭告天地，初八日可出師西行。」至日，太祖乘鑾輿率文武羣臣，直至南郊，設奠行禮，讀祝文，道：

大明洪武四年三月初二日，皇帝臣謹以牢醴致祭於皇天后土、太歲風云雷雨、嶽鎮海瀆、山川城隍，旗纛之神，曰：臣起布衣，率衆渡江，平漢吳，立國業，削羣雄，定四方，於今十有七年。有凡水陸徵行，必昭告於神祇，受命於上蒼，賴神陰佑，天下一統。惟西蜀戴壽，假幼主之權，恣行威福，據一隅之地，戕賊生民。聲教既有彼此之殊，封疆實宜中原所統。若恣其桀傲，必損我藩籬。特拜湯和爲徵西大將軍，率楊璟、廖永忠、周德興、曹良臣、康茂才、汪興祖、華云龍、葉升、趙庸、從瞿塘以攻重慶；傅友德爲徵西前將軍，率耿炳文、顧時。陳德、薛顯、郭英、李新、朱壽、吳復、仇成、從階、文以趨成都。二路分行，咸祈神佑。

祭告禮畢，駕回奉天殿，命湯和掛徵西大元帥金印，廖永忠爲左副帥，周德興爲右副帥，康茂才爲先鋒，率京衛荊湘舟師一萬，由瞿塘趨重慶；命博友德掛前軍元帥金印，汪興祖爲左副帥，耿炳文爲右副帥，郭英爲前鋒，率河南、陝西步騎十萬，由秦隴趨成都。因諭衆將道：「今天下惟巴蜀未平，特命卿等，率水陸之師，分道並進，首尾攻之，勢應必克，但行師之際，在嚴紀律，以率士卒；用恩信，以懷降附，無肆殺掠；王全斌之事，可以爲戒，卿等慎之。」諸將拜辭。上覆密諭傅友德道：「蜀人聞吾西伐，必悉其精銳，東守瞿塘，北拒金牛，以拒吾師。謂恃彼地險，我兵難至也。若出其不意，直搗階、文，門戶既隳，腹心自潰。兵貴神速，爾須留心。」友德復頓首聽命。是月八日，大兵分南、北二路前進。

且說湯和率楊璟、廖永忠等九將，從南路進發，先令趙庸分兵五千，合攻桑植芙蓉洞及覃垕茅岡寨，皆平之。因逼取龍伏隘，恰有僉事任文達迎敵。曹良臣奮馬而前，把文達斬於馬下，擒獲五千餘人，遂攻天門山。

那山正是僞帥張應垣及小張僉事把守。周德興、華云龍各領兵三千，分左右衝殺。他也分兩支接應。小張僉事，看了華云龍兇勇，早已心寒，未及戰得兩合，被云龍一鞭，把腰脊打斷。云龍乘勢趕殺，看見張應垣與周德興兩馬交鋒，正是放潑，大叫道：「周將軍，僞賊的槍桿都折了，不活捉他，再待何時？」

那應垣聽得槍桿折，只道果然，把頭回轉來看，被華云龍一箭正中左眼，翻空落馬而死。朱兵大勝，便直至歸州城下安營。湯和對康茂才說：「歸州地面，去瞿塘不遠，必期破敵，以震蜀人之心。」茂才回說：「不必元帥勞心，末將自有方略。」即率兵三千搦戰。守歸州的乃蜀中虎將龔興，便出城對殺。茂才縱馬向前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力氣百倍，喊殺震天。龔興那能抵擋，不敢進城，經往瞿塘關去了。茂才殺入城中，便令哨馬報知湯和。撫安百姓。留參將張銓鎮守。

次日起行，來到大溪，離瞿塘二十里屯駐。湯和隨遣楊璟、汪興祖、康茂才，領遊兵五千，探取虛實。他兩個出營西去，前至瞿塘關。關前是金沙江。當初諸葛武侯於此江中樹立石樁鐵柱，約有千餘，便用鐵索周遭繞住，以拒東吳之師。後來蜀王孟昶，復於柱間築成關隘，名叫瞿塘關。此處正是夏丞相戴壽、元帥吳友仁、副將鄒興、樞密使莫仁壽，又有歸州逃來龔興在關把守。

戴壽因看山勢，南有赤甲山，北有羊角山，彼此相望，便把兩山分開石竅，用鐵索子萬條相連，橫截關口。鐵索之上，鋪着大片木板，號爲飛橋，以通往來。橋上備着矢石、銳炮等物，以備攻擊，真所謂：「一夫應關，萬人莫敵。」

橋下水勢彌天，澎湃若立。盛夏雪消，水勢洶湧，直如萬馬奔騰，不敢行船。數里之間，石刳成穴，如箱子一般，因又名風箱峽。山高水深，峭壁萬仞，惟是日正午時，始見日色。三將細看了形勢，歎羨諮嗟。只聽得一聲炮響，早有吳友仁的虎將，一個叫做飛天張，一個叫做鐵頭張，兩邊帶領雄兵，夾擊而來，直取汪、康、楊三將。

茂才見勢頭不美，揮戈迎敵。楊璟與興祖也躍馬相持，殺得僞兵大敗，倒戈曳甲，拚命的走過鐵索板橋。茂才同興祖飛兵來趕，誰想橋上的矢石、箭炮、橫衝過來，就如飛蝗猛雨一般，可惜茂才與興祖兩個英雄，竟被飛炮所中而死。楊璟急收兵退回，亦被滾木滾來，連人和馬撲入水中，幸得未受大傷，止害了坐下烏騅，只得步行，引着殘兵，收了兩將的屍首，來見湯和，具言失陷之事。湯和與衆將放聲大哭，具棺椁殯葬於大溪口山坡之麓。與廖永忠衆將商論，都道：「這等洶湧險峻，舟楫難施，且待秋後，方可攻打。」不題。

且說太祖以諸將伐蜀，未見捷報，因覆命永嘉候朱亮祖爲徵西右將軍，率兵往助，大會進徵。亮祖得令，星夜馳發，至陝西西安府，恰好傅友德率大隊暫住西安。亮祖備言上旨說久未見捷。傅友德說：「一來糧草未足；二來諸道兵馬未集，所以暫住於此。」亮祖聽了便對友德耳邊說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未知所說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六回 取西川劍閣兵降

卻說朱亮祖對着傅友德說：「今主將暫屯於此，齊集兵糧，不如乘機就機，一面聲言進取金牛，入棧道攻劍閣：一面暗使他人，觀青川、果陽地面虛實，以圖進取何如？」友德道：「極是妙見。」即刻差人哨聽。不數日間，哨人打聽回來，報說：「青川、果陽守備空虛；階、文地面，雖有兵壘，而兵資單弱。」

友德聽報，就拔寨直取陳倉。又令朱亮祖領精騎五千爲先鋒，攀緣山谷，晝夜兼行，兩日夜竟抵階、文之地，離城五里安營，方纔整列隊伍。守階州的是僞夏平章了世珍，正與虎將雙刀王、衆多官長宴樂。席間說及朱兵，便道：「戴丞相同吳友仁等守着瞿塘，何大亨將十萬雄兵守着劍閣，我這階州，料他插翅也飛不來，且可安心把盞。」

忽有哨子報道：「大明兵不知何處過來，現在城外五里紮營搦戰。」世珍對衆將說：「他既遠來，必然勞困，即日便當點兵出城迎殺。」早有王子實上馬，領着精兵二萬，挺槍殺過陣來。亮祖大怒，縱馬交兵，未及二合，手起一刀，那子實的頭骨碌碌滾下地去。世珍看勢頭不好，急命雙刀王接應。那雙刀王跳馬上前，說：「平章放心，待小將砍他首級，以報前仇。」

亮祖見他來得奮勇，便放馬出陣，雙刀王把刀兒舞得飛輪似的殺來。亮祖看的眼清，便一隻手拿着刀，一隻手展開浪索，從空中灑開，叫聲：「着！」將雙刀王反縛的一般緊緊拴住，活捉過馬上，便扯腰間寶劍，剁下頭來，乘勢殺入僞夏陣內。

丁世珍望風逃脫，到文州去了。友德大隊人馬，卻好也到，遂合兵至文州，離城二十里，行到白龍江邊。蜀軍把吊橋拆開，以阻朱軍。郭英同朱亮祖督兵乘夜將寨柵登時轉移，布成水橋，頃刻而渡，直至五里關下寨。世珍復集兵據險而戰。傅友德奮力急攻，僞兵大敗。世珍只帶得數騎往綿州而走。遂拔了文州，留將鎮守，便統大兵來攻綿州。明軍威勢大振，人人震恐，都棄城遁逃。不勞寸刃，又連取川、陽二城。

兵到綿州，丁世珍對着守將馬雄商議交鋒。馬雄說：「此何足慮。他們長驅得志，只是未逢敵手，且清平章同到陣前，看下官擊殺來將。」原來這馬雄身長不滿四尺，力敵萬人，手中舞一把五十觔重的鐵桿鋼叉，颼颼的渾如燈草，一向負着雄名。他也自誇着大口。世珍認是真正好漢，果然同出搦戰。

朱亮祖看了馬雄，便飛也殺將出來。兩邊一聲鑼響，兩馬合做一處，未及三合，亮祖大叫一聲，把馬雄一刀砍於馬下。傅友德催兵湧殺，世珍大敗而走。將及城門，只見城上都是大明旗號。原來傅友德先令耿炳文、顧時、薛顯、陳德四將，帶着雄兵一萬，裝作蜀軍，賺開城門，復令郭英領兵五千，在城東埋伏。

世珍看見城池已破，果然從東而走，當先一將，截住去路。世珍也舉刀來擋，恰被郭英手起一槍，正中世珍的右眼，落馬而死。明軍駐於綿州城外。次早，便趨兵往漢陽江岸安營。友德要把取勝之事，報與湯和、廖永忠得知，以便彼此乘勢攻取，奈山川遙隔，無路可通。幸得一夕水勢漲大，便令軍中造成木牌數千，上面備將克取階、文等州年月寫明，浮於江面那水流直下，這也不題。

且說漢陽蜀屯兵在西岸，那員大將恰是何大亨。隔江對陣，彼此相看了五日。朱亮祖說：「今日之勢，更不可緩，元帥尊意何如？」傅友德說：「兵法上說：『察事而行。』今彼雄兵十萬，阻絕漢水，我師明渡，必不得勝，我正待蜀兵少懈，然後攻之。」便令軍中暗地造竹筏三百餘扇，令郭英、李新、朱壽、吳復，率領鐵甲兵二萬，將筏盡載火器前進，餘兵隨筏而行。

待夜三鼓，順流而下，直抵漢陽江右。探那漢陽軍卒，果然熟睡無備，便令士卒，將火器齊發，喊聲震天，夏兵驚潰，四散奔走。傅友德、朱亮祖率領大兵相殺，斬首二萬餘級，漢水爲之咽流。何大亨潛夜匹馬投漢州去了。納降的軍馬，計有三萬七千之數。友德即督兵困住漢州。

那夏主明升在重慶府設朝，聞報知大明軍將明進金牛，暗渡了階、文，三敗了丁世珍，又取了青陽、綿州，今因漢州最急，便大驚訝，道：「起初只聽得大明攻瞿塘，因遣丞相戴壽，統精兵相敵，不料他探穴搗虛，竟從西北而來，據取劍閣漢江之險，若再失了漢州，都城必不能保。」

便差官星夜至瞿塘報戴壽得知，着他分兵來救漢州纔是。不只一月，戴壽探到信息，即對諸將商議，說：「此事不可遲緩，可留莫仁壽、鄒興、龔興、飛天張，鐵頭張五將，以三萬兵固守關口；我與吳友仁元帥，領兵七萬，去迎傅友德相殺。」

吳友仁說：「吾聞傅友德昔日曾輔先王，先王不用，便從了友諒；友諒待他甚薄，後方歸了大明。友德文武兼全。且今又聞得大明皇帝，因久徵無功，復敕朱亮祖爲副，此人更是智勇足備。當年曾在鶴鳴山設奇運石，壓死敵兵。今已入川，猶虎之入室也。我與丞相可分兵而進，丞相從西路，末將從東路，又約何大亨從南路，三處爲犄角之勢，以拒友德，只待他糧完師老，必可得勝。」

戴壽說：「此說亦是。但分兵則勢孤。今友德領着雄兵十萬，來困漢州，我等只得七萬，不如俱從西路進發爲是。」次日，到漢州城下，正西安營。明兵聞他救兵已到，便撤圍在南向駐紮。城中何大亨即與黃龍、梁士達，領精銳三萬出城，與戴壽合兵列寨。

傅友德整肅三軍，下令說：「戴壽領兵遠來，何大亨又一向怯弱，心中甚是慌張的，爾等各宜奮力，平蜀之功，只在今日。」便令朱亮祖統左軍，陳德、薛顯接應；顧時領右軍，趙庸、李新接應；自與郭英等統着中軍，向西南迎殺。

兩陣對圓，那夏陣中吳友仁、何大亨、黃龍、梁士達、胡孔章五將，一齊分兵來戰。朱亮祖、郭英、顧時三路，也各尋着對頭相殺。郭英一槍刺死了黃龍。顧時刀頭轉處，把梁士達砍在馬下。胡孔章被朱亮祖一箭射倒了坐馬，輪轉槍來一槍，倒在塵埃。那戴壽即要走去，傅友德早已料定，便縱馬趕來，一刀直砍過去，把金盔劈得粉碎。幸得馬快，逃得性命，便與何大亨脫逃，往成都去了。

吳友仁也從亂軍中逃脫，往古城而去。傅友德招動大兵，殺入漢州城，活捉了招討王隆，萬戶梁丞等一百餘人。連夜追至古城，又捉了宜諭趙秉圭及馬、騾五百餘匹。友仁復逃走保寧去了。大軍徑向成都。那餘川、九龍山等寨，並平章俞思忠，率官屬，軍民三千餘人，獻良馬十匹，到軍前納降。

且說夏王明升對延臣數說：「這蜀中之地，號爲四川，以成都爲西川、潼關爲東川，利州爲北川，夔州爲南川。中有六個大山，是：峨嵋山、青城山、錦屏山、赤甲山、白鹽山、巫山。其間有金水江、白龍江、漢陽江，極爲江之險阻。又如瞿塘爲第一關，劍閣爲第二關，陽平爲第三關，葭萌爲第四關，石頭爲第五關，百牢爲第六關。從來說，秦資其富，漢用其財；今如此光景，險阻去其大半，奈何！奈何！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七回 練猢猻成都大戰

且說僞夏明升，對着衆臣說：「巴蜀的險阻，已失去了一半，如何是好！」正在憂惱，恰有哨子來報：「大明兵將竟到成都府正東安營。」守成都的是戴壽、何大亨兩將，又有吳友仁，也從古城逃來，便商議道：「今日之事，若用人力，必難取勝。此處城東七十里有座黑支山，極多猢猻，向來遊手遊食的人，都將他教成拖槍舞棒，扮演雜戲。我們不如下令，凡民家所養猢猻，盡行入宮，每猢猻十頭，出獄中死囚一人，率領在前廝殺，繼後便以大兵相隨。那猢猻隨高逐低，扳援林木，踏山越嶺，極是便利，朱兵料難抵擋，此計何如？」衆人應道：「大好，大好！」

即刻拘集猢猻，接連在城中，令死回演習了十餘日，只不開城迎敵。傅友德對衆將說：「他們何故如此遲延，若是待救兵來，則重慶地面是個孤城，他恐我分兵攻取，必不分兵來救。瞿塘地面，去此甚遠，且湯元帥等在彼攻打急迫，也難分兵來救；若要坐老我師，則內邊兵糧聞得積聚不多，不知何故如此？他們必有奸計，我等須要提防。」因而下令哨子，暗行打探，不題。

且說太祖一日視朝，通使奏說：「外有一人，自稱赤腳僧。從峨嵋山到此，求見陛下，言國祚的事。」太祖恐他出言惑衆，不令相見。次日，忽然龍體不安。太醫院官，未敢造次進藥。卻又報道：「赤腳僧說，天目尊者着他轉送藥方。在午門外候旨，畢竟要求一見。」太祖因念當年師過五臺，湯和等去訪張三丰，那道重備言天目尊者便是周顛。且今赤腳僧道從峨嵋山而來，大軍已徵巴蜀，未知下落，便令一見也可。乃傳旨出去。那僧人見了太祖，袖中取出一件東西，說：「這是溫良石，須以金盤盛水，磨藥飲下，那病便好。」

太祖看他來得奇異，即令內侍照方磨服，果然胸次即刻平安，倍覺精神。那赤腳僧即大步從外面走進，太祖連忙向前問道：「周顛年來未見，恰在何方？且師父說從峨嵋山來，不知近來曉得征討僞夏的消息否？」那僧答道：「天目尊者在廬山與張金箔、謙牧、宗泐四人，輪番較棋，你可着人往問；若是巴蜀事務，七月中旬，可以稱賀。但此時博、朱二元帥，陸路軍馬，大是憂疑。我此去可同冷謙一走，指與方略。」

太祖便說：「冷謙我一向聞他善於仙術，至於卜課、樂律之伎，更是精工。他如今在此做官，師父既同他至軍中，不知幾時得有曉報哩？」那赤腳僧道：「這也容易，成都得勝，便着冷謙來見。」

太祖允奏。他便同冷謙登云而去。按下云頭，正是匡廬山上。赤腳僧與周顛等三人相見，備說把藥醫治了太祖。並說太祖要巴蜀近日攻討信息，因要冷謙同行。冷謙道：「我一向在金陵做個太常協律郎，近來頗厭塵務，今日塵累將滿，我便同你巴蜀走遭去，報與大明之主也。」

便同赤腳僧飛向成都而來。在云頭一望，但見僞夏戴壽等，在城中演練猢猻，教他拖槍舞棍，搶箭奪刀的把勢。看了一回，竟從朱、傅二元帥營前歇下。走到轅門，叫轅門軍校報知。傅友德、朱亮祖聽了，便着中軍官迎到寨中，分賓而坐。將倘夏閉門不戰，拖延時日，憂間無處，細說把二個得知。

赤腳僧道：「我們方纔看城中，百般演習猢猻，元帥可謹慎提防。」冷謙又道：「細觀氣數，並按着干支，明日他決然出戰。這只是些逆畜，其類屬火，所以依山林、岩石而生。山林岩石，俱能生火。今在巴西，又爲金方；火、金相剋。他們用此，雖是困苦無奈，其實也合此道理。明日行軍，俱可用赤旗、赤甲、赤馬、火炮、火銃、火箭等物，取以火勝火之義。朱元帥爲前鋒，傅元帥當後陣，其餘將軍分翼而前，必然取勝。」

傅友德聽計，便令軍中旗甲、鞍馬，俱改做了赤色。但於號帶之間及旗巾之上，暗分隊伍，整備明日廝殺。待至天明，只聽一聲炮響，成都城中果然擁出許多猴子，並人馬衝突將來。朱亮祖即令前軍用標槍、榔棍，間着火器，密密的排列在前，施放過去。那些猢猻聞了疏黃、硝焰之氣，又被殺傷，都轉頭望本陣而逃，自相沖殺。明兵乘勢攻擊，夏兵踏死者有一大半。吳友仁回陣要走，被郭英大喊道：「你這賊慣會逃脫，今待那裏去！」一槍直透前心而死。戴壽、何大亨領了殘兵，連忙進城不出，這也慢說。

只是明太祖接連三日，望着赤腳僧回報，也沒有響動，恰有管內帑的奏說：「臣把守內庫，時常檢點庫中銀兩，每有缺失，細覓蹤跡，更無可得。今日進庫，忽見一張憑引，失在地下。臣意庫中嚴密，那得有人進來，今金寶失去無蹤，反而憑引一紙，伏乞聖裁。」

太祖便令五城兵馬司，照憑上姓名，拘拿到殿鞫審。不及半刻，那人拿到。太祖細行審問，那人道：「臣向與冷謙友善，渠憐臣親老家貧，難以度日，即於臣寓所壁間，畫着庫門一座，白鶴一隻，因對臣說：『若要銀子時，可將畫門輕敲，其門自開，一進內便有銀兩，但無得多取。』微臣依法行事，果然開門，可以進取。昨日之間，臣見金銀滿庫，或多取也不妨，便恣意取之而出，不覺失下憑引。臣出無奈，實是冷謙所爲。」

太祖笑道：「那冷謙前日方與赤腳僧前往巴蜀去了，你何得調謊弄舌？」那人道：「臣豈敢妄言，他方纔尚在家中。」太祖隨令御前校尉收取冷謙。校尉一到，便說：「冷謙，聖旨所在，不得遲延。」便隨校尉行至午門前，且對校尉說：「今日我死也。但是十分口渴，列位可將水一碗略解吾渴，亦感盛情！」校尉看他衷訴，便汲水一碗，把他喝了。

一眼但見冷謙一個身子，都在碗中，恁你拽扯，只是不起，倏然之間，連形連影一些也看不見，止有清水一匝。校尉高聲的叫道：「冷謙，冷謙，你既如此，我們都要死了！」正要啼哭，那水碗中忽發聲響，說：「你們都莫憂慮，將水進上御前，你們必然無害；且我也有話正要奏聞。」那校尉只得收淚，把水盞進上，並他的言語一一申奏。

太祖便說：「冷謙，可顯出來見朕，朕必不殺你。」那碗中便應道：「臣有罪，決不敢出。」龍顏大惱，將盞擊碎於地，令內侍拾起，片片皆應。太祖因問巴蜀情由，他細把以火勝火的軍情，備說了一番，便說：「臣自此同周顛、謙牧、張金箔遊於清宇之間，朝北海，暮蒼梧。惟願聖躬萬壽無疆，清寧多福，臣從此辭矣！」太祖聽其自匿，吩咐管庫官仍舊供職。那失憑引的，追出原盜金銀；然孝念可原，但行笞罪去訖。

且說湯和、廖永忠等，向因江水泛漲，駐兵大溪口。一日間，巡江邏卒報說：「金沙江口，得木牌數百面。牌面恰是穎川侯傅友德把由陳倉取階、文、青陽、綿州、漢州等日期，報與湯元帥得知的。」

湯和便說：「既是如此，衆將俱必膽寒，我們正宜乘勢攻取。」廖永忠細籌了一會，道：「今舟師既不得進，可急密遣精銳千人，照像樹葉的青綠之色，做成蓑衣，各帶糗糧、水筒，以御飢渴，只揀山崖巉險草木茂密處；魚貫而前，且行且伏，踰山渡關，埋伏在上流。約定五月甘五日更，在上流接應。水寨將士，可將鐵包裹船頭，盡置火器，在船備用；元帥可帶曹良臣、周德興、仇成、葉升爲左右哨，領陸兵六萬去攻龔興的陸寨；末將自帶華云龍、楊璟爲左右哨，領着水師，駕着小船，從黑葉渡攻鄒興的水寨。若水寨一破，便燒斷了鐵索，毀去了橋柵，一過瞿塘，自可直趨重慶。」

湯和聽計，因遣精兵千人，扮成青綠色的衣裳先行，只待甘五日在上流行事。那蜀兵見我們寨中向來毫無動靜，也便懈怠，不甚提防。至甘五日五更，湯和領了陸兵去攻陸寨。廖永忠因令水師，奮力挽水而行，把火炮、火筒，一時發作，水將鄒興中着火箭而死。一邊廝殺，一邊炬火燒着鐵索，趁紅斬斷，遂焚燬了三橋。早見上流埋伏的精銳，揚旗鼓譟，迅疾攻殺。蜀人上下抵擋不住，便活捉了有職的官員蔣達等八十餘人，斬首二千餘級，溺死者不計其數。

莫仁壽卻被華云龍一刀砍死。那陸兵飛大張、鐵頭張同龔興前來相迎。廖永忠在船頭望得眼清，那火箭射來，正中鐵頭張面門，落馬而死。龔興正要逃走，周德興趕來一刀兩斷。飛天張便脫了衣甲，混在衆軍中奔逃，被軍中縛了，解送軍前。湯和令同職官蔣達等斬首號令。水陸二路兵馬，直過了瞿塘關，仍合一處，湯和因與衆將說：「趁此前往，可保勢如破竹。廖永忠當率曹良臣、葉升、仇成率本部兵，從北路而行。我當同華云龍、周德興、楊璟率本部兵從南路而行。」即日拔寨而往，四方州郡，望風投附。

洪武四年，七月中旬丙申日，大兵徑抵了重慶府，離城十里正東銅羅峽安營，明升聞報大懼。右丞相劉仁勸說：「且奔成都，再圖後舉──」未及說完，只見探子又報道：「大明傅、朱二元帥，把成都攻困甚急，來求救兵。」那明升與劉仁面面相看，更無計較。其母彭氏，吞聲飲淚，對着明升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不如早降，以免生靈之苦。」

明升從了母親的說話，便寫表着劉仁赴大明營中謁降。湯和便知會廖永忠，陳兵於重慶府朝天門外。明升帶了家屬，待罪軍門。那成都城中戴壽、何大亨，知本王已降，也將城出獻。傅、朱二元帥入城安民已畢。於是三巴地面，盡歸大明。

三月出兵，七月平蜀，百日之間，底定了僞夏。湯和、傅友德、朱亮祖、廖永忠擇日班師回朝。在路早行暮止，於民間秋毫無犯。所得西蜀金寶、五冊、銀印五十八顆，銅印六百四十顆。路府有七，元帥府有八，宣慰安撫司二十有五，州三十有七，縣六十有七所。俘官吏將士，與所獲牛、馬、輜重，俱以萬計。

太祖臨朝，等第平蜀功績：傅友德第一，廖永忠第二，朱亮祖、湯和第三，各賜銀一千兩，綵緞五十匹；其餘俱各賞賚有差。明升率家屬門外候罪。未知如何處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八回 皇帝廟祭祀先皇

那僞夏明升率了家屬，在午門外待罪來降。太祖憐他年幼無知，因封爲歸命侯，賜以居第，在南京城裏，隨廷臣行禮朝謁。若致君無道，暴虐庶民，俱是權臣戴壽，命將戴壽斬首，爲權臣誤國之戒。其餘脇從，罪有大小，咸各赦除。且親制平蜀文，命官載入史籍，以彰諸臣勤勞王家之績。惟有曹良臣、華高，因領人馬追擊夏兵，馬陷坑阱，被槍而死，太祖甚是痛惜，追封安國公，且說「不意西征傷我康茂才、汪興祖、曹良臣、華高四員大將！」因令所在有司，建祠歲祭。且與文臣宋濂等說：「從古歷代帝王，禮宜祭祀。卿等當訪舊制參酌奏行。」

未數日間，禮官備將具奏，請每年一祀，每位帝王之前，通酒一爵。時值秋享，太祖躬臨祭獻。序至漢高祖前，笑道：「劉君，劉君，廟中諸公，當時皆有憑藉以得天下，惟我與公，不藉尺土，手提三尺，以登大寶，較之諸公，尤爲難事，可供多飲二爵。」

又到元世祖位前，只見面貌之間，忽成慘色，眼膛邊若淚痕兩條，直垂至腮。太祖笑道：「世祖，你好癡也！你已有天下幾及百年，亦是一個好漢。你子孫自爲不道，豪傑四起，今日我到你廟宇之中，你之靈氣，亦覺有榮，反作兒女之態耶？」太祖慰論才罷，世祖面貌稍有光彩。至今對漢高祖進酒三爵，遂爲定制。至如元世祖淚痕宛然尤存，亦是奇蹟，此話不題。

且說太祖出廟，信步行至歷代功臣廟內。猛然回頭，看見殿外有一泥人，便問：「此是何人？」伯溫奏明：「這是三國時趙子龍。因逼國母，死於非命，抱了阿斗逃生。」太祖聽罷，說道：「那時正在亂軍之中，事出無奈，還該進殿纔是。」話未說完，只見殿外泥人，大步走進殿中。太祖又向前細看，只見一泥人站立，便問：「此是何人？」伯溫又道：「這是伍子胥。因鞭了平王的屍，雖繫有功，實爲不忠，故此只塑站像。」太祖聽罷，怒道：「雖然殺父之仇當報，爲臣豈可辱君，本該逐出廟外。」只見廟內泥人，霎時走至外邊。隨臣盡道奇異。

太祖又行至一泥人面前，問道：「此是何人？」伯溫奏道：「這是張良。」太祖聽罷，烈火生心，手指張良罵道：「朕想當日漢稱三傑，你何不直諫漢王，不使韓信封王，那躡足封信之時，你即有陰謀不軌，不能致君爲堯、舜，又不能保救功臣，使彼死不瞑目，千載遺恨。你又棄職歸山，來何意，去何意也？」太祖細細數說，只見張良連連點頭，腮邊吊下淚來。伯溫在旁，心內躊踟，「我與張良俱是扶助社稷之人。皇上如此留心，只恐將來禍及滿門，何不隱居山林，拋卻繁華，與那蒼松爲伴，翠竹爲鄰，閒觀糜鹿銜花，呢喃燕舞，任意遨遊，以消餘年。」籌劃已定，本日隨駕回朝。

且說太祖在龍輦中，遍望城外諸山，皆面面朝拱金陵，直是帝王建都去處。卻遠望牛首山並太平門外花山，獨無護衛之意。太祖悵然不樂，命刑部官，帶着刑具，將牛首山痛杖一百，仍於形像如牛首處穿石數孔，把鐵索鎖轉，令伊形勢向內，遂着隸屬宣州，不許入江寧管轄。花山既不朝拱鐘山，聽大學中這些頑皮學生，肆行樵採，令山上無一茅，不許翠微生色。且諭且行，不覺已進東華門殿間。正見畫工周玄素承旨繪天下江山圖於殿中通壁之上，其規模形勢，俱依御筆，揮灑所成，略加潤色。太祖便問道：「你曾畫牛首山與花山麼？」素棄筆跪覆說：「正在此臨摹。」太祖命把二山改削。玄素頓首道：「陛下山河已定，豈敢動移。」太祖微笑而罷。然聖衷終以二山無情，便有建都北平之意。

次日太祖設朝，劉基叩首奏道：「臣劉基今有辭表，冒犯天顏，允臣微鑑。」太祖覽表，說道：「先生苦心數載，疲勞萬狀，方今天下太平，君臣正好共樂富貴，何故推辭？」伯溫又奏道：「臣基犬馬微軀，身有暗病，乞放還田裏，以盡天年，真是微臣僥倖，伏惟聖情逾允。」太祖不從。伯溫懇求再三，太祖方準其所奏。令長子劉連，襲封誠意伯，劉伯溫拜謝，辭出朝門，即日歸回，自在逍遙，不題。

太祖便問待制王禕等官道：「朕看北平地形，依山憑眺，俯視中原，天下之大勢，莫偉於此。況近接陝中堯、舜、周文之脈，遠樹控制邊外之威，較之金陵更是雄壯。朕欲奠鼎彼處，卿等以爲何如？」恰有修撰鮑頻奏說：「元主起自沙漠，故立國在燕。及今百年，地氣已盡。今南京是興工本基，且宮殿已成，何必改圖？古人說：『在德不在險。』望陛下察之。」太祖變色不語，看了王禕道：「還須斟酌。」王禕道：「前年鼎建宮關，劉基原卜築前湖爲正殿基址，已曾立樁水中，彼時主上嫌其逼窄，將樁移立後邊。劉基奏說：『如此亦好，但後來不免有遷都之舉。』今日萌此聖念，或亦天數使然。但今四方雖是清寧，然尚有順帝之侄，把匝刺瓦爾密封授梁王，據有云、貴等地，還是元朝子侄。以臣愚見，待剪滅此種之後，再議改建之事爲是。」太祖道：「梁王自恃地險兵強，糧多道遠，因此不來款附。朕意欲草敕一道，諭以禍福，開其自新。一向難於奉使之人，所以未曾了此一段心事。」王禕便奏：「臣當不避艱險，前奉聖旨招降。」太祖大喜，即日着翰林官寫敕與王禕上道，覆命參政吳云，副禕而行，兩人在路上順覽風景，不題。

不一日前至云南，見了梁王，將書敕開讀了，付與梁王爾密自家主張，梁王送王禕等在別館室，日日供飲。數日後，王禕諭說：「餘奉命遠來，一以爲朝廷，一以念云南生靈，不欲罹於鋒鏑耳。公獨不聞元綱解紐，陳友諒據荊湖，張士誠據吳會，陳友定據閩、廣，明玉珍據全蜀。天兵下徵，不四五年，盡膏斧鉞。惟爾元君，北走而死，擴廓帖木兒輩或降或竄，此時先服的，賞以爵祿；違抗者，戮及子孫。公今自料勇悍強獚，比陳、張孰勝；土地甲兵，比中原孰勝；度德量力，比天朝孰勝；推亡固存，在天心孰勝；天之所廢，誰能興之？若是堅意不降，則我皇上臥榻之側，豈肯容他人酣睡？必龍驤百萬，會戰於昆明，公等如魚游釜中，不亡何待？」

梁王君臣聽了這些說話，都各心驚膽怯，乃有投降的念頭。誰想故元太子愛猷裏達臘仍集兵將立於沙漠，着侍郎雪雪從西番僻路而來，徵收云、貴糧餉，且約連兵以拒大明，恰好來到。早有小卒把天使招降事情，說與雪雪得知。雪雪因責梁王說：「國家顛覆而不能救，反欲降附他人，是何道理？」

梁王看事勢瞞隱不下，因引王禕、吳云與雪雪相見。雪雪也不交話，就把腰邊劍砍將過來。王禕大罵道：「你這不知進退的蠻奴，今日天亡汝元，我大明實代之。譬如爝火之餘燃，尚敢與日月爭光乎？我承命遠來，豈爲汝屈，今日止有一死。但你一殺我，我大兵不日就到，將汝碎屍萬段，那時悔將不及。」

梁王便也軟言苦勸，雪雪不聽。王禕與吳云遂被害。此地時卻洪武六年，冬盡的光景。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心暗想，惹起禍事，聲聲只是叫苦。因同丞相達裏麻等商議，整備上好衣衾、棺、椁，連夜送到地藏寺左側埋葬。又恐聲聞到大明地面來，便把那抬進安葬的人，盡行殺除，以滅其口。因此，後來更沒有曉得大明使臣的葬處，這也休題。

且說太祖登基，宏開一統，自從洪武六年，直至洪武十四年，這幾年間，也有時改築天地、日月、星辰、風雪、雷雨的壇宇，上答乾坤的生化；也有時創四代祖宗的大廟，並同堂異室的規模；也有時教民間栽種桑麻，開衣食的本原；也有時量天時，蠲免稅糧，博無窮的惠澤；最急的設立學校，養育千人之英，萬人之傑；至緊的欽定律令，愛惜螻蟻微命，草木殘生。

因北平沙漠之地，冰厚雪深，加給將士的衣襖；因倭番朝貢之便，梯山航海，曲致懷遠的恩威。樂奏九章：其一曰本太初，二曰仰大明，三曰民初生，四曰品物亨，五曰御六龍，六曰太階平、七曰君聽清，八曰聖道成，九曰樂清寧。命尚書詹同、陶凱等，革去鄙陋的淫詞，雍雍和和，播出廣大寬平之趣。

爵列九品，則有若：正一品與從一品，正二品與從二品，正三品與從三品，正四品與從四品，正五品與從五品，正六品與從六品，正七品與從七品，正八品與從八品，正九品與從九品。命學士宋濂等，分定尊卑的服制，冠冠冕冕，弘開聲名文物之觀。

收羅天下英豪，有文、有武、有貢，並用三途。憐恤戰死家丁、老親、孤子、嬌妻，賜居存養。仁政多端，說不盡洪恩大惠，天地萬幾。古詩說得好：

暑往寒來春復秋，夕陽西下水東流。

將軍戰馬今何在？野草閒花滿地愁。

數年來，那些功臣，如文有劉基，雖然因病致仕回家，以前者論相，說胡惟庸是敗轅之犢，惟庸懷恨於心，轉情醫人下毒而死。學士宋濂，以胡惟庸謀逆事泄，語侵宋濂，太祖竟欲殺他，以太后苦勸赦死，充發茂州，驚泣而亡。

鄧愈在河南班師，路上得病而死。廖永忠以坐累而死。陳德從巴蜀回，以多飲火酒，病疽而死。吳禎以督海運，冒風寒而死。

朱亮祖徵蜀有功，隨因浙江、金華等處多賊難治，太祖特命兼程以往，鎮撫兩浙。亮祖纔到浙省，賊衆改行自新。未及一年，太祖又以廣東傜僮作叛，專命亮祖移鎮廣東。番高知縣道同，恰是方孝孺門生，孝孺爲前者父親方克勤，以河干不浚，王師不能徵進，被亮祖提他吏書責治，此恥未雪，因諭道同上疏奏其不法。太祖以其功多，且所以示信，但令罷戰歸京。亮祖憂憤，不久病死。太祖哀悼不休，仍以侯禮賜葬。

吳良偶以疾病而死。華云龍鎮守北平而死。陸仲亨也因胡惟庸事，許令致仕還家。他如徐達率李新、郭子興、周武三將，鎮守山、陝一帶邊關。薛顯督理屯田北平地面。李文忠鎮守山東。朱文正鎮守南昌。周德興鎮撫湖南五溪。馮勝鎮撫汴梁。湯和鎮撫兩廣。唐勝宗督理陝西二十二衛馬政。謝成鎮撫北平以訓練士卒。耿炳文訓練陝西軍士，兼理屯田。俞通源、俞通淵、戴守、張溫督理海運糧儲。楊璟訓練遼東士卒。陸聚鎮守徐州。胡廷瑞改名胡美，督造各王分封所在的宮殿，這也不題。

且說太祖每念：王禕前去云、貴招諭梁王來降，何以音信杳然，更無消息？忽一日，四川地面，把王禕、吳云被害的聲息申報。太祖龍顏大怒，即刻令五軍都督府，及兵部官將，留京聽遣的將帥，一一備開點單奏聞，以便隨時任使。次日黎明太祖駕御戟門。文武大臣朝見禮畢，五軍提點使，將花名手冊呈覽，以便點用。卻只有沐英、王弼、郭英、傅友德、金朝興、仇成、張龍、吳復、費聚、陳桓、張赫、顧時、韓政、鄭遇春、梅思祖、王志、黃彬、葉升一十八員大將。因命傅友德爲徵南大元帥，沐英爲左副元帥，郭英爲右副元帥，王弼爲前部先鋒，張龍統前軍，陳桓、費聚爲翼；吳復統後軍，顧時、韓政爲翼；仇成統左軍，鄭遇春、梅思祖爲翼；金朝興統右軍，葉升、黃彬爲翼；王志、張赫督理軍儲馬料。九月初七黃道良辰，發兵起行。太祖出錢於龍江。但見那：

旌旗蔽江，干戈映日。三十萬軍馬，浮舳艫而上，個個虎責龍驤；五十號艛船，載精銳而前，人人忠心烈性。尾接頭，頭接尾，魚貫行來，那敢挨挨擠擠；後照前，前照後，雁行列去，無非濟濟蹌蹌。明月映蘆花，助我銀戈揮碧漢；秋霜染楓葉，使人赤膽逼丹霄。刁斗風寒，漫應漁棕輕響；軍營夜簫，頻看鶴翅橫空。白下溯潯陽，渺渺長江，盼不到楚天遙遠；荊南控滇水，茫茫圖宇，數不了大地山河。

正是：

山川擾擾戰爭時，渾似英雄一局棋。

最好當機先一着，由他詐狠到頭輸。

太祖對諸將說：「云南僻在遐荒，全在觀其山川形勢，以視進取。朕細覽輿圖，諮詢衆人，當自永寧地方，先遣驍將分兵一支，以向烏撤，然後以大軍從辰沅而入普定。分據要害，纔可進兵曲靖，以抗云南之咽喉。彼必拚力以拒我師。審察形勢，出奇制勝，正在於此。既下了曲靖，便可分兵直向烏撤，以應永寧之師。大軍直搗云南，彼此牽制，彼疲於奔命，破之必矣。云南一失，可分兵徑走大理。軍聲一振，勢將瓦解。其餘部落，可遣人招諭，不必苦煩也。」諭旨已畢，鑾駕自回。諸軍奮迅而往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九回 唐之淳便殿見駕

且說傅友德領了大兵，一路由江而上，來至湖廣地方。友德對衆將軍商議，道：「皇上英明天縱，睿審性成。前日臨行所諭旨極稱神算，我等亦須依旨行師。我同郭元帥、王先鋒率費聚、顧時、黃彬、梅思祖統兵十五萬入四川、永寧路去攻烏撤；沐元帥可統大隊人馬，出辰沅路，入貴州、普定、普安、曲靖，共約在白石江會齊。」各將分兵前進。

且說沐英望辰沅前至貴州，那土酋安贊領着士兵出城迎敵。沐英當先出陣，那蠻兵未經汗馬，一鼓成擒，士兵都四散逃竄。安贊上前叩頭說：「元帥若饒了螻蟻的命，願將貴州一路盡行投降。」沐英看他出於真情，因饒他性命，便入貴州城，撫慰了百姓，仍留安贊守城。次日起兵南行，三日內早至普安南五瑞安營。次早，沐英親至城下搦戰，守城的是梁王手下平章段世雄，甚是厲害。聽了哨馬的報，便着了虎皮袍，掛上獷猊鎧，跨上一匹黃驃馬，輪一把合扇刀，領着鐵騎五萬，橫刀直取沐英。沐英大怒，手提鋼錘，飛一般打去，戰有二十餘合，把世雄一錘打死於馬下，蠻兵大敗。沐英隨殺進普安城。這些人民俱各燒香燃燭，家家歸順。沐英留部將張銓鎮守，即刻起兵南至普定城池。羅鬼苗蠻子仡佬聞知天兵來到，率衆投順。明早正欲南行，恰見兩角上一路兵馬衝來，沐英疑是蠻兵來敵，令衆急急迎敵，誰知傅元帥同郭副元帥領兵攻破了永寧，將欲進取烏撤，因此統兵前到白石江相會。沐英大喜。兩下合兵，共取云南，不題。

且說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聞大明兵分兩路而來，心甚驚恐。遂遣大司徒達裏麻爲元帥，率兵十萬，把住着曲靖、白石江的南岸，以拒朱軍。大明軍馬離着白石江約有五十里地面，忽然一日大霧，從天而下，蔽寨四野，對面不辨形影。傅友德要待霧消進兵，沐英沉思了一會，說：「彼方謂我師疲於深入，未必十分憂慮，趁其無備，必可敗之。況如此大霧，恰是皇天助我機會，正當乘霧進兵，蠻人一鼓可破矣。」傅友德道：「極是極是！」

便直抵江岸駐紮，與查兵對面安營。依山附水，十分停當。恰好霧氣開豁，蠻兵望見，報與達裏麻知道，驚得舌吐頭搖，腳忙手亂，說：「大明兵分明從天而降，奈何，奈何！然事勢既已如此，也須迎敵廝殺。」便分兵列陣在南岸。友德傳令，兵卒登舟過江攻取，沐英說：「我看蠻兵俱用長槍、勁弩，排列江邊，若我師渡水，未必得利。元帥不如先令郭英元帥、王弼先鋒各領精兵五千，從下流分岸潛渡，繞出蠻兵之後，比及彼處，各把銅角吹動于山谷林木之間，高立旗幟，以爲疑兵，再分兵吶喊搖旗，從後殺來，岸邊蠻兵，決然亂奔。我們舟中更把鐵銃之土，並善於泅沒者，長矛相向，中間再以防牌竹撂遮護前邊，我師方可安然渡江。若得上岸，就把矢石，銃炮一齊發作，復用鐵騎搗彼中堅，不愁蠻兵不破。」友德大笑道：「足下神算，真出萬全！」

因令郭、王二將，依計領兵先行，陳桓、顧時領兵三千接應，約定次日午時，彼此前進；再令沐英統率張龍、吳復、仇成、金朝興四將，各乘大船，領兵先渡。傅友德自領大隊隨後，相繼而行。吩咐已畢，各將整備前往。

翌日辰刻，達裏麻在岸邊，望見明兵大部，要從舟而渡，將殺過江，因令沿岸一帶精勇，俱備長槍、勁弩，與那火銃、火炮間花兒列着，拒着吾舟。真個是密密攢攢，明兵插翅也飛不上岸。蠻兵恰要施放火器，忽聽背後山林之中，一聲炮響，銅角齊鳴，不知多多少少人馬，都排列在山上。正是寒心，又見兩彪精勇，俱各搖旗吶喊，往後面殺將過來。達裏麻欲待率兵轉身迎敵，又見江舟奮迅而前。

頃刻之間，舟師俱上彼岸，便把火炮、火鏡一齊施放。那蠻兵背後受敵，前後相攻。明師聲震林谷，水陸之師互爲接應。蠻兵自相殘殺，屍堆似嶺，血濺成河。達裏麻即欲逃脫，被郭英一槍刺死。曲靖一帶地方，盡行降服。友德下令，凡在投降者，各歸本業安生，前罪並不究治。夷人老老幼幼，個個頂禮拜謝，猶如時雨之至，喜其來，悲其晚。友德因對沐英說：「我當率師三萬，去擊烏撤，足下當領前兵竟走云南。」沐英得令，即領神槍、火炮、精銳一萬兼程而往，不題。

且說先年翰林院有個應奉官，喚做唐肅，太祖每喜他的才華。一日侍膳，自己食罷，把兩手拿着箸兒，甚是恭敬。太祖問：「此是何禮？」答說：「臣幼習的俗禮。」上怒，說：「俗禮可施之天子乎？」坐不敬，謫戍桂林。生子名叫之淳，文名亦重。今大兵徵取貴州，傅友德聞之淳文學，因延至軍中，草爲露布上奏。太祖看露布做得好，隨着使臣訪於友德。友德把轉延之淳的草筆事情，一一實報。

太祖便令飛騎召之淳到京師。使者不將旨意明諭，之淳恐以文得罪，不能自保，驚懼特甚。到得京師，囑託姑娘，說：「聖威不測，姑娘可爲我斂屍首。」使者急催進朝，行至東華門，門已關閉，守門的傳旨說：「可將之淳把布包裹，從屋上遞入。」守門官依旨奉行，把之淳如法從空累累遞進，直至便殿，奏說：「之淳到了。」太祖命將布解開，之淳俯伏階下，望見殿上燈燭輝煌，龍睛閱書者久之，忽問說：「爾草露布耶？」之淳奏說：「臣昧死代草。」太祖命中官將幾一張，放在之淳面前，几上列燭二臺，因說：「朕在此草封王冊，你可膝坐，少爲朕加潤色。」之淳叩頭奏，說：「龍章鳳篆，出自神明，臣萬死不敢。」太祖笑道：「爾即不敢，須爲旁註之。」之淳如命。改定訖，上令中侍續報。遙望燭影之下，龍顏微喜，因次第下幾十篇。每改奏，俱嘉悅。此時夜猶未央，上命仍如法遞出，且着之淳明早朝謁。之淳到得姑娘家中，深相慶幸。

次早朝見，命嗣父親官職，因與說：「朕聞金華浦江有個鄭家，他的扁額是『天下第一家』。卿可星夜召渠家長來問。」之淳得旨，不一日領鄭家家長前到金陵朝見。太祖問道：「你何等人家，名爲第一？」那人對說：「本郡太守，以臣合族已居八世，內外無有間言，因額臣家以勵風俗，實非臣所敢當。」上覆問：「族人有幾？」對說：「一千有餘。」太祖亦高其義。忽太后從屏後奏說：「陛下以一人舉事有天下；彼既人衆，倘有異圖，不尤容易耶？」上深以爲然，遂又問：「汝輩處家，亦有道乎？」那人再叩頭，道：「但大小事，不聽婦人言。」上大笑而遣去。

恰好河南進有香水梨，命賜二枚，此人叩謝，雙手把梨頂之趨出。太祖早着校尉尾其行事。見他至家，召合族置水二缸於堂，將梨碎投水中，合族各飲梨水一杯，仍向北叩頭拜謝。校尉還報，太祖因題爲鄭義門，推作糧長。屢以事入觀，上必細詢近來風俗並年歲豐歉。誰想有人告他家與權臣通相販易，太祖將族長治罪。恰聞鄭濂、鄭湜兄弟二人，爭先就吏就鞫，太祖可憐他道：「朕知義門，必無是事，殘人誣之耳。」且官鄭湜爲福建參議，誣告者依律懲治。

發放才罷，有一刑官奏說：「東華安街，張校尉妻被賣菜王二殺死，鄰右捉拿究罪，蒙旨將賣菜王二抵罪，及上法場，忽有一校尉出叫道：『張妻系我手殺，不得冤枉王二，甘心就刑。』待請聖裁。」太祖聽了說：「此又是奇事了，快召來再審。」不移時，法官將願死的跪在殿前。太祖一一細問。那校尉說：「臣向與張校尉妻和姦。前日五更，瞰渠親夫出去，臣因而入門同寢，不意丈夫轉意回來，臣惶急中伏於牀下。其婦問他，何以復回，他說：「天色甚寒，恐你熟睡，腳露被外，特回與你蓋被而去。」臣思其夫這般恩愛，此婦竟忍負情，一時忿怒，把佩刀殺死，即放步走出門外。不意賣菜王二，照常到彼賣菜，鄰人因起而疑，捉送到官。今日臨刑，人命關天，自作自受，臣豈敢妄累他人，故來就死。」太祖嘆息了數聲，說：「殺一不義，生一無辜，爾亦義人也；張妻忍於背夫，罪當死。王二與你，俱各赦罪。鄰右妄累平民，更無實跡，法官可各笞五十。」這也不必多說。

且說梁王把匝刺瓦爾密聞達裏麻兵敗亡，茫然無措。早有刀斯郎、郎斯理二將上前叩頭，啓道：「臣等向受厚恩，且敵人雖是兇勇，臣等當矢志圖報。臣看殿前，現有虎賁之士五萬，可用大象百隻，尾上灌了焰硝、硝黃，頭上身中都各帶了利刃，驅到陣前，便把火點着，那猛獸渾身火痛難當，必然奔潰，縱是強兵，豈能對敵？後便以虎士相繼而行，料來百戰百勝。」軍中設法得停停當當，只待大明兵到廝殺。本日恰好沐英統兵徑薄城邊。只見：

林翳間紅日西沉，林榔內震起清風。雉堞傍危巒，顯得嚴城高爽；風鈴應鐵馬，增添壯士淒涼。空濛河漢照天衢，滅滅明明，早催動城頭鼓角；隱曜云霞澈清碧，層層密密，偏驚聞塞上笳聲。

沐英看那城邊，悄然無聲，便吩咐前軍，且莫驚動，只將部伍嚴整，待至明天，相機攻取。軍中得令，各各駐紮。沐英獨坐帳中，忽見一陣清風，轅門上報說：「鐵冠張道人要進帳相見。」沐英倒展相迎，分賓而坐。沐英開口，敘了寒溫，便說：「今日攻取云南，師父必有指教。」道人說：「我適與張三丰、宗泐及曇云長老四人將一葦渡過西海，望見云南梁王將殄滅；但明日元帥出戰，恐軍士亦遭刀火之傷，特來相報。」

沐英應聲說：「曇云法師，不是先年護我聖主，後來在皇覺寺中坐化的麼？」道人說：「此老正是。」沐英聽有刀火之慘，便說道：「既有此厄，萬望神聖週旋！」道人口中不語，把手向袖中扯出一條如紙如鋼的東西來，約有三五寸闊，遞與沐英手中，說：「元帥可傳令軍中，連夜掘成土坑，長三百六十丈，深三丈六尺，闊四十九丈，上用竹簞蓋着浮土，以備蠻兵。若見畜類橫行，便將此物從空丟去，必然獲勝。」沐英說：「謹領教誨。」即令軍中連夜行事，不題。

卻說梁王在城中，哨子將大明兵情，火速報知，梁王便令驅象出城迎敵。將及天明，只見郎斯理領虎賁二萬，驅着猛象五十隻，從南門殺出來；刀斯郎領虎賁二萬驅猛象五十隻，從東門殺出來。明兵擂動戰鼓，正欲交兵，且見蠻兵將象尾燒着，那象滿身火起，痛疼難當，飛也似衝將過來。沐英看見勢頭兇猛，把那一條如紙的物件，從空撤去，早見鐵冠道人在云中把劍一揮，蠻兵和象俱陷入土坑之內，像縛住一般，不能轉動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八十回 定山河慶賀封王

卻說刀斯郎領得殘兵二千，逃入城內。沐英下令，張龍、仇成率所領軍士，將坑內人畜擒獲。其餘將帥，乘勢追趕。刀斯郎正收兵殿後，沐英拽開勁弩，一箭飛去，正中咽喉而死。便要縱馬入城，忽聽一聲炮響，城門左右並那城頭上，飛磚走石，如驟雨打將下來。沐英大叫：「云南之捷，在此一舉。大小三軍，如有不帶殘傷者斬。」人人勇增百倍，展起神槍，施發火炮，間着防牌短劍，一齊而入。那守東門的，緊把城門緊閉。軍中駕起火炮，一個打去，竟開了城門，明兵蜂擁蟻聚，殺入城中。

梁王知事不濟，領了眷屬，走到滇池島中，先把妃子縊死，便服藥跳入水中而亡。後宮嬪妃，投水的亦難計數。城中父老，填街塞巷，在金馬山邊焚香拜迎。沐英出榜安諭士民，秋毫無犯。封鎖府庫，收得梁王金印並一應官吏符節，及戶口田地圖籍，遂定了云南。止有金朝興被亂箭射死。實是洪武十四年十月甘四日也。

次日升帳，正要具表申奏，恰好傅友德前者由曲靖過格孤山，合了永寧兵馬，正直搗烏撤。明軍鼓譟而登，元右丞實卜聞、胡升等俱各奔潰，因得了七星關。於是東川、烏蒙芒部諸蠻，皆來降服。傅友德也班師，還至云南省城相會。沐英不勝之喜，令軍中排筵稱賀。鐵冠道人在筵頭，駕着祥云一朵，對着諸將說：「道人從此相辭，煩寄語聖君，萬歲千秋，享有國祚。曇云法師自元朝丁卯十二月甘四夜，與滁州城隍在天門邊看玉皇聖旨，吩咐金童玉女下世救民，到今一統山河，且喜亦是十二月甘四日。靈爽不忒，惟聖主念之。張三丰並多致意。」吩咐已畢，清風一陣，將祥云冉冉飛送而去。傅友德、沐英同諸將，不勝感慨嘆說：「聖人天助，有開必先。我等須即旋軍，把神道變靈的事奏聞纔是。」因算自九月出師，至今十二月，未及百日，底定了滇、黔兩省，真是德威所播，萬國咸安。擇日起兵，離城望金陵進發。路途中好一派初春景色。但見：

桃杏爭妍，蕙菊競馥。無數旌旗掩映。名香朵朵；多般盔甲照耀，芳英累累。奏凱的把畫鼓齊敲，一聲聲和着呢喃春燕；得騰處如大同遞奏，響嚨嚨應着百轉黃鸝。和風拂面，鞍馬起輕塵；靄日親人，征衣烘弱暖。潺潺流綠水，幾灣清處漾清波；點點綴清山，高頂頂頭這翠色。真個是：依依弱柳弄春晴，惹動關中萬里情。幸得功臣青鬢在，堪從宇內樂平生。

不一日，前至南京，駐軍於城外。次日，傅友德、沐英、郭英、王弼率諸將，入朝拜見，進了平定云南的表。太祖看罷，隨降敕進封傅友德爲穎國公，沐英爲黔國公，其餘將帥，郭英、王弼、張龍、費聚、吳復、顧時、韓政、鄭遇春、梅思祖、葉升、黃彬、仇成、王志、張赫，俱各論功升賞有差。金朝興令所在有司，歲時致祭。

卻說太祖敕封已定，恰好徐達、子興二人，令裨將李興、周武署鎮山陝一帶邊關；馮勝令裨將胡海署守汴梁；周德興令裨將曹震署撫湖南；薛顯、謝成、楊璟三人，也令裨將盛庸、李堅、孫恪署領屯田訓練之職，從遼東、北平取路向金陵進發朝賀。路過山東，謁見李文忠。文忠說：「我與聖主分則君臣，思原甥舅，三位在路少待。」因託都門胡顯署事，同日進京。比至徐州，恰好耿炳文、唐勝宗也將督理馬政、訓練士卒的職事，着張翌、濮璵代理，從陝西入京，同在徐州支應。把守徐州的陸聚說：「我也同走一遭。」來至南京，在通政司報了朝見名姓。只見朱文正、湯和也從南昌兩廣來到。

次日，正是洪武十六年，歲次癸亥，正月元旦。各功臣齊集午門。又遇着督理海運的俞通源、俞通淵、朱壽、張溫並督造各王分封宮殿的胡美，也趕着歲已回京。都頂朝冠，穿着朝服，履着朝靴，捧着朝笏，同徵取云南新回元帥傅友德、沐英等一十七員，整整齊齊，在門外伺候。

太祖視朝，受百官稱賀，禮畢，說道：「今日喜是元辰，更見國泰民安，元勳聚集。前曾作冊文，即日當分封諸子。」因封長子爲皇太子，次子秦王都關中，普王都太原，成祖文王帝初封燕王，都北平，周王都開封。以上皆高太后誕生。楚王都武昌，齊王都青州，潭王國除，魯王都袞州，蜀王都成都，湘王都荊州，代王都大同，肅王都甘肅，移簡州，遼王都廣寧、移荊州，慶王都寧夏，寧王都大寧、移南昌，岷王都云南、移武岡，谷王都宣州、絕，韓王都平涼，沈王都潞州，安王絕，唐王都南陽，郢王絕，伊王都洛陽。皆諸王妃所生。諸王頓首受命，當即擇日辭朝就國。再命將開國起兵時，御用盔甲，藏在內庫，鐵槍藏在五鳳樓上，渡採石的龍船，覆於龍沙江，護着朱闌，示後來創業艱難光景。

武當建天玄寶殿，以報神庥。至如歸德侯陳理，是友諒的嫡男；歸義侯明升是玉珍的嫡侄，留在中華，彼還不快，用船送往高麗，聽其自樂；元太孫買的裏八喇，以禮送歸塞北。遠方來賀臣僚，俱賜金帛燕賞。將及半月，太祖仍敕各公侯、將帥，分鎮原有地方。加敕沐英鎮云南，去訖。

自後：瑞氣常呈，禎祥累現。谷生三穗，年年社雨飽春膏；麥秀兩歧，處處村云蒸夏澤。宅畔閒栽五柳，曾無小犬吠清霜；道旁縱有遺舍，羞見途人攫白日。文明丕顯於清廟，東壁映圖書之燦；豪傑挺生於盛世，泰階欣熙皞之年。是用渥沐皇牀，謳歌頌美。然而天生聖人，豈徒一手足之烈；惟是從龍偉士，匯是楨幹之材。貞淑聚於滁和，清靜貽於海宇。仰瞻莫罄，用吐長歌：

當年造化闢神奇，真龍崛起淮泗湄。

肇開宇宙還寧一，德威茂着天壤馳。

友諒士誠最叵測，潛借胡元爲羽翼。

西川東浙舉兵弋，鼎沸玄黃無霽色。

諸豪振振鬼神謀，談笑功名千百州。

城上愁云灑錦繡，湖邊春色潤箜篌。

從今清化滿冠裳，鱗在郊兮鳳在岡。

太平無象誰能說，只有家家清酒香。

（全書完）